

## 序 卷

# 东洋古风

每一个民族都是独特的。每一个民族的今天总带有昨天的痕迹。

大和民族的性爱历史有其独特之处。如武士道的性爱观念，对艺妓、同性恋的态度；对“色”之内涵的独特理解；对妻子与情人的关系……

历史是教科书，但又是零碎的。而流传下来的“零碎”总蕴含精华。

考经据史，大和民族在性爱问题上有四个表现较为清晰的层面：性事、色道、情恋、姻缘。不同层面，表现不同。各归其位，互不混淆。

实际上，人类社会的男女情事亦同样显现这四个层面，只不过喜欢笼而统之称呼为“爱情”，以冠冕堂皇的词藻来迷情感性，断不如大和民族来得坦诚、直率。

## 日本古代性崇拜

在古代日本，生殖器被塑成神像，人们在祭祀生殖器的神社里祈祝丰年。

世界各民族都曾盛行过生殖器崇拜，日本也不例外。日本的生殖器崇拜也是源远流长的。据北野博美查考，有生殖器崇拜的神庙至今还有 400 座左右。分布较广的男神有道祖神，以甲州、信州为最多，有巨大的阴茎立像，也有男女并立的神体；还有塞神，又名幸神、石神，以九州为多，还有金精神，以奥州最多；又有道镜神，以九州、奥州最多。这些神像除利用阴茎形状的天然石以外，也有人工雕刻的阴茎模型。直到现代，在九州、信州、名古屋等地，在某些盛大节日，妇女们还去神庙向这些男性生殖器状物焚香膜拜，甚至抬着这些东西游行。例如，在名古屋以北的小牧市，神社所祭祀的就是男性的生殖器。这间神社在每年的 3 月 15 日都要举行丰年祭，这是日本人认为古来有名的“天下奇祭”。祭祀之日，人们用轿子抬出主神像，那是一个大约长七米、直径一米的木制阴茎，民众朝它膜拜、欢呼，以祈求五谷丰登、子孙繁衍。神社里有间内殿，称为“奥宫”，供奉着各式各样的神，为了答谢神恩，人们用木特制了各种性器，维妙维肖。其中最长的木制阴茎有十五米。神社还出售各种性器纪念品，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一个铃，铃中的锤子就是一个阴茎。此外，日本还盛行女阴崇拜，多选择天然的洞窟或凹形的自然石，最有名的是土佐长冈郡良村朝峰神社背后的洞窟，深五丈余，形似女性生殖器，

许多妇女都去祈子求胎。有一个人工开挖的洞室，是女性子宫的象征，里面雕刻有一个巨型阴门，几个世纪以来朝圣的香客络绎不绝，许多虔诚的崇拜者用舌头吻舔这个雕刻品，天长日久，它被磨得又光又滑。

生殖器被奉为符咒力的象征，还联系到农耕仪式，作为农业生产力的象征而成为信仰的对象。这一遗风绵延两千多年，生殖器雕像或露出生殖器的偶像至今仍然作为道祖神残存在全国各地。

## 日本古代性观念

访妻婚时期，男子拥有许多妻子，妻子也可以拥有许多男子。

日本古代早期的性观念十分开放，这与当时的婚姻关系具有密切的联系。尽管在古代早期，以政治统治者地位的继承为代表，一直推行着父系相传，但在婚姻关系上，原则上还是以丈夫到妻家的访妻婚形式进行，当时流行着接近于母系社会的习俗，即：纵然母子同住，父子却不同住，住宅由母亲传给女儿。妻子保持着相当大的独立性，夫妻之间几乎没有尊卑之别。不仅如此，也许是原始社会中男子从事狩猎、女子采集食用植物、贝类这一分工的遗迹还存在，在这个时期，女性作为农耕或制盐、采贝等生产的劳力，其作用仍远远大于后世。正因为这样，女性的社会地位在各方面都比较高。

不同居的夫妇关系，以性交始，而以不再访妻告终。所以 恋

爱与结婚之间，很难划出明确的界线，也不会存在类似于不发生性交关系的精神恋爱，男女关系始终是灵肉一体。这种婚姻习俗，使性观念没有后世那样多的禁忌。

访妻婚的存在，使男女双方的道德操守有后世见不到的特殊关系。首先，在分居的夫妇之间，由于无法监督彼此的操守，男子拥有许多妻子；反之，妻子也与许多男子同居，尽管还没有达到公开许可的地步，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可能的。诚然，在率先加强了父系制的统治阶级中间，男女不平等的现象较早发生，形成了一夫多妻的制度，但几个妻子不住在一起，妻子之间也没有主次之分，所有的妻子都是妻子，不存在后来那种妻妾身份上的差别。

由于儿子只同母亲住在一起，异母兄弟姐妹作为近亲的意识十分淡薄，在与母亲以外的、父亲的其他妻子之间也难以产生亲属观念。大概因为这个缘故，异母兄妹之间可以结婚，即使儿子与父亲的除母亲以外的其他妻子之间结婚，也不受道德约束。

在家庭制度十分完善的时代，日本人在性观念上也依然是比较开放的。追求性的快乐与承担家庭责任并不冲突。

只要供得起，男人在家里至少有三个或四个妻子，按照儒教的道德规则，男人的义务是使她们的性欲都得到满足，生活无忧。然而，除了生孩子（最好是儿子）和操持家务外，这些尊贵的女人在社交方面难以抛头露面。她们多半是文盲，被孤独地关在后院里，与外界毫无联络。因此，丈夫为了得到更有意趣的异性伴侣，绅士们就转向艺妓。艺妓除了擅长歌舞外，还能单独参加任何交谈。最好的茶馆是艺术沙龙，而不是性的场所；如果追求性享受，可以到低等的妓院去。那些地方主要是为养不起情妇的男人开设的。艺妓和嫖客间的关系受严格的礼仪规章制约。男人即使真的与艺妓发生性关系，也是在经过这样一整套求爱过程之后才有可能：交换情诗、送谏、密约，以及大量的金钱消耗。

贵族与艺妓之间的交往，性交不是主要目的。令古代的花花公子兴奋的是那优雅的调情和高尚的求爱。简而言之，是那种男女之间的“游戏”，那种作为艺术般享受的浪漫恋爱。这种情况于794年直至1185年平安时代的日本人比较普遍；或者，更确切一点，适用于这一时代的少部分模仿中国唐朝高雅生活方式的日本贵族。其余的人都很贫困，玩不起这类游戏。

男女交欢是宫廷生活的一部分。当想到这些交欢的贵族男女彼此几乎不见面，似乎令人吃惊。小姐们被关在后宫里。她们常常通过可信赖的侍女传递诗歌来与情人交往。即使一对恋人同在一个房间里，女方也常坐在一个屏风后面，密约多半在夜晚，室内伸手不见五指，虽然身体间亲密接触，但实际上双方可能还没有看清过对方的面容。尽管如此，如果可以《源氏物语》或《枕草子》这两本关于宫廷生活的同时代的编年纪为证的话，平安贵族们房事繁忙，而且不断更换性伴侣。但是，这种游戏的规则复杂而严格，方方面面要做得既有风度又体面，并且，从不允许影响每个人的家庭义务。

在一夫多妻的社会，女人间的等级地位必须受到尊重。尤其是第一夫人的地位。择偶的最重要条件是女方的出身及其所属的阶级。因为家庭的权力大部分来自明智的婚姻，也就是说，婚姻是一种政治手段，为男人升官晋爵服务的。尽管当时的男女们比后世的人更可以自由地寻欢作乐，在日本却从来没有过理想主义的爱情传统。爱情作为一种抽象的理想，脱离了真正的性吸引，直到后来才确实存在。

由于缺少包括忠诚、保护以及浪漫思潮的理想主义爱情，由于两性可以自由交媾，使男女之间的关系显得轻率，甚至无情。给人的印象是，所有那些在诗歌中表达的高雅的感叹，以及当时的男女情爱，尤其是在宫廷内，很少渗入了真正的情感。它们往往是一场纯粹的相互勾引表演。

也就是说，是一场游戏。然而，它那体现审美意识的中心环节使这一游戏没有堕入愚钝、卑下的窠臼。一场情爱的高潮并不在那云雨之夜，而在那第二天黎明依照严格艺术规则作出的标准雅诗中‘即’后朝‘回信中。这些充满陈词滥调的诗歌很少提到爱情。

由是观之，似乎男女交欢的目的，是为了事后可以面对令人忧伤的岁月流逝大发感叹。他们当然是有感情的，但这些感情多半倾泄在美学程序和社会礼仪中。于是，人的狂热情爱及其性表现不受任何抽象道德观念的控制——无论是骑士精神还是罪过感，却完完全全为了美本身，为了体面。爱情变成了一种为艺术的艺术，一场精彩的戏。那些未能以这种手段纯化的感情，被宫廷小姐们倾注到忧郁的日记中。她们的文学之典雅至今都令人叹为观止。

## 日本古代婚俗

万叶时代，男子在女家窗外轻声呼唤，女子一经回答，就等于许婚了。

### 1. 一夫多妻制

日本古代是一夫多妻制的社会，往往是身份高的男人收贫女为妾，或是作艺妓或妓女的保护人，她们就成为男人的情妇，女子的生计自己维持，男人仅给她造屋居住。平安时代一夫多妻就很流行，但真正的一夫多妻，还是在室町时代以后。战国时代的德川家齐有妾四十余人，孩子达五十五人；丰臣秀吉正式纳妾十二名，有性关系的女性多至三百二十七人。

室町时代，日本的婚姻形式由男方到女家的访妻婚发展为女

子出嫁到男家的嫁娶婚，家庭也由以女性为中心的母系制转到父系制占统治地位。女性的经济、社会地位也随之变得低下。父权家长制的家族制度在近世愈来愈严格。不论农工士商，凡是身为父和夫的家长，对子女和妻子都是专制君主。“三从四德”的伦理观念随着父权制在武士家族社会的强化而变得不可动摇。这种家族制度逐渐扩展到武士阶层以外的平民百姓中，1649年，由幕府发布的限制农民的法令《庆安告示》中，明文规定丈夫可以遗弃劳动不好的妻子。

## 2. 许婚即可发生性关系

在日本效仿中国唐朝的律令时代，日本社会的婚姻形式尚盛行访妻婚，即女子不出嫁，由男子入赘女家为婿。婚礼在女方家举行，新房也在一定期间设在女家。平安时代出现了服役婚，男方在女家劳动二三年后，才能领走女方，这也是从妻居的一种形式。由于女子在这些传统的婚姻形式中占有主导地位，所以仿唐律制定的有关婚姻家庭的法律，并没有得到彻底实施。尤其在农村和偏僻山区，妇女在性爱方面尚有相当大的“自由”。

日本的访妻婚可以追溯到《古事记》、《万叶集》的时代。万叶时代的婚俗很简单，即无父母之命，也无媒妁之言。男子在女家窗外、门外轻声呼唤、对歌，问女方姓甚名谁，女子一经回答，就等于许婚了，男子马上就可以和女子发生性关系了，也等于是结婚了。

直到平安时代末期，这种婚俗才有所变化，男女双方自由的性结合，只有在双方家族中的长辈，出面承认或不予承认，才能视之为结婚与否。在得到承认以后，男子才可以公开访妻。由于访妻婚是女方的一族与女婿之间的关系，访妻的时候，男方必须携带礼品前往。

古时日本将婚礼称作“露显”。男方频繁与女方偷偷约会，被

女家发现后，女方家人就把女家的饼给男方吃，表示承认该男子成为女家的一员，此后，男方就可公开出入女家了。让未来的女婿吃饼，意味着同吃一个锅里的饭。

日本还有“三朝饼”的习俗。在访妻婚的平安、镰仓时代，有些农村、渔村，如北陆地区，在婚后第三天，妻家准备“三朝饼”，女婿要吃上三个饼。不通过这个仪式，女婿则不能在妻家共食，不能成为妻家的家庭成员。

### 3. 聘 礼

受汉文化影响的国家，尽管时代、民族、地区的不同，聘礼的种类也有所不同。但有三点是共同的：①聘礼不是一次性的，而是要一次又一次地送，实际上是用下聘的方式来不断地明确双方的联姻关系；聘礼象征婚姻美满如意；聘礼寄寓对未来新人的良好祝愿。

日本聘礼的传统物品也多是些象征性的，一般用“友志良贺”、“未广”、“寿留女”、“鲣鱼干”等。“友志良贺”的意思是“白头到老”，是两束长约数尺的白麻，象征夫妇和睦长寿、百年好合；“未广”是折扇，表示前程远大；“寿留女”实际上是切成丝的乌鱼干，取其吉祥；“鲣鱼干”，表示忠贞不二。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聘礼用品中，海产品占很大比例。这种习俗，除具有岛国的特点外，大概还反映了日本民族对大海的崇拜。日本四面环海，日本的创世神是在茫茫水域中生出了日本列岛，日本民族既对大海有一种畏惧感，又憧憬大海的彼岸或遥远的天边，认为那里有祖先神灵的世界。因而能够满足人们愿望的神灵，多来自水上和海上。如日本民间故事《桃太郎》中的桃太郎藏在桃中顺流而下；《一寸法师》中的小拇指大小的青年也是乘木碗顺流而来。因此，用取自大海的乌鱼、海带、鲣鱼来祝贺定亲，反映了人们乞求无所不在的神灵保佑新婚夫妇白首偕老子孙兴旺。

日本的聘礼有五品一套、七品一套、九品一套的三个种类。赠送时，礼品都要系上红白两色或金银两色的礼绳，称作“水引结”。系水引结是古时结纳赠送衣带的习俗的发展，始于室町时代。受这种礼绳的启发，结合古时定情或交友时系衣带的习俗，直到现在，日本人在赠送礼品时，还要系上经过改造的“水引结”。

#### 4. 婚 礼

日本的访妻婚时代，婚礼重点在于女家承认男方为婿，仪式在女家举行。婚礼的当天早上，男家派人送上装有和歌的圆形柳筐。女方若无异议，便回一封用和歌写的信。于是，当天晚上新郎一行乘牛车而来，当夜在女家举行仪式。黄昏时新郎上门，恐怕是为符合“结婚”的“昏”字。从镰仓时代开始，嫁娶婚增多，先在武士阶层，后发展到民间。婚礼中心是女方到男家加入丈夫家族的仪式。日本婚俗的嫁妆，多为衣物和家具，一般是装衣服的衣柜、长方形带盖的衣箱和梳妆台等。

古代日本，新娘到了新郎家门前，要跨过用松明或蒿束燃的火堆，或者从挂在高处的火把下走过。新娘跨过火堆后，往往要独自一人进厨房拜灶神。奈良县添上郡和岩手县远野地方，新娘到了男家，先绕炉灶走三圈。

新娘进门，喝婆家的水，也是普遍流传于日本各地的一种习俗。关东地区是婆婆在厨房门口，递给新娘一杯水或酒。群马县多野郡，婆婆站在房门的内侧，向新娘递上水杯，然后牵新娘的手进屋。石川县、富山县则是新娘将从娘家带来的水与婆家的水混在一起喝掉，然后将水杯摔碎。喝婆家水的风俗，表明“喝了婆家的水，就是婆家的人”。有的地区更彻底，新娘用婆家的水洗脚，拿剪刀剪断木屐的带，表示永世不离婆家的决心。

日本的婚礼仪式上，夫妻要喝交杯酒，象征新婚夫妻风雨同舟、白头偕老。在日本，无论是神前结婚还是家庭结婚，新郎新

娘都要在宾客的祝福声中行“三三九度”交杯换盏：用三只酒杯，每杯喝三次，一共九回。“三三九度”杯，源于中国的数字信仰。按阴阳说，奇数为阳，偶数为阴，三与九更是“易”中有缘的阳数。三杯表示天、地、人；三与三相乘是喜上加喜，合成阳数中最高数九，表示没有比它更值得庆幸的了。

日本婚俗中，新郎新娘喝交杯酒时用的酒壶上装饰有一对鹳鹤图案。这与日本的创世神话传说有关，《日本书纪》说，日本的创世神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兄妹，初次性交时，不知如何进行，看见鹳鹤结合的姿式和动作而受到了启发。婚礼用的酒壶上饰有鹳鹤，既有性结合的寓意，又有祈祝种族繁衍的愿望。

## 5. 离 婚

日本古代发布过关于休妻的“大宝令”规定“七去三不去”。日本的“七去”内容完全和中国的“七出”相同。“三不去”即：一、妻已服舅姑之丧者；二、丈夫先贱后贵者；三、妻无母家可归者。以上内容也和中国古代的“三不去”相同。但是日本自战国时代以后，男子渐渐地把这种儒教式的离婚法抛之脑后，仅凭“不合家风”的模糊理由，就可以“休妻”了。到了明治时代，颁布新法，规定“协议离婚”和“裁判离婚”两种，前者只需双方同意，请两个证人到官署报告便可；后者需一方请求裁判所审理，认为有正当理由，才可离婚。至于离婚的正当理由有十种：一、重婚；二、妻不贞；三、夫奸淫；四、犯法；五、虐待侮辱；六、恶意遗弃；七、被直系家族虐待侮辱；八、虐待侮辱直系家族；九、生死不明；十、赘婿。但也有虽符合上述的理由而不许离婚的，例如妻子虐待了舅姑而丈夫也默认了，或妻子犯了奸淫罪而丈夫已经饶恕了，或丈夫犯了法而妻子也有同样的过错。

## 日本古代性文化作品

日本创世神话《古事记》记录了日本创世祖男女二神性的结合，称为“神婚”。

### 1. 描写“神婚”的《古事记》

《古事记》是元明天皇和铜五年（公元 712 年）由太安麻吕奉诏编撰史书，根据历史上的一些记载和民间传说编纂而成。共分三卷，第一卷是叙述日本建国神话与传说，二、三两卷则叙述历代的史实与传说。《古事记》是日本神话传说的总集，包含战争、恋爱、动物、英雄的传说。

古代日本人认为，万物起源，皆自性爱始。日本的创世祖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兄妹，奉天神之命下凡，他们的创世过程就是从性爱开始的，《古事记》对此有很质朴纯真的记录，兹录一段如下：

天神诏令伊邪那岐与伊邪那美兄妹二神，命令他们去造成那浮游不定的国土，并赐天之琼矛。二神站在天庭的浮桥上，把琼矛插进水里搅动，提了上来，从矛尖流下来的海水，凝结成为一岛，叫做自凝岛。

二神降至岛上，建立天柱，建造八寻殿。伊邪那岐问妹妹伊邪那美：“你的身体长得怎么样了？”伊邪那美说：“我的身子都已长成，但有一处没有闭合。”伊邪那岐说：“我的身子也都长成了，但有一处多余，现在用我的多余处，填塞你的未合处，怎么样？”伊邪那美说：

“好。”伊邪那岐说：“我和你绕着天柱走，相遇时交合。”约定后又说：“你从右转，我从左转。”正绕天柱行走时，伊邪那美说：“呀，一个好男子！”伊邪那岐说：“呀，一个好女子！”两人就开始行房事。

二神合二为一，最后生下日本诸岛、山川草木，以及支配诸岛和天地万物的太阳女神、天照大神和八百万神。这男女两神性的结合，被称之为“神婚”。

另据《日本书纪》说，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初次性交时，不知如何进行，看到一对鹳鸟结合的动作受到启发。因为这一传说的影响，在后世的婚俗中，婚礼用的酒壶上饰有鹳鸟图案，据传就有性交的寓意。

在“神婚”的影响下，日本神可以泰然地享受爱与性的快乐，不存在基于宗教原因的性禁忌。《古事记》、《日本书纪》起到了规范性的作用。所以日本古代文学在神道这种精神的影响下，对爱与性的主题是采取非常宽容态度的。日本古代文学最早的爱与性的素材是起源于这种“神婚”，其特征是：男女的爱与性都是在漆黑的夜晚才发生，因为古代日本人认为神的活动时间是夜晚，只有夜晚才能接触到神；同时日光、月光是神附于大地的咒力，在日月光下求爱是绝对禁忌的。所以《古事记》、《日本书纪》所描写的男子到女子家求爱必须站在神的位置上，夜访早归，而且只限一夜，早晨分离后，他们的爱与性就结束，有时女子对男子的面目还没有辨清。

## 2. 性爱文学代表作《源氏物语》

日本影响最大的性爱文学著作当推《源氏物语》。它出现在公元 10 世纪前后，比卜迦丘的《十日谈》早三百年，比曹雪芹的《红楼梦》早七百年。同时，它也是当时世界上篇幅最长、女主角最多的小说。全书共五十四卷，前四十四卷的男主角叫光源氏

（《源氏物语》的书名即由此而来），表现的是皇子（光源氏）与众多女性的性爱关系；后十卷则是多位男子与一位女性的性爱关系，如光源氏、萤兵部卿、发里右大臣等与玉鬘的多角性爱关系，等等。

《源氏物语》是平安时代的具有世界价值的代表作。是一部带有较强写实性的长篇小说，以人性为中心、以佛教思想为背景，描写平安时代的宫廷生活和贵族生活。

这本书主要叙述光源氏从十二岁到五十多岁这几十年中的性爱经历，他曾和二十七位女性发生过性爱关系。他本来是天皇和更衣桐壶所生之子，桐壶产后不久就去世了，光源氏自幼在没有母爱的环境下长大，所以产生了强烈的恋母情结，这是他一生追求女子、恋慕异性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动机。他十二岁时，天皇考虑到皇宫你死我活的争斗，出于保护他的考虑，把他降为臣籍，封以官位，赐姓“光”，名“源氏”，并钦命与左大臣之女葵姬完婚。源氏对这一婚姻毫无快乐可言，一生中寻花问柳之事不断。

删繁就简，光源氏与众多女性的性爱关系，给人印象深刻的有下列诸种：

- 与恋人的生离，如空蝉、六条妃子等。
- 与恋人的死别，如夕颜。
- 对幼女的爱恋，如紫姬。
- 对敌对者女儿的爱欲，如胧月夜。
- 乱伦之爱，如藤壶皇后、玉鬘等。
- ⑥对卑微女子的爱，如明石姬。
- ⑦性欲驱使的爱，如源内侍。
- ⑧得不到爱的烦恼，如葵姬。
- ⑨欲擒故纵的爱，如槿姬。
- ⑩对弱女子的怜爱，如末摘花。

### 3. 春宫画“浮世绘”

“浮世绘”是日本描写民间日常生活的一种艺术画，它是在日本“大和绘”的屏障画、描写闺情和寻常世态的“绘卷”和古典小说的木刻插图等基础上形成的。“浮世绘”的素材包括：花街柳巷的寻欢，歌舞伎演员的情影与活动，花前月下的吟歌赠诗，出野游宴和旅途漂泊等等。娇艳的妓女、舞女以及“荡女”都是“浮世绘”的主要角色。

“浮世绘”中相当一部分内容与性有关，它和中国古代的春宫画有深刻渊源和很多的相似之处。“浮世绘”兴起于日本的德川时代（亦称江户时代，1603年至1867年），这17世纪初正是中国明朝末年春宫画广泛流传的时代，当时中国和日本通商频繁，春宫画就在这时候传到了日本。日本“浮世绘”早期著名的大师菱川师宣（1618—1694）的《绘本风流绝畅图》是由于看到中国著名的明代春宫画《风流绝畅图》而加以模刻的，他也利用了当时最新的印刷技术而闻名。

和中国明代的春宫画相比，日本的“浮世绘”有不少特色：为了迎合市民趣味，“浮世绘”画家们开始抛弃人物众多的浩大场面而更多地描绘生活琐细的小节；不追求组合的群体场面，而刻意渲染单独的美女图，并加以特写；线条柔和流畅；有些有性内容的图画得十分夸张，富有幽默感和幻想。

“浮世绘”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少年男女的性启蒙读物。

### 4. 性生活指南《房内医心方》

《房内医心方》成书于日本的平安王朝（公元1000年左右），编纂者是丹波康赖。那时，日本的社会文化发展很快，生活也日渐丰富，性爱也没有诸多禁忌，男女性关系相当开放，但是还没有权威性的性学指导书。当时的宫廷医师丹波康赖，相传是中国汉灵帝的后裔，其祖先为避战乱而东渡扶桑定居。他由于工作需

要，经常涉猎中、日医书。他发现来自中国的性学书籍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各有侧重，但是庞杂零乱。公元 982 年，他立志整理这些书，编纂成一本较为全面、系统的性学大全。他把这个想法奏请当时的圆融天皇，天皇敕许之。于是他潜心撰编，历时三年，于日本永观二年（公元 984 年）成书，取名《房内医心方》（又称《医心方·卷二十八·房内》）呈览天皇。

据传，此书是以当时已经存在的、中国隋唐及以前的性学书籍约二百部为基础而编成的，但究竟这二百部左右的书是什么，并不清楚，同时也借鉴少量的印度性学书籍如《耆婆方》等。

《房内医心方》共收专论三十篇，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男女两性生活的各个方面。第一篇《至理篇》强调了性生活是人正常生理需要，如果阴阳不交反会导致疾病；同时还论述了男女交欢的法度。第二、三篇《养阳篇》和《养阴篇》分别阐述了男女性生活对双方的补益作用。第四篇是《和志篇》，强调性生活要“和”，要双方愿意，“俱有悦心”。第五篇是《临御篇》主要论述了性交前的各种准备活动。第六至第十五篇为《五征篇》、《五欲篇》、《十动篇》、《四至篇》、《九法篇》、《卅法篇》、《九状篇》、《六势篇》，重点阐述了女子的性反应以及性交的各种动作和姿态，包括一些模仿动物的动作，有许多模仿动物的动作是和中国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合阴阳》、《天下至道谈》中所述相类似的。

其余的篇章则主要论述性交的不正常现象及其防治。例如第十六、十七篇为《七损篇》和《八益篇》，都引用了中国性学古籍《玉房秘诀》的论述说明，在男女性生活中有哪些做法对人体有益，有哪些做法有害。第十八篇为《还精篇》，主要讲述怎样做到交合而不泻精，以便还精补脑。第十九篇《施泻篇》则阐述不同年龄特征和不同体质条件的人的性交频率。第二十篇《治伤篇》顾名思义就是阐述房事劳损及其防治。

第二十一至第三十篇为《求子篇》、《好女篇》、《恶女篇》、

《禁忌篇》、《断鬼交篇》、《用药石篇》、《玉茎小篇》、《玉门大篇》、《少女痛篇》、《长妇伤篇》。其中《用药石篇》记载了医治男子五癆七伤以及阳痿等病的方药。《玉门大篇》、《少女痛篇》记载了治疗女子阴宽、阴冷以及因性交而损伤阴部的方药。《玉茎小篇》记载了男子阳具太小应如何治疗。《断鬼交篇》论述女子夜里做梦、梦中性交应如何对待。《求子篇》则从生育出发，阐述了不少性交忌宜之事，还有一些胎教的道理。

《房内医心方》一书在功能上和当时日本平安王朝的灿烂文化相结合，向王公贵族和一部分平民提供了性生活的指南。日本民族素来在性方面比较开放，这本书为他们提供了科学依据，因此具有相当重大的时代意义。此书在日本问世后，还有根据此书而予以部分发挥解释的书相继出现，如《遐年要抄》、《卫生秘要抄》等。在德川幕府时代，此书也曾因涉嫌“淫秽”而遭查禁，但是到了明治以后又获解禁。

## 妓院游戏规则：禁止爱情

合法的色情和违法的爱情看似荒唐，却成了日本近代社会的一道风景线。

日本的卖淫制度最初是在奈良时代确立的。当时宫中特设“采女部”从各地招募美女。“采女”实际上就是一种官妓，如有外国使节来朝，则叫她们陪宿。此外，还有一种“巫女”。“巫女”本来是演“神乐”、司祭事的女子，后来变成了妓女，因为日本古代的神社多设于交通和兵营的中心地带，“巫女”住在神社周

围，和众多的过客、士兵、游民交往就由“神妻”堕为“巫娼”了。同时，当时还有所谓“游行如”，《万叶集》将“游行妇”分为“宇加礼女”（淫荡女）和“阿曾比女”（嬉游女）两种，据学者的考证，这都是妓女的代名词。

到了平安时代，出现一种叫“白拍子”的卖笑妇。“白拍子”原来是以歌舞为主、卖淫为辅的，和日本后来的艺妓颇为相似，她们之中也有富于才艺、成为达官贵人的宠妾、留名于历史的，但一般的“白拍子”后来年老色衰就只能以卖淫为生，与普通的“游女”没有多大区别。和“白拍子”同时出现的是“傀儡子”她们流浪各地，一面舞木偶、玩把戏，一面卖淫，主要以平民为卖淫对象。

平安时代还有“桂女”、“汤女”、“长者”和车码头的“游女”等不同形式的妓女。“桂女”主要为军人卖淫。“汤女”则主要在温泉澡堂活动。“长者”是在驿站附近以来往过客为对象的妓女。

室町时代是战乱频仍的乱世。上层阶级骄奢淫逸，而人民陷于异常的贫困。这种状况，一方面促使了公娼的发展，一方面促使了私娼的产生。私娼当时称为“夜发”。《和名抄》云：“白昼游行谓之‘游女’，待夜而发其淫奔，谓之‘夜发也。”夜发”都是下等妓女，夜间出没街市，拉扯行人，一时像雨后春笋般地涌出，大有压倒公娼之势。从前的“汤女”也从温泉场转入民间的浴室，称为“搔垢女”，加入私娼的队伍。后柏原朝大永九年，创设了“倾城局”，管理卖淫业，发给妓女官券，保护卖淫，同时征收妓女每人每年15贯的花捐。

日本的江户时代，在町人阶级的支持之下，出现了大规模的“游廊”。“游廊”是妓院集中的地方，也就是妓女一条街的意思。具有代表性的，是江户的吉原“游廊”，当时的町人文化就是以“游廊”为中心而发展的。德川幕府一面集中妓院，加强控制，一

面极力地取缔私娼，但是私娼不但不见减少，反而日益增加，尤其是“汤女”盛极一时。据《守贞漫稿》所载，当时每个浴室都有“汤女”二三十人，她们陪酒、唱歌、伴浴，与妓女没有什么分别，直至宽文六年幕府封闭浴室七十余家，强制“汤女”五百多人转入吉原“游廊”，这种私娼才渐渐消灭了。此外，“夜莺”、“迁君”之类住所不定的街娼也很多，其中尤以吉田町与鲛桥的“夜莺屋”最为有名。水上的私娼则称为“船馒头”，原为在船上卖馒头的女子，后来变成卖淫妇了。“船馒头”比“夜莺”等级要高些，嫖资也稍贵，“夜莺”一般为十文，“船馒头”则从五十文至一百文不等。这一时期的日本，男妓也流行起来了。平安末期后勃兴的武士阶级是男色的保护者，战国时代特设“小姓制度”，诸侯争用美少年侍奉左右，到了江户时代，以“阴间茶屋”为基地的男妓，更发展到一个高峰。

明治时代初期曾发布过一个妓女遣散令。这项命令虽然发布了，但妓院老板运用一些巧妙的办法又找回了已被遣散的妓女，照旧营业。此外，私娼也是有增无减，其中有一种妓女叫“白首”的，是明治时代的新产物，她们浓妆艳抹，出没于夜色之中，引诱行人。此后，日本的卖淫业一直十分兴盛。

在 10 世纪和 11 世纪，妓女是深得平安贵族喜爱的娱乐伙伴。在武士的黄金时代——镰仓朝代（1185—1333）女孩子们除了学习明显用于性爱的技巧外，还被训练掌握许多技艺去为上层武士阶级服务，包括皇帝本人。

军事统治者秀吉于 16 世纪下令将卖淫活动从此控制在一个特别许可区内。从 17 世纪起，被许可的妓院既充当日本贵族聚会的场所，又启发激励剧作家、诗人、版画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的创作。最初从妓院唱出的许多关于三百年前某位艺妓一生坎坷的悲切小调如今仍在流传，大多由喜爱古典作品的尊贵的中年妇

女演唱。

妓女世界与日本社会的其他阶层一样等级分明。在高级妓女“太夫”和上等妓女“女郎”或“汤女”之间有许多等级。太夫虽然常常出身贫贱，却有很高的艺术造诣。生活在 18 世纪下半叶的一位名叫高尾的太夫据说娴熟地掌握了插花术、茶道、诗歌、各种乐器、舞伎、牌戏和品香的技艺，这些技艺自平安时代以来一直受到高度赞赏。

太夫不仅是大艺术家，也是高级艺术品。当一位著名艺妓驾临一家茶馆时，在小丑、徒弟和捧场者的簇拥下，摆出一系列考究的舞台姿态。简直像现代的世界级女明星飘然降到聚光灯照耀的高台上，犹如一种表演艺术，很有戏剧效果。

卖淫从一开始就与戏剧紧密相联。包括舞者或佛教的说书人在内的流浪演艺者，也往往是妓女。传说中被称为第一个歌舞伎戏组创立人的阿国据说就很会精打细算，身兼几任。她的公开身份是“巫女”，属于某个神庙，但她女扮男装的表演却等于为戏后的进一步调情作了色情广告。

由于害怕混乱，统治者一度禁止女演员上台，一些美少年男扮女装取而代之，结果有钱人又开始追慕舞台上的美少年，并进而刺激了男色大行其道。井原西鹤这位 17 世纪歌舞伎舞剧作家曾指出：“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比不得不在这种环境里谋生更痛苦的了，演员与妓女十分相似，都有无可拯救的命运。”

在江户、大阪和京都的花花世界里，真实和幻想往往相互混淆。真实生活中的阴谋、丑闻和悲惨的爱情几乎立即被编成戏在歌舞伎剧院上演。舞台剧又启发更多的人去重蹈覆辙。春宫画描绘著名演员与红极一时的妓女搂抱交欢的姿态，尽管画中人往往难以辨认，但往往是沿用著名先辈艺人的真人的理想化的形象。

17 世纪专门有人像对演员那样鉴赏妓女。所谓《女郎评判记》是不同淫乐区的导游书，上面有对当地妓女的详细介绍品评。

这种指南书的内容和外观都与有关评论演员的小册子酷似。后一类小册子起初的确几乎完全注重演员的外貌美，而不注重其艺术修养。即使这样，妓女，主要是艺妓肯定是被作为艺术家对待。她们的表演与她们极力仿效的戏剧具有同样的艺术性。如果说歌舞伎带有明显的色情，那么妓院可说是爱情戏舞台。在那里，乡村姑娘冒充尊贵的夫人，而下等商人则摆出一副绅士的姿态。

参与这种游戏很少有人感到羞愧。男人们只要尽了他们的家庭义务，供养好家庭而不致给祖宗脸上抹黑，就可以在情欲方面放任自流。一个男人的家庭生活和性爱是不同的两回事，毕竟，他选择妻子的理由与浪漫爱情无关，而性本身不是罪过，也不会受到社会的谴责。所以，只要与妓女玩耍始终仅限于游戏，就不会受到责备。

出现在江户时代的淫乐区中的“淫荡世界”从很多方面来说，是儒教的双重规范和平安宫廷的游戏的结果。由于产生了与古代中国相似的条件，对专业艺妓的需要增加了。虽然从总体上看，日本是一夫一妻制，但儒教道德影响很深，而且高级妓女的文化素质和技艺成就确是小市民之妻所望尘莫及的。

江户时代妓院的风俗习惯受平安宫廷生活的影响并且往往是对后者的直接仿效。妓女们借用《源氏物语》中贵族小姐的名字。这完全是聊以自慰的一种幻想，因为平安贵族的堕落生活与江户时代淫乐区的生活存在根本的不同。只不过在那个难以改变阶级地位的时代，借妓院和剧院这一舞台，摆脱当时深重的阶级限制的少数途径之一。上至武士，下至走卒，都光顾这些特别许可区，而且那里上演的戏就是对社会本身的一种模仿。

在剧院，不得已生活在隔离区的戏子，虽然是被社会遗弃的人，但扮演耀武扬威的武士和高贵的宫廷小姐，他们穿戴最华丽的服装、首饰，夸张地装扮贵族。一句话，通过模仿上等阶级的生活风格，他们打破了当时最严格的等级禁约。淫乐区真正是一

个舞台，人们可以在那里随心所欲地扮演日常生活中被禁止的角色。

妓院里的“贵族”主要由农村姑娘组成，她们将自己的黑皮肤涂白，用以作为显贵的标志，并以矫饰不堪的语言掩饰她们的乡下口音。这种语言以京都方言的敬语为基础，充满了艳丽的句子和完整的动词结尾。即使作为一名嫖客，也得精通妓院的风俗习惯，否则会被当作无知的土包子取笑。

要得到一名高级“太夫”的青睐并非易事，不是花了钱就可以得到垂爱。对她要进行求爱，而这正像在平安宫廷里一样，是有一系列繁琐的礼节程序的。一个愚笨的、不懂规矩的乡下佬要想将一位“太夫”弄到手，这 and 现代农民想得到一位高级时装模特儿一样，希望渺茫。有关妓院游戏规则导游书，对一个普通男子来说，既教他复杂的妓院规矩，又刺激他的遐想。即使后来这些书转为纯文学性的“读本”，它们也从未真正失去其教育作用。这些 18 世纪尤其流行的读本作者多为武士阶级中有知识的成员或深知妓院生活的内行。那时，每一个纨绔子弟的理想是当一名“通”，一个懂行的人，一个深通妓院礼节的熟客。由于他们一头钻在那种庸俗生活里的典雅的繁文缛节中，他们写的书今天看来实在深奥难懂。

典型的读本故事的主人公通常是一名“通”和一名往往以“通”自居的乡下佬。喜剧故事总是取笑不懂规矩的妄自尊大的乡巴佬。发表于 1770 年的《游子方言》作者是以“只爷（仅仅一位老人而已）署名的绅士。故事讲一位父亲带他的儿子首次逛妓院。这是对成人生活享乐的一种比较普遍的入门方式，父亲是个浮华、令人讨嫌的家伙，他骄傲地卖弄自己熟知的妓院规矩，儿子则对妓女温和、谦虚又礼貌。不用说，一个姑娘结果答应共度良宵的，是儿子而不是他那咆哮的父亲。这类的书就是告诫人们，一个真正的“通”应该如何取悦于妓女。

有经验的“通”要像艺妓一样装出贵族式的漫不经心的姿态。他严守行为准则，但以一种稍稍随便的态度，从不明显地热忱细致。这就是被日本人叫作“粹”的那种优雅，可译成“敏捷”或“潇洒”，但都不完全确切。年龄的增长与值得骄傲的经验都有助于“粹”。它也能从穿着的细节上体现出来：和服上漫不经心系着的腰带，或者一个近乎俗气的大胆的图案。“粹”是一种对规矩敷衍玩耍却从不真正违犯规则的方式，是直接由妓院生活滋生出来的一种审美观。

然而，娼妓界有一个规矩不可侵犯，而且这多少与平安宫廷相似：游戏只能是游戏，不能违犯淫乐世界的禁区。这个禁区不是性交，而是爱情。在淫乐区里，爱情是绝对禁止的。一旦落入情网，会被看成是极不文明、甚至粗野的行径。艺妓毕竟得作为一种艺术品，一种没有真正个人本质的幻想保持下去。“痴情的艺妓和四方形的蛋一样稀少。”这是江户淫乐区中的一句民谚，此话不是贬低艺妓，只表明她们是艺术家，由大家共同鉴赏。

妓女和演员是她们那个时代开风气的人和大明星，因此，成功的演员可以相当有钱，甚至频繁穿梭于上层社会，但他们又属于社会等级最低的下层人。这很有点类似因宗教原因被遗弃的印度贱民。庙里的姑娘是因为宗教原因被遗弃的“贱民”属于下等人，但印度人与他们做爱却异常兴奋。但是游戏一旦激起了严肃的个人感情时便成了对等级制度的一个直接的挑战。另一个与艺妓相爱的危险是会导致经济破产，这在越来越商业化的社会里是一种严重的犯罪。

这种事情受到严肃惩处的一个例子是绘岛—生岛事件。绘岛（1681—1741）是一位高级侍女，她曾作了一位名叫生岛的著名歌舞伎演员九年的秘密情妇。他们俩在一次戏后酒会中被一块逮捕了。而且每一个参与此事的人都受到严厉的惩罚：有的被处死，其他的和生岛一样，被流放到一个孤岛上；他的剧院被铲平，并且

所有其他歌舞伎剧院也都关闭了三个月。

可以游戏，但不能爱，这至少是一种理想。然而在真实生活中是否总是这样呢？妓女在多大程度上永远是活玩偶呢？的确，甚至最高雅的贵族公子和艺妓所表演出的漫不经心也总有一定的限度。不管游戏的规则如何，他们仍然是人。很显然，有时他们想必会动真情，并且会表达他们自发的感情，而不顾社会危险。并不是所有的交谈都属于轻浮的游戏对答。在禁止的感情和人们的幻想之间，在合法的色情和违法的爱情之间，一句话，在游戏和事实之间存在的矛盾已成为近代日本社会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主题。

## 武士道：性享乐不受道德约束

武士道认为，人性没有什么罪恶，因此对性的享受不受伦理道德的约束。

### 1. 性的箴言

“妻子不能总是呆在丈夫的床上，在房事之后应尽早回到自己的房间。”这条训诫是武士道中关于性的箴言，也是武士的养身术。

此事缘起于 17 世纪的德川家康家。德川家康手下的一名叫漕屋的武士偶尔在宫墙外散步，从墙缝间窥见宫中侍女尾上，立即入魔似地陷入苦恋之中，不能自拔。此事传到德川家康耳中，家康大笑之后，决定修书一封，并派武士佐佐木前往宫中，代漕屋向尾上求爱。武士漕屋急忙来见德川家康，感慨地说：“将军大恩，无以为报。由这件事看来，在此世间活下去也没什么乐趣，若得

与尾上相逢，结一夕之缘，当以死相报。”

家康没料到这位驰骋沙场的盖世武士竟发出“活下去也没什么乐趣”的感慨，并请求赐死。惊问道：“壮士何以言死？”

漕屋道：“我身为武士，竟因思恋一女子，而置名誉于不顾，此乃武士之大耻，活着有什么意思呢？”

不久，漕屋如愿以偿地和尾上欢爱一夕，便在自己的草庐前，剖腹而死，向家康兑现了承诺。

这件事对德川家康的震动很大。他思之再三，觉得女人实在可怕，她们可以无端地消耗武士的战斗力的，于是传下上述的训诫用来规范武士的妻子和情人。

## 2. 理想女性

武士道所倡导的理想女性是偏重于家庭方面的。宜家宜室的女子和女中豪杰看起来好像是互相矛盾，但在武士道中，这二者却是融为一体的。

嫁给武士的女人，从一开始就树立了牢固的贞操观念以及作为维护夫家的主妇的责任感，这也可以说是在贵族女性那里见不到的一个进步。但它只是单方面强加给女性保持贞节义务关系的开端。女性长期保持下来的崇高的社会地位丧失殆尽。

那时的武士道认为，女性嫁到丈夫家里，应该和老人住在一起。因为住在一起，姑翁同堂，妻子会有所顾忌，只能偷偷与丈夫寻欢，反而更具风情，这种风情令武士迷醉。这种不是放肆露骨而是内心久抑的性欲，吻合于武士道的阴翳一面，想掩饰又难以掩饰情欲，时时无意地流露于一言半语之中或眉梢唇际之间，更能勾起武士的相思。武士认为即使缺乏风情的女人，如果把性欲抑于内心深处，尽量藏而不露，同样具有撩人的风情。从这一点看，对女性进行武士道的魔鬼训练，不仅可培养儒家式的贞女，也能培养最具风情的女性，从而更好地满足武士的性爱嗜好。

### 3. 蓄养情妇

对于性享乐的许多禁忌是武士道所没有的。武士道认为，只要把性放在人生的无足轻重的位置上就可以。人性没有什么罪恶，因此对性的享受不受伦理道德的约束。武士道把属于妻子的范围和属于性享乐的范围划分得泾渭分明，两个范围都是公开的，毫不藏掖的。嫖妓并不避人耳目。

武士道认为妻子与妓女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一个是属于人道的义务世界，另一个则属于微不足道的人情消遣世界。如此划定范围，各得其所，这种区分使这两类活动互不矛盾，家庭中的模范父亲和市井中的花柳之徒体现在同一武士的身上并无不妥之处。武士的理想不是把恋爱与结婚看作一件事。在选择配偶问题上，武士听命于家长，受命结婚。他与妻子的关系必须遵守通行社会的清规戒律。即使在很融洽的家庭中，孩子们也看不到父母之间性爱的表现。正像一位武士说的：“在我们国家里，结婚的真正目的是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其它任何目的，是对结婚的真实含义的曲解。”

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武士只是生活在循规蹈矩的家庭生活中。他们如果有钱就会蓄养情妇。但他们不把自己情妇带到家里来作为家族的一员。如果那样，就会把两种应当分开的生活混为一谈了。他的情妇可能是精通音乐、舞蹈、按摩以及其它技艺的艺妓，也可能是妓女。不管是哪一种人，武士都要与那个女子的雇主签订契约，当女人的保护人，以防止那个女人被遗弃，契约要保证给女方金钱报酬和另筑新居。只有当女的有了小孩，武士希望把这个小孩与自己的孩子一起抚养时，可以例外地把女人接到自己家里来。但这个女的不是以妾的身份进来的，而是一个佣人。她亲生的孩子们称武士正式夫人为“母亲”，不承认与生母的关系。

#### 4. 武士嫖妓妻子买单

只有高级武士有钱蓄养情妇。多数武士则只能与艺妓或妓女通情。这种通情完全是公开的。妻子为出去夜游的丈夫梳洗打扮，妓院可以给他的妻子送账单，妻子照单付款。这种事情司空见惯。妻子可能对此感到不快，但不能在丈夫面前表露出来。与艺妓玩乐比去妓院花钱要多，而且与艺妓玩耍一夕的费用并不包括交欢。他所享受的乐趣是欣赏训练有素、衣着入时、举止得体的美女的陪伴。如果要与某一艺妓进一步接近，武士就必须成为这位艺妓的保护人，签订契约规定是他的情妇，或者武士魅力迷人，艺妓主动与他相好。当然，艺妓陪伴武士也绝不排除色情之事，艺妓的舞蹈、风趣、歌谣、仪态都是传统的，具有挑逗性，而且故意表现上流夫人所表现不出来的浪荡、妖艳。

妓女都住在烟花巷，有的武士在与艺妓玩乐过后，如果性欲炽盛而又不能与艺妓交欢，还可以再到妓院去。由于妓院费用低，钱少的人无法与艺妓发生性行为，便满足于这种玩乐，而放弃艺妓。妓院外面都挂有妓女的画像，武士通常毫不避讳地当众面对画像品评挑选。妓女的身分低微，地位不像艺妓那么高，修养更不如艺妓她们大都是因家境穷困而被迫卖给妓院，不像艺妓那样受过训练，懂得艺术。有时妓女坐在人前，毫无表情地面对顾客，麻木地听任挑选。

#### 5. 自渎非罪

武士道对于手淫的享乐也认为与道德无关，也不认为对身体有害，而认为是正常的自我享乐。再没有其它民族像日本人那样有那么多的自淫工具。在这个领域内，他们也试图避免过于昭彰，以免外国人非议。但他们绝不认为这些工具是坏东西。有些国家强烈反对手淫，大人会悄声地告诉小男孩，手淫会得神经病，头发会秃掉等等。母亲从小对孩子严加管护，发现这种事，就会非

常严厉对待，施以体罚，甚至把双手缚住。或者说以后会受上帝惩罚来阻吓。武士道的幼儿和少年没有这种体验，他们长大后也不可能认为这是一种罪过。他们认为自淫只是一种享乐而已，只须在严谨的生活中把它放在微不足道的地位，能够控制得适度就可以了。

## 同性恋：另一种“爱情”形式

女人只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只有赢得男人的“爱情”，才配得上一名真正的武士。

古代日本在对待同性恋的问题上，从未看成一种罪恶或一种病态。虽然在生活中较少公开谈论这一部分，但是完全许可的，只要遵守那些社会规矩（比如与异性结婚）就行。

同性恋作为一种理想的爱情形式早在少女连环画或者宝塚的戏之前就存在。在好几个世纪中，同性恋不仅受到宽容，甚至被作为一种更纯洁的爱情形式加以鼓励。比如，同性恋是武士道传统的一部分：它可以造就好士兵，或者人们曾抱有这样期望。在镰仓时代（1185—1333），武士权力鼎盛，女人被蔑视为下等人，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只有赢得男人的“爱情”，才配得上一名真正的武士。

到 17 世纪初的江户时代，仗打完了，战争结束了。德川统治下的两个半世纪的和平时期令武士们抑郁。他们几乎无用武之地。然而理想的“武士之道”在完成其作用后阴魂久久不散。它被进一步美化成一种时髦的派头，包括男人之间的爱情和对美少年的

崇拜。这种现象恰似中世纪末欧洲的骑士精神，后者也是在骑士们变得无所事事、除了骑射以及恋慕高不可攀的贵夫人时尚风行起来的。

理想主义的爱情在西方曾被看得比什么东西都更纯洁。武士中的同性恋也许是日本人有过的最接近这种西方理想主义爱情的东西。18世纪的一篇有关武士道德的颇具影响的论文《叶隐》这样教导说：“（对男孩子的）爱情一旦吐露了，就失去了其高贵性，真正的爱情是最崇高、最显贵的，应当秘密地带进坟墓。”日本现代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在有关这篇论文的一篇文章中写到：“美少年体现了一个理想的形象——他实现了一种未吐露的爱情的理想。”

日本武士中的同性恋的气概，像西方骑士对他们的贵夫人的爱一样，都以自我奉献为基础，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日本是以死为基础的。由于忠诚不可能再从战场中得到证明，殉情自杀的理想便取代了它。与一些文学作品中的情死所不同的是，在同性恋男人之间，死，更标志着百分之百的忠诚和荣誉——或者至少是这样传颂的。

日本有关美少年仿效他们的师傅用各种方法剖腹自杀的民间故事数不胜数。有一种极端痛苦的做法是在切腹时用力划出朋友的名字。这种自我折磨也许实际上相当罕见，但许多这方面的故事证明了理想爱情的力量。

那个时期，理想的美少年是：年轻、英俊、纯真无邪，孝敬母亲，真诚得令人吃惊，天真得叫人喜爱，并充满了日本人所谓“禁欲主义”，即抛弃了对异性的爱。这在后世还留有痕迹。

日本同性恋传统有助于解释为何同性恋色情至今仍在流行的爱情故事中显而易见。的确，在日本，对美貌少年的崇拜不仅限于女孩子们和同性恋者。美少年的理想与艺妓以及男扮女装的演员都在日本的审美意识中占据同样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三

者是相联的。

作家野坂曾说过，真正的美少年必须带有某种不祥的征兆。纯洁的少年形象，或许因其脆弱性，使人们感到它的短暂性，即它的死亡。

## “好色家”的恋爱情趣

能称得上“好色家”的，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和歌高手，二是崇拜美。

日本的“好色”是一种独特的恋爱情趣，或者说是一种审美情趣，特别多地表现在文学上。在解读日本的性爱文学作品时，就不能不对日本的“好色”有一个客观准确的理解，对理解日本人的性爱观念也是大有裨益的。

与《古事记》、《日本书纪》同时代的《万叶集》以及平安时代的《竹取物语》、《伊势物语》、《源氏物语》、《古今和歌集》中世的谣曲、狂言等各种文学样式，大多以爱与性作为主题，逐渐形成日本文学的好色审美理念。到了江户时代，以井原西鹤的小说和近松门左卫门的净琉璃、歌舞伎将好色审美情趣发扬光大，使具有日本特色的性爱主义文学思潮，成为一独特风景线。

以文学作品为主要体现形式的“好色”二字有着特殊的含义。从语源来说，奈良时代的“色”字只含有色彩和表情两层意思，到了平安时代，“色”字的含义扩大，增加了华美和恋爱情趣的内容。“好色”即含有选择之意。也就是一种选择女性对象的行为，并非完全是色情的意思。因为“色情”是纯粹的感官体验，而“好

色”是包含肉体的、精神的与美的结合，灵与肉两方面的一致性的内容，好色以恋爱情趣作为重要内容，即通过诗歌表达恋爱情趣。能称得上“好色家”的，必须具备两个基本的条件：一是和歌的高手；二是崇拜美，即在一切实价值中美具有最高价值。可以说，好色不是性的颓废现象，而是作为一种美的理念。

这种思想的形成，与古代日本社会信仰土著的神道有关，神道认为世界由神主宰，爱与性也是属于神的，按神的意志来行动。而神道对性爱是开放的。比如，日本的歌始源于神的咒语，用歌来歌颂“神婚”，这便出现“歌垣”这种求爱的方式，即未婚或已婚的男女云集山野或郊外，彻夜对歌、舞蹈、游乐，最后选择意中人，伴随而来的是不受任何拘束的性爱行为。这是在神的名义下爱与性的解放方式。公元 6 世纪，严格禁欲的大陆佛教传入日本，但日本佛教却又衍生出许多宗派，打破了传统佛教禁欲的戒律。尤其是平安时代初期，通过空海从中国引进的真言密教，其经典《理趣经》称男女性欲本来是“清净”的东西，通过交媾进入恍惚之境、一切自由之境，从而达到“菩萨”的境地；同时性交快感高潮的瞬间，进入超然忘我的心理状态，就能达到解脱的境地。真言密教这种清净、逐情而至悟达的思想，以及“男女合一”、“色心不二”的性观念与日本本土上述神道的性文化意识的结合，对现世性欲的积极肯定，对当时贵族的好色风习和好色思想的形成产生重大的影响。

同时，好色情趣的形成，与近世人文主义的萌芽有着某种程度的联系，好色是一种恋爱情趣，而且属于精神性的。它是争取自由与肯定人性的表现，并不是追求性本身。也就是说，主要从性的侧面肯定人的自然的生，即享受现世的人生。

另有一个不能忽视的推动因素，就是与性问题有关的医学思想的传播。比如，当时宫廷医官将中国传入的医学书分类为三十卷，书名《医心方》其中将性科学单独列为一卷《房内篇》记

载着持天的阳气的男人与持地的阴气的女人，通过性交，交换热能，可保持健康等等。它还记录了男性“一夜与十女交尤佳”。这不仅成为贵族社会一夫多妻制的理论依据，而且成为支撑好色“理念”的思想基础。

总之，在当时的社会看来，好色是美的恋爱情趣，健康的道德感情，多角的男女关系，这是一种流行的游戏。平安时代性爱的结构及其观念，与好色的审美意识是不可分割的，是日本贵族社会一种文明的理想。

中世以后，尤其是近世以来，日本封建社会存在两种对立的思想潮流，一方面以儒教文化为背景的武士阶级的理想主义思潮，讲求儒教道德，曾一度实行历史上最严格的禁欲，绝对禁止男女接触异性。另一方面以平民为代表的现世主义思想，以人为本位，重视人的本能，追求自我满足、享乐和个人生活的充实。江户时代，性欲到了放纵、糜烂的程度。一夫多妻制仍然根深蒂固，甚至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好色是一种可以被广泛接受的思潮。这两种时代思潮的对立、交错和调和，集中反映在对待好色的文学理念上。当时一些儒派的道学家从儒教的道德观出发大肆鞭笞好色文学。有的甚至批判《源氏物语》是“淫书”，要让作者紫式部“下地狱”。但坚持好色文学理念者企图超越时代、超越一切道德，将好色视作人文主义之道，这种观点占据主流的地位。吉田兼好一针见血地说：“不好色的人，犹如玉杯之无底，在人格上存在根本性的缺陷。”本居宣长则以“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来比喻好色者，并将好色作为生命的深切的哀，用“物哀”这一概念将平安时代的好色观念与当时的宿命观相统一，概括其美的本质，赋予其普遍的文明价值和精神特征。但江户时代，好色的理念有了新的体认，以表现纯粹精神性新的内容为主体。

这时期将这种纯粹精神性的好色的美理念，提升归纳为“粹”、“通”。从近世好色文学思潮发展的脉络来看，将青楼男女

“知恋爱”的好色情趣作为纯粹精神性的，是始于假名草子和浮世草子，因而采用“粹”的称谓，也始见于假名草子的《青楼女评判记》(年代不详)《秘传书》(1725 以前)而及井原西鹤的浮世草子，至洒落本、滑稽本就普遍使用了。但这种男女的恋爱大多发生在青楼女子与男子身上，所以“粹”作为一种理想的存在，一种美的理念，也限定在青楼内的男女情爱关系上使用，而在青楼以外的男女关系是忌用这个词的。

江户幕府从儒教的道德教化立场出发，则认为如果容许好色自由放纵、歌舞伎舞台上的自由放纵，会影响人伦道德和社会安定。所以对性爱实行更严格的管理，绝对禁止男性接触女性，而且绝对禁止女性演歌舞伎，女角改由年轻的男性演员扮装，于是创造了男扮女的艺术。但是一般武士观众还是互相争夺这些扮女角的年轻男演员，男色一时大行其道。幕府最终以下令禁止美少年扮演女角，改让年纪大的男演员来扮演，甚至让他们把前额至头顶中部的头发剃成半月形，以减少肉体的魅力。

男女之间的性爱得不到正常的发展，作为当时社会基础的武士就流行起“男色”来，男女结合受到极大的压抑，尤其是青楼女子更是如此。所以当时殉情的风气盛行。据记载，第一桩男女情死是始于江户初期即 1683 年大匠新町的一个艺妓与和服店二掌柜在生玉地方双双情死，成为当时的社会话题，并编成戏曲由三个剧团同时公演。

## 风情万种诗为媒

(民间轶闻 25 则)

风流只为痴情苦，吟诗唱和诉衷肠：相见怡心无间断，莫让青春负春光。

(一)

一个男子，住在名叫“深草”的地方时，与此地一个女子相恋。但男的略为感到厌倦，咏一首诗给女的：

经年住此地，而今欲远行。

地名“深草”野，蔓草丛生处。

女子回答他一首诗说：

因为深草野，便好宿子规。

夜夜泣血啼，唤君早早归。

男的读了这首诗，为女的痴情大受感动，就不再想离开深草了。

(二)

有一个京都的男子，来到陆奥国和本地的一个女子同居。有一天，男的对女的说：“我想回京都去了。”女的非常忧伤，说道：“那么我为你饯行吧。”女子就在这国中的奥井的都岛地方，置酒送别，以诗相赠：

妾身居奥井，痛苦如火烧。

送君至都岛，天涯梦辛劳。

男的听了这首诗，感念不已，便不忍心回京都去，长留在这地方与她相伴了。

(三)

有一个出身良好的女子，在一个略有身分的男子家里供职。有一个掌管文件记录的男子，名叫藤原敏行，爱上了这个女子。这个女子容貌姣好，然而年纪尚轻，赠答的信也不大会写，不懂得书牒的措词，更不会吟咏诗歌了。要她写信，须得由主人替她打好草稿，叫她照抄。藤原敏行看了别人代她写的信，欢喜赞叹，咏了这样一首诗送给她：

苦雨连朝下，泪河逐日深。

浪花侵我袖，欲访难成行。

答诗依然是那个主人代作：

浪花仅沾袖，泪河必不深。

君心如可鉴，应是湿全身。

敏行得诗，非常感动，便把这诗藏在文筐中，片刻不离身。

同是这个敏行，到了和这女子通情的时候，却写这样的信给她：“我原想造访，但因即将下雨，所以正在耐心等待。如果我的运气好，此雨便会停止。”

主人又代这女子回答他一首诗：

来书情切切，是否出真心？

知我生命薄，苦雨不会停。

敏行读了这首诗，簑笠也来不及穿戴，不管衣服会不会被淋湿，冒着雨来了。

(四)

右近卫府的马场上举行骑射仪式那天，有一个近卫中将来观看。他见对面停着一辆牛车，门帘中露出一个靓女的脸来，就咏了这样一首诗送给她：

似识却未见，说亲又陌生。

今朝仅一瞥，终日恋佳人。

那女子回答他一首诗道：

无关识不识，不管亲非亲。

唯有真诚者，方能叙恋情。

中将后来知道了这女子是谁，两人终于相聚。

(五)

有一个在二条皇后殿内供职的男子，和同在这殿内供职的一个女子朝夕相处，日久生情，渐渐地爱上了这女子。有一次，他送一封信给这女子，说道：“哪怕和我隔帘相会一次也行，聊以慰我心头之苦”

那女子便趁无人的时候，隔着帐帘和他相会。男的向她诉说了百般相思之后，咏一首诗道：

垂帘诉衷肠，犹如隔银河。

祈望湘帘卷，牛郎热泪多。

那女子读了这首诗，感动万分，便答应他了。

(六)

从前有一个女子，无缘无故，和所爱的男子断绝了关系。然而总也不能忘情，咏一首歌曰：

心虽恨人情难忘，

情仇各半两茫茫。

她把这首歌折好，放在家里，然后出走了。继而又想：不知男的看没看到这歌，我只是稍稍警告他一下的，并不是真的想出走。便再咏一首诗曰：

不作山出会，神交自怡悦。

犹如岛旁水，虽分还当合。

这天晚上她就回家去，和男的共床同枕，云欢雨爱。寝后两人谈论过去之事，畅叙未来谋划，直到天明。男的诚恳地咏一首诗：

但愿春宵永，千宵共白头。

八千宵共度，始消别恨愁。

女的回答他一首歌：

纵使千宵成一宿，

欢爱未了鸡鸣休。

男的觉得这女子比以前更加风趣可爱了，便原谅了她的出走，继续和她做夫妻。

(七)

从前有一个男子，对一个住在大和国里的女子一见钟情，山盟海誓，成了夫妇。在同居期间，男的因为是在宫中供职的，不能长留在此，便告别这女子，回京都去了。正值暮春三月，此人在归途中看见柔嫩的枫树红，美艳异常，便折取一枝，并咏上一首歌附上，在途中托人送给这大和的女子，歌曰：

为汝亲手折枫枝，

春红嫩艳如秋枫。

这个男子回到了京都，女子派使者送他一首和歌：

春景移变成秋色，

料想君心不识春。

(八)

有一个下雨天，男子看见他倾心爱恋的女子从宫廷的梅壶室退出，衣服被雨沾湿了，便咏一首诗送给她：

黄莺啣柳枝，织来青草笠。

为伊遮风雨，莫让衣襟湿。

那女子回答他一首诗道：

何须黄莺织，不用青草笠。

君心似火热，衣襟能烘干。

(九)

从前有一个女人，性情有些浮躁，她家附近住着一个男子。这女子设想那男子是好色而善于吟诗的，有心撩拨他。便折取一枝刚开的菊花，附上一首诗送给那男子，歌道：

白菊本来如白雪，

如今苞开红晕泛。

这客人和她一首歌道：

白菊泛红雪中映，

折花人心正如花。

(十)

当了天皇敕使的一个男子，到伊势参谒在此修行的皇女。有一个在皇女处当差的女子，很想与这男子一会，偷偷地写了一首歌送给这敕使，歌曰：

痴心欲与花都客，

神宫能否跳得过。

那男的回答她一首道：

神明不禁男女事，

多情倩女快来临。

(十一)

有一个老婆子，年纪虽大而性情还是风骚，她希望碰上一个以多情出名的男子，但又不好意思说出来。有一次她捏造一个梦话，讲给她的三个儿子听。老大和老二说了一通数落她的话。老三听了，答道：“这一定是即将与美男子相会的前兆。”老婆子非常满意老三的解释。

老三心中想：一般的男子不合适，如果可能的话，与中将军相会比较恰当。恰巧老三在路上碰到中将出来打猎，便向他请求，说出他母亲的愿望。中将可怜这个老女，这天晚上便到她那里去同宿。

此后，这老女天天盼中将来相会，中将竟无影无踪。老女便来到中将家门前，向内窥探。中将看见了，咏一首诗道：

百年如一岁，可怜鹤发生。

青眼频频顾，莫非示恋情？

他立刻给马加上鞍，像是马上就要出门的样子。老女以为他要去她家访，一溜小跑地往家赶，被田间的荆棘和枳壳刺伤身体也顾不得了，由于走得慌忙急促，非常疲劳，回家就躺倒在席子上了。

中将就像老女刚才所做的一样，站在垣外窥探。这老女等得心焦，唉声叹气，看样子只好睡觉了，特地咏一首诗道：

席上铺衣袖，曲肱权当枕。

情人不再来，夜夜伴孤衾。

听了这诗，中将觉得这老女甚是可怜，这天晚上便又和这老女同衾。

## (十二)

有一个男子，从京都流浪到武藏国地方，和当地的一个女子产生了爱情。女子的父亲对女儿嫁给什么样的男子倒无所谓；而母亲呢，一心想寻求一个品性良好而身分高贵的女婿。因为父亲本是普普通通的人，而母亲则是当时有名的藤原氏血统的女子。因此，母亲看中了这个从京都流浪来的男子，打算把他招为女婿。她就主动写了这样一首诗，送给京都来的男子。这家人所住的地方，叫做入间郡吉野里，诗云：

吉野田中雁，忠诚一片情。

痴意待上客，翘首对君鸣。

这男子连忙答诗道：

吉野忠诚燕，声声向我鸣，

我心非木石，此生不忘情。

这男子来到这偏僻的乡村里，这种风流事也不断地发生。

## (十三)

从前有一个女子，对一个男子的无情很怨恨，咏了这样一首诗，反复吟诵：

愁多泪长堕，我袖何时干。

好似飓风起，波涛没海岩。

那男的知道了个中缘由，回答她这样的一首诗，表示同情：

青蛙夜夜哭，田中泪水倾。

虽无阵雨降，水势日日增。

## (十四)

有一个男子，为引诱一个伊势国的女子，就对她说：“你如果跟我一同到京都去，就能过上无忧无虑的日子，不是很好么？”那

女的回答他的是这样一首诗：

松根生故土，依恋此陋室。

但得常相见，奴心已知足。

她的态度变得比以前更加冷淡了。那男子咏一首歌挑逗她：

莫非只愿常相见，

不羨巫山云雨仙？

女的也送他一首歌：

相见怡心无间断，

绝妙风流目传情。

(十五)

有一个男子十分恋慕一个女子。这女子却不愿意和他同居，但也没有表示坚决拒绝，屡屡用言语举动来暗示。男的便送她一首诗曰：

秋晨行竹籟，两袖露滂沱。

难捱孤衾夜，衣襟泪湿多。

这风流女子回答他一首诗，表示理解：

我为凡尘女，岂不知君情。

夜夜空来往，叹君太苦辛。

(十六)

从前有一位贺阳亲王，可怜那些当差的女子，对待她们非常和蔼。这样，自然有许多漂亮的侍女来侍候他了。其中有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妙龄女子，男人们当然不能无动于衷。第一个和她通情的男子，以为这女子只有他一个情人，岂知另外还有男子也和她有私情了。这男子知道以后，写了一封异常挖苦讥讽的信给她，并在信中画一只杜鹃，附一首歌道：

杜鹃娇声四处啼，

虽是可恨不能弃。

那女子为了安慰这男子，回答他这样一首歌：

四处鸣啼徒啼声，  
惟君啼处娇媚生。

这时候正好是杜鹃啼鸣热闹的五月中。那个无可奈何的男子便也回答她一首歌道：

但得我处啼不断，  
处处娇鸣又何妨。

(十七)

从前有一个厚道的男子，和一个多情女子相爱。他知道这女子风骚成性，颇有些放心不下，便咏了这样一首诗请求她：

君如牵牛花，未晚即变色。  
偶遇外来人，切莫解裙结。

那女子为了让男的放心，回答他一首诗道：

共绾合欢带，结已成同心。  
除非由君解，带结不轻分。

(十八)

有一个男子，他明知某女子水性杨花，却仍然和她相爱。但这女子也自有可爱的地方，所以这男子始终和她通情。然而因为这女子生性如此，所以他还是很放不下心。但已经结不解之缘，总是每晚都去。后来有两三天，因为有事，不曾去访，因为怀疑这女子是否趁这几天与别男人通情，便咏了这样一首诗送给这女子：

君家常出入，足迹已然留。  
不知空巢后，鹊巢鸠占否。

## (十九)

从前有一个在宫中任职男子，事务繁忙，难免与他的妻子疏远了。这时有一个男子来勾引他的妻子说：“我一直真心爱着你。”就这样她就跟着他逃到远方去了。

后来，这男子作为天皇的敕使，到宇佐八幡宫去。闻知他的前妻正是接待他的吏目的妻子。这男子便对那吏目说：“我要请你家夫人来敬酒，否则我便不饮。”这后夫无可奈何，只得叫他妻子捧了杯子到席上来侍酒。

这男子因痛恨前妻的无情，便拿出菜肴中的一只桔子来，咏一首诗道：

桔甘熟五月，闻香暗断肠。

年初虽细小，不失此浓香。

那女子听了这诗，深悔当时目光短浅，轻易被人勾引，草率出走，此时深感羞耻，就入山当尼姑了。

## (二十)

有一个男子，和在宫中任职的某贵妇人家的一个侍女相亲相爱。但不久两人就分开了。然而还是同在一个地方当差，所以女的每天都能看到这男子。可是这男子竟无动于衷，佯装不知道那女子也在这里的。女子便写一首诗送给他：

可叹咫尺天涯远，

呼吸相闻欲语难。

男子立即回复她一首道：

来去倏如六月雨，

只因山中多风云。

诗中表示的是怨恨。因为这女子水性杨花，另外还有着许多情郎。

(二十一)

有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两人鸿雁传书不断，然而未能相约幽会，倾诉衷情。男的满怀幽怨，不管女的心情如何，咏了一首诗送给她：

如有魔变术，愿化一缕风。

直穿湘帘隙，向君诉哀衷。

女的并不想现在和他相会，回答他一首诗道：

纵使清风细，廖空触手难。

除非心已许，不得穿湘帘。

两人的交往也就到此为止了。

(二十二)

有一个男子，三番五次向一个女子求爱，那女子佯装不知。他就咏了这样一首诗送给她：

不蒙垂青说恋情，

裙带解处恋情深。

那女子回答他一首诗道：

休言裙带勿说情，

巧语花言不中听。

(二十三)

从前有一个男子，无缘无故地流浪到陆奥国地方。这地方有一个女子，总认为京都的男子高贵，就一直对他表示恋慕，咏诗曰：

殉情死无益，应效飞蝶双。

萍水相逢趣，无限好风光。

这女子不但人品粗俗，连所咏的诗歌也乡气。但这男子大概

是寂寞无聊吧，竟来到她家里，和她共床同枕了。天还没有亮，男子就起身要回去。女子便咏惜别的诗：

恶鸡夜半啼，赶走我情郎。

待到天明后，定用水桶装。

但这男子毫不留恋，过了一些日子，终于回京都去了。临行时写一首诗送给女子：

草野青松不解人，

安得同车相赴京？

但那女子不懂得诗的意义，高兴得很，还以为这男子对她恋恋不舍。

(二十四)

从前有一个男子，因为宫中事务繁忙，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与他所通情的女子相会。这女子想必不是娴淑女子，被一个毫不足道的人几句话所诱惑，逃到乡下去，屈身当了他乡人家的仆役。

有一次，这男子偶然到这乡下人家去借宿，这女子前来照顾这男子的生活。此时这女子身分降低了，像一般女仆那样用绢帕包着长长的头发。穿着一件织出远山景色图案的青布长袄，完全是女仆打扮。

到了夜里，这男子对主人说：“请你把白天到这里来过的那个女人，叫到这里来。”主人遵命，这女人来了。男子问她：“你还认得我么？”便咏一首歌道：

樱花香色今不再，

徒剩枯枝泣晚风。

这女子觉得可耻，话也回答不出。男的问她：“为什么不回答我呢？”女子只是说道：“泪水蒙住了眼睛看不见，话也……”男的又咏一首歌：

喜新弃旧逃远国，

虽经年月恨未绝。

男的怜惜她，便解下身上的衣服来送给她。女的不受，赶紧逃走了。

(二十五)

从前有一个男子，恋慕一个女子。彼此交往已有很长时间。那女子并不是铁石心肠的无情人，因为可怜这男子，对他渐渐有了好感。两人希望相会，但正是六月中旬盛暑的时候。那女的由于出汗，身上生了一两个毒疮。她便对男的说：“现在我的心一直在你身上，别无他念。不过我身上生了一两个毒疮，且天气炎热。所以我想把相会日子推后，等秋风一起，一定和你相会。”

到了初秋的时候，女子的父亲闻知女儿偷偷地和那男子通情，大为震怒，破口大骂。这女子本来住在她母亲那里，发生了这事情之后，她的哥就来接她，要带她到父亲那里去。女的悲恸之余，在一张刚刚泛红的枫叶上面写一首歌：

清秋佳约还是梦，  
寒林霜起落叶飘。

她吩咐家里的人：“如果对方派使者来，你们可把这个交给他。”说过之后她就走了。

如此别去了之后，这女子到底是过着幸福的日子呢，还是不幸地生活着，无从得知。连她的住处也不知道。那男的痛不欲生，不知女子的遭遇，却只管扼腕叹息，咒骂那女子。

## 情场男女众生相

男人愚蠢虚伪，女人深闺娇藏，如此一见倾心，常常后悔莫及。

### 1. 愚蠢的男人

男人很奇怪，常常做出让人觉得莫名其妙的事来。抛弃了很漂亮的女人，却娶了丑女做妻子，这真是不可理喻的事。出入在宫廷里的人，以及显赫人家的子弟，本来可以在多数佳人中间选择所爱的人。就是身分高贵，看来自己所决难高攀的人，只要以为是的好的，拼出性命去恋慕也无妨的。或者是普通人家的闺女，即使是还没怎么见过世面的，只听说是很优秀，也总想娶了来做自己的妻子。但有些男人不知怎地偏去爱那种在女人眼里也觉得丑的女人。

容貌清秀，性格也很柔顺的女人，字写得很好，歌也作得很风趣的，她寄信给他，但他只是把回信写得优美动人，却并不理睬她，让她独自悲泣，舍弃了她而趋附别的女人，这种男人实在是很奇怪的。这些虽然都是别人的事情，可是第三者也会感到愤慨，觉得这种举动是遗憾。但男人自己却觉得毫无责任，没有愧疚的心情。

### 2. 虚伪的男人

许多年轻的女人聚集一起，胡说人家的闲话，或者嬉笑，或者诽谤，或者怨恨，在隔壁都听得清清楚楚，让人觉得很不雅。等

讲够了，大家才毫不检点地各自睡了，这实在是可羞的。

男人心里虽然在想，这样的女人令人讨厌，我不会中意的，缺点很多，很有些让人看不顺眼；但当面却仍是骗她，叫她相信自己喜欢她，想起来实在是可耻。普通的男人尚且如此，何况那些一般人认为识得情趣、修养很好的人，更不会做出让对方觉得自己冷淡她的表现了。他不但心里这样想着，还说出口来，将这个女人的缺点，对别的女人说了，至于对这个女人自然也要说别的女人的不是了。但是女人却天真地认为他不会把自己的事情告诉他人，现在愉快地听着他数落别的女人的缺点，而觉得自己是这个男人最爱的人哩。这样去想给男人，实在是可羞的。但是，假如决定第二次不再会见的人，那么就是碰见了，也已经是没有什么感情的人了，也就没有不好意思的事情。有些女人极可怜，绝不可随便抛弃，可是男子们却似乎毫不关心被抛弃的女人是什么心情，真叫人无从了解。而且关于女人的事情，这种人特别爱挑剔，很高明地说出一番见解来。尤其是和那毫无依靠的宫廷的女官们，千方百计地去攀相好，到后来女人怀了孕，那男子却佯装不知！

### 3. 容易误导男人的女子

世间女人众多，可十全十美、白碧无瑕的却不可多得。那些表面风雅，信写得美妙，交际亦得体的人也多。可要在各方面都很优秀的女子，却实在难得。自己稍微有点资本，就一味炫耀而看轻别人，如此令人生厌的女子，却是很多啊。

常常有这样的女子，父母俱在，对她怜爱有加，娇藏深闺。男子从传闻中听说这女子的某种才艺，便倾心爱慕，也是常有的事。此种女子，大多容貌较好、性情娴淑，青春正茂，却闲暇无事，模仿别人，专心学习琴棋书画以自娱，结果学得一技之长。媒人往往避其短处而夸大她的长处。听的人虽将信将疑，又不能推断真

假。但一旦相信了媒妁之言，和这女子相见，以致相处，其结果也是常常令人失望的啊！

一个女子，真个一无所长，谁也不会受骗去向她求爱。只恐怕世上完全一无是处的与完全无瑕可指的女子，同样也是不多的吧。出身高贵的女子，众人宠爱，缺点多被粉饰；听到见到的人，自然也都认为是个绝代佳人。而中等人家的女子，她的性情、长处，外人都看得到，优劣是比较容易辨别的。至于下等人家的女子，不会惹人注目，也就不足道了。

#### 4. 佳人出自何处

从前门第高贵，但现在家道中落，月资也减少了，加上时过境迁，名声也会衰落的。这种人家的女子心性虽仍清高，但因形势所迫，有时也会做出不体面的事来。

另一种人，地位比不上公卿，也不及与公卿同列的宰相，只是有四品的爵位。然而在世间的声望并不坏，出身也不贱，自得其乐地过着愉快的日子。这种家庭经济富裕，无钱财之忧。教养女儿，更是竭心尽力，对孩子的关怀也无微不至。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女子，其中必有不少才貌双全的佳人呢！

昔日家世高贵，现在声望显赫、条件优越的人家成长起来的女子，大都教养不良，相貌可憎，毫无可取之处。

可世间还有这类事情：荒郊村野之外的蓬门荜户之中，有时竟埋藏着聪慧、秀丽的美人，尽管她们默默无闻、身世可怜，却总能使人倍觉珍奇。这样的美人生长于如此荒凉之所，真个使人料想不到、永生难忘。

也有这样的人家，父亲衰老而肥蠢，兄长的相貌也令人生厌。可以料想，这人家的女儿必不足道；可哪里知道闺中之女竟也风姿绰约，言谈举止亦颇有风韵？虽然只是稍有才艺，也实在出人意外，此番兴味尤其使人感动。这种人与绝色无瑕的佳人相比，自

然远不能及。然而出生于这样的环境，真教人心生留恋啊！

### 5. 男人择妻心态

倘若要选择自己的终身伴侣，世间优秀女子虽多，但也难得称心之人。正如同男子辅佐朝廷，具经天纬地之才的人虽多，但要真正称职的人恐怕也没几个。贤明的人，仅凭一、二人之力治理天下，也是很难执行的；必须另有僚属，在上位的由居下位的协助，在下位的受居上位的节制，这样才可使得教化广施、政通人和。一家之小，主妇也只得一人。然而严格说来，作主妇必须具备的条件也很多。一般主妇，往往长于此，则短于彼；优于此，则劣于彼。若明知其有缺陷而勉强迁就选择的事，世间也是不会太多的。这不同于那些好色之徒玩弄女性，骗得众多女子来只为选择比较；只因此乃人生大事，要相伴到老，实在该慎重选定，务求其完全如意称心，毋须由丈夫费力帮助矫正欠缺。因此选择终身伴侣，往往很难决定。

另有一类人，所选定的对象，并不理想；只因当初一见倾心，而恋情又实难舍弃；故而决定曲意成全。此种男子几乎全是心慈忠厚之人；而他所爱的女子，也肯定有可取之处。然而纵观世间各种姻缘，多数庸俗平淡，很难见到绝妙美满的。

有些女子，虽相貌平平，却正当青春年少，人也清纯可爱。写情信言辞温雅、字迹娟秀，收信的男子则为之倾倒，急忙复信，渴望一睹芳容。及至见面了，却隔了帷帘，惟闻几声娇音传情。此类女子，精于掩饰自己的缺陷。然而在男子看来，便真是个窈窕淑女，遂一见钟情，热诚求爱，却不知这是个轻薄女子呢！此乃择配的第一难关。

对于主妇，忠诚勤快，作个贤内助乃首要条件。如此看来，其人无须过分风雅。闲情逸趣等事，不解亦无大碍，且无伤大体。但若是一味蓬头垢面，过于看重实利，只知家常杂务，又断然不可。

男子终日奔波忙碌，每日所见所闻，无论国家大事、私人细节，或善事、恶事，总免不了想向人倾述，这些又怎可与外人随便谈及？便希望有一个情投意合的妻子，心灵相应，无话不谈。然而妻子却呆头呆脑，只能对牛弹琴。终究只得心中回味，或自言自语，或独笑独叹。对此，妻子却又瞠目而视，甚至骇然问道：“你这是怎么了？”这样的夫妇也是毫无意趣！

倘若这样，倒不如有个驯良如童稚的女子，经过丈夫竭力调教，或可养成美好的品性。这样的女子虽然不一定深可信赖，但教养总会有收效。与她相处，一看其可爱乖巧之相，便会感到她所有的欠缺，皆可容忍。可一旦丈夫远离，吩咐其应做之事，以及离别间突然发生之事，不论玩乐还是正事，这女子处理应对总不能自作主张，难以周到妥贴，实为憾事。这种不能令人放心的缺陷，也教人甚为为难。

#### 6. 令丈夫厌烦的妻子

世间有一类女子：平时娇媚羞涩，每遇到幽怨之事，也强忍于心，外表装出一脸冷态，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到了悲愤填胸而又无法排遣时，便留下相思遗物、悲切凄凉的遗言、哀伤断肠的诗歌，逃往荒山僻处或隐身天涯海角。这种人未免太过草率，也显得矫揉造作了。虽然心中痛苦，但抛却恩爱深重的丈夫，不体谅他的一片真心而逃隐远方，也真叫人迷惘难解。以此窥测人心，这正是一失足成千古恨的行径，且是无聊之极的举动啊！或听见旁人盲目附和：“志气真高呢！”感伤之余，便决意削发为尼。出家之初，尚心若静水，远离红尘，真个儿不再留恋世间俗事。后来相知者来访，见面皆言：“唉，可怜啊！没想到你竟如此坚强！”丈夫情缘未绝，日日思念，不免流泪。待老妈们见此情状，频频对她说道：“丈父真心怜爱着您呢，出家为尼，真是可惜呀。”此刻她渐生悔意，伸手摸摸削短的额发，沮丧万分，无限惆怅，心

中也懊悔不及。虽然万般隐忍，但一旦落泪，往往触景生情，不能自己。结果是凡心大炽，后悔之心日增。这定被佛主斥为秽浊凡胎。出家不彻底，反而误入歧途。还不如从前苟且浊世好呢。有前世姻缘较深的，还来不及削发为尼，就被丈夫找到，相偕同归，然而事后每每想起此事，均感不快，这竟成了怨恨缘由！既已成为夫妻，无论好坏，总须互容互谅，这才不失这前世姻缘。

还有一类女子，一见丈夫另有所爱，便心存嫉恨，公然与丈夫离居，这也是愚蠢之举吧？男子纵使稍稍移情别恋，但回想当初刚相知相识时的热恋，心中难免仍然眷恋旧情。男人存有这样的心情，也许会使夫妇破镜重圆；如今愤然离居，男人尚存的眷恋之心则会动摇，以致淡漠，从此便情断难续了。如此看来，无论何事，总应沉稳应对：丈夫做出令人怨恨的事，宜向他暗示自己已经知道；即使有可恨之处，亦应在言语中委婉表示而勿伤感情。这样，丈夫对自己的爱情尚可能挽回。男子的负心往往全靠女子的态度来救治。但女子倘若全不在意，任其放纵，即使丈夫因为暂时的自由而感谢妻子的大度，但采取这种态度的女子，亦不免太过于轻率了吧？那时男子会如同脱缰野马，乐不思蜀，那就格外危险。

### 7. 才女如何获男人欢心

大凡下品的人，抓住一点皮毛，便在人前四处夸耀，时时展示，真是无聊。一个女子潜心钻研三史五经，所积学问越深，情趣反而越少。并非说女人不应该有全面的知识。姑且认为：不用特地钻研学问，只要是略有才学的人，耳闻目睹，也自然会学得许多知识。譬如有的女子，汉字写得十分流利娟秀。于是乎，给朋友写信便竭力表现此种才能，一定要写上一半以上的汉字才罢休。其实何须如此？这叫人了看了会想：“讨厌啊！倘若没有这个毛病才好呢！”写的人自己也许不觉得。但在别人读来佶屈聱牙，颇

感矫揉造作。这在上流社会中也不乏其人哩！

另类，有的人写了两句歪诗，便自称诗人而言必称诗。所作的诗一开头就引经据典。不论对方有无兴趣，都要自鸣得意地念与人听。这纯粹是无聊之举。况且受了赠诗而不唱和，便显得没有礼貌。于是不会写诗的人便感到为难了。尤其是在节日盛会，例如五月端阳节，人人急于入朝参拜，懒得思索便一味地拉了菖蒲的根为题，尽作些无聊的诗歌；而在九月重阳节的宴席上，人人凝神构思，反复推敲，想方设法要使自己的汉诗艰深晦涩。匆忙轻率地取菊花的露珠来做眼泪，作诗赠人，再要人唱和，这实在也是不足取的。这些诗如果不急于在那日发表，留待过后慢慢来看，倒是不无情趣的。只因不合时宜，不顾听众的反应，便贸然向人展示，反而被人看轻了。人世间事，若不审时度势，一味去装模作样，卖弄才学，也免不了会自找诸多烦恼。烦恼皆因强出头啊！无论何事，即使心中明白，还是装作不知的好；即使想讲话，还是话到嘴边留三分的好。

## 经典情歌

不要想什么门当户对，不要想什么伦理道德，别左顾右盼，也别管我是谁，瞧呀，这儿只有情火炽烈的我和你。

## 仰慕女人

我崇拜太阳……  
不是由于她魅力四溅的光芒。  
她给地面铺砌的树影，  
啊！令人神驰的树影哟！  
多像仙女栖息戏耍的绿茵场。  
我将在那里，  
打造夏日的天堂。

我仰慕女人……  
不是由于雨滋露润的恋爱，  
是因为恋爱旅程的足迹。  
恋爱总有枯萎之时，  
而追忆的足迹永不褪色。  
追忆如潺潺小溪，  
源源送给我春天的欢悦。

## 初 恋

第一次在苹果林邂逅嬉戏，  
你那少女的发髻刚刚挽起。  
前鬓别着彩梳如鲜花一朵，

你的娇容更加艳丽。

你纤嫩的手轻轻伸向我，  
相赠的苹果脉脉在你手中。  
秋果淡红清香浓溢啊！  
紧裹着你我嫩绿的初衷。

痴情带我入梦境，  
你的青丝撩动我的叹息。  
有如同饮合卺酒的沉醉呀！  
杯中满斟着你那浓稠的恋情。

苹果林布满绿荫，  
是谁在这里留下了弯弯蹊径？  
心中日见高耸的“情塔”谁来砌基？  
耳边挥不去你的呢喃声声。

## 来吧，薄情郎

二十岁的女郎娇滴滴，  
乌黑的长发飘着，花朵般的梳子别着，  
跳跃的春青，醉人的美丽。

娥眉粉黛在为谁期盼殷殷？  
那潮涌的热血，突突不停，  
活生生的生命，春情弥漫的生命。

不要想什么门当户对，不要想什么道德伦理，  
别左顾右盼，也别管我是谁，  
瞧呀，这儿只有情火炽烈的我和你。

快来吧，你这薄情郎！  
看我的肌肤如此洁白溜光，  
瞧我的乌发这样绵密悠长！

## 相 思 歌

背着相思离家来到岸边，  
横亘江河让我如何渡彼岸？  
不知情的水鸟快乐翻飞，  
恨不能借来双翅让我称愿。

为解相思我抛下了双亲，  
对你的炽恋似火燎原我心。  
江风一遍一遍梳我鬓发，  
我愁几多啊你可数得清？

江涛滚滚掀起滔天浊浪，  
湍急江水撞击山岩轰隆隆响。  
让我满腔恋情化作烈焰，  
把阻隔的江水烧个精光！

倾盆苦雨一天两天连朝降，  
江水高涨哪赶得上我泪河。  
昼哭夜泣情苦情悲啊！  
涓涓泪水汇成瀑布万丈。

我的相思之深你可知道？  
不是难御风浪的沙土城堡，  
不是水中之月镜中花啊，  
不是微风掠树梢那般轻飘。

我的相思之苦你可品尝？  
何日能紧贴你温热的胸膛，  
让我干枯的口红对你朱唇，  
用深深印痕把相思之苦讲。

恋爱是我生命中的圣殿，  
你便是圣殿中的那个神明。  
我把毕生的虔诚送上祭坛，  
为此牺牲啊也心甘情愿。

我蔑视被岩石击退的江涛，  
粉身碎骨变成浪花任由抛。  
我无须双翅就要劈波斩浪，  
在我朝拜的神明面前签到。

## 情 诉

不要用梅花傲雪，  
也别用百合秀洁，  
要与少女的赞美相称，  
这些比喻都难把真情诉说。

挽着柔软绵和的手，  
夕阳余辉陪着走，  
驱赶着放归的羊群，  
鞭子在头上旋舞嗖嗖。

我爱你找不到缘由，  
我爱你何时是尽头？  
我被爱情燃烧得不由自主，  
蘸满情的心早已随你四处漂流。

前世早已定姻缘，  
我才这般衣衫不整青丝乱。  
敢明天示地当着众人面，  
堂堂正正把你爱恋。

求名的如盲童胡碰乱撞，  
为恋情的似乞丐总把两手伸，  
你若如我般一往情深，

瞑目之日我将无怨恨半声。

七弦琴为何总是悠扬？  
青春风光却有尽头，  
琴弦也总有一天会断，  
只有恋歌永远激荡。

## 怜 叹

纪伊国迷人的初夏，  
小河微微带着浊浑。  
一片孤独素朴的野蔷薇，  
在小河之涘，  
靠着米楮树的荫护，  
远避浊世尘灰。  
我凝神痴窥，  
叶面玲珑，  
濡湿如泪有如恋人的芳菲。

柳芽嫩黄粗气直喘吸了又吐，  
秀桐虽然挺拔却满身忧郁，  
云杉露着灰濛濛的脸面，  
掩藏着难以诉说的孤寂。  
椿树在骄阳炙烤下，  
枝干嶙峋叶片弱瘦。

你的清音蓦地打断我的惆怅，  
好似百合那经久不散的馨香。  
薄暮暝暝我攀上高高的山岗，  
我痴坐峰巅叹息不知声音传自何方，  
无奈走下山梁还在声音中徬徨。

不知怎么走进了桔园里，  
稚嫩的桔枝满身透着喜气，  
肥硕的橙桔缀满身躯带给它欢喜。  
我也变成一个橙桔吧！  
带着沉重的悲怨，  
恐怕它不愿意也承托不起。

虽说没有殉情而亡，  
可泪珠儿如溪水川流不息。  
孑然一身踟躅海边，  
看着黎明和暮色交替。  
醉人的湛蓝无边的空旷，  
恰似我回忆的痕迹。  
惊涛拍岸潮来潮去，  
那是我起伏不止的心儿还在梦中迷离。

## 柠 檬 哀 歌

惨白的床飘浮着痛苦的死亡，  
渴望着柠檬汁你还在双目张望。

我急忙递给你一个柠檬，  
你那洁白如玉的牙齿轻轻一咬，  
一股金黄色的幽香荡气回肠。  
几滴柠檬汁一如玉液琼浆，  
倏地点燃了你一如平常。  
你微笑着的眼睛清澈明亮，  
我手心里攥握着你残存的热量。  
你的喉管里正掀着狂风巨浪，  
在这垂死生命瞬间的生机里，  
我的智惠子那最后的别礼啊，  
闪耀着一生的爱情光芒。  
霎时，就如你往日在山巅之上，  
深深呼吸后闭目屏息悠然遐想。  
奔涌的青春戛然而止，  
灵魂带着爱的翅膀遁形地方。  
今天，樱花簇拥着你的遗像，  
我献上的柠檬依然晶黄。

## 卷 一

# 性 事

性之所以称之为事，是乃人之本能，与穿衣吃饭般，人生必不可少。

性事恰如食饴，吃多了，就有腻的感觉；没吃够，又想得慌；今天吃腻了，并不影响明天的欲望。亦人之常情。

但食饴无度，牙床可能被虫蛀噬。年纪轻轻，满嘴坏牙，即使再多饴糖送上门来，也只能眼馋而无力食之。纵欲无度，结局必然悲惨。

性事亦然。

## 一生沉溺于性事的男人

世之介七岁知恋情，此后四十七年中，与他发生关系的女性三千七百四十二人，男妓七百五十三人。在他一个不漏地逛遍了日本所有的妓院后，更做出了令人瞠目的疯狂之举……

### 七岁知恋情

樱花开了又谢，月亮升起还会落下，唯独男女之间的性事了无尽头。且说但马国有位男子，出生在一个有银矿的村落里，他置赖以生存的家业于不顾，赶到京城，昼夜沉溺于女色与男色之道，妓院的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梦介”。

就在梦介每天必到岛原妓院的过程中，与当时最红的妓女葛城、薰和三夕三位“太夫”（太夫是当时妓院中等级最高的妓女）之间的难舍难分之情越来越强烈，于是，便给她们三人赎身。此后，他与三位美女长相厮守，不久，一人怀孕，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世之介。

世之介七岁那年夏天的某夜，他突然醒来，打开门，打了个哈欠，惊醒了隔壁房间侍寝的女佣人，佣人便点亮了手持烛台，带着他到宅院东北的房后面厕所，世之介往铺有松树叶的便器里解了小便。女佣人手持照明灯靠近他身边。世之介说：“把灯熄掉，靠近一点！”“我担心您脚下危险，才举着灯靠近您身边的，您偏偏要让四周一片漆黑……”女佣人答道。世之介埋怨地说：“难道

你不懂恋爱是暗中进行的吗？”

世之介这样一说，女佣人只好按他的吩咐，一口把灯吹灭了。于是，世之介拉住那女佣人的长袖和服说：“奶妈在那边吗？”女佣人听了，着实感到奇怪。

从此之后，世之介对性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到处收集美人画之类的东西。世之介的美人画多而凌乱，便说：“我没叫的人不要到我这菊花室来。”有时候，世之介做张折纸，就说：“比翼双飞鸟就是这样。”说着就给了侍女；或者做一朵花，系在枝条上，对侍女说：“这是连理枝！”

世之介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参杂着男女色情之道。兜裆布也不求助于他人而自己系，和服带子也是自己打结，身上带着名贵香袋，焚同样的香熏衣袖，那情窦初开的风情连成年人也自叹不如，足以令女人动心。即便与年龄相若的朋友一起玩耍，看着放上天空的风筝，却说道：“自古以来天庭里就有偷情的吧。一年只能相会一次的牛郎织女，如果在七月七偏偏赶上阴雨天，那心情会是怎样呢？”

世之介从初识恋情到五十四岁为止，与他发生关系的女性 3742 人，这数字来自他亲手写的日记。自从躲在某个不易被人发见的地方做些模仿男女色情之事的儿童时代起，他从未停止过消耗精液，但他竟然活到六十岁。他也真算命大的了。

### 被寡妇勾引

有人说：“人世间的风流韵事绵绵无尽 寡妇最容易被引诱。”相濡以沫的丈夫刚刚死去时，新寡女人悲痛欲绝，自杀或削发为尼者大有人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悲痛的情绪渐渐淡薄下来，她们之中也不乏改嫁者。不过如果有丈夫留下的孩子则受到稚子可爱的驱使，如果有遗产则受到物欲的诱惑，因而有的人虽然觉得痛苦却依然守寡，这也算情理之中的事。

管紧仓库的钥匙，店铺与居室之间的穿堂门经常上着锁，在火灾多发季节轮到自己值防火班的时候也求别人代劳，这些事情对于寡妇来说都可以勉强对付过去。但是，令她们伤脑筋的是，院内不知不觉地落满了树叶；房屋漏雨了，该重新铺屋顶……

最令寡妇可恼的是，每当雷鸣电闪大雨倾盆的夜晚，她们就会回忆起紧偎在丈夫身边酣睡、做了恶梦也有丈夫“喂喂”唤醒的情景，因而更增加寡居之凄惶。此时，便有出家奉佛的念头，连带花纹的衣服也不穿了。靠生意谋生的寡妇，对拨动算盘计算盈亏或鉴别金银成色等等这类事，总是非其所长，因而大小事只好都托付给二掌柜。这样一来，窝心的事情渐渐少了。但这时寡妇又听到了伙计和女佣人之间的那令神驰的艳闻，于是，自己春心萌动，结果便有了与二掌柜的风流韵事。

“我曾猎获过好几位寡妇。我的做法是，首先，向参加葬礼的人们打听清楚这一家的情况，即使与死者并无瓜葛，你也可以身着上下分身的礼服前去拜访未亡人，对她说：‘我与您死去的丈夫亲如手足，可他……’再以后要时不时地去询问一下她的子女的情况，在她家发生火灾时一定要赶去帮忙，必须让她感觉到你事事都靠得住。待来往密切之后，便不断地用上等纸写情书。好几个寡妇都这样被我俘虏了。”世之介十五岁那年，曾无意间偷听到一个男人的上述谈话。

三月初六，世之介的前额发际的鬓角便剃得整整齐齐了，这等于向世人宣布他已进入了情欲旺盛的年纪。四月十七日，他借举行观赏萤火虫活动的当儿去参拜石山寺。此时，天气晴好，湖水清澈见底，气候凉爽宜人。有一位女人来到这里，她穿一件淡蓝色丝绸做的薄夏衣，大概是为了避免过于显眼，使用同颜色的线在衣服上缝了四个菱形图案；腰上系的是一条用中国丝绸制作的中等宽度的和服饰带，前面打结；时髦的斗笠上搭一条手巾，笠下是一张漂亮动人的面孔。就连陪她前来的女佣，其举止也不像

是做粗活的女人。那女人沉着冷静地登上石阶，对待女人们大致讲了紫式部在这座寺庙中写成《源氏物语》的过程后，又走到佛龛前求观音签。她说：“我连续三次都抽中下下签，真可恨！”

从旁观察她的侧影，尽管她已经剪去了乌黑的头发，但仍然是位俊俏的寡妇，真使人感到仿佛紫式部再现于人世一般。世之介顿生爱慕之心，那俏妇也投来毫无嫌恶的目光，两人擦肩而过。

世之介忽然被那女人叫住了，女的说：“刚才，您腰间饰物的柄刮破了我的衣服，真是太可恨了！请您立刻给我把它修补得像原来一样。”世之介连连道歉，她仍然不罢休：“不管怎样，我也要 and 原来相同的绸料。”女人固执地这样要求，世之介感到左右为难，便说：“那我只好打发人去京都给您买。买来之前，请先到这边来……”他一边好言安慰那女人，一边带她来到松本村内，临时租了一间较隐蔽的房间。进来之后，那女人说：“实在不好意思，是因为想找借口接近您，才自己把袖子撕破了。”

于是她与世之介尽情交欢。那女人说：“您如果依然爱恋我，就……”她把自己的住址告诉给世之介。之后，她们就分手了。后来，世之介经常到她家去，渐渐地，女人的肚子大了，不久便生下一子。世之介虽然感到孩子非常可爱，但是仍然把孩子扔在法寺正殿旁边转身离去。

### 始乱终弃

今天是世之介外出游历的第二天，他住在铃鹿坡下一家名为大竹屋的旅店内。大竹屋旅店是当地最大的一家客栈。世之介为了消除旅途疲劳，先洗了一个澡。任何时候对女人都不会失去兴趣的世之介，刚从澡桶中爬出来，便问道：“这家旅店有没有非常出色的女人呢？”

阿鹿、山吹和阿蜜三位美人名声很大，据说附近樵夫们，竟哼着小调赞颂她们。所以，世之介立刻把她们召来。他们像潺潺

不断的山泉流水一样永不歇息地饮酒取乐。直到拂晓时分，他才与女人们分手，踏上旅途。

之后几天，他又同御油、赤坂的娼妓共度良宵。不管走到哪，世之介都与相伴的女人恣意耍乐，度过一个个销魂的夜晚。好不容易来到了骏河的江尻地区。明天就要通过一片波涛汹涌的海域，说不定自己会葬身鱼腹。世之介一边这样琢磨着一边向南眺望，三保入海口的景色尽收眼底。旅店的老板对世之介热诚相待。他端来当地海边出产的羊栖菜和西施舌等做成的菜肴，与世之介一起开怀畅饮。

“一步金能兑换多少钱？”世之介问明之后，吩咐准备明天用的零钱，然后让人支好木板套床，换好衣服打算睡觉。这时，听到有人唱起了说经曲，那声音悲悲切切。

也许那歌声太刺耳，昏昏入睡的世之介又醒了过来。他问正在为明天早晨动身的客人做饭的女人：“那是何人在唱歌？”“啊！您是问那唱歌的人吗？是这个旅馆的若狭、若松两姐妹。要是白天，我真想带您看看她们的美貌。”“那么，能不能设法让我现在就见到她们？”世之介一听说漂亮的女人就急不可耐。女人说道：“现在就见她们？这真是白日做梦。有些客人为了能见他们一面，在这里一住就是五六天，有人甚至假装生病……”

世之介一听，立即决定不去江户了，他打算在这里多住几天。住下来以后，自然无时无刻不对那姐妹朝思暮想。终于等到了相会的夜晚，三人同床共枕，左拥若狭，右挽若松。三人同宿的场面就像古时候召来松风、松雨两姐妹的今中纳言行平一样。此事传扬开去，于是人们便称世之介是当代的今中纳言行平。

世之介对旅馆的老板说：“我回京都时，一定要带她们走。”他为两个女人贖了身，往京都方向走去。一天，他们投宿于三川这个地方。姐妹二人谈起了她们的故事，听来非常有趣：“六月份的时候，蚊虫猖獗。没有消遣的夜晚，我们一边在客人隔壁的房间

内吊起一个两张席大的蚊帐，一边故意大嗓门自言自语地说：‘现在没有人看见肌肤，索性光着身子睡吧。’这时，必定会有客人接上话茬说：‘那么，我来陪您吧。’这样，生意立刻就谈成了；或者在寒冷的冬夜，说好要把被子借给客人，却就是不给他，让客人急得抓耳挠腮；或者深更半夜往公鸡住的竹架上的竹筒里灌满热水，让公鸡啼叫，借机把客人唤醒，半夜里就把他们赶出去……如此变着法的整治客人，我们以为将来会有什么恶报呢，可是，如今您竟让我们逃出了苦海，这实在是想不到的事。’两个女人说着，显出十分快乐的样子。

但是，他们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去京都的旅费已经用完了。迫不得已，两位女人只好卖掉自己的外衣。好不容易走到了三河的芋川村，他们才放下心来。因为这个村子里，有若松的一位熟客。多亏了他的帮忙，世之介才找到一间破烂不堪的木板顶房，收拾了一下，他们就住下来了。两位女人学会了当地著名食品扁平面条的手工制作方法，开了一个小客店，专门接待过往的车马行人。二姐妹给风尘仆仆的客人唱起“若见到吉野山如同白雪”等小曲，烧着火的那只手不离开三弦琴，也能勉强度日。但是，不久这个小店也渐渐支撑不下去了。世之介便抛弃了两位女人，独自走了。两位女人看着生活无着，便在花园山脚下的村子中削发为尼，从此脱离了尘世，而成了真正的出家人。

### 出家不忘男色

世之介几乎是不分昼夜地沉溺于女色。最后，他落得个瘦弱之躯，带着一副可怜相一路跋涉，终于来到了江户。分店的人见到他，非常高兴，告诉他说：“因为不知您的踪迹，您的母亲整日以泪洗面啊！”

大家非常体谅世之介的旅途之苦，对他百般呵护，但是，世之介对女色的迷恋却丝毫不减。他去深川的八幡、筑地，本所的

三目桥旁和目黑区的茶馆等处猎色；连品川的连飞、白山或三崎一带的下等妓女也不放过。在浅草桥一带，他学会了用眼神与女人暗送秋波，最后竟约缝衣女在外幽会。他逛遍了板桥一带的驿站妓院，通往桥场这色情发源地的道路，也终于被他寻到了。他的所作所为实在令人感到惊异。

世之介在江户的放荡行为原原本本地传到了京都他父母的耳朵里。父亲一怒之下通知分店与他断绝了父子关系。

“这实在让人同情，但是，如果你留在这里而放任不管的话，连你的性命都难保呀！”管理江户分店的老板凭他那精明干练的智谋，拜托某寺院的住持，让他出家当和尚。在世之介十九岁那年的四月七日，住在进了谷中东部延命院内的七面明神旁边，但是，除了能使人感觉清凉的武藏野的月亮以外，他没有任何朋友。在一片竹林中，世之介踩平忍冬花和日本天剑草，开出一条小径，在竹林深处盖起一间草顶的临时住房，权且作为自己的栖身之处。最初的一两天，他还真的念经诵佛，显出一副出家的样子，但是，他仔细考虑，感到信佛毫无乐趣，来世如何，谁也不知道，最终还是觉得以往那种既远离鬼神、也不闻梵呗的人间俗世更有滋味。于是，他断然放弃出家，卖掉了珊瑚念珠，盘划着出去重新享受人生。正在这时，一位十五六岁的美少年出现了在他面前。少年穿一件表里均为黑褐色纤细花纹绸料的衣服，腰间系带小鹿图案的缎子饰带，结打在后面，腋下插一把不短不长的腰刀，玲珑可爱的小药盒和荷包，脚上穿着高崎产的短腰布袜，脚上是一双粗劣的竹皮屐，头上梳着略微突出的燕尾，顶髻高大。一个精明男子跟在少年身后，身背梧桐木衣箱，衣箱上有帐本和算盘。少年的装束打扮虽然并不比普通少年更特别，但是，越看越有一种俊逸的风度。有人告诉世之介说：“他是卖香具的。”

世之介被这位美少年吸引住了，叫他回来。说想买沉香。但是，那少年不知什么原因总是磨磨蹭蹭的。买完香之后，那少年

说：“您如果有什么事的话，请来找我！”世之介问道：“你住哪里？”我是芝神明前面花露店的五郎吉。老板叫十左卫六。”少年说完就走了。世之介只觉得奇怪，是因为他还不明内情。

为解开自己的疑惑，世之介向一位知情人了解那位美少年的情况，此人说道：“例如，你买一只京都产的便宜酒杯或是一支贝壳薰香，却给他一步金币。然后你劝他喝酒，跟随他的男人便心领神会，退到旁边装睡。你如果对这位少年有兴趣，最好一开始就把价钱压低。这种卖香具的，和少年男妓一样品位也有参差不齐。香店老板从那些给人家当从仆的年轻人之中选拔出相貌俊杰的少年加以调教，让他们用色相哄骗每年轮换一次的、东国西国的诸侯宅邸内的单身近侍。出入这些宅邸，会受到严格盘查，那些少年便买通门卫，并向负责监视的官员献媚。一碰到麻烦，他们就彬彬有礼地行事，只谈一些冠冕堂皇的话，以掩人耳目。”世之介又问道：“那么，跟着他的男子又是怎么回事呢？”那个人说道：“这种人各有各的盟兄弟跟着，照顾他的日常生活。随从都是非常可靠的人。这些男妓除了熟悉的客人外，绝不随便出卖肉体。他们也常出入于诸侯宅邸，每月大概有四五次，供近侍玩弄。近年来，由于禁止自由出入诸侯宅邸，寺院方面把他们包下来了。”

世之介记住了这番话。他在寺院内收了一个年轻的随从葛西的长八，和他厮混：在卖香具的少年中，他又看上了池之端的万吉和黑门的清藏。世之介日夜迷恋着这三位少年。不知不觉间，他的头发披散，向后拢着，法衣也变成了抹布。厨房里随处丢着雁的整只骨架和残羹剩汁。俗话说“烧焦的木头遇火就着”正是他这类人入木三分的比喻。他昔日的放荡面目又出现了。

### 一夜忘形之欢

世之介现在贫困到了极点，大年三十，他看到天空都是恐怖的。世之介欠帐不还，被人们称为无赖。为了躲债，他常常藏身

于二楼。即使这样，每当听到敲门的声音，就心跳不已，堵住耳朵也不管用。他想，如果长寿的话，今后的悲惨遭遇也许是日后怀旧的内容呢。他听到了街上“卖扇子啦，卖扇子啦”、“请财神啦！今年的财神爷来啦”的叫卖声，总算生出有一点儿过年的心气儿。

他出外一看，毕竟是大年初一，外面虽然沉静，有钱有势人家的门前装饰着碧绿的松树，看上去鲜艳无比。“过年好 过年好！”拜年人的寒暄声此起彼伏。街上轻松惬意，有拍球的，还有打羽毛球毽子的，毽球板上画有夫妇、子女的图画，着实令人称羨。阅读情书的女人大概是想男人了。历书的开篇就告诉人们“正月男女首次房事”的内容，很有意思。世之介的心情快活起来，早已将昨天上门催债的烦恼抛之脑后了。今天又稀里糊涂地过去了。

正月初二是辞旧迎新的日子，世之介被某人邀请，到鞍马山游玩。在那里，正打算抓住鞍马寺的鳄鱼口的绳子弄出声响时，世之介突然碰到了一只滑嫩的女人玉手。世之介灵光一闪：这是勾引女人的好机会。他马上回忆起历史上的故事：中将贞平与宽平法皇一同鉴赏扇子，见到一把扇子上画的美女，便迷上了她，于是在寺院祈祷，以求与美人相会。和泉式部因为被丈夫道贞抛弃，到神社祈祷，并留下了“如有所思，请自我始”的诗句，想起这些，世之介不知不觉兴奋起来。世之介悄悄告诉同来的男人说：“按这里的风俗，今天夜里在大原的乡村有‘杂鱼寝’的活动。包括村长的太太、女儿，以及女佣人，男仆人，总之是不分男女老少，尊卑贵贱，大家都睡在大殿上。今夜想干什么都可以。怎么样，咱们去凑凑热闹吧？”沿着山后的小路，拨开小松树，他们来到了大原村。夜色漆黑，但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天真无邪的少女四处逃窜的身影。还有即使被抓住了手仍然在抗拒的女人，也有的女人在主动挑逗男人，还可以见到两个人正在耳鬓厮磨，卿卿我我，更有趣的是两个男人正在为争夺一个女人大打出手。有

的男人因逮到的是年过七旬的老妪而大吃一惊，还有的男人竟然制服了伯母，也有的男人故意戏耍主人的老婆。最后，人们放浪形骸地闹做一团，有哭的，有笑的……这充满乐趣的场面，真是百闻不如一见。

天色将明之时，返回村庄的人们，那模样形形色色。其中，有一位手拄拐杖、躬腰驼背的老太婆引起了世之介的注意。她戴一顶棉帽子把脸捂得严严实实，有意避开人群，绕道而行。离开稍远一些之后，她步伐敏捷，那弯曲的腰也伸直了。石灯笼的光映出了她那回首观望的样子。世之介紧随其后，想看个究竟。果然不出他所料，此人是一位二十一二岁的女人。肤色洁白，一头秀发十分亮丽，举止温柔优雅，即使与京都美女相比，毫不逊色。世之介向她求爱，她说道：“您既然是京城的人，那就请您多加原谅了。村里迷恋我的人很多，可是，我不喜欢他们，所以才化妆成这副样子逃了出来。”听她这样一说，世之介便加动情，发誓要终生相伴。她说道：“您可别抛弃我……”“我怎么会抛弃你呢？”说着，两人海誓山盟。之后他们躲在一棵千年老松下，欲成全好事。这时，有十来个男人，都是健壮汉子，正在到处找人，边找边嚷：“村里最美丽的女人去哪儿了！”他们说的就是这个女人。他俩缩成一团，屏住呼吸。骚乱过去之后，世之介便带着这个女人来到下贺茂一带，投靠某人住了下来。晨起暮宿，生火做饭，炊烟缕缕……两人过起了平静安逸的小日子。但是，他们又时刻担心被头顶木炭前来叫卖的大原村女子发现他们。而对世之介来说，这种藏着躲着偷恋的滋味的确别有意趣，而且又是在靠近花都的地方。

世之介与这个女人和和美美地过着日子，但是，米缸里的米只吃到他二十五岁那年六月的最后一天便见底了。纸制的蚊帐也已破损不堪，看来，无论如何也熬不下去了，所以他就丢下那女人，怀着一线希望到佐渡的矿山去了。

## 难不倒的好色英雄

有一天，世之介来到水户的本町，讲了一通谁也不知其所以然的昏话。他说：“初到宝地，请多多关照。在刚刚过去的二十五日那天的枕边争吵中，天神输了，因而非常生气，也就是说要刮起一股恋爱风，他发布神谕说，要把那些从十七岁到二十岁之间的不懂得感情的姑娘和妒嫉心强的妻子们，全都折磨致死。这实在太可怕了。你们如果害怕的话，就尽快给男人回一封情书吧，或者让迷恋你的男人快乐快乐。”他向当地人打听：“此地有没有什么供娱乐的女人？”此地官方法律规定，公开的妓女是禁止的，不过，却有受雇在粮仓干活的碾米女郎。这种女人是在别人家做工的女佣人，闲暇时又出来干碾米的活。她们一起从公馆街上走过，足有几百人之多。她们当中当然不乏美貌女子，可你即使拉住她们的衣袖，她们也不答应你，顺从者多是很一般的女人。那些温柔可爱的女子，大多数都有情人。

世之介和这种碾米女郎也熟稔起来，但是，据说因为“对方肚子大了”，他又脚底抹油溜了，独自前往奥州去了。玩遍了奥州八号街和大宫一带的妓女，不久又到了仙台。此处的妓院街早已绝迹了，世之介面对遗址，感慨万千，怀念不已。他想暂且去体味一下松岛和雄岛一带的女人们的味道吧。世之介四处寻花问柳，身上那块兜裆布就如同海边的石头，整天湿漉漉的。他横下心来，在自己的腰像末松山上的老松对一样弯下来之前，决不停止嫖妓。今天，他又来到了盐釜的守护神社，在女巫用小竹叶和热水为他洗澡时，他发现了一位小女巫，立刻就被她迷住了，于是他便胡编一通说：“为了圆那次神梦，我从鹿岛远道而来参拜贵神社，我将在此祈祷七天之后再回去。”神社的人一同说道：“您实在令人敬佩。”世之介明白那位自己看中的小女巫是有夫之妇，却仍然百般引诱她，同时想方设法恐吓她。那女人生性软弱，世之介强行

拉她入室，尽管她的内心悲痛不已，她也不敢喊出声音来。“这是不道德的！”女人一边哭着说，一边紧紧地并着双膝，努力不让世之介如愿，尽管世之介已压在她的身上，她仍然在尽力扭动身体，拼命反抗。女人的丈夫正在外面值夜班，突然精神恍惚，心神不宁，恍惚中梦见有强盗闯入自己家中。于是，他慌慌张张地跑回了家，正好看到了世之介施暴自己女人的场面。他抓住世之介，当场便把他一边的鬓角剃掉了。

#### 四十八种幽会机关

一面唱着歌舞伎短舞十六番的舞曲《加贺大圣寺的报时鼓》，一面期待天明以观日出。在参加这项游乐活动的客人中有位名叫梦山，他孤身一人，上无父母下无子女，是连续七代的大财主。大概是他的祖先为他敲过无间钟吧，他每日挥金如土，财产却从不枯竭，他无休止地游山玩水、嫖妓取乐，但是，他还从未见过舞女和舞妓，所以，听说世之介要回京城，他也想跟去看看。于是，他把路上的一切开销全委托给世之介，两人一起从江户出发了。到达京城之后，在知恩院的古门前町租下房子，找了一名女子订好十天合同，专供夜间寻欢，白天则招来十名舞妓取乐。事前商定，舞妓每人赐金币一枚。这些舞妓小时就相貌出众、端庄文雅，动作举止颇具男子风采。在十四五岁以前，她们也应女客之召，去参加酒宴，陪人饮酒，一过这个年龄，她们便将前额至头顶的头发剃发，平时发出像男人一样的嗓音，随意地佩着带有樱花斑点鲨鱼皮套内的长刀短刀，低戴一顶能遮住脸的斗笠，威风凛凛地脚踏一双粗带子的竹皮履，身后跟着一名拿草履的仆人，这时她们的身分是每天去寺院的侍童。当了几年侍童，便成为不伦不类的女人，既不能做茶馆娼妓，也不算真正的歌妓。只能做一家旅馆的老板娘，尽管如此，也要亲自接客。年龄再大一些，便成了老太婆，结局如何就无人知晓。

“无论哪个行当，都是年轻时最好。”一位怀念舞妓生活的女子，给世之介他们讲了如何巧设机关与女人通情：

所谓“岔道贯通厕所”：有身分的寡妇，她们总有女佣、侍女及其他许多随从相伴，因而不能随心所欲地幽会。但贵夫人一进入这种内设岔道的厕所，便可匆匆进行男女欢会。

所谓“隐蔽柜橱”，是里面设有一条暗道的柜橱。提前让男人偷偷进去，再让女人去与他幽会。

所谓“活动草席”。是在木条地板下面建有一条暗道的房间。如果有人进来，就让男人从席下暗道逃跑。

所谓“装睡的恋爱外衣”。即放在隔壁的小房间柜子里的大棉帽子、带穗的念珠和绘有水墨画图案的适合寡妇穿的和服等物。把这些东西事先放在衣柜里，然后，让男人先进入房间，换上这些服装睡在那里，并谎称是某位隐士的夫人，让佣人信以为真，男女便在室内偷偷幽会。

所谓“来世的引诱”。即让男人事先装扮成尼姑，身着黑色僧衣，跟在好像颇有身分的太太后面，说：“寒舍就在这里，请您赏光。”进来与夫人幽会。

所谓“见记号就晕眩”。即在幽会茶馆的布帘上系一块双方都熟知的红手巾，女人路过这里时，一见记号必定当场装作发病，说：“我租下这间屋子。”尔后进去与男人幽会。

这些各式各样的幽会的机关算在一起，大概有四十八种。这难道不是令人可怕的故事吗？这可绝对不能讲给人家的女儿或太太听。

### 好色男中意的妓女

有一天，世之介与放弃生意、宣布歇业的金左卫门走到了一起。这两个都喜欢游狎的伙伴，把那条临时雇来的小船划得飞快。当空中晚霞满天时，他们在有“恋情之港”之称的室津抛锚停泊。

这天正好是七月十四日的夜晚。当地有一种习惯，一切棘手的帐目都要在七月十三日以前结清，所以，到了十四日晚人们早已沉浸在盂兰盆节的狂欢之中了。男人头戴小小的草编斗笠，有的女人把头巾两端折向后面蒙在头上，并腰挎大刀小刀，一副男人打扮。妓女也混杂在人群中跳盂兰盆舞。世之介与金左卫门二走进人群，立刻就被女人们衣袖上的香气吸引住了。

他们来到妓院区。在这里，名叫“桔香浴池”“丁香浴池”之类的地方就是妓院。他们进了名为广岛浴池的妓院，让老板八兵卫带领着，把丸屋、姬路屋和明石屋三处的八十多名妓女筛选了一篇，从中选出了天神级和围女级妓女七人，但并未决定嫖哪一个，而是先一起饮酒。世之介对老板低声说道：“这七个人当中，我选中了一个以后，再让她陪我过夜。”

妓女们看到世之介与老板的喁喁私语，便精心梳妆打扮。为了醒酒，在名为千年川的香炉中燃起了厚厚的沉香木，妓女们嗅个不停，她们并无香道修养，匆匆拿起香炉，嗅一下，就一个挨一个地传下去，动作极不雅观。

一位身着开裾和服的妓女，坐在末座，从外表看，她显得并不机灵，裸着肩膀，和服没有系好，贴身麻布夏衣上的家徽是带有地藏菩萨的图案，令人耳目一新。当香炉传到她面前时，她沉静地闻了一会儿，稍稍歪着头似乎想了想，并反复看了两三次香炉，才稳稳当当地放下香炉。世之介问她道：“你品出这是什么香木？”她回答说：“这是真正的葵。”世之介说：“你的鉴赏力的确出色。”说着，他将手伸到怀里，大概是想掏出别的什么香木让她鉴别，这时女人阻止他说道：“不，不！我们这样的人哪有什么鉴赏力呢？您这块香木与江户吉原的若山小姐有什么渊源吗？”世之介说：“不错，这是她给我的相会纪念物。”那女人说：“果不其然。我方才之所以能说出香木的名称，是因为我与备后福山的某位先生共枕的那天夜里，他拿出一个香包，对我说是江户的若山小姐

给他的，而那天他薰衣袖用的又正是这种香。那天夜里，我比往常感到兴奋，所以，至今依然记得这种香的香气。”世之介鼓起掌来。他说：“缘分这东西真是神秘莫测的。我希望能得到你的厚爱，哪怕是你给那位备后的嫖客的十分之一也好。”世之介已经完全被这个女人迷住了。

于是，老板立刻铺床展被，升起蚊帐，说道：“都准备好了，请到这边来。”

世之介说：“那么，今晚会有如神仙吗？”说着，他钻进了蚊帐。正当他为汗流浹背而烦恼时，女人让一位侍女拿过来一个纸包，里面包着许多一直活到秋天的萤火虫，让它们在蚊帐中飞舞，并且把插着荷花、水桔梗、睡莲的桶也放进蚊帐里，世之介顿时觉得凉爽。她说：“比起城里，这里大概可看做乡下吗？”说着，她也进了蚊帐。她那准备就寝的身姿极为优美，世之介感到“一见她的柔姿，就再也忍受不住了”。她那凤戏龙游的技巧实在高明，表现出一种对男人绝非故作姿态的贪恋，她的口中从未出过污言秽语。世之介觉得她非常可爱，便说：“我中意的就是你这样的女人。”兴之所致，他把钱袋中所有的金币全部拿出来，一共四十个，包在纸包内，放到她和服袖中，但是，她连看都没去看那些钱。不久，天色大亮，当他们正要分手时，一位云游僧人来到面前，对女人说道：“您能否布施一些。”女人将世之介给的一包钱币原封不动地给了僧人。云游僧接过纸包走出四五町远之后，又返身回来，对世之介说道：“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贫僧只要一两文，其余的请还给方才那位女人。”他丢下钱币便绝尘而去了。过去她的身分怎样呢？必定是很高级的。此女的气度令世之介惊叹不已。当打听到她的身世，据说是某知名人士的女儿，他立刻为此女赎了身，并把她送回家乡丹波。

## 追恋全国“第一花”

初秋的一天，新町越后町扇屋妓院的老板很早就准备好了黍米年糕和美酒邀请朋友一同游山。这些朋友是住吉屋的某某、吉田屋的相好、名为野平的名角代理人和佐渡岛的传八等，世之介也在被邀之列。大家并排坐在那个海岛的东南方，一同打着拍子唱起了当时的流行小调：“阵雨淋湿了松林，淋湿了，湿了。”节奏整齐，歌声嘹亮。这伙人都是当今的风流男士，情场老手。他们要把以往交往过的妓女们那些骗人的甜言蜜语和欺骗手段拿出来交流一番，于是大家都取出带在身上的情书传阅，没有一篇是妓女们寄来的答信，全是她们主动倾吐恋慕之情的长篇情书。她们作为从事低贱行当的人，仍以迷恋一个男人而感到自豪，所以才给心仪的男人寄来了这些书信。这些色道中的行家里手们借聚会之机，交流经验，品评一番当今的太夫们。这是今天他们直到天黑以前的消遣内容。

已至垂暮之年的背山太夫，令人不忍惜别。年龄已不容她再从事这一职业，虽然身材矮小有些遗憾但并非缺陷，但是，她外貌美丽，气质高雅，心地善良。大桥太夫身材修长苗条，长相出众，有一双水灵灵的美目，但是，言谈有些粗俗，身着盛装在妓院区行走的样子也欠雅致。不会咏歌的小野小町，她性格懦弱，遇事都要依赖侍女阿纯的智慧。太夫阿琴那张面孔很一般，虽有令人讨厌之处，但就是有人特别爱她这个样子。她聪明有余，贪心不足，而且脖子上长着一疙瘩，令人惋惜，不过，她却善于在酒宴上应酬，从来没有任何闪失，处处不失太夫风度。太夫朝妻身材苗条，那脸蛋尤其讨男人喜欢。侧面线条更美，鼻梁高高的，美中不足的是鼻孔很黑，简直会使人感到她刚刚帮助人做过大扫除。不过，她会摆出一副文雅的样子，人很温和，但有时却有些狡诈。以上无论哪一位妓女，作为太夫级的妓女，都不会令男人讨厌吧。

有位太夫堪称妓院“繁荣的福神”。她一日到三十日不停地陪客，自神代以来的妓女们都应把她视为典范。她的容貌美丽绝伦：头发不必梳扎也很漂亮，不用化妆的面容、赤裸的双脚都是十分动人的，手指柔嫩而纤细，姿态端庄，胖瘦适度，一接触她那目光，就知道她是个聪明伶俐的女子。她举止文雅，肌肤雪白。顺便提一下，她精于床上技巧，而且性欲旺盛，因此，没有男人不被她的本领陶醉；她酒量也大，歌声悦耳动听，作为有名的琴师，她最善于操三弦琴，在酒席上的应酬决无差错，文章写得流畅精巧，善于写长篇书信；她从不向嫖客伸手讨钱财，对人又很大方，温情脉脉，以善于甜言蜜语地与人交流恋情而闻名。若问“此人是谁”五个人便齐声说道：“虽说日本国土辽阔，但除了扇屋的夕雾，还会是谁呢？日本最出色的妓女非她莫属！”……

她们各自叙说了从这位太夫那里得到恋情的感受。当客人为恋情想不开，甚至要舍弃性命时，她会晓之以理，并疏离他；当得知出现了与她有关的艳闻时，常常特别理解客人的处境，而劝他别再到妓院来；对于那些因恋情而失去理智的客人，则向其说明人情世故，之后，便不再理睬他；对于有妻室的男人，则让他懂得妻子是怎样忌恨这种事；就连鱼店的常兵卫，她也允许他摸摸自己的手，对蔬菜店的五郎八也说上几句温柔话，而使他们高兴好几天。说真的，回忆起这位妓女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地施以温情、真诚相待时，刚才还在高谈阔论的风流男士们，忽然间都悄然沉默下来，无不热泪盈眶。就连平常被人嘲笑的传八也迷恋上了这位太夫。

世之介听了他们的谈话之后，早已坐卧不宁了。他谎称身体不舒服，比众人先行一步回家去了。他将自己的倾心思慕修成书信一封，求人送到夕雾手上。随后，他便风雨无阻，日夜兼程，踏着遍布积雪的道路，一刻也不停地赶往她所在的地方，去实现他的恋情。世之介的真情，感动了夕雾，阴历十二月二十五日，正

当人们最忙碌的时候，她给世之介送来密信说：“请您今晚偷偷地来吧。”

夕雾比往常早些来到妓院，特意等待世之介。她心中很愉快。她与打扫房间的女佣人商量好，让世之介进入小房间，要倾心相诉郁积在心中的恋情。夕雾忽然想起了什么，把被炉中的火熄灭了。正值严冬时节，偏偏熄了炉火，实在令人费解。世之介终于来了。正当两人情真意切地欢愉时，这天事先约定好的客人权七先生来了。

听到外面的通报，夕雾不慌不忙，把世之介藏到被炉下面，这就不难理解了夕雾方才熄掉被炉的用意，其聪明周全之处实在难得。世之介心想，即使烧死在这里也无怨无悔。不久，嫖客权七胡猜乱想，夕雾便故意拿着没什么内容的私信逃到厨房去了。权七追了过去：“让我看看！”不准看！”在夕雾故意引起争执的时候，给了世之介逃到后面去的机会。世上竟然还有这样的恋爱之术呢！

### 偷情不畏寒

平时，叫乌崎的太夫除接客之外，连手也不许他人摸一下。而且，在等待客人的时候，她总是呆在人多的厨房里，决不藏在隐蔽处。正因为她品行如此端正，所以，人们都不认为她会有情夫什么的，但是，偏偏在这两年之中，她与世之介的交往极为亲密。这种关系是越后边町某妓院的老板娘撮合而成的。即席舞蹈结束后的某天傍晚，妓女们衣衫不整，乌崎拿过要换的浴衣，正想冲个澡，发现连贴身裙都被汗水打湿了，便匆匆解开脱了下来。她那赤裸的、行将入浴的裸体之美呀，简直无可比拟，久米的仙人失去神通大概就是因为看到了乌崎的裸体。世之介正站在屋檐下走廊边上板窗的格子处偷窥，老板娘却故意熄掉了方形纸罩灯，说道：“喂！在那边儿！”他被老板娘推搡着，忐忑不安地进了浴室。

因怕人发现，在与女人匆匆成全美事之后就出来了。这时，陪伴、监督乌崎的阿吉发现了她。为了堵住阿吉的嘴，他只好许诺给她买一块山梨县郡内产的条纹丝绸衣料。这次幽会之后，每天都有令人庆幸的如意事发生。以妓院中滚大的世之介的眼光看来，那些不惜钱财热衷于嫖妓的男人，通通是傻瓜。

那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九轩町的纸屋妓院，乌崎与平野村棉花店的吉左相会，但是，乌崎暗地里通知世之介说：“晚上吉左一定回家，请你偷偷地前来相会。”所以，世之介便来到妓院，藏在花草丛中，静观室内情形。吉左把盲人乐师久都留下吩咐说：“你陪着太夫聊聊天！”

吉左本人回家去了，盲人乐师久都却忠心耿耿，寸步不离太夫身边，实在令人讨厌。世之介一直站在寒夜中等待机会。可是，下半夜开始飘起的雪花竟难以用衣袖拂去，因此，他便以石板上的低齿木屐为枕，和衣而卧，虽寒冷难忍却也慢慢睡着了。楼下的房间里，扇屋的长津太夫陪熟悉的客人睡了一觉醒来，打开拉门，问女佣人道：“我的木屐呢？”听到这话，世之介便缩着身子躲到走廊地板下面去了。长津太夫早已发现了世之介的身影，马上阻止女佣人说：“行啦，别找了。”长津太夫的确是一个十分理解恋情的人。世之介暗自对长津太夫感激默默祈祷：“但愿神佛保佑您七代、八代都作太夫。”

在二楼，久都认真得连上下楼梯的声音都非常留神，真是令人讨厌透了。乌崎心情烦闷至极，将一些书信撕成纸条，捻成长长的纸绳，以此做成一个小吊篮，篮内放一只天目碗，碗内斟满烫热的美酒，自己抿一口之后，用吊篮吊给世之介。世之介从这里体味到这女人细致入微的体贴，在三次用手高高捧起酒碗表示感谢之后，才把酒喝下去。那美酒通过喉咙时的熨帖真是永世难以忘怀。一口喝了一半，正要休息片刻时，长津太夫拿来一串腌花椒，低声说道：“下酒菜在此。”世之介再次大受感动。然后，长

津太夫拉着世之介的手上了二楼，她自己紧紧挨靠在久都身上说：“这光头多么可爱啊。我的胸堵得慌，给我按摩按摩吧！”说着，为使久都高兴而把他的手放进自己怀里，说道：“就是这儿。在下面。还要往下！”说着，一直让久都的手触到了自己那最可贵、最隐密的部位。久都热血喷涌，心无二用。这样，乌崎和世之介如愿了。这真是难能可贵的安排。瞎眼的人才真是“眼不见心不烦”的菩萨呢！久都还在尽情地抚摸着太夫那黄金般珍贵的肉体时，突然听到了催嫖客们离去的声：“诸位客人，请回吧！”

### “好色丸”远征女人岛

世之介三十五岁那年，他母亲留给他总计两万五千贯的遗产，并允许他随意使用。他终日挥金如土，至今已有二十七年。他一个不漏地逛遍了日本的所有妓院，但身体却在不知不觉中逐渐被掏空。如今，这个俗世已经不再令他留恋。他没有父母，更没有儿女，也没有固定的情人。仔细盘算，他并不想永远沉迷于色道，但欲拔不能，虽然无限烦恼却仍尽情嫖妓。再过一年，世之介将逾花甲之年，年老体弱，腿脚不灵，眼花耳聋，如无拐杖相扶便觉身体摇晃。他已经是一个老态龙钟的人。不仅他本人如此，就连他以前相好的女人们也已霜染两鬓、头发花白，许多细碎的皱纹布满额头。她们也是没有一天不为自己年老色衰感到恼火。当年骑在大人肩头、手持小阳伞的女孩，如今竟是这副模样，真是人世沧桑啊！

此生从来不为祈求来世的安乐而信仰过什么，待到离开人世下到地狱时，只能成为恶鬼的口中之物。即便现在有心改弦易辙，恐怕也难再步入圣洁佛门了。前途堪忧啊！以后会成为什么样子？随它去吧！世之介把自己剩余的六千两黄金埋在东山深处，上面压一块宇治石。石上刻和歌一首：“夕阳余晕下牵牛花开 六千两光辉长留地下。”虽然人人都这么传说，但对藏宝的地点谁也找不到。

此后，世之介邀来了有同样境遇的六位朋友，让人在难波江的小岛上造了一只船，取名“好色丸”。船上那鲜红的绉绸风帆，是用过去的吉野太夫相赠的信物——贴身裙做的。昔日关系亲密的妓女们作为纪念品赠送的和服，缝在一起的作为帐幕。船舱内铺着草席，四壁的下半部糊着评定太夫时用的格子。船的缆绳是掺杂着女人们的头发的麻搓成的。

再看厨仓，养鱼槽内养着泥鳅，地板上有牛蒡、山芋和鸡蛋。舱板上装有地黄丸五十罐、女喜丹二十箱、女用性工具“轮玉”三百五十个、男用性工具“荷兰绒”七千根、男用性工具“海鼠圈”六百个、用水牛角做的男性生殖器二千五百个、锡制男性生殖器三千五百个、皮革制男性生殖器八百个、春宫画二百张、《伊势物语》二百部、兜裆布一百条、杉原手纸四千五百斤……这些东西他们觉得还远远不够，于是又添了丁香油二百桶、花椒药四百袋、牛膝根千余支，外加水银、棉籽、辣椒粉百余斤，还有数不清的各式各样的刺激女人性欲的工具，又做了大量男人穿的漂亮衣服和小孩襁褓装在船上。世之介说道：“这次离去，是否还能返回都城无人能知。来，我们喝杯启程酒吧！”

六位朋友听他这样说都大惊失色，说道：“您说不再回此地，那么，我们陪您去哪里呢？”“是啊！这个世界上的各式各样的男妓、妓女和风流女我都无一遗漏地品尝过了。我们这些男人已经都是没有任何牵挂的人了，所以，我们立刻前往只有女人的、男人去了就不能活着回来的女人岛。我要让你们见识一下能把男人活吞下去的贪婪的女人。”世之介说道。

这样一说，大家都极为兴奋。“即便是阴虚肾亏而死在那里，说不定也能再生出一代既无妻室又无儿女的男儿来。这就是我的目的。”世之介洋洋自得地说。于是在一个晴好天气，他们便从伊豆岛出发了。到天和二年十月末，人们再也听不到他们的音讯了。

（摘编自井原西鹤的长篇小说《好色一代男》）

## 源氏公子寻欢记

风流倜傥、英俊潇洒、位尊身贵的源氏公子，却偏偏与五十多岁的老宫女勾搭上了……

### 风流枉送卿卿性命

话说惟光大夫奉源氏公子之命，窥探邻家居住的是何方女眷，便尽心竭力，颇有收获，并将所见所闻报告公子。他说道：“邻家的女主人是何等模样，秘不可知。其行踪十分隐秘，来历甚难探悉。倒是听说其寂寞无聊，才迁居到这向南开吊窗的陋屋里来的。只要大街上有车轮滚动之声，那些年轻侍女们就开窗探视。有时一主妇模样的女子，也悄悄混在侍女中出来。远远望去，其容貌俏丽，非同一般。那天，大街上响起开路喝道声，一辆车疾驶而来，一女童窥见了，连忙进屋道：‘右近大姐！快来看，中将大人经过这里呢！’只见一个身分稍高的侍女出来，对女童直摆手：‘小点声！’又问：‘你怎知是中将大人呢 让我瞧瞧。’她急急忙忙地往外赶，不料衣裾被桥板绊住，跌了一跤，险些翻下桥去。她恨恨地骂道：‘该死的的桥多糟！’车子里的头中将（源氏公子的妻兄）身着便服，带了几个随从。那侍女便指着道，这是谁，那是谁。而那些正是头中将的随从和侍童的名字。”源氏公子问道：“果真是头中将么？”当下寻思：“那晚头中将曾说起一个叫常夏的女子，令他依恋不舍，难道邻家住的就是那个美人儿？”惟光见公子对此颇感兴趣，又乘机报告道：“老实说：为探听情况我特地与

这家一个侍女套近乎，如今已是十分亲近，对这家的情况亦全然掌握了。女主人模样、语气与侍女竟然差不多，让人分辨不清。我在她家进进出出，装着一无所知。那些侍女也都守口如瓶，但仍有几个年幼的女童，在称呼她时，难免露些破绽。每当碰到这种情况，她们便巧妙地敷衍过去，好似这里根本没有女主人一般，实在可笑！”说着自己也忍不住笑起来。源氏公子觉得新鲜，说道：“找个机会去探望乳母，借机我也窥探一番。”心想：“前次暂住六条，细究那户人家家中排场，并不奢华，也许就是左马头所鄙弃的下等女子吧。可这样的女子中，说不定有意外的可心人儿呢。”惟光向来对主子言听计从，自己也是好色之徒，自然不愿放过一切机会。于是绞尽脑汁，往来游说，最终成全了主子，与这女主人幽会。

对这女子的身世来历，源氏公子一直没能探出，也就隐瞒自己的身分。为掩人耳目他穿着粗陋，徒步而来，不似平日那样乘车骑马。惟光心想：“主子今儿是有些反常了。”只得让公子乘自己的马，自己跟在后面，不免有些牢骚，便嘟噜道：“我也是多情的人，却这么寒酸，叫意中人见了岂不难堪！”源氏公子小心谨慎，只带两人随往，一个是那天替他摘夕颜花的随从，另一个则是极少在外露面的童子。为防女子探明底细，连乳母家也不敢贸然造访了。

那女子名叫夕颜，对源氏公子不露身分，也好奇怪，百思不解。每逢使者送信回返时，便派人跟踪。天亮，公子出门回宫时，也派了人探视他的去向，猜测他的住处。无奈公子机警，终不能探明底细。尽管如此，她仍是毫无就此舍弃之意，仍是忍不住频频幽会。有时也感到未免过于荒唐，悔痛一番后，仍无法控制冲动的感情。男女之事，即使如何谨严自守，也难免有意乱情迷之时。源氏公子虽然处处小心，谨慎行事。但此次却感到极为惊诧：早晨刚与这女子分手，便思念不已；未及晚上会面，已是心急如

焚了。同时又自我安慰，大概是贪图一时新鲜罢。他想：“此女浪漫活泼有余而沉着稳重不足，又非纯真处女，出身也未必高贵。何以如此令我眷恋不舍呢？”思之再三，也觉不可理喻。便越发谨慎行事：一身粗陋的便服，连面孔也遮了起来，认人模糊难辨。待夜深人静之时，再偷偷地潜入这人家，情形如同旧小说中的出没的狐狸精。虽然在黑暗中也能觉察他那俊逸的品貌，但夕颜心中愈加疑惑，常常忐忑不安。她想：“这人究竟何样？想必是邻家那个好色之徒引来的采花贼吧。”她开始怀疑惟光。但惟光却佯装糊涂，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把个夕颜弄得莫名其妙，暗自愁肠百转。

这边源氏公子也颇烦恼：“这女子深藏不露，装着对我倾心羡慕，使我麻痹大意。有朝一日乘势逃离，教我无处可寻。何况哪一天迁别这暂住之地，也未尝不可能。”倘是无法找到，就此情断，春梦一场，倒也妥善。但以源氏公子的性情，断然不肯就此罢休。有时为避人耳目，便忍下思念。一人孤衾独寝之夜，免不了提心吊胆，忧虑悲愁。仿佛这女子当夜便已逃走。于是左思右想定下决心：“一不做，二不休，将她迎回二条院吧。就是泄漏出去，也生米煮成熟饭，别人徒唤奈何了。怕真是前世定下的姻缘，不然怎会产生从不曾有过的牵挂呢？”如此一想，他便对女子道：“我想带你去一处幽静的地方，这样我们可以从容来往，勿须现在这般藏藏掖掖。”夕颜道：“这样当然甚好，可你行为古怪，令我有些胆怯呢。”语调天真烂漫，无甚掩饰。源氏公子倒也认为她说得有理，便笑着逗她道：“我们两个总有一个是狐狸精变的。权当我是狐狸精，把你迷惑了吧。”甚是亲昵！夕颜便放心地依了他。源氏公子终究如此不甚合于情理，但念及这女子的诚心与百般柔顺，便又生出怜香惜玉的感情来。他常常怀疑她即是头中将所说的常夏，也竭力回忆那夜头中将的描述。他觉得这女子隐瞒自己的身分，自有其理由，所以不予穷究。他推想她的心态，却并无逃隐

之意。如果慢怠了她，也就不可知，但如今则可以安心了。于是转而一想：“假如我稍稍看重其他女子，她会如何？这也许很有趣哩。”

八月十五夜，微风轻拂，明月高挂。月光透过板房缝隙，一缕缕射进房中。源氏公子何曾见过这等景象，便觉得新奇有趣。天快亮时，邻家的人相继起床了。隔着板壁，几个粗俗的男子高声地谈话。一人叹息道：“这样冷的天气，今年生意恐不大好做呢。这鬼地方，到处不成个样，真让人担心的。喂，北邻大哥，我说……”这些贫民为了温饱，早早便起身劳作，嘈杂之声四起，夕颜觉得有些难堪。如果她贪慕虚荣，住在这种下等地方，定会觉得陷入泥坑而无地自容。好在她宽宏大量，纵有痛苦与悲哀，或受人耻笑，也并不放在心上。如此达观而超脱，以致外界的嘈杂混乱，丝毫不影响她的心绪。何况，既已身处此境，羞愤、厌恶也是徒劳，倒不如泰然处之，随遇而安。外面舂米的声音似乎就在耳旁，有如雷霆之声，大地也为之颤动。另有一些杂乱的声音，时轻时重，从四面传来。间杂一两声寒雁的鸣叫，哀愁凄凉，扰人清梦。源氏公子平生从未被这等噪音烦扰，颇不习惯。

源氏公子住在靠边的一个房间。早上起身之后，他亲自开门，和夕颜一同出去观赏景色。这庭院狭僻，几竿淡竹箫疏伫立；晨曦映着花木上点点露珠，晶莹透亮，与宫中无别；秋虫的唧鸣声四散弥漫。源氏公子记得在空旷的宫中，连壁间的蟋蟀声听来都觉得遥远。如今这些虫声近在耳边，他便觉得有些难以适应。只因与夕颜格外恩爱，暂时抵减了这些不快。夕颜此时身着白色夹衫，外罩柔软的淡紫色外衣，装束娇艳却不华丽，体态轻盈美妙。表面看去，似乎并无出众之处，但言词间风情万种，实在是个可心的人儿！美中不足的是不够刚强。源氏公子想无牵无挂地畅情叙爱，便对她说道：“我们现在就去附近一个能够无拘无束畅谈到明日的地方去吧！老呆在这里，压抑得很！”夕颜平静地说着：

“这样未免太仓促了吧！”源氏公子便与她山盟海誓一番，订了来世之约，夕颜才真心真意，坦诚相待，状若天真小女孩。当下源氏公子也顾不得人言饥谗，立即吩咐侍女右近叫随从将车子赶进门来。别的侍女虽感不妥，但知这源氏公子与主人的爱情已经不同寻常，也就由他将女主人带走。

天色微明，晨鸡尚未啼叫，万籁俱寂。只几个山僧之类老人的诵经声打破寥寂。想必这些老人是在为朝山进香预先修行吧。源氏公子想象着他们不停地跪拜起伏的辛苦模样，很是可怜。心中道：“人生有如朝露，变化无常。为何贪婪地为自己祈祷不已呢？”正在想时，忽听得一片“南无当来导师弥勒菩萨”之声，随即便是跪拜的叩地声。公子大受感动，对夕颜说道：“你听！他们不仅为此生祈福，还为来世修行呢！”于是口占道：

君应效此虔修男。

勿忘来生誓愿深。

誓愿同生在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之后弥勒菩萨出世之时。这誓言令夕颜觉得字字千金！便答道：

今身未积前生德

奈何祈求后世缘？

听来令人觉得不甚吉祥，反倒有些忧戚。是时晓月即将西坠，夕颜不愿轻率乘车去不祥之地，一时犹豫不决。源氏公子不停地劝慰怂恿，催促起程。此时月亮隐入云中，天已渐亮，景物越来越清晰可见。源氏公子按例在天未大亮前匆忙上道，心急之中，便轻轻地将夕颜抱上车。命右近相伴，驱车出门。

车行不久，来到了离夕颜家相距不远的一所宅院门前停下来。守院人开了门。趁这间隙，公子环顾四周，只见路窄人稀，荒草四野，古木参天，阴森逼人。云雾弥漫，晨露浸润了衣袂。源氏公子对夕颜说道：“从未见过此种景象，真令人寒噤哩！正是：披星戴月事，而今初相识。

古来游历客，能解此情否？

“你见过此景么？”夕颜羞答答地吟道：

落月埋此山，峰名无处寻。

晨晖当告罄，顿觉英姿隐。

“我害怕呢。”源氏公子推想自己感到这景象如此阴森可怖，大概是因为自己常居皇室的缘故。如今稍事移迁，倒也十分有趣。车子停在西厢前，解下牛，将车辕搁在栏杆上。源氏公子等人便端坐车中，等候打扫房间。侍女右近对此大为惊异，暗自回忆女主人与头中将私通时所见情形，从守院奔波忙碌、殷勤至极的态度，可见源氏公子的身分与头中将不相上下。

天色渐明，远山近树依稀可见。院宅已打扫干净。源氏公子这才下得车来，步入室内。这守院人是公子亲信的家臣，曾经在左大臣邸上做事。他走近公子道：“当差的人都不在，恐不方便。我去叫几个熟手来吧？”源氏公子说道：“我是故意选了这人烟稀少的地方，为的就是不让更多的人知道。”这守院人便慌忙去备办早粥，终因人手不够，事事显得慌乱无序。而源氏公子呢，第一次宿居在这破落荒凉处，倒颇有新鲜感。所以除了绵绵不绝地和夕颜谈情说爱外，便无所事事。

二人歇息至中午，方才起身。源氏公子随手将格子窗打开。只见庭院树木丛生，寂寥无人，凄凉无比。院中的少许花草，也已衰败无力；池中水草，枯萎零落。满眼萧条，尽显秋暮哀景。那一边有间篱屋，仿佛住着人，然而距此甚远。源氏公子对夕颜说：“此地人烟绝迹，很是荒凉。倘若有鬼，怕也奈何不得于我吧。”其时他仍掩着脸，夕颜有些不高兴。源氏公子暗想：“亲近至此，还连面目都遮遮掩掩，真是有悖情理。”便吟诗道：

“露中夕颜垂首笑，

邂逅怡情皆因缘。

如今我露了真面目，你当如何？”夕颜斜睨了他一眼，低声吟道：

“ 潋艳容光当漫道，  
惟恐黄昏看不清。”

一首意趣不足的诗，但源氏公子听了却别有趣味。此时他与夕颜推心置腹，互述衷肠，他那绝世的优美风姿淋漓尽致地展示在夕颜眼前。原本就荒凉的野景，这下就更加逊色了。他对夕颜说道：“你一向隐瞒着身分，颇令我生气，故而也不将实情告知与你。如今我先开头，开诚布公，你总该告诉我了吧！总是互不知情，很让人烦闷呢。”夕颜答道：“怎样才能向你说明白呢？我这个无家可归的流浪儿！”一副娇痴模样。源氏公子说道：“这便没办法了！不怪你，是我先对你隐瞒的。”两人凄凄艾艾、情意缠绵地度过了这美妙的一日。

惟光找到这里，给公子送了些果物来。但又怕侍女右近取笑，便不敢贸然走进去。但见公子为这女子竟藏身这种地方，想来这女子一定美貌非凡，便不免有些懊悔，心想：“这女子本来应该属我，现在让与公子，我也够有肚量的了。”

薄暮时分，源氏公子百无聊赖地眺视远方。夕颜嫌室内光线暗淡，感到恐惧，就来到廊上，卷起帘子，躺在公子身边。两人脸对脸，四目相视。晚霞将他们的脸照得红亮亮的。此时的夕颜，虽身处这莫名的环境中，竟也忘却了一切忧思，柔情娇态洋溢于身。因周围景况令她胆怯，便宛如小鸟依人一般终日依附公子，也实在是楚楚衰艳。源氏公子于是提早关上格子门，唤人点了灯。他哀怨地说道：“我们既为伴侣，理应真心相待，你却仍忧愁不开，真使我伤心。”猛然间他又走了神：“父皇一定在寻找我吧。使者们能找到才怪呢！”既而又想道：“我爱这女子到如此地步，真是意料之外。长久没去探望六条妃子，她会不会恨我？但与这个女子无关啊！”恋人之中，六条妃子总是最令他怀念的。但眼前这女子秀色可餐，令人怜惜，便消减了六条妃子的影子。公子在心中开始将两人左比右较，对六条妃子的思念也就慢慢淡了。

夜半时分，源氏公子似睡似醒，恍惚间见一美貌女子坐在枕旁，幽怨地诉道：“当初你少年英俊，便真心爱恋于你，谁知你心中无我，却倾心这个下贱的女人。你这般始乱终弃，气死我了！”说罢，便动手推拉身旁的夕颜。源氏公子心知着了梦魇。极力睁开眼，见四周漆黑一片，只觉阴气逼人。忙取出佩刀放在身旁，叫醒右近。这右近也胆小如鼠，磨蹭到公子身边。公子说道：“你去叫过廊里的值宿人点纸烛来。”右近心中害怕，说道：“四周一片漆黑，我哪里还敢出去呢？”公子强笑道：“你真是小孩子。”说着拍起手来唤人，却没有一个值宿人听见。四壁相继发出空空的回声，反而更加令人毛骨悚然。而夕颜浑身战栗，早没了言语，痛苦不堪。一身冷汗，奄奄一息。右近心痛道：“小姐素来胆小，一点小事就吓得魂飞魄散，何况现在这种境况呢！”源氏公子想：“的确这样。这个人白日里望着天空也会发呆，真可怜啊！”于是对右近说道：“你看护着小姐，我去叫人吧。”待右近来到夕颜身边，源氏公子便从西面的边门走出去。打开过廊的门一看，灯火尽灭。外面阴风习习，寂静无声。值宿的三人，都在酣睡之中。一个是守院人的儿子，源氏公子经常使唤他。一个是值殿男童，另一个便是随从。守院人的儿子听得喊叫，连忙坐起。公子说道：“拿纸烛来。叫随从赶快鸣弦驱逐妖魔，一刻不要停止。此地人迹稀少，阴森可怖，你们怎能如此放心大睡？听说惟光来过，他现在在哪里？”年轻人答道：“他来过的。只因公子没有吩咐便回去了。说是明日清晨来迎接公子。”

鸣弦之声响起来了，听得这熟悉的声音，源氏公子不禁想象宫中：“此刻巡夜人可能已经唱过名了。禁卫武士鸣弦，正是这个时分呢。”如此想来，此夜尚早，便回到房间，暗中观察。夕颜依然躺在床上，右近俯伏在她身旁。源氏公子说道：“为何这般胆小！荒郊野外，狐狸精之类的东西固然可怕，但我在此，何必惊慌！”便使劲把右近拉到身边。“太吓人了，心里直抖，才俯伏在地的。

不知小姐现在是不是好些？”右近惊魂未定似地说道。公子道：“哎，怎么回事？”他暗中摸了摸夕颜，感觉她已经没气了。摇摇身子，四肢软弱无力，神志昏厥。源氏公子想：“居然被妖怪迷住，她也太娇嫩了。然而，虽是心急如焚，又实在无计可施。守院人的儿子把纸烛送来了。右近早已如一团乱泥瘫软在地。源氏公子便把旁边的帷屏拉了过来，遮住夕颜的身体，对那年轻人说道：“把纸烛拿过来！”然而那年轻人囿于规矩，不敢近前，只在门槛边站住。源氏公子说道：“拿过来些！真是呆子！”烛光中，似觉刚才那个梦中美女，就坐在夕颜身旁，但顷刻间便又无影无踪。

源氏公子想：“以前只在小说中见过这样的情景，如今却亲身经历，好生吓人。不知夕颜究竟怎样了？”脑子里乱哄哄的，不知所措。冷静片刻，就躺在夕颜身旁，轻声呼唤她。哪知夕颜已经全身冰冷，香消玉殒了！源氏公子顿觉如雷轰顶，力竭气衰，却又孤苦无助，只得呆痴等待惟光来救援。

### 品尝老女遗人笑柄

一日，皇上对源氏公子说道：“我看你品行端正，不像四处沾花惹草之人；也不曾听得你和宫女或其他女人有什么瓜葛。你到底做了些什么，让你的岳父和妻子都对你不满呢？”

皇上虽然年事已高，却并未疏离女人。宫中美女如云，宫女之中，不乏姿色姣好、聪明伶俐的女子，公子倘若略有示意，这些女人恐怕就会纷至沓来。可大概是熟视无睹吧，他对她们很冷淡。偶尔这些女子按捺不住露骨地来撩拨他，他也只是敷衍一番而已。这样，宫女们皆传言他冷若冰霜，不识风情。

却说其中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叫做源内侍的宫女，出身高贵，才艺优越，名望也很高。就是生性风骚，人老心不老，依然沉溺于色情。源氏公子感到很奇怪：年纪如此大了，为何还这般淫荡？一时心血来潮，便与她戏谑了几句，哪知她即刻回应，恨不得即刻

与公子成其好事。公子那时正好闲极无聊，心想这老女也许具有不曾品味到的风味吧。一念之下，便偷偷和她私通了。但又怕外人知道此事，讥笑他只要是女人就不放过，故而表面上很冷落她。这老女便引为恨事。

一日，源内侍替皇上梳发。梳好之后，皇上便召唤掌管衣服的宫女，入内换装去了。此时室内仅公子和源内侍两人。公子见这内侍打扮得比平日更为风骚：浓脂粉，衣服华美，体态骄淫。他心中甚感不快，心想：“这般老衰还要强装年少，也太无自知之明了！”然而又不肯就此躲过，想道：“她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便伸手拉了她的衣裾一下。但见她抿口一笑，将一把艳丽的纸扇掩住口，回头递出一个秋波，娇羞不已，风情万种。可是那眼脸已经深深地凹陷，颜色发黑；头发蓬松散乱。公子不由心生感叹：“这鲜丽的扇子和这衰老的面容，反差竟如此强烈呢！”便伸手将扇子拿下。但见扇面鲜艳，底色深红，上面树木繁茂，且皆用泥金涂饰，旁边还题有一首古歌：“林下衰草何憔悴，驹不食兮人不刈。”笔致苍老。源氏公子见了觉得滑稽可笑，想道：“此老女自比衰草，也不无风趣，但尽可题别的诗句，何必用这令人讥笑的歌词呢？”便戏言道：“此话差矣！有道是‘且听杜宇正飞鸣，夏日都来宿此林，’。”但这老女却另有所思，马上吟道：

盼君近看密林草，  
属意只为良驹。

吟时骚首弄姿，一副色迷迷的样子。源氏公子想尽快脱身，胡乱吟道：

草密应有群驹集，  
雏驹安能来相竞？

吟罢转身就走。内侍好不容易得此机会，顾不了其他，赶忙扯住他的衣袖，说道：“想不到你如此无情，使我自讨没趣，我这般年纪，你却忍心让我受辱！”说罢掩面啼哭。源氏公子急忙安抚道：

“过些时候，定给你消息。我纵想你，也无机可乘呀！”说罢又要走。内侍追到门口，恨恨道：“难道‘犹如津国桥梁断，衰朽残年最可悲’么？”不禁爱恨交加。此时皇上换衣已毕，隔着帘子隐约看见了这一幕，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暗自思忖：“老女配少年，这也太煞风景了！”又自言自语道：“大家都说公子一本正经，其实不然。他连这个老女也没放过呢。”内侍听了，老脸也略感挂不住了，但想到“为了心爱人，情愿泪湿衣”，所以她垂首不语，未加辩解。

此事很快传开，大家议论纷纷，都说令人难以置信。头中将得知，想道：“我这个情场老手，遍访名花，也算得上无所不至了，怎么没想到要品品老女的风味？”于是便寻了个时机，也与这源内侍私通了。这头中将也是个数一数二的美男子，有他替代那个薄情郎君，内侍心中也略感宽慰。但她心中的如意郎君非源氏公子莫属。与头中将私通，只因色欲难捱，聊作一时慰情罢了。

内侍与头中将的私情异常隐秘，源氏毫无知晓。内侍每当与源氏公子私会，必万般倾述她那一片痴情，埋怨不已。源氏公子念她年老可怜，尽管心中不甚情愿，还是抚慰几句，但并不常去那里。一日傍晚，雨过天晴，空气清新。公子不愿虚度如此良宵，便信步出门。经过温明殿前时，里面飘出激扬的琵琶声。源氏驻足谛听，满是离情别绪，令人愁情郁结。原来弹琵琶正是内侍。这内侍每逢御前管弦演奏，常常参与男人弹琵琶的队伍，故已精于此道，无人能及。此时，她正在唱催马乐《山城》之歌：“……好个种瓜郎，要我做妻房。……想来又想去，嫁他又何妨……”嗓音美妙悦耳，但出于此老女之口，未免让人觉得遗憾。源氏公子沉迷琵琶声中，心中想道：“那时白乐天在得阳楼听那商妇的琵琶声，大概也不过如此吧！”

琵琶声倏地戛然而止，一阵愁叹声息传出。源氏公子心想此人也有心事，便将身靠在柱上，低声吟唱催马乐《东屋》之歌：

“我在东屋檐下立……”里面随接唱道：“……请你自己开门进……”应对无误，声音不同凡响。内侍又吟道：

檐前何人湿衣襟？

似雨泪珠点点浸。

吟罢长叹数声。源氏公子想道：“这女人情人无数，何以独对我如此哀怨，真令我厌烦！”便答吟道：

他人妻女窥烦乱，

不惯徒立屋檐前。

本想就此一走了之，却又于心不忍，便轻轻推门进去。这个老女，今日因琵琶之声好不容易盼来如意郎君，便张狂起来，语言轻佻放荡，公子顿觉了无趣味。

且说头中将近来对源氏公子颇有怨辞，原因是源氏公子时常指责他的轻薄飘浮，而自己却表面正经，私下浪荡，养了不少情人。他一直寻机瞅准源氏公子的漏洞，抓住把柄，以图给他难堪。正好这一天头中将也来与这内侍私会，看见源氏公子推门进去，心中窃喜，推想终于逮着了一个绝好机会。便决定要人赃俱获，然后再如公子责问自己一样责问他：“日后是否悔改？”于是悄悄地站在门外，窃听里面的动静。

风声渐紧，夜色深沉，室内了无声息。头中将认为二人已入睡，便悄然走进室内。哪知源氏公子此时心神不定，难以入眠，立刻听见了脚步声。他根本想不到来的会是头中将，还以为这是以前与内侍私通的那个修理大夫，旧情不忘，重来探访。他想：这种羞于见人的丑事，偏叫这个老滑头撞上，多难为情！便对内侍说道：“哎呀，不好了，有人来了。你早已知道他要来，却瞒着我，太不知羞耻了！”慌忙抓了件常礼服，藏身于屏风背后。

头中将听见，差点失声大笑，但他并不就此止住，径直走到源氏公子藏身的屏风旁边，动手叠起屏风，劈劈啪啪的折叠声，盖过外面的风声。这下内侍可慌了，她风骚行径无数，其间两男争

风吃醋的事经历了不少，但如今这场面尚属第一次。她生怕这刚进屋的男子伤害到公子，甚是惊恐。连忙起身，拼命把这个男子抱住。

源氏公子想趁机在来人尚未认出自己之前逃走。可自己衣衫不整，冠带歪斜，这样狼狈出走，也实在不体面，犹豫不决之中已失去机会。头中将也不想此刻就让源氏公子知道自己是谁，便一声不吭，只是佯装愤怒，“刷”地一下将佩刀拔了出来。内侍更惊恐了，连喊道：“喂，好人！我的好人！”便上前挡住，在头中将面前头如捣蒜。头中将忍俊不禁，噗嗤一声要笑将出来，又赶忙掩口。这内侍日常精心打扮，装个娇艳少女，猛一看还分辨不出，其实她已年高五七八岁。此时夹在二位公子之间，不顾一切，拉下老脸两面告饶，其模样实在滑稽可笑！

头中将故意装作他人，虚张作势，一味恐吓，反被源氏公子识破他本来面目。源氏公子想：“他明知是我，却故意恐吓，实在可恶。”如此一来，公子也觉好笑，便伸手抓住了他那持佩刀的手臂，使劲一拧。头中将知道已被他识破，终于禁不住笑出声来。源氏公子对他道：“你是当真还是开玩笑？也太过分了！让我将衣服穿好吧。”头中将回身，抢过他的衣服，无论如何也不给他。源氏公子道：“那么大家就彼此彼此吧！”便伸手拉下他的腰带，又要剥他的衣服。头中将哪里愿意就范，用力抵抗，两人扭作一团，东抓西扯起来。慌乱中，听得嘶的一声，源氏公子的衣服竟被撕破。头中将哈哈大笑，即景吟道：

撕得衣破方识君，  
隐秘真情露出来。

“你穿上这破衣，让大家看看吧。”源氏公子答道：

隐情焉能长久藏，  
行凶斗狠有意哉！

两人如此调笑唱和之后，怨恨全消，一同出门去了。

源氏公子回到私邸，想起此番遭头中将戏弄，心中懊悔莫及，悻悻躺下。而那内侍呢，遇到这等始料未及之事，也自感汗颜。次日将昨晚两人遗落的一条男裙和一根腰带送还原氏公子，并附诗道：

浪潮退涌已两度，  
寂寥矶头消瘦无。

“我怕是泪倾如注了！”源氏公子见了思忖道：“这个人真脸厚呢。”但忆起昨夜她那副难堪相，又心生怜悯，便答诗道：

且因骇浪惊人处，  
惟心只怨此矶头！

回信就只两句诗。看看送回来的腰带，却是头中将的，这腰带的颜色颇深，与自己的常礼服不相配。又清点自己的常礼服，发现假袖没了。他想：“渔色之人，活该如此！率性而为，怎能不丢脸呢？”从此更加谨小慎微了。

不一会儿，公子又收到头中将宫中值宿所送来的包裹。打开一看，果然是昨晚撕落的假袖。还附有一纸条：“赶快缝上吧。”源氏公子看了，心中又气又恼，想道：“还真的被他拿去了？”又想：“我拿到他的腰带，也决不能便宜他。”就将一张同样颜色的纸将腰带包好，送还头中将，并附诗道：

君失此带恩情绝，  
今朝物回似人来。

旭日东升，二人各自整装，依旧衣冠楚楚上殿见驾。源氏公子端庄严肃，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头中将见了，暗中窃笑。正值这日公事繁多，有不少政务奏请圣裁。二人高谈阔论，风头尽显。有时四目相接，各自会意一笑。等到无人在旁，头中将便向源氏公子走近，白他一眼，恨恨地说道：“你独自秘密行事，如今还敢是不敢？”源氏公子答道：“何出此言？后来的人一无所获，才该自认倒霉！老实说：“人言可畏，我这样也是迫不得已呀！”两

人斗过一阵，相约以古歌“若有人问答不知”为戒，严守秘密。

头中将得此话柄，此后每遇时机，便以此嘲笑源氏公子。源氏公子追悔莫及：“都是这讨厌的老妖精害人！”但那内侍还是不断送信来，怨恨公子薄情。公子越想越觉反胃。头中对妹妹葵姬（源氏公子的第一个夫人）也闭口不言此事，目的就是想以此时不时地堵堵源氏公子的嘴。

（据《源氏物语》相关章节编写）

## 不安分的皇妃

皇妃染疾，仍与公子密约。公子亦知难而上，与皇妃夜夜偷欢，终于败露。

春日，皇上在南殿举行樱花宴毕，夜深人静，大家各自回邸。此时月光如水，银辉四洒，四周一片寂静。此番景致，正是男欢女爱的良辰美景。源氏公子醉意朦胧，良宵一刻值千金的机遇他岂肯错过？便信步走到弘徽殿，只见大门未关。弘徽殿女御散宴后随即到宫中值宿，此时这里守护人数稀少。公子停步往门内窥看，只见里面的小门虚掩着，悄无声息。源氏公子突发奇想道：“可怜世间女人失足犯错，均源于大意，以致门户不严，男人才有了机会。”这样想着便走了进来，但见众侍女皆已睡熟，呼吸之声四起。

忽然，有女子的歌声由远及近：“不似明灯照，又非暗幕张。朦胧春月夜，良宵世无双。”这是一首古歌。声音娇嫩甜美，渐渐清晰，那人也正向他这边走来，源氏公子大喜过望，待她接近，便

闯出门去，一把将她的衣袖拉住。那女子吃了一惊，呆愣了半天，口里叫道：“呀，吓死我了！你是何人？”源氏公子答道：“你何必这般讨厌我呢？”便吟诗道：

今夜良宵你我知，  
天作姻缘有如月。

便将她抱入房里，随即将门关上。那女的因事发突然，顿时不知所措，浑身颤抖，但也不挣扎，如小鹿般温驯娇美，别有一番情趣。她两眼茫然，叫道：“我不认识你呀，这如何是好！”源氏公子对她说道：“事已至此，你喊也没用，还是别作声的好。”女的听了这话，便知他是源氏公子，心中颇感宽慰。她感到实在难堪，又不愿故作冷酷，让公子扫兴。公子饮酒过量，哪里肯将机会放过。这女子又半推半就，拒推乏力，两人就此成其好事。她年轻温柔，异常可爱，令公子百般爱怜。无奈春夜苦短，天色渐明，两人心中不胜惆怅。那女的更是依依不舍，春心缭乱之极。源氏公子对她说道：“你还未告知芳名呢。不然我今后怎么找你？我想你也不愿意就此情断吧。”女的便吟诗道：

妾若不幸赴黄泉，  
汝自无缘扫墓来。

她吟时姿态娇嗔可爱。源氏公子答道：“如此说来也不无道理。我不该问你，你我若有缘分，日后自会相见。不过：

为芳名东寻西觅，  
如乱箭毁谤四起。

你若不怕世人议论，我又顾忌什么？但如果我真想知道，你又岂能瞒得住我？”正在交谈，天色已明，众侍女开始起身，准备到宫中去迎回女御。门外人多嘴杂，源氏公子不便久留，只得与那女子互换扇子，以作凭证，然后匆匆出门，返回宫邸。

源氏公子回到内室，倒头便睡，可久久不能入眠。他心中寻思：“这个女子真可爱！大约是弘徽殿女御几个妹妹中的一个吧。

此人还是处女，想必是五女公子或六女公子。三女公子已嫁给了帅皇子，四女公子一直倾慕头中将，却没有结果。这两人都是绝色佳人，昨夜若是她们中的一个，就其味无穷了。六女公子已经许给皇太子，如果是她，倒有些不妥。可她们姐妹众多，夜幕之下如何辨别啊。看情形，那女子并不想就此绝情，不再与我来往。可又为何不愿告诉我名字？”他百思不得其解，心早已被这女子牢牢地拴住了。

次日重开小宴，又是分外忙碌。与昨日的大宴相比，这小宴便显得更富雅致。源氏公子当筵弹箏，兴致勃发，不觉忆起昨晚月下那场好事来。虽邂逅而遇，可实在拂之不去。公子决定派侍臣良清和惟光前去打探昨夜留宿在弘徽殿的女眷是谁。这二人很是精明能干，领命而去。公子辞别皇上，出宫返邸之时，两人便来报告：“有三辆车子，现在已出北门。但见右大臣家的两个儿子及右中弁急忙地赶来相送，车上应该是弘徽殿女御及其诸妹。我们看得清楚：车上确有几位绝色女子。”源氏公子得到此信，断定那女子必在车上，不免热血沸腾。他想到：“得先知道那女子是右大臣家第几个女公子，然后直言相告，让她父亲右大臣知道此事，正大光明地作他女婿。可这女子品性如何，还不知晓，便冒冒失失求婚，未免过于轻率。但就此罢休，永远不明就里，也实在可惜。如何是好呢？”他一筹莫展，心中烦恼不已，只是茫然地躺着。

无聊之中，又拿出那女子赠给他的扇子来仔细端详。但见六片樱花模样的饰物，装在扇面外骨上，左右各半，整齐对称，上面扎着五色丝线。扇面上一弯朦胧淡月，月下波光粼粼。倒映水中月影的用泥金涂饰。构图不算新颖别致，但此乃美人信物，自有珍贵之处呢。那个吟唱“汝自无缘扫墓来”的女子，其面容始终盘桓在源氏公子心头，挥之不去。借助诗兴，他便在扇头添写了两句：

朦胧弯月何处落？

相思不语愁杀人。

然后将扇子善加收藏。

却说那晚与公子成全好事的，正是右大臣家的六女公子。她已许嫁了皇太子，预定四月间入东宫成亲。这几日回味起那晚的迷离春梦，无限眷恋，又不免悲切烦恼。源氏公子呢，因尚未确定她是第几位女公子，又与她姐姐弘徽殿女御一向不和，不便贸然求婚，也为此愁闷不堪。三月二十日后，右大臣家举行赛箭会，拟请众公卿及亲王参加，之后观赏藤花。其时樱花已经凋射，独有两株迟开，仿佛懂得古歌“山樱僻处无人见，着意春后独自开”之趣，眼下正开得灿烂。又新建一所殿堂，粉饰一新，以备弘徽殿女御亲生公主的着装仪式。右大臣家历来讲究排场，此时更是极尽奢华，一切新颖时髦的设备悉数采用。为给盛会增色，右大臣前日即面请了源氏公子，邀他前来赛箭赏花。以后又担心公子不来，便派儿子少将前来迎接，并赠诗道：

我家藤花倘一般，  
何须特地请君临？”

源氏公子接信之时，正在宫中，便奏闻此事。皇上看了诗笑道：“他很自鸣得意呢！”便说：“既是他特地派人来接，你该早些去。公主们都在他家长大，想来他不会把你当作外人的。”

源氏公子便回去梳妆打扮。直到天色已晚，方姗姗而来。右大臣家已等得焦急。只见他外披一件白地彩纹中国薄绸常礼服，内穿一件淡紫色衬袍，拖着长后裙飘然而至。置身于众多身穿大礼服的王公贵族之中，自是风流潇洒，可谓鹤立鸡群，气度不同凡响，高雅无比。大家肃然起敬。樱花也为之色减香衰，众人再难提起赏花的兴致。

盛会隆重进行。这一日的管弦演奏，非常出色。夜色渐深，源氏公子喝了些酒，不久便醉眼惺松，借口心中烦闷，起身离座。正殿里住着大女公子和三女公子，源氏公子便走到东面的边门口，倚

门闲眺。

正殿檐前，藤花盛开正旺。为便于赏花，正殿的格子窗都敞开着，众侍女聚集在帘前。她们故意将衣袖裙裾露出帘外，像新年踏歌会时的情景。这种略显轻狂的行为与今天的赛箭赏花宴会的气氛极不相称。看到这样，源氏公子倒觉得藤壶院的斯文典雅，毕竟卓尔不群。

“我心情烦闷，不胜酒力，既有缘到此，便让我在此稍事歇息吧。”他说着，便掀起门帘，直入帘子里来。只听帘内一个女子说道：“此话差矣！下人才讲攀缘，你如此高贵的身分，怎么也说‘有缘’二字？”语气虽然轻佻，但看样子决不是一般侍女，眉宇间分明显露出高贵的气质。

室内香烟袅袅，诸女群集；钗钿错杂，裙影踟蹰。人人举止婀娜，个个千媚百态。可见这家虽然富丽堂皇，紧跟时尚，但欠缺典雅情致。为一睹赛箭赏花热闹，这些身分高贵的女子纷纷从深闺涌出。公子本应庄重谦恭，但眼前这番艳丽光景已深深感染了他，不由兴致勃发，想道：“那一夜月下成其好事的是哪一位呢？”胸中顿时不禁有如小鹿冲撞。他便倚在门旁，将催马乐《石川》略加篡改，用诙谐的语调唱道：

石川高丽人予扇。

我心懊悔恨可叹。

一女子不知内情却喜多嘴，高声说道：“奇怪，哪来的高丽人！”只见帷屏后面另有一女子，低头不语，只是摇头叹息。源氏公子便接近此人，隔帘抓住了她的手，吟道：

朦胧月赏相见无？

山头凝望入迷途。

“何故让我入此迷途呢？”他用并不肯定的口气说。那女的终于防线崩溃。答吟道：

心心相印岂关月，

### 漠漠山云岂能入？

一听到这声音，源氏公子大喜过望。知道要找的正是此人。你道是谁？恰是右大臣家六女公子，名胧月夜。

桐壶帝退位后，皇太子继位，是为朱雀帝。与源氏素有隙的弘徽殿女御已贵为太后。且说胧月夜本为弘徽殿太后六妹，在朱雀帝作太子时就已定亲，此时自然入选后宫，二月里又升任尚侍。胧月夜姿色出众，艳若桃花，身材玲珑苗条，且很会吟风弄月，讨人欢心，故尤受朱雀帝宠爱。弘徽殿太后常住私邸，入宫后则入住梅壶院，便将很少使用的旧居弘徽殿让与尚侍胧月夜。胧月夜旧居为登花殿，那里偏僻简陋。如今住进这富丽堂皇的弘徽殿，顿觉气派非凡。但见侍女如云，华贵无比。从此，生活豪奢高贵。然而，当年与源氏公子于朦胧月下的缠绵，始终令她难以释怀，回味无穷，心中不时暗自嗟叹，私下照旧与源氏通信传情。此时源氏也有顾虑：“倘走漏消息被右大臣知晓不知如何是好？”然而他的性格就是愈是难得愈是渴慕。胧月夜入主禁宫后，对他的恋慕日趋强烈。然弘徽殿太后生性刚愎，心胸狭隘。桐壶帝在世之时，尚有所顾忌，隐忍未发。而今时事变迁，她要想方设法报复多年来心中所积下的仇恨。近来源氏屡遭打击，也知道是太后从中作祟的缘故。可源氏不善人情世故，只得任其自然了。

上皇去后，朱雀帝谨守遗言，多方庇护源氏。然而朱雀帝年纪尚轻，性情柔顺，缺少刚强果断之气，诸事皆由母后弘徽殿太后与外祖父右大臣作主。因此源氏处身行事，每多失意。但那位尚侍胧月夜偷恋源氏不辍，两人相晤虽然不易，但也不时巧设安排暗中幽会。一次，五坛例行法会。朱雀帝洁身斋戒时，在侍女中纳言巧妙安排下，二人来到一靠近廊下的房里，重温当年鱼水之欢。虽人多耳朵，提心吊胆，但偷情欢爱浑然忘我，只见正值豆蔻年华的胧月夜，轻狂中不失温柔优雅、天真烂漫的乐趣。源

氏兴奋不已。

无奈良宵苦短。天近黎明时，闻值夜近卫武官在近旁高声喝道：“奉旨巡夜！”源氏想：“说不定另有一近卫武官亦藏在附近幽会，而遭同辈嫉妒，告知了这值夜武官，教他特地高声嚷叫恐吓一番吧。”随即想到自身亦为近卫大将，不觉忍俊不禁。值夜武官走来走去巡视一会儿后，又高声报道：“寅时一刻！”而胧月夜听此时辰，随即吟道：

夜阑先闻报晓声，  
疑是情尽悲泪起。

一副依依不舍的模样，令人怜爱万分。源氏答诗：

夜色已尽情未尽，  
暗处嗟叹度今生！

由于既有被发现的担忧，又有有负于朱雀帝的愧疚，源氏当下心情不安，便匆忙溜出了房间。

尚侍胧月夜近日身患疟疾，为祈咒诸事之便，遂搬到娘家右大臣官邸。法事完毕，病体痊愈，家人皆大欢喜。贵体欠安，本是忧烦之事。尚侍却视其为天赐良机，遂与源氏密约，煞费心机，谋得夜夜相守。胧月夜正当容娇色媚之年，虽病体初愈，而略显羸弱，然仍不减当初风韵，更显楚楚动人。但由于弘徽殿太后近日亦回娘家同住，耳目众多，幽会危险倍增。而源氏大将却有一脾气：愈是艰险，愈要知难而上，与胧月夜夜夜偷欢，毫无收敛。所有一切，自然难掩众人耳目。然邸内之人均有所顾忌，不敢将此事报告给太后。右大臣也是毫无所知。

某夜，忽然雷电交加，大雨滂沱。翌日晨曦，诸公子及太后的侍从都赶到右大臣家探望，人声鼎沸，耳目甚众。侍女皆惧雷雨，故簇集在帷幄近旁。源氏心惊胆战。胧月夜的侍女中仅二人详知内情，然此时亦无法可想。

稍后雷鸣渐停，雨势略减。右大臣特地赶来探视胧月夜，阵雨声淹没了他的脚步声，二人竟未知觉。他冒冒失失地走进室内，撩起帘子。问道：“你睡得可好？昨夜雷雨好大，为父甚为担心，因夜深未能看你。众皇兄及太后的侍臣有没有来问候过？”右大臣说话的言语粗重急促，全然不似尊贵之人的口吻。源氏自身虽处危急之中，也不觉微微暗自讪笑：“何必在帘外偷窥，理应坦然进入室内再开口不迟吧。”

胧月夜惊吓之余，羞得满面红晕，曲膝前行于寝台之外。右大臣看见她如此模样，以为发烧，便问道：“看你气色很差，想必有妖孽作祟吧，法事该延续几日。”他忽然见一淡紫红色男带缠在胧月夜身上，甚是惊讶。又见帷屏边散落有一张赋诗的怀纸，心头一怔，便问：“这是甚么？怎在此处，拿给我瞧瞧。”胧月夜急忙回头，方才察觉遗落的信函。自知此事已无法搪塞，一时无言以对，吓得灵魂出窍。倘是涵养较深的人，这时应考虑到女儿的尊严而不要揭穿此事，哪知此人性情暴躁，不顾私情。他不作思考，气冲冲地上前拾起怀纸，并搜索帷屏后。只见一个英俊美男子，正大大咧咧地横卧在女儿榻旁，这时才略微拉过衣衫遮住脸面。右大臣惊异不已，义愤填膺。然又不便当面发作，仅觉头昏脑胀，拿了怀纸走出房去。胧月夜早已两腿发软，瘫如烂泥。源氏心中懊悔，想道：“总是我行我素，这下难逃世人指骂了！”然见此女可怜巴巴，只有稍稍安慰一番。

右大臣本性直率，知无不言。且正值年老之际，心里藏不住半句话。故而毫不犹豫，竟将此事俱告弘徽殿太后。并忿然说道：“竟有这等事情。看这笔迹，分明出自源氏。可尚知此前他们早有往来。想当初我重其人品，故不为难他，并早就表示过愿将幼女许配于他。孰知他竟清高孤傲，不理不睬。虽是愤慨，然念于前缘，则也委曲求全。如此看来，小女虽已失贞，朱雀帝亦乃宽宏大度之人，未曾嫌弃，尚能留住宫中。但因负疚于心，焉能奢望

女御之尊？至今屈居尚侍，难遂初愿，是乃一桩憾事。既今此女贵为皇妃，源氏竟敢做出此等辱没皇门之事，是可忍，孰不可忍。沾花惹草虽是男子的通病，但也没有像源氏这等荒唐至极之举！”

弘徽殿太后为人阴险狠毒，不听则罢，一听此事，更是怒形于色。答道：“我儿徒留皇帝之名，其实备受众人奚落。祸根就是那已退职的左大臣，当初不愿把爱女嫁于皇太子，执意要下嫁于为臣之源氏，同昏时源氏仅十二岁，尚为弱冠之年呢！送六妹入宫，是我的夙愿，不料先遭源氏玷污。而众人一致袒护他，对此置若罔闻、如今六妹仍屈居尚侍，不能荣登女御尊位。我心中尽管怨恨，但一直在设法使她荣升，主掌后宫，以雪耻辱。岂料六妹不识大体，一心追慕于源氏。如此看来，那源氏与斋院槿姬的绯闻也确有其事了。总而言之，源氏嫌恶我儿朱雀帝，褊护皇太子，望其早日身居高位是真。他的目的再明显不过。”她痛快淋漓，丝毫不留口惠，反弄得右大臣觉得过意不去，懊悔自己不该多嘴。遂暗自感叹：“不该将此事告知她呢。”便婉言加以劝解。

“长女言之固然有理，但此等家丑，尚不必启奏皇上。定是小女前番过失，皇上并未深究，仍然宠幸。故此次得寸进尺，不思改过，才做出这等风流事来。这次不如暗地严加训斥劝诫，如再不知错即改，容老父再作打算。”弘徽殿太后虽同意如此，怨气仍未消除。她想：“我与六妹同居一邸，耳目众多，难得有可乘之机。源氏也真是目中无人，竟敢在弘徽殿寻花问柳，可谓有意侮辱我等，罪不可恕！”于是越发愤激。

那尚侍胧月夜，因与源氏公子私情败露，传为笑柄，羞愤难当，神情颓丧。右大臣素来疼爱此女，便屡屡向弘徽殿太后求情，又奏请朱雀帝。朱雀帝认为她并非身分尊贵的女御及更衣，仅为朝中女官，便宽恕了她。这尚侍苦恋源氏公子，闯下滔天大祸。幸而获赦，依旧入宫侍奉。但她依然痴心倾慕这多情郎。而源氏则

因为获罪于右大臣及弘徽殿太后等，被他们找一借口谪贬于须磨。

胧月夜于七月里返宫。朱雀帝向来对她宠幸有加，便不顾外人讥议，依然留她在侧伺候。不时向她诉说衷肠，且订立海誓山盟。其姿容仪态，极为雍容华贵。可胧月夜总难以割舍源氏公子，更觉愧对于朱雀帝。时逢宫中举行管弦乐会，朱雀帝对她道：“源氏公子不在，乃盛会之缺憾。况且此情此景之下，比我更加思念他的人，何其多呢！觉得世间万物，尽都黯然失色了。”之后垂泪叹道：“我终究违背了父皇遗命！未能爱护于他，罪不可赦！”胧月夜也淌下泪来。朱雀帝又道：“我虽于万人之上，但毫无乐趣，因而也不思长生。如果我现在死了，你会怎么想？如果你对我的死的痛苦，尚不及与须磨那人的生离可悲，那我九泉之下都难以瞑目的。古歌道：‘相思至死有何益，生前欢娱胜黄金。’此为不解来世因缘的浅薄之见吧！”他道尽世事沧桑，但语态却格外温存。胧月夜悲从心来，泪流不止。朱雀帝便道：“你这般痛苦，泪为谁落？”

稍后朱雀帝又道：“至今你也没有为我生个皇子，实是憾事！本想遵循父皇遗命让位于皇太子，可皇宫制肘甚多，真令人烦恼！”都因当时权臣当道，朱雀帝大权旁落，性情柔弱，故不能随意行事，痛苦之事极多。

\*\*\*\*\*

看透世事的朱雀帝让位的决心日益坚定。但念及尚侍胧月夜目前的处境，又甚是怜悯。便对她道：“你父太政大臣（即右大臣，后升任太政大臣）早已过世。你姊皇太后（即弘徽殿太后）卧病于床，危在旦夕。我在世之日恐亦无多。今后你孤苦伶仃，委实让人放心不下。你爱恋我那般短暂，又将深情付诸别人。但我始终专一于你。待我去后，虽有更为优秀之人来照顾你，然而那人又怎能如我一般对你痴情？仅此一点，便让我为你日后忧心。”话到此处，禁不住举袖拭泪。胧月夜满面绯红，娇羞的双颊早已布

满泪痕。朱雀帝见了，便忘却了她的所有过错，只觉分外怜惜。又道：“为何你不生个皇子与我，真是憾事啊！将来遇到那宿缘深厚之人，想必你会为他而生吧！可怜身分限制，仅为臣下。”他因念及身后之事，竟毫无顾忌地道出这番言语。胧月夜甚感羞渐与悲哀。

胧月夜也深知，清秀堂皇的朱雀帝对自己一往情深；源氏公子虽潇洒俊美，却不及朱雀帝情感真挚。回首往事，常痛惜不已：“年幼时为何率性而为，任情而动，惹下如此滔天大祸。自己颜面尽失倒也罢了，牵连别人历尽磨难……”自己真是薄命之人！

（据《源氏物语》相关章节编写）

## 一个妓女的暮年

她一生放荡，而今六十有五，每晚竟还要为了十几文钱打扮得花枝招展……

我一路艰辛，在旅店宿下之后就产生找个一夜之夫的念头。细想一下，尽管是匆忙交欢，还影响尽情酣睡，但也能消除白天奔波疲劳，暂时忘掉旅途的孤苦。

出卖色相的行当我已经干遍了，在神佛已经混不下去，我便来到了神风、伊势的古市和中地藏这些地方，在这里的游山旅馆落脚。对外，我自称是游山姑娘，但私下里对当地的客人出卖色相。衣着是当年我在岛原当太夫时不屑一顾、撇在一边的那种过时服装。根据地点的不同，我也唱一唱间山曲：“浮生恍如梦，来往过客知我名。”这小曲的曲调是固定不变的，谁唱都一个样，实

在可笑。在表演方面，我向来自京都、大孤等地的巡回演出戏班的演员学习，他们在仲春季节肯定来这里，我专学那些比较高雅的，以便有个宴会什么的可以周旋应付一下。我在这里扎根之后，就用从前擅长的甜言蜜语地连哄带骗，把这里土里土气的乡巴佬儿们当成风流雅士吹捧一通，捧得他们云山雾罩、晕头转向。但是，人家终于还是看出了我眼角的鱼尾纹。这一行当自然是年轻的才吃香，所以后来招呼我的客人就少了。我越来越拉不到客，境况自然就越来越惨。

虽然是土里土气的乡巴佬儿，但老嫖客越来越聪明，年纪大的女人是蒙混不过去的。

后来我离开古市，依然操旧业，去了松坂，当了给轿子铺拉客的女人。上午尽情睡觉，下午两点一过，就梳妆打扮，把当地特产伊势白粉抹上一脸。俗话说“神住在脑袋里”，既然这样，头发上就得抹油，我仿佛是从高仓山之颠神仙所居的石室走出来的仙女一样，一副白白的面孔，拉住骑马过来的参拜伊势神宫的人，引进院子，然后就向老板介绍：“这位是播磨的老板，那位是备后来的先生。”我能一个不差地道出他们的家乡，然后我就用他们的家乡话和他们交谈，使他们大为开心；再说些甜言蜜语，对方也不问店钱多少，就住这里了。我不过是有意无意与他们地调笑几句，他们似乎就以为我对他们喜欢得不得了。我紧紧缠住他们，于是他们立刻把行李搬了进来。等客人住下来，我那股热情就像哪阵风给吹散了一般，什么也不管，冷冷淡淡，一般的事找我不理睬。“请给我拿个火来，我要吸烟！”我就说：“你鼻子底下就有座灯哪！”洗澡水可太慢啦！”我就笑着说：“你不是在娘胎里老老实实呆了十个月么？”

“请帮个忙。”一位客人把我叫进他的房间说：“麻烦你，请给我换一换贴针灸的膏药。”他脱下衣服露出肩膀。我说：“这两三天一直手疼。”我连看都懒得看他一眼。他的浴衣袖子脱线了，说：

“借针线用用。”我故意吃惊地说：“我们干的活虽然下贱，也不至于老是带着针线吧。你把我看成什么女人啦？”说完我就往外走。客人连忙把我拦住：“已经是晚上了，就在这儿喝两杯吧。”说完就把他家乡的名产盐味鱼等等拿出来。这样，气氛好起来。我装作已经有些醉意，他把手伸进我的怀里我也没拒绝。我说：“尽管旅途辛劳，你还是个很精神的男人呢。”说着就摸摸他脸颊上被草笠带子勒出的血印，揉揉他被草鞋磨破了的脚后跟。就这几下，不论什么样的男人，他都把白天精打细算力求节省的那一套抛到了九霄云外，赶紧把钱串拉过来，用纸包上一百文钱，放进我的袖子里。可是，有时有些客人因为三文钱谈不拢而不能成交，尤其是那些不骑返程马的人，在这方面是另有一套办法的。

大体说来，老板不给接客的女人发工钱。老板只管饭，前提条件是这些女人要给他留住客人。一个晚上她们只接一个客人时，老板不抽水，接两个时，第二个的嫖资他就要提成了。日常生活方面，老板除提供四季衣服之外再不给别的。人都有相好的，从相好的那里得些东西，已经是不算秘密的老规矩。像做饭这样做粗活的女人看着很羡慕，也跟着学，客人一多她们就到里间给客人解闷儿。“兼营女”指的就是她们。

岁月如梭，我在这里干了很长一段时间。年华早逝，容颜憔悴、丑陋，因而被老板辞退了。我去了这个地区的海边小镇桑名，在码头这样人多的地方卖些针头线脑胭脂香粉之类的东西。这连我自己都觉得可怜。在这里，轿子店拉客的那套办法就不灵了，而是进入菅草铺顶的停泊船上，有时生意做完了，包袱和小口袋还没打开。看来世间男女交欢的手段真是应有尽有。

到此时为止，一个女人能干的行当我全做遍了，年纪也大了，脸上的皱纹越来越深。我四处流浪一段时间后，不得不又回到堪称情场之海的摄津的大坂。我在花柳之街的新町一家妓院找到一个栖身之处。我从前在这里呆过，对街道上情况早就了如指掌，靠

着以往的关系，当上了妓女管理员。想想从前当过太夫的身分，现在沦落到这一步确实有些难为情。

管理人是按规定着装的，一眼就看得出身分来。扎着黄褐色围裙，中幅宽的带子在左肋打结，腰上挂着一大串钥匙，从怀里伸进手去把后面的下摆往上稍微提一提，经常是头顶上放着一条叠好的手巾，走路不能有脚步声，眉头总是皱着，时刻提防出什么意外的事，认真地训练妓女们。即使那些生来就不爱动脑筋的女人，也会很快变得聪明起来，深得客人的欢心。来客不断，很少有清闲的时候，因而给老板带来巨大的收入。但是，因为我太了解妓女的内情，很容易发现她们和情夫偷偷地幽会，于是对他们大加斥责。太夫怕我，客人也觉得难堪，节日没到就每人送给我两步银子。

因为做了妨碍她们的事，她们暗地里都恨我，我无法在这里继续当妓女管理员了。在新町也难以住下去，我就搬到名叫玉造的近郊小街。这里没有一家气派的铺子，全是小户人家，显得荒凉。我住的长排出租房，即使白天也有蝙蝠飞来飞去。没有积蓄可供我高枕无忧，身边只有身上的衣服还没有卖，破柜橱也拆了做明天的烧柴，晚上这顿饭只好喝开水嚼炒豆，不这样又有什么办法呢？

此情此景，使我对这人世厌烦透顶。我已经六十有五，完全是因为皮肤细嫩，再加上身材娇小的缘故，人们说乍一看还是四十岁多一点的样子。这话过去听了很愉悦，如今再听到这样的赞扬，可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回想起我这一生之中所经历的放荡生活，不由得沉思起来。蓦地从窗户向外望去，仿佛看到有顶着莲叶形似的胞衣的婴儿，并排站着九十五个婴儿，腰部以下全是血，他们吐字不清地哭叫：“抱我！抱我！”我心想：“这大概就是那些死于难产的孕妇肚里胎儿的亡灵吧？”我屏住气看着看着，就听他们异口同声地怨恨道：

“无情的母亲！”我一想到原来这是“被堕胎杀掉的孩子”就不禁悲伤万分，想到：“如果抚养得很好，比有九十三口的和田义盛家里的人还多呢！”过去的事总令我难以忘却。没过多久，幻像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有了这样的幻觉，我就下定决心：“此生也就到此为止吧。”可是第二天天一亮，又舍不得这条命。

我隔壁那里有三个女人住在一起，年龄大约都在五十岁左右。不知道做什么生意的，她们白天一直睡大觉。我觉得很奇怪，便留心观察她们的举动，结果发现，她们一天到晚吃的是和她的身分不相称的美味佳肴。贩卖海产的小贩常来这里，她们常买他的新鲜鱼虾，或者毫不犹豫地买一升四分之一的酒喝喝。从来没听见她们哀叹度日艰辛的话，听到的是：“今年过年，我要做淡黄色的新衣服，隐纹面料染上扬帆的船和中国团扇图案。为了在夜间能引人注目，带了要灰地的底色上染五色的向左旋转的圆圈。”她们这样谈论的时候离新年还远着呢，现在就谈这类问题，一定是因为钱多烧得慌的缘故吧。

晚饭过后，她们就开始梳妆打扮。廉价的香粉反复涂来涂去，用研的墨画出前额的头发边缘，口红涂得光亮，脖子修饰得很仔细，从胸部到乳房周围，凡是出现皱纹的地方，涂上厚厚一层粉盖住。头发稀的地方掺上几绺假发，在扎紧的岛田式发髻上，扎上三条藏在里边的发绳，在上面加上叠得宽些的桑皮纸。藏青的超长袖褂子，束上后面打结的白布带。脚上套粗线纳成方格的袜子，穿细菅草梗作垫的薄底木屐。废纸加工而成的手纸胡乱塞在怀里。束上兼作衬裙带子的腹带。这样梳妆打扮完了，大家就坐等只能模糊地看出人们面孔的黄昏时分来临。这时进来三个健壮的年轻人。他们穿短外褂，头上缠着手巾，或者用手巾束住脸部，或者把头巾一直拉到眼角，几乎让对方看不到眼睛。手拿一根粗竹杖，穿细筒短裤，打裹腿穿草鞋，带着一块卷起来的草席，说一声“时候到了”，三个女人就跟他们走了。

南边住着一家靠加工雨衣上的插扣为生的夫妻。男的让老婆打扮齐整，给差不多五岁的女儿买来年糕：“爸爸和妈出去一趟就回来，好好在家呆着。”把大的哄好之后，父亲抱起两岁的小孩。这时母亲把一件旧的麻布单衣罩在外面，似乎担心被左邻右舍看见似的匆匆出门而去。这夫妻去干什么呢？令人费解。

隔壁的三个女人黎明时分才回来，那神态和外表同出去之前大不一样了。衣着不整，头发零乱，身子像面条一样软，仿佛坐都坐不稳，呼吸粗急。先喝碗盐开水，然后赶快喝白粥，喝完就洗澡，这时候才感到舒服一些。领她们走的男人从袖子里把零零碎碎的钱掏出来，粗略算一算，给她们一半，另一半作为佣金自己拿走。

男人走了之后，女人们就凑在一起说起各自的遭遇。一个人说：“昨天晚上运气真糟，带手帕的男人一个也没碰上。”另一个人说：“我碰上的全是血气方刚的年轻汉子，接第四十六个男人时，感到像是快要死了，心想可不能再接客了，可是欲望没有止境，完事之后还以为客人不断才是好运气，所以又接了七八个客才回来。”

另一个人只是吃吃地笑，因为她不说话，所以另外两人问她怎么回事。她说：“我从来没见过像昨天晚上那么麻烦的事。刚出门时，我站在天满的菜市那里，我想拉的客就是那些从大坂东郊往城里运菜的船上的农民。一个大概十六七岁、头发帘还没有留鬓角、在乡下人看来还算英俊的小伙子，举止很可爱。可能从来没碰过女人，就被同村人给带出来了。他的老乡帮他挑来挑去选女人，对他说：‘你既然豁出十文钱，说不定就能挑上个漂亮的。’那小伙儿等不及，就说：‘我就喜欢她。’把我挑上之后就带我上了无篷船。当然是以浪花为枕青天为帐，几度交欢之后，他用柔嫩的手摩娑我的侧腹，我感到很受用。他问我：‘你今年多大？’我哪能对他说实话，便用假嗓说：‘十七。’他很高兴地说：‘那正好和我同岁！’天越是黑下来，就越能掩盖我的本来面目。明明是五

十九，却说十七，少说了四十二，真是弥天大谎。到了地狱，鬼一定要拔掉我的舌头。不过，我这是为生活所迫，情有可原吧。从那里我又去了长町逛了一阵子，结果被叫进了朝山拜佛人住的客栈。四五个朝山拜佛人仿佛讲经说法一样，并排端坐不动。因为灯火通明，我马上背过脸去坐在一角。大家不知什么原因，没有跟我搭话。尽管是乡下人，他们也不大可能看上你我这副样子的。我感到很难过，只好开口了。我说：‘我伺候哪位？要是留我住下那当然好，不然我得快点赶别的生意。’我一开口，他们听了更加怕得缩头缩脑。其中一个神色肃穆的老者恭恭敬敬地用拇指、食指、中指三个手指拄地跪拜着说：“姑娘，年轻人这样害怕，请千万别介意。说实话，我们方才讲了晚上猫妖变成老太婆的事，现在正在害怕呢。大家为了求来世之福，要去三十三处烧香拜佛，可是因为年轻，想女人想得快要发疯，所以才把您叫来了。这也是观音菩萨在考验我们的虔诚心。我们对您，既没爱恋，也没有遗憾，只求您赶快走。’我一听就生气了，心想，就这么白跑一趟也未免太亏了。我环顾院子，谚语说，家有万贯，不如一顶斗笠，我这十文钱的买卖没作成也不能白搭工夫，就把他们的一顶加贺斗笠拿来了。嗨，什么都一样，年轻的时候是朵花，是酷似天仙一般风采绰约的女人。不管怎么说，做我们这种女人是很不幸的，没有上中下的区别，全都是十文钱的价格，这样，长得漂亮的就吃亏了。当这种路旁拉客的暗娼，最大的心愿就是夜晚没有月亮，以及别撞上故乡的人。”

她把她的经历说了个淋漓尽致，它本身就是个滑稽故事。

我仔细地听着她们的故事，这才明白，原来这些人就是人们所说的路旁拉客的暗娼。我笑这些女人们：“虽说生活所迫，但是那把年纪那么干，也的确确实够玩命的了。何必那样，一死了之不就万事大吉了吗？”不过我已有亲身体验，命固然毫不可惜，但是到了舍命一死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同一栋出租房的后院住着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太婆，生活难以维持，一天到晚为她的脚和腰病不能自如行动而叹息连连。她劝我说：“凭你这份姿色，日子却过着这样窝囊，实在是愚昧不堪。你务必听我劝，跟她们一样晚上也出去挣钱。”我说：“我把年纪，还有谁看得上？”她红着脸说：“我如果不是让这脚和腰病缠着，也要在白头发上罩上假发套，打扮成寡妇，出去碰碰运气哩。行走不便，实在没有办法。你可千万听劝。”经她这么一说，我终于想通了，心想：“再苦也比饿死好受一点儿吧。”于是跟她说：“那我就出去试试看。可是这身衣服实在不像样子，无论如何也不合适呀。”我这么一说，她马上说：“我有办法。”说完，立刻出门，一会儿就带来一个看似面善的人。那人把我打量了一番后，显得十分满意说：“还行，傍黑天还能接到客！”说完，他就回去了，过了一会儿他送来一个包袱、一把伞和一双漆木屐。

包袱里装着一套长袖服，一条饰带，一件衬裙，一双布袜。这些衣物是租的，我得付租钱，长袖服一夜三分银子，饰带一分五厘，衬裙一分，袜子一分，雨天打的伞十二文钱，漆木屐五文。这样，干这行必不可少的行头全齐了。我转瞬间就变成了路旁拉客的暗娼了。这行当的行事方式我早有见闻，试唱一段“您的睡衣”小曲，声音不对头，只好让给我拉客的跟班用假嗓唱着小曲走过霜夜的长桥。虽说为生计所迫，不得已而为之，但也实在凄惨。

现在的人也变得精明了，虽然只花十文钱找个路旁暗娼，却比大财主在妓院里找太夫那类的妓女看得还要仔细、挑捡得认真，或者等待过往的灯笼照清楚了细看，或者带到自己住处在座灯下再瞧。人们为这类的片刻之欢认真仔细，这和从前大不一样，这样，丑女人和上年纪的很难拉到客人。俗话说，世人贤愚各半，可是现在呆头笨脑的嫖客却一个也不见了。

天渐渐亮了，晨钟响了七八下，响彻天空。我不由得着急起来。这时，有赶驮子的人上路了，铁匠炉、豆腐坊也开了门，我

边走边看。也许我在别人眼里根本就不像个暗娼，所以没有一个男人搭理我。也正是在这时，我想，这是我在这个俗世上最后一次当娼妓了，我下定决心从此以后绝对脱离此道了。

山上鸟飞绝，雪花已挂满樱花树梢，冬季又到了。不过冬季一过春天就来；转瞬间万木复苏，迎来又一年的早春。唯独人，一旦上了年纪，那就毫无希望了。特别是回首往事，痛定思痛，满身的耻辱哀告无门。“但求来生踏踏实实地做一个普通的人”带着这个念头，我重新回到都城，特别向往参拜堪称现世极乐净土的大云寺。恰逢赶上忏悔孽障的佛名法会。我也口诵佛名从大殿向外走去，正在这时，却蓦然看见了五百罗汉堂。我往里一瞧，不知道是哪位雕刻师雕的，只见这些罗汉形象、姿势各具特色。据说，“五百罗汉中，其中一定有和你所熟悉的人面孔相似的”。

我想，这说法也许真的，便细心地挨个看下去，果然发现其中有我青春年少时共过枕的男人面孔，而且活脱脱一般模样。再注意看下去，还有一位罗汉和我当妓女时曾经对我推心置腹，并且在手腕上刺了字的长者町的阿吉不走二样。这勾起我绵绵情思和忆起当时的情景。刚想起这些，又发现坐在背阴处的那尊罗汉活像我在京都当侍女的那家老爷，我和他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恋情，至今历历在目。

再往对面一看，那罗汉和我曾经正式结为夫妇的五兵卫很像，连那鼻梁的高度也差不离儿。因为我和他是毕竟有几年如胶似漆，恩爱无比，所以忆起往事倍感情真意浓。往这边一看，但见一尊身材矮胖、上身一半袒露、着浅黄色衣服的罗汉，我也觉得它特别像一个我熟悉的人，但一时却记不起那人的名字。后来我忽然想起，啊，是他，是他！没错，就是我在江户时每月幽会六次的相好团平。

再往里走，有一位坐在岩石群立之处的白面书生般的罗汉，从那英俊的长相，使我想起四条河原的演员，此人出师之后很有出

息，我在茶馆时，我是他接触的第一个女人。从那以后，他懂得了闺房之乐，毫无节制，不久便卧床不起，仅仅二十四岁，终于油尽灯灭、呜呼哀哉，进了乌边野的墓地。想当初他那尖尖的下颌、深深的眼窝，这罗汉简直是按他的模样做的。

还有一位留着唇胡、红脸秃头的罗汉，它很像那个和尚，我给他作姘妇时受尽了他的虐待，如果没有胡子我会以为这是他的化石。我是怎么折腾也能撑得住的，但是这和尚不分昼夜地贪欢，结果得了痲病。人无论做什么总应有个限度，这个和尚曾经精力绝伦，而今早已化作一缕轻烟了。

还有一个枯树下边的罗汉，那面孔显得聪明灵秀，大锏头脑袋好像是自己剃的。那表情似乎在说着什么，手脚也像在开始活动，我越看它，一个我熟悉的人的面影就越清晰。我当卖唱比丘尼的时候，每天都碰到不同的人，其中有一位在九州某高官公馆供职的小吏，他舍生忘死地恋着我。其间有悲有喜，至今我还没忘记他。他把别人视若生命般的钱毫无保留地给我，把东西送到我的下处托管理人转交，无微不至地关心我。……

我细心地看着五百罗汉，发现没有一个不是和我从前非常熟悉的人极其相似的。在这里回头想想自己卖笑生涯中的件件往事，感到人世间再也没有比沉沦为娼妓的人更可怕的了。我这一辈子遇到的男人数以万计，而自己只有一个身体，苟延残喘一直活到今天，既觉得羞愧，又觉得浅薄轻佻。此时此刻，我脑袋像地狱的火焰在轰轰作响，泪水像沸腾的水流阵阵喷涌，仿佛置身梦魂迷离之境一般茫然不知，忘记了自己身在人来人往的寺院，竟然伏地不起。许多法师走过来说：“眼看太阳就落山了。”说话之间，入定的钟声响了，我忽然一惊，这才渐渐恢复常态。一位法师非常亲切地问我：“这位老太太因何事悲叹？是不是因为这些罗汉之中有的像你已升入天堂的儿子或者老伴，因而睹场思人以至流泪？”他这么一问，我更加羞愧难当。

我没有回答他，赶忙走出门外。这时候我想到了我身后的事。

《九相诗》中说“名留貌无松丘下，骨化为灰草泽边”，我这种经历的人应该如此。我好不容易来到鸣龙山的山麓，现在我要进入极乐世界已经是没有任何牵挂了。所以我要渡过烦恼之海进入省悟之道，解开并扔掉佛法之舟的缆绳，为了投身于广泽之池而疾驰。但是，从前交谊深厚的人劝阻了我，并为我安排了一个筱竹铺顶的小庵，劝我说：“死的事交给时间安排好了。抛却以往的妄念，复归本来之心，诚心奉佛。”我想这是很值得感谢的建议。于是我从早到晚排除杂念专心念佛，以此打发时日。

（摘自井原西鹤的《好色一代女》）



## 卷 二

# 色 道

色，非单一的性欲，也非单一的情爱，甚至非性非情。可能因性生情，抑或因情致性，或者只不过是逢场作戏。只因发生在男女之间，是以视之为色。

色之不同于纯粹的性或情，就在于有“道”。色界之中，充满了智慧和胆识的较量，极尽周旋之能事。仅凭良弓宝马未必就能成功。

古人常言“猎色”，足见“色”是“猎”得的。凭万贯家财买的不是“色”，恃强权占有的不是“色”，借真情恋慕得的不是“色”，靠品性卓越赢的不是“色”。

熟稔色道，伶仃之女亦被风流公子所器重，贫寒少年能为绝色佳人所垂爱。

## 闭“月”羞“花”引蝶来

她的姿色、才气、声名都很普通，但她终于迷倒了权势显赫、俊美绝伦的公子。

话说源氏公子对另一个叫做左卫门的乳母的信任，仅次于做尼姑的大貳乳母。这左卫门乳母身边有一女子叫大辅命妇，在宫中供职。她父亲出身皇族，是兵部大辅。这大辅命妇年轻风流，与公子往来亲密。后来她父母离异，母亲改嫁筑前守随夫去了任地。这样，大辅命妇和父亲就住在京都。

一天，大辅命妇与源氏公子聊天，偶然提及一个人来：常陆亲王晚年得女，视若至宝。如今亲王去世，此女孤单可怜。源氏公子连忙向她探问详情。大辅命妇道：“此女品性、相貌如何，我所知不详。只知此人生性喜静，难以与人亲近。即使和我谈话，也总隔着帷屏。唯一能亲近她的是七弦琴。”源氏公子道：“我很想听听她的琴声呢。她父亲精于此道，料想她也技法不俗。”大辅命妇又道：“恐怕不值得你亲自去听吧。”公子道：“且莫做井底之蛙。趁这几天春夜朦胧，你陪我悄悄去吧！”大辅命妇甚觉麻烦，但宫中清闲无聊，就答应了他。为完成公子所托，她只好借口探望这位小姐，常常光顾常陆亲王的旧宅，与这小姐要好起来，并常在此留宿。

十六日，源氏公子如约而至。大辅命妇道：“真不巧啊！月色朦胧，恐怕有损琴声的清朗吧？”公子答道：“无妨，你只管劝她弹。既来之，总得听听，不能空手而归吧？”大辅命妇让公子在自

己留宿的房间里等候，自己往常陆亲王小姐所居的正殿而去。她透过格子窗，见小姐正在月下欣赏庭中美景。大好时机。于是大辅命妇道：“我知道您的琴弹得极好，平时公事繁忙，出入匆匆，不能静心拜听，实在遗憾！今夜适逢良宵，特来此一饱耳福。”小姐答道：“弹琴没有知音就了无情趣，你来得正好。但你乃宫中之人，我这末流技艺恐不会合你意的！”便取过琴来。大辅命妇不免担心：不知源氏公子听了会是何种评价？心中忐忑不安。

小姐弹了一曲，琴声悠扬悦耳，却并无高明之处。幸得这七弦琴与其它乐器相比，音色甚好，故公子觉得尚可。他心中若有所感：“当初常陆亲王不遗余力地按照古训调教这小姐，可现在斯人已逝，徒留此处如此凄凉寓所，恐怕是古小说中才有的吧！”他思想上前向这小姐求爱，又觉得太过轻率，一时犹豫不决。

正在这时，琴声倏然而绝。原来大辅命妇乃乖巧机灵之人，她觉得这琴声并不怎样高妙，倒不如少让公子听。她对小姐说道：“我突然想起今晚有客，若我不在，定会被人埋怨。以后再慢慢听吧。我关上格子窗，好么？”说完，便返回自己房里来。源氏公子觉得扫兴，道：“我还没听清究竟弹的是什么，正想仔细听听，却不弹了。”看来他兴致未尽，就对大辅命妇道：“既然听了，那就再靠近些听如何？”大辅命妇却毫无兴致，便回答道：“算了吧，她的景况如此萧条荒芜，靠近些听岂不更是败兴？”源氏公子想：“这话也有道理。倘男女第一次交往，一见钟情有失我的身分。”但他不愿就此放弃，便说道：“那么，你要找机会向她转达我这番心愿！”他似乎另有约会，说罢便急匆匆向外走，大辅命妇便嘲笑他：“皇上常说你这人太呆板，替你担心。我每次听到此言，总觉得好笑。要是让皇上看看你现在的这种模样，不知道他又该怎么说呢！”源氏公子回转身来，笑道：“你也像外人那样讥笑我？我这模样固然轻佻惹笑，你们女人家又能好到哪里去？”这大辅命妇本是个风骚女子，听了此话，也觉得反被将了一军，便默不作声。

源氏公子走出门去，灵机一动，想道：“若到正殿那边，说不定能窥见小姐。”便蹑手蹑脚走过去。正殿前的篱芭墙除一处尚存外，大部分都垮塌了，他便走到那里。哪知早有一个男人正立在那里往里窥望。他想：“这一定又是追求这位小姐的吧？”便停下来仔细一瞧，这人竟是他的妻兄头中将。原来，公子和头中将傍晚从宫中返回，在途中分手的，头中将见公子竟不回二条院私邸，甚觉奇怪，心里猜测他将到何处去？兴趣突发，舍弃了原本要去的幽会，便跟在源氏公子后面，窥探他的行踪。头中将身着便身，骑匹不显眼的驽马，公子毫不知觉。他见源氏公子走进了这所旧宅，更觉诧异。里面忽然传出琴声，他便侧耳细听。他断定源氏公子不久便会出来，所以一直守在那里。

源氏公子看清是头中将，怕自己被他认出，便蹑着脚悄无声息地后退。不料头中将已走过来，说道：“你中途甩开我，叫我好生气！怕你有什么闪失，我便亲自护送你到这里。”源氏公子知道他在挖苦自己，但不便对头中将发作，只得无可奈何道：“你倒会戏弄人。”头中将说：“今后我就跟随于你，如何？”接着又讥讽道：“说实话，做这种事情，没有随从可不行的。就让我跟随你吧。你一人微服私访，万一有甚意外，如何是好？”源氏公子过去偷香窃玉，也常为头中将识破，心中很是懊恼。

源氏公子和头中将回味起适才听到的琴声，想起那荒凉的邸宅和小姐，便各怀心思。头中将浮想联翩：“竟有美人在这等荒芜之所孤苦度日。若我早就知情，并恋慕她，不但要遭别人讥笑，还难免相思了。”又想：“源氏公子早有用心，先我一步，从此定会到手方休。”心中醋火油然而生。

自此以后源氏公子和头中将都写信给这小姐。两人苦苦等候，但没有一人收到回信。头中将焦躁不安，他想：“此人实在不解风情。如此孤苦寂寞，应有情趣才是。见草木生情，听风雨感怀，发之为歌，诉之为文，让人察其心境，寄予同情。即使身分高贵之

人如此过分古板，也会令人反感。”头中将于是问源氏公子：“你是否已收到了那人的回信？不瞒你说，我也写了一封信去，可杳无音信，此人也太矜持了。”他满腹怨气。源氏公子想：“他果然也在向她求爱呢。”便笑道：“唉，他回信与否我本无所谓。是否收到过，也记不清了。”头中将见源氏如此口气，料想公子已收到回信，更恨那女子怠慢于他。而源氏公子对这女子本无恋情，加之她如此冷淡，因此早已没放在心上。可如今得知头中将在向她求爱，心想：“头中将最擅长甜言蜜语，每日去信，恐怕这女子经不住诱惑，爱上他。那时倒将我一脚踢开。我求爱在先，果真这般，岂不落人笑柄？”所以便郑重嘱托大辅命妇：“那小姐拒不回信，让人苦苦等待，实在令人难堪！也许她认为我是薄幸之人吧？可我并非薄情之人。女人就是心思多，估计是她另有相好，中途将我抛开，反倒怪罪于我。”大辅命妇答道：“未必如此。你将他想得如此之好，却并不知底细呢！不过这个人腴腆柔顺，谦虚沉稳，其美德倒是值得夸耀的。”她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一一描述出来。公子道：“看来，她并非机敏练达之人，但那童稚般的天真，倒叫人怜爱。”

转眼夏去秋来，源氏公子沉湎于旧事，无限感伤。想起常陆亲王家那位小姐，求爱信一直未断。但一直得不到回信。这女子愈是冷淡，源氏公子愈是不肯罢休。不停地催促大辅命妇，抱怨道：“怎会如此？我有生以来从未这样被人冷淡过！”大辅命妇也觉得对公子不起，说道：“你和她并非无缘。只是这小姐异常的怯懦羞涩，对任何事都不敢轻举妄动罢了。”源氏公子道：“这实在不近人情。若是无知幼儿，或者受人管束，不能自主，那倒情有可原。可这位小姐万事都可自主，无所顾忌。我现在苦闷异常，倘她能体谅我的苦心，给我个回信，我便心满意足了。况且我并非好色之徒，只求在她那荒芜邸宅的廊上站一刻。这样的要求都被回绝，令人好生纳闷。即使她本人不许，你也总得想个法子，玉

成好事。我决不妄为，使你难办的。”

其实源氏公子有一个特点，每逢听人谈起世间稍有姿色的女子，便用心细听，牢记于心，久久不忘，没有到手决不罢休。但大辅命妇不知他这禀性，故那晚偶然间信口说起这个女子。不料源氏公子如此认真，纠缠不休，要她帮忙，实在出乎她的意料。她顾虑到：“这小姐相貌并不出众，与源氏公子也并不般配。若硬将二人拉在一起，将来小姐倘若遭逢不幸，岂非对她不起？”但她又转念一想：“源氏公子如此执着，倘我置之不理，于公子也拉不下情面。”

这小姐的父亲常陆亲王在世之时时运不济，故宫邸一向门庭冷落车马稀。亲王身故之后，这荒芜之地更是少有人来。如今身分高贵的美男子源氏公子频频问讯，过惯了苦日子的众侍女何尝不心花怒放呢？劝小姐道：“回信总得写封才是。”然而小姐总是惶恐羞怯，连源氏公子的信也不看，大辅命妇暗自思忖：“既然如此，便找个机会，叫两人隔帘交谈吧。若公子不如意，就会死心了；倘若真有缘分，就让他们暂时往来，这样谁也不会指责我了。”这个风骚泼辣的女人，就如此自作主张了。

八月二十过后的一个黄昏，夜色渐深，明月未现，惟见繁星无数，风吹松梢，催人哀思。常陆亲王家的小姐忆起故世的父亲，不免流下泪来。源氏公子在大辅命妇的安排下，早就潜藏在此。月亮升上来了，清幽的月光，映照残垣断壁。孤清之景令小姐倍觉伤心。在大辅命妇劝告下，她弹琴抒怀。琴声隐隐，情趣盎然。可这命妇觉得太沉闷，她想：“要是再弹得轻佻些才好呢。”

源氏公子见四下无人，便大胆走进来，呼唤大辅命妇。大辅命妇佯装吃惊地对小姐说道：“那是源氏公子来了，这可如何是好？他总催我替他讨回信，我一直找各种借口拒绝。他就说：‘我亲自去晤会小姐！’现在是打发他走呢，还是……他不是那种轻薄少年，赶他走实在不好意思。你就暂且隔帘和他晤谈一次吧。”小姐羞愧

交加，嗫嚅道：“我不知如何应酬呀！”边说边往里退，像个怕事的小孩子。大辅命妇忍不住笑起来，又劝道：“你也太孩子气了！不管身分怎样，父母在时，有些孩子气无伤大雅。如今您孤苦无依，再不会应酬人情，畏首畏尾，就无理可说了。”小姐生性经不起别人的劝告，便答道：“我不说话，只听他说吧，将格子窗关上，隔着窗子相会。”大辅命妇道：“叫他站在廊上，不成体统。此人极守规矩的，您尽管放心。”她花言巧语地说服了小姐，又亲自把内室和客室之间的纸隔扇关上，并在客室铺设了坐垫。

小姐窘困万分。她从未想过要接待一个男客。可大辅命妇这般苦口婆心，她无法拒绝，便任她摆布。乳母年老，天一黑就入睡了。这时伺候小姐的只两三个年轻侍女。她们久闻公子英俊潇洒，盖世无双，不免异常激动，以致手忙脚乱。她们匆忙给小姐更衣，梳妆打扮。可小姐对妆扮并不在意。大辅命妇见此，心想：“这个男子漂亮非凡，虽然为避人耳目穿戴简陋，但姿态也更显优美。懂情趣的人自然十分赏识。可现在此人识风情，实在是对不起源氏公子了。”一面又想：“只要她端端正正地坐着，默不作声我就心安了。这样，她的缺点使不会因轻率而外露了。”接着又想：“公子央求无数，如今我自作主张，但愿不会使这可怜女子受苦。”她心中很是七上八下的。

此刻源氏公子正猜测小姐的人品，他想：她不是那种过分耍小聪明而爱出风头的人吧？此时小姐被侍女拥着，哆哆嗦嗦，膝行而前。隔着纸隔扇，公子觉得她沉静如水，温文尔雅，阵阵衣香袭人，一派悠闲气质。他想：“果然不让我失望。”心中窃喜。他极尽巧言之能事，口若悬河地向她倾述相思之苦。可是他说了好半天，却听不到她一句答话。公子想：这如何是好？他开始没话找话说，或轻松，或严肃，可小姐仍是一言不发。源氏公子想：“这样的人真是难以捉摸，她心中到是怎么想呢？”然而他又不肯善罢甘休，便偷偷拉开纸隔扇，冷不防钻进内室来。大辅命妇这

回真的大吃一惊，她想：“这公子不守信诺，叫人防不胜防……”她觉得愧对小姐，便悄悄退回自己房里，佯装不知这一切变故。

源氏公子突然钻进内室，几个年轻侍女见他果然名不虚传，美貌绝伦，因早有听闻，故不特别惊异，只觉得于小姐尴尬之极。至于小姐呢，如在梦中，恍恍惚惚，连忙羞羞答答地后退。源氏公子想：“这小姐倒也可爱，模样真是有趣。可见生性羞涩，而未见世面。”便原谅了她未回信的过失。可又觉得她并无特别迷人之处，不免有些失望。带着怅惘便转身出去了。大辅命妇一直眼睁睁地躺着，静听这边发生的一切。听见源氏公子出去，她想还是继续装下去好，也不起来送客。源氏公子便独自出了宅门。

源氏公子回到二条院，心中茫然若失，独自寻思道：“要在人世间寻个可心的人真是难啊！”想到对方毕竟身分高贵，就此不再理她，恐有些失礼。他胡思乱想，烦闷不堪，辗转反侧，天明方睡。

为皇上行幸朱雀院之事，宫中今天诸多事情要办理，因此源氏公子一天未曾离宫。薄暮时分，他想，再怎么，也理应写封信去问候一下小姐，大约此时她也等得心焦了吧？便派人送去。此时正逢下雨，道路泥泞难行，源氏公子便不往小姐那里宿夜了。小姐从早盼到晚始终不见音信，连大辅命妇也感到愤愤不平，抱怨源氏公子薄情寡义。小姐想起昨夜之事，更觉羞愧万分。正当她们愁声叹气之时，信终于来了。但见信上道：

浓雾迷离犹未散，

暗夜苦雨愁倍添。

“连天苦雨下，我心好生焦急啊！”源氏公子不来，众人大失所望。失望之余，众侍女还是怂恿小姐赶快回信。小姐心乱如麻，平时连封日常客套信也没写过，更何况这种信呢？眼见夜色渐深，不能再耽搁。那个称作侍从的侍女便代小姐作诗：

苦雨荒园痴盼月，

非道同心方解怜。

侍女们拿来纸笔。小姐拗不过，只好硬着头皮誊录。存放时久的紫色信笺，色彩已褪损不少。小姐的字用笔还算有力，但缺少个性，只算中等，格式为上下句齐头书写。源氏公子收到回信，看了几句，只觉索然无味，不忍卒读，随手丢到一旁。他想：若让小姐得知她的回信被如此对待，不知作何感想。心中有些愧意。源氏公子想起自己的行为是不是古人所谓的“追悔莫及”呢？可事已至此，追悔无益，便作出决定：自此以后，定要竭力照顾小姐生活。

近来为朱雀院行幸之事，贵公子们日日聚集宫中，预习舞蹈和奏乐。乐器鸣响之声，纷繁嘈杂。他们都在暗中互相竞争，以期到时尽出风头。宫中一片忙碌，热闹非凡！源氏公子也在其中，忙里偷闲时，便宿于几个恋人家。但他一直未去探访常陆亲王家这位小姐。转眼已是深秋，小姐一直独守空房，无限悲苦隐忍在心。

行幸日期迫近，舞乐试演日趋紧张。一日，源氏公子见到大辅命妇，觉得对小姐不住，便问：“她怎么样？”大辅命妇将小姐近况一一陈述，最后说道：“你丝毫不将她放在心上，叫我们旁人也看不下去啊！”说着几乎掉下泪来。源氏公子想：“这命妇原叫我适可而止，我以为这小姐与众不同，文雅可爱。竟不在意命妇的劝阻！如今弄到这般地步，命妇恐怕会认为我只是一个寡情薄义之人吧！”难免觉得让她有些难堪。又想象小姐此时大概正郁郁寡欢，心中不忍，便叹气道：“如今忙碌异常，丝毫不得空，有何办法呢？”又微笑着说道：“她也太不谙世故人情了，就算是我稍稍惩罚她一下吧！”看到他意气风发，大辅命妇也不由得露出了微笑。她想：“他这般青春年少，率性而为，难免思虑不周，招致出错，被女子怨恨，倒也事出有因。”

行幸的准备工作告一段落之后，源氏公子偶尔也去常陆亲王

家小姐那里询访。可自从与藤壶妃子相似的紫儿进了二条院，公子便又因这小姑娘的姿色而移情别恋，连他极为恋慕的六条妃子那儿也很少去了，更何况常陆亲王那了无情趣之地？尽管始终记挂她的可怜，但又懒得亲自上门。

常陆亲王家的小姐生性怕羞，一向遮掩着面貌，让人难以窥见。源氏公子也一向没有仔细看她。但他想：“细看一下，说不定会有想象不到的美艳之处呢。往常暗中摸索，只是隐隐约约地觉得她的样子有些莫名其妙。我总得细看一次方可心安。”直接用灯火去照，有失雅观。于是一日晚上，趁小姐吃饭想不到会有人偷窥时，便悄悄走进去。透过格子门的缝隙往里窥视，却未见小姐。帷屏破旧不堪，仍整整齐齐地摆着，并挡住了视线，看不大清楚。但见四五个侍女可能刚伺候完小姐，正在吃饭。桌上饭菜粗劣，盛在几个中国产的青磁碗中，生活困窘显而易见，叫源氏公子见了一阵心酸。

另一个房间里，也有几个侍女，穿着白衣服，皆围着污旧不堪的罩裙，模样十分难看。只听得其中一个侍女道：“唉呀，今年好冷！想不到我这般年纪，还落得这般田地！”边说边流泪。另一人道：“想当初，千岁爷在世时，我们曾经叹苦，可如今，日子这般凄苦，不也还过得呢！”这人冷得浑身打颤，好像要跳起来。她们东扯西拉地诉苦说穷，叹气连连。源氏公子听了心里十分难受，不忍再听，便装作刚刚来到此地，去敲那扇格子门。只听里间脚步匆匆，有侍女惊慌地说：“来了，来了！”便点灯开门，迎进源氏公子。

名叫侍从的那个年轻侍女，今天在斋院那里供职，因此不在家。留在这里的几个侍女，外表粗陋难看。此时天上大雪纷飞，一直下个不停，越下越大。北风呼啸，厅上灯火被风吹灭，顿时四周漆黑一团。源氏公子想起去年中秋，他和夕颜在那荒宅深夜被鬼摄魂的情形。现在同样是凄凉的院子，只是这里地方更小一些，

而人却更多，倒不用十分担忧。然而四周一片荒凉，叫人怎能安然入睡？不过，这种情景另有一种特殊的风味与乐趣，诱人蠢蠢欲动。然而令公子遗憾的是，那人冷艳无比，破坏了这种环境下的情致。

终于挨到天亮。源氏公子起床打开格子门，放眼看去，只见大地白茫茫一片，花木踪迹全无，煞是悲凉。他不便此时离去，他便恨恨对小姐喊道：“出来瞧瞧外面的景致吧！老是闷葫芦似地一声不响，让人实在无法忍受啊！”天色尚未大亮，雪光映照下的源氏公子俊秀迷人。几个老年侍女看了都禁不住怦然心跳。劝小姐道：“不去会失礼的，柔顺可是女儿家的美德呢！快出去吧。”小姐再也不好僵持，便修饰一番，膝行而前。

源氏公子佯装不睬她，照旧向远处眺望。实际上他在偷偷打量她。他想：“她到底长得什么样？但愿细看之下，能发现她有可爱之处！”然而源氏公子心中马上一紧。因为她坐着时身体很高，可见此人上身过长，身材断不会匀称。源氏公子想：“我的担心果然应验了。”再一瞧，她的鼻子难看之极，第一眼见到它，就疑心是白象的鼻子，高且长，鼻端略微下垂，呈红色，脸色苍白发青。额骨奇宽。长脸型。这面孔令源氏公子有些害怕。形体也令人不悦，身躯单薄，筋骨外露。肩部的骨骼尤为突出，透过衣服都看得出来，叫人看了甚觉悲哀。

源氏公子想道：“如此细看下去只会败兴，何苦呢？”然而受好奇心的驱使，依然打量着她。只有头形和头发还算美丽。头发很长，竟一直垂挂到席面，还有一尺多横铺着。这位小姐身上穿着一件淡红色的夹衫，颜色已褪得差不多了。一件十分破旧的紫色短褂，近乎黑色。外面却披着一件黑貂皮袄，发出阵阵衣香，这是她身上唯一令人悦目的东西。这种服装在古风中属上品，然而如今穿在一个妙龄女子身上却并不时髦，使人觉得有些不伦不类。但她大概是为了御寒才穿上此袄。源氏公子见她冻得发抖，不禁

可怜起她来。

小姐照旧闷声不响，源氏公子也找不到什么话题，然而他总不死心，便想方设法引她开口说话，看看是否能够打破她一惯的沉默。可小姐一味害羞，始终只用衣袖来掩住嘴，就是不开口。源氏公子看着她这个姿势也觉得十分笨拙别扭，两肘高高抬起，那架势如同司仪官在列队行走。动作僵硬，可脸上又带着微笑，极不协调。源氏公子厌恶顿生，很想抬腿就走，便对她说道：“我看你孤苦伶仃，所以一见你怜爱顿生。你不要将我视作外人，应对我亲近些，我才有兴致照顾你呢。可你却总是疏远我，叫我好生扫兴！”便即景吟诗道：

旭日初升冰雪融，  
地冻难消三尺寒。

小姐终于嗤嗤窃笑了一阵，却无只言片语。源氏公子愈发觉得简直是“对牛弹琴”，便走了。

车至中门，但见破败的中门几乎要倒塌了。车子便停下来。源氏公子一看，满目萧条，心中想道：“以往都是夜来夜去，虽觉寒酸，但终究被夜色遮蔽尚不觉得破落。而这青天白日之下，荒凉之处尽显，真叫人伤心落泪！惟有青松上沉沉欲坠的白雪，总算有些生气，叫人联想到山乡风情。那日，左马头雨夜品评时所说“蔓草荒烟的蓬门茅舍”，大约便是说此类地方吧！倘若这地方住着个令人怜爱的解风情的人儿，虽是蓬门茅舍也令人依恋不舍！我那种对继母的逆伦之恋慕恐也可在此得到解脱。现在这个人却相去甚远，真叫人啼笑皆非。倘若换了别人，谁还会有这般耐性照顾这位小姐呢？我之所以对她如此顾念，大约是其父常陆亲王放心不下女儿，阴魂不散，在暗中驱使我吧？”

此时通车的门尚未打开。那个脸色发青，鼻尖红红的小姐再次出现在眼前，公子觉得十分滑稽。他想：“头中将如果看清了这小姐的面容，不知作何感想。他常来这里窥察，也许已经知道我

的难堪境地了吧？”想到这里，更觉后悔不已。

小姐容颜若不是这样稀奇古怪，哪怕只和世间一般女子差不多，也会另有男子向她求爱。公子也不会感到如此进退两难。可源氏公子一想起她那丑模样，便非常可怜她，反倒不忍心弃之不理了。于是他尽力接济她，时时派人去问候，并赠送各种物品。所馈赠的虽不是黑貂皮袄，却也是绸绫织锦等物。于是，上至小姐，下至众侍女、看门老人莫不感恩戴德。对于这些赠赐，小姐开始习以为常了，公子方才心安。此后公子固定供给，有时也不拘形式地多给一些，彼此也不觉得别扭。

将近岁尾，一日，源氏公子于宫邸值宿，大辅命妇来见。这命妇虽非公子情人，但与公子非常熟络，言行无忌。两人在一起时，往往恣意调笑。因此即便源氏公子不召唤，她有了事也会不请自来。此时命妇边替公子梳头，边开言道：“有一桩令我为难的事情呢。不对您说，恐你知道了说我居心叵测；对您说吧……我真不知该说好还是不说好。”她故意忸忸怩怩。源氏公子道：“何事？你对我还有什么可保密的么？”命妇吞吞吐吐地说道：“岂敢隐瞒？若是我自己的，无论何事，早直言相告了。可此事很难启齿。”源氏公子不耐烦了，骂道：“你又撒娇了！”命妇只得说道：“常陆亲王家的小姐给你写了一封信。”便取出信来。源氏公子说：“就此等事！这有什么难以为情的？”便接了信。拆开来读。命妇心里忐忑不安，不知公子会有何反应。但见信纸是很厚的陆奥纸，香气浓郁，文字写得倒也工整，其中有两句诗句是：

冶游之人情薄否，  
锦绣春衣袖添香。

公子看到“锦绣春衣”句，不解其意，便沉吟思索。此时大辅命妇把一个很大的包裹在他面前打开，是一只古色古香的衣箱。命妇说道：“看！这就是‘锦绣春衣’，这是不是太可笑了？她说这是替你元旦准备的，叫我务必送来。马上退她吧，恐伤她心，我

又不便擅自将它处置，只好给您送来了！”源氏公子道：“擅自处置，也确实有负她的一片心意。我是个衣袖常湿的人，能蒙她送衣，自是感谢！”便不再说话。低头寻思道：“唉，那两行诗也真是太俗了！或许这是她绞尽脑汁才写出来的呢。不知侍从是否为她润色。她身边除了此人，恐再无人教她了。”想到此，觉得很无聊。但一想到这是小姐费尽心思才写出来的，便微微一笑。大辅命妇见他如此反应，反倒不好意思起来。

衣箱里是一件贵族穿的常礼服。颜色是当时极为时髦的红色，但样式陈旧，光泽全无。里子的颜色也是红色，从针脚看，手工很粗造。源氏公子见了，甚觉败兴，便信笔在那张信纸的空白处写道：

浅浅粗红无人赏，  
谁人又栽未摘花？

“我看见的是深红色的花，可是……”大辅命妇感到纳闷，想到：为何公子偏偏讨厌红花？她甚为聪明，忽记起月光下，自己偶尔得见小姐红色的鼻尖，便略知公子所指为何了，感到公子也真是刻薄！她略为沉吟，便自言自语道：

“轻纱虽薄情更薄，  
莫树恶名扬美名！”

人世真是残酷啊！”源氏公子听了，心中寻思道：“命妇这诗也难入上品，但那小姐哪怕有这份才气，我就知足了！越想越替她惋惜，但她终究是有身分的人，我若给她树立恶名，以至传扬开去，这对她也太无情了。”此时侍女们快要进来伺候，公子便对命妇道：“把东西收起来吧！让人见到这种事情，只会遗为笑柄的。”他心中不悦，叹了一口气。大辅命妇懊悔不迭：“我怎么要让他看呢？他大概也认为我是愚蠢之人。”很觉尴尬，匆匆告退了。

第二日，大辅命妇上殿值事。源氏公子来到她面前，将一封信丢给她道：“这是给她的回信。写这种回信，可不那么容易呢！”

说罢，转身便朝外走，边走边吟道：“颜色更比红梅强，爱穿红衣裳耶紫衣裳？……抛开了三笠山的俏姑娘。”命妇心知其意，忍不住掩嘴窃笑。别的宫女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禁问她：“你为何发笑？”命妇答道：“也没什么。大约这寒冷的清晨，一个穿红衣衫女子的鼻子冻红了，碰巧让公子看见了，便把那风俗歌中的句子凑起来唱，岂不好笑？”有一个宫女不知原故，信口说道：“公子的嘴也太损人了！不过此处似乎并没有长着红鼻子的人呢。左近命妇和肥后采女倒是个红鼻子，可她们没在这里呀！”

大辅命妇将此回信送交小姐。侍女们都欢欢喜喜地围过来。但见两句诗：

“衣衫相隔常增恨，  
如今更添红袈衣。”

这首诗写在一张白纸上，笔力遒劲，挥洒不拘，颇显风趣。

除夕傍晚，源氏公子将一件淡紫色花绫衫，一些棣棠色衣，装入前日小姐送来的衣箱里，教大辅命妇送去。从所送这些衣衫看来，命妇猜出公子的用意是在暗示他不喜欢小姐送他的衣服颜色。

元旦的仪式结束后，便是男踏歌的游戏。贵公子们十分醉心于这一一年一度的游成，纷纷成群结队，四处奔走，好一派热闹景象！源氏公子也在其中，跟着忙乱了一阵。但对那荒凉宅里的那位未摘花小姐，他始终不能忘怀她的凄苦。初七日的白马节会一结束，他便在夜间退出宫来，佯装回桐壶院过夜，却途中改道，来到常陆亲王宫邸。此时已是深夜了。

宫邸里的气象在源氏公子的关照下，今非昔比，比起往常增添了不少生气，不再荒凉沉寂。那位小姐也比昔日活泼了些。源氏公子久久沉思道：“但愿此人在新年旧貌换新颜，变得可爱些。”

次日日上三竿，公子方才起身。他身穿常礼服，走过去推开东门，阳光直射屋中。阳光经过地上雪光的反射，屋里明亮无比。小姐向前膝行几步，半坐半卧地望着公子。头形极为端正。那浓

密的长发如瀑布般挂下，堆积如云，煞是美观。源氏公子想，她的相貌是否也会变得同头发一样美丽呢？便想掀开格子窗看个究竟。但又想起上次于积雪的光亮中看出了她的缺陷，以致扫兴而归，故而只将格子窗稍稍掀开，将矮几拉过来架住窗扇。再看小姐的装束也算入时，原来她穿着公子送的那箱衣服。源氏公子起初未注意到，直到看见那件纹样新颖别致的衫子，才想起原来是他送的。于是公子对她道：“又一年新春到来，我期盼已久的娇音能否在新春听到？”好半天，小姐才含羞答道：“百鸟争鸣万物春……”声音颤抖不止。源氏公子笑道：“好了，好了，看来这一年来你总算有些进步呢！”说罢便告辞出门，口中吟唱着古歌“恍惚依稀还是梦……”小姐仍然半坐半卧地目送他出门。公子走了几步，猛然回头，只见她那鼻尖上的红晕，依旧醒目，不由长叹：“真难看啊！”真后悔这回头一瞥。

时光悄然溜走。源氏公子与未摘花就这样不温不热地来往着。熟料人有旦夕祸福，源氏因获罪朝廷，被谪贬须磨，一去就是三年。却说源氏公子流放须磨，历经磨难之时，京中曾有不少与源氏公子有恋情的女子忧心惦念他。

未摘花便是其中之一。父亲常陆亲王死后，她无所依靠，孤苦度日，境况悲凉。因为结识源氏公子，蒙他悉心照料，生活顿时日见好转，以为日后便可高枕无忧。岂料公子忽遭谪贬，一去须磨，音信全无。起初未摘花虽然悲伤哀痛，尚可度日。年岁一久，生活也穷困潦倒。先前过惯贫困寒酸之日，亦浑然不觉。如今荣华后再度苦日，反而难耐啊！侍女们皆悲愤哀怨，当年追逐相随者，相继另攀高枝。无家可归而留下来的，有的已染病身亡。如此这番，所剩寥寥无几了。

这宫邸于是更为荒芜，日渐成为荒郊野所。古树阴森恐怖，鴉梟早晚惨然啼叫，众人已麻木不仁。当初热闹时，人来人往，此等不祥之物销声匿迹。如今家道中落，怪物却日渐增多。

其时，一些地方小官因渴慕京中邸宅，相中宅内的参天古木，便前来求购，众侍女闻之，都劝小姐道：“不如将此令人恐惧的宅子卖掉，迁移他处。长此下去，我们这些下人也无法忍受了。”末摘花流泪道：“你们怎能如此出卖祖业，贻人笑柄。虽身居困境，又哪能背祖忘宗？宅子荒芜凄清，尚有父母圣灵长留此处。睹物思人，也可慰藉孤苦之心。”于是不加思索拒绝。

院邸内有一些上代惯用之物的器具，古香古色，精巧华贵。有几位暴发之人，探得这些物具来历，十分垂涎，遂托人牵线，意欲索买。此番举动，自然是乘人之危，恣意侮辱这家道中落的高贵人家。侍女们劝小姐道：“迫于生计，卖些家具以解燃眉之急，也是世间常事，有何不可呢？”末摘花道：“此类东西均为老大人遗留之物，岂可卖与下等人家？此乃亵渎先人的莫大罪过！”她断然坚守。

小姐孤苦度日，难遇相助之人。蓬蒿更是恣意生长，遮掩庭院，将两个门户封蔽得严严实实。四处围墙，坍塌不堪，牛马随意出入。春夏时节，竟有牧童任牲口进来肆意践踏，实在放肆之极！有一年八月，一场骇人的秋风吹倒直廊，掀走仆役所住房屋的房顶。因无处容身，仆役纷纷离走，以致常常炊烟断绝，炉灶生灰。此等不幸之事，接二连三。遥望此院，阴森恐怖，连那凶猛的强盗也认为此处已成废墟，毫无有用之物可劫，故过门而不入。不过，正厅陈设仍一如从前，丝毫未变。只因无仆役料理，蛛网四布，尘灰满地。尽管如此，但仍不失为一处井然有序的居所。末摘花便在此破落的宅邸里朝夕独居。

如此凄苦生涯，倘能沉浸在古歌或小说中尚可遣忧解闷，可惜末摘花毫无这方面的兴趣。或者，有一些情趣相投的知心朋友互通音信，益处虽不大，亦可聊以慰藉。但末摘花恪遵父母遗训，与外人接触甚是谨慎，虽有几位可以通信之友，也只是偶尔问候，交情似水。其时人们崇尚诵经礼佛，可是末摘花从未触碰过念珠，

既难为情，终未能参与其中。总之，只在索然无味的生活中苦撑时日。

未摘花的侍女侍从是乳母之女。多年来，侍从不离左右，尽心服侍。而未摘花的姨母昔日因家道中落，下嫁给地方小官，生了几个女儿，娇宠异常，便想寻一年轻高贵的侍女前去服侍。侍从之母曾和此人家有些往来。侍从也与他们熟识，常去走动。而未摘花生性孤癖，素来对此姨母敬而远之。姨母想：“昔日姐姐因我低微而轻视我，岂料世事无常，她女儿如今也落到如此困窘之地，实乃报应。我要趁机叫她女儿来替我女儿当侍女呢。这妮子性情虽是刻板，做管家倒很可靠。”便命人带话：“请你常到我家走动吧。这里的姑娘爱听你弹琴呢！”又时常叮嘱侍从，要她常陪小姐过来。可未摘花，并非有意目中无人，实乃性情怕羞，从未前去拜访姨母。更惹得姨母记恨。

时运来转，未摘花的姨父升任了太宰。夫妇两人匆匆安顿了女儿的婚嫁事宜后，欲赴筑紫的太宰府上任，姨母报复之心不死，还是希望未摘花同去。便派人对她说道：“我们即将离京赴任。你一人独留京中，无依无靠，难免清苦。虽多年未曾走动，但同在京都，还可照应一下。如今我们远赴他乡，相隔千里，鞭长莫及，所以……”措辞十分委婉巧妙，但未摘花仍是置之不理，毫不领情。姨母更是怨恨不已，恨恨地骂道：“哼，这小妮子真是可恶！任凭你架子再大，住在荒僻乡野中，源氏公子也不会看重的！”

正值未摘花生活惨淡之际，皇上降恩，源氏公子忽然获赦，驾返京都。普天之下。一片欢呼。夹道两边男女老幼，都竭力向已升为大将的源氏公子表明自己的爱心。大将回京后由于整日忙于纷乱诸事，竟未想起未摘花。光阴荏苒，不觉又过了许多时日。公子仍未驾临那荒凉旧邸，未摘花不由悲哀地想道：“现在我还企望什么呢？公子惨遭横祸，我伤心欲绝。两三年来，我日夜祈祷他平安无事。如今他终于回来了，可却将这日夜牵挂他的人忘得干

干净净。他当年离京流放，我只当作‘恐是我命独乖’之故。唉，人心不古，天道无常啊！她怨天尤人，肝肠寸断，唯有以泪洗面。

再说未摘花的侍女侍从嫁给了太宰的一个外甥。此时她要随夫同赴筑紫。即使侍从不情愿离开未摘花，但也无可奈何。她伤感地对未摘花说道：“从今与小姐天各一方，心中不胜悲伤。”便欲劝说小姐同行。但未摘花对源氏公子仍是一往情深，不肯离开。她心想：“总有一天公子会记起我来的。他曾对我山盟海誓，只因我命运不济，一时被他遗忘。倘他闻知我窘困之况，绝不会弃之不顾的。”尽管居所比昔日更加寒伧，但她心如磐石，对源氏公子忠贞不二。家中器具什物，也丝毫未曾变卖。其志如山，坚贞不移。尽管这样，却仍无源氏来访的迹象。未摘花悲伤之情涌上心头，容颜憔悴，形销骨立，让人目不忍睹。时间一长，她的生活更无着落，终日悲叹，茫然度日。眼见情缘已绝，不禁万念俱灰。正在此时姨母忽然来访。她们虽素来不睦，但姨母因欲劝诱未摘花同赴筑紫，故特置备了衣物送给她。

姨母说了一大套，而未摘花仍无心应答，只敷衍地道：“承蒙关怀，感激不尽。卑贱之身有辱门庭，哪敢随驾同行？今后妾身惟有与草木同朽。”姨母又说道：“如此困窘生出此念，实属难免。但以青春之身与草木同朽，恐非聪明之举吧！倘是源氏公子来将你这常陆宫修葺一新，变成仙居福地倒也罢了。然而公子现在一心钟情于兵部卿亲王之女紫姬，无心恋及他人。即使从前的情人，都已断绝往来，更何况你这没于荒草中的了无情趣之人呢？要他为你坚贞不渝之志而动心，前来恩泽于你，怕是痴心妄想吧！”未摘花听了这话，觉得颇有道理，不禁悲悲戚戚，呜咽起来。姨母千言万语，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连哄带骂，见她仍毫不动摇。只得无可奈何地说道：“那么侍从总得让我带走吧！眼见日落西山，便告辞离开。”

转瞬到了雨雪纷飞的十一月，蒿草丛生，遮天蔽日，积雪难

消，仿佛越国的白山。仆役早已四散，末摘花独自凭栏凝望雪景，枯坐冥想。想侍从在时，彼此还能东扯西拉，嬉戏追逐聊以解闷。如今一到晚上，她惟有钻进尘埃厚积的寝台里，孤枕垂泪，对月伤怀。

再说源氏大概是由于历尽苦难，方知人间温情之故吧。昔日情人，也再未去探访，虽然他有时也想起了末摘花，但也只是推想此人大约平安过活，并不专门探寻。流年似水，转瞬又是一年。

第二年四月，源氏公子忽地想起了花散里，便告知紫姬要前去探访。不料连日下雨，好不容易等到云破月出。源氏公子追忆往事，不由感慨万端。恍恍惚惚中，忽来到一座荒芜凄凉的宅邸，只见庭树枝繁叶茂，草木森森，垂挂的藤花随风飘荡，四散迷人幽香。公子不禁从车窗中探头一望，见残垣断壁上扬柳垂挂，凄荒无比。他觉得这些景致似曾相识，细细追忆，才想起了末摘花的宅邸。源氏公子便命停车，问随从惟光道：“这宫邸可是已故常陆亲王的么？”惟光答道：“正是。”公子说道：“他的女儿想必依旧孤寂居于此地吧！以前我想特来探访，又深感麻烦。今日既然正好路过，烦你进去替我通报吧。必须弄明白以后，方能说出我的名字来！倘使寻错了人家，便显得太唐突了。”

且说末摘花，只因近日阴雨绵绵，心境愈发萎靡，整日无精打采地痴坐。今天小睡时，居然梦见已故父亲常陆亲王回到宅邸，醒后更为悲切。便命老侍女将屋檐漏湿之地擦拭干净，并整理洒扫各处。她也暂时放下了满腹幽怨，居然有了一份悠闲的心境观景吟诗：

亡人入梦泪浸衣。

漏滴荒檐湿不去。

惟光恰在此时走了进来，在庭院东巡西视，却不见人影。他正暗忖：“往日就觉得荒凉无人，果真如此。”便欲转身回去，忽在朦胧月色映照下，见窗子皆开着，窗帘晃荡，似若有人，心中恐惧

顿生。但仍壮着胆子过去，高声叫问。里面似若传来一阵衰老的咳嗽声，问道：“外面是哪一位？”惟光通报了自己的名姓，告道：“有位名叫侍从的姐姐可在这里 我想拜见她呢。”里面答道：“她已远走高飞。但她的亲戚还在这里呢。”声音衰老无力，似乎从遥远之处传来，惟光甚觉耳熟。

这里一向少有人来，此时忽来一个男子，侍女们竟疑心是鬼，一时不敢开口。但见这男人走过来，开口说道：“我是特来探听你家小姐状况的，并非鬼怪作祟，勿须害怕。若小姐初衷未改，便相烦转告，说我家公子特地来访。老侍女回道：“我家小姐倘若变心，恐早已另附高枝，而不会在此荒郊野地苦熬硬撑了。望你禀告公子，我家小姐生涯真是悲惨呢！”便不用惟光问及，俱告种种困苦情状。惟光很觉厌烦，说道：“好了好了。我会如实禀告公子的。”说罢，便转身去向公子回话。

源氏公子见惟光耽搁这么久，责怪道：“你为何许久才出来？这里不像有人居住，小姐可还住此？”惟光俱告细节。源氏公子听了心中难忍，暗忖：“真可怜啊！倘我早来寻访，她悲惨境况也不至捱到今日吧？”他痛惜自己无情，说道：“这如何是好？我微服私访，本是不易。今晚若非路过，顺便打听，恐还不知其究竟如何呢！小姐如此坚贞不移，真是难得啊！”然而就如此进去，又觉唐突，总得先做一首诗叫人送去才像样子。源氏心中想道：“倘若她同以前相见时一样羞涩不语，那可如何是好？”思虑再三决定还是直接进去。

惟光忙阻拦道：“此处荒草遍地，露水甚多，杂物堆陈，无插足之处。还须清除之后，方好进去。”公子自言自语地吟道：

不惜徒涉蓬蒿路，  
急访坚贞不二人。

吟罢，不顾惟光劝阻，跨下车来便向里走。慌得惟光只好走在前面，用马鞭挥去草上露水，为公子开道引路。但见树木露水频滴，

有如阵雨降落。随从只得撑起伞来为公子遮挡。惟光戏说道：“真像‘东歌’所说‘敬告贵人请戴笠，树下水点比雨密’呢！”源氏公子的衣裙全被露水打湿。走进里面一看，但见中门塌损得不成形状，衰草高及人身，一片凄荒。此时源氏公子浑身上下亦狼狈不堪。

再说末摘花痴心等候源氏公子前来探访，皇天不负痴心人，今果然如愿，欣喜不已，恍若梦中。然而又觉衣着寒伧，不便见人。姨母原来送了她一些衣服，因厌恶姨母，看也未看，便收藏在一只装薰香的衣柜里。如今，末摘花也无法执拗，只得拿来穿了。好在衣服还香气四溢！然后将那烟薰煤染、污秽不堪的帷屏移过来，自己坐在帷屏后面，静候公子前来。

源氏公子走进室内，凄凄对她说道：“多年离别，我心依然未变，对你的思念一直未断。只因你对我甚是冷淡，心中难免生怨，因为试探你心，今日方才来访。庭前杉树依然，惹人思旧。”说罢他探身向前略微拉开帷屏，向内张望，但见末摘花仍如从前那样端坐不动，并未即刻回答，心中有些不快。末摘花见公子如此无礼，又心念公子不惮霜露，亲来荒邸探访，觉得此情甚可感念，便振作起来，回答了几句。源氏公子道：“你在此荒僻之地辛苦度日，忠贞不渝之心甚是令我感动。我初衷未改，故贸然前来相扰，你可有想法？我疏远世人已久，未曾及时来访，此罪万望见谅。”二人互为应答极为和谐，不觉时久。因邸内一切简陋，实不堪留，源氏公子只得起身告辞。

来到庭院，源氏公子见院中松树，比昔年高大繁茂许多，不免慨叹人生沉浮，恍若一梦。便口占一诗，对末摘花吟道：

朵朵藤花挽人留  
根根松针盼我来。

吟罢又道：“自遭磨难，岁月匆匆，不想京中变迁甚多，令人感慨。今后觅一时机，向你详述几年来生活辗转之情状。你也将此间辛

酸岁月，俱以告我。我此求没有不妥吧！”末摘花便答诗道：

经年翘盼音信杳，  
只为看花乘兴来？

源氏公子察看她吟诗的态度神情，诗中蕴含的意趣，以及随风飘至的衣香，明显地感到她比从前深沉老练得多了，心中甚慰。

冷月西沉，月光斜斜射入没有屋檐的房里，照得灿若白昼。源氏公子见室内的布置陈设，与昔年毫无二致。便想起古代故事中，那些曾以帷屏上的垂布为衣的贫女，末摘花大概也像那些贫女一样过了多年困苦的生活吧！源氏公子心忖：“此女谦恭有度，品质毕竟高尚。虽与她隔绝数年，实乃多年来忧患频繁，心绪烦乱所致，实际上我对她依然未忘情呢。”思虑至此，猜她心中对自己必定有所怨恨，便更加怜悯她。

很快就到了贺茂祭及斋院祓禊的时节，朝内上下诸人借此机会纷纷向源氏大献殷勤，馈赠种种礼品。公子便将礼品分送诸处亲近之人。对末摘花更是体贴周致，还特意叮嘱几个心腹，带人铲除庭中野草。同时，又筑起一道板墙，将宅邸围起来。源氏公子深恐世人谣言，不便亲去探访，但细致问候的信屡屡不断。信中说道：“我正在二条院附近修筑宅邸，供你来此居住。现在正在挑选俊秀女童，供你使唤呢！”末摘花未料到源氏公子竟连寻找侍女之事也亲自操办，心中更是欣喜万分。众侍女也都感动得向二条院方向合掌礼拜，祈求公子万福。

源氏公子对末摘花的关爱，大出众人所料。众人原以为源氏对于这等寻常女子只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只有姿色、才气、声名颇为出众之人才会被他执意追求。常陆宫邸中上下诸人中，大都认为小姐永无出头之日，眼见毫无希望，才各自散去。如今见她又得源氏宠爱，便又争先恐后地回来了。末摘花本是个谦虚恭谨的好主人，认为侍女昔日离去实乃无奈，如今回来，也不好拒绝。而此时源氏公子权势比先前更为煊赫，待人接物也愈加周到

了。末摘花家，在公子的亲自过问下，宫邸又重现昔日风采，重又车喧马闹。昔日庭中蔓草丛生，如今早已刈除干净，树木修剪齐整，池中水清如镜，一派欣欣向荣景象。众随从也各施手段，拼命效力，尽心尽力伺候末摘花。

两年时间倏忽而逝。末摘花由常陆旧邸迁居到二条东院。源氏公子虽极少专门与她晤谈，但由于近在咫尺，常乘出入之便，前去探望。而昔日蔑视于她的姨母返京后，闻知此事，甚为惊恐。侍从却暗暗庆幸小姐重又得宠，并懊悔自己当初未能耐心苦等。真是鸿运轮流转，祸福无常啊！

（据《源氏物语》相关章节编写）

## 寡妇诱惑美少年

为追究寡妇眼中的谜底，美少年一步一步走进寡妇用“谜”一般的眼睛设下的圈套，终成了寡妇的俘虏。

二十七日傍晚，纯一乘电车来到剧院，坐在楼下雅座的四排。第一幕就要开始了。

这是座西式之夜剧院。据说是东京的第一座新式剧院，但对于在各种画册上看过许多剧院的纯一来说，进来以后，并没有新奇的感觉。

纯一一坐下来，左边两个把脑袋凑到一起窃窃私语的姑娘，以及右手边的一位夫人，都同时把脸转过来看着纯一。穿宝蓝裙子的姑娘是个红扑扑的圆脸儿，穿紫蓝裙子的是个白净的四方脸儿。两位姑娘相貌平平。倒是围着皮围脖的夫人，却漂亮得出奇：高

鼻梁，细长眼，那对乌黑的大眼珠儿显得深不可测，神秘、诱人。纯一想起这么一个故事：有人替朋友引见了某位夫人之后，对他说：“她今天看你的眼神，与看任何人都一样，你不必在意！”这位夫人就是那样一种眼神。两个姑娘马上把眼光移开，不时偷偷看着东西包厢。夫人却长时间毫无顾忌地看着纯一的脸。

“瞧，都开幕啦！”穿宝蓝裙的姑娘说。

台下暗了下来。四处的说话声一下子都停了。

第一幕刚落幕夫人就离开座位，不一会儿摘了围脖儿，脱了外套回来了。大概是场内气温暖和吧。她在大绸网上衣外边罩着外套，并系着一条中国产的宽带子。随后又注意到她那交叉放在膝上的手指上，戴满了亮闪闪的戒指。

夫人的眼光又盯在纯一脸上。

“您读过剧本吗？下一幕是什么？”

温柔、清晰的声音。不由得使人感到一种金石一般的音质。不过，纯一更觉察到了她那强烈的闪动着的眼神！狡黠的微笑潜在眼中，似乎是与说话的语气完全不同的表情。此时，他感到左边两位姑娘也一齐在朝自己看。

“这次上演的剧本我没有看过。不过我读过法文译本。”

“噢！您是法文学者。”夫人说着若有所思地璨然一笑。

开幕了。纯一终于没有弄明白夫人那不需要回答的问话，是因为什么原因提出来的。

幕间休息了。节目单上写着这次休息时间较长，观众大都离开了座位。纯一刚站起来，夫人比他稍早一点站起来，所以刚好一前一后被人群推搡着，两个人的身体也若即若离地向走廊挤出去。迷人的幽香一阵阵地扑进纯一的鼻子里。

夫人回过头来，眼睛带着笑意。纯一虽然不懂她笑的是什么，但还是有礼貌地跟着笑一下。后来他自己想：大概是被人群推搡得可笑吧。

到了走廊，纯一看到不那么拥挤了，便想稍微离开夫人一点距离，故意放慢了脚步。但两个人之间还是相距很近，夫人便回头对他说：“您想看法文书，我那里倒有不少，您想看就只管来。也许您喜欢看新书，可古书里也会有好的吧？到我那里去很方便的。”

如同老相识一般，夫人毫无拘束地边走边说。纯一掏出了名片递给夫人，坦率地说：“我刚从家乡来，目前住在谷中。书，几乎一本也没带出来。您如果有文学方面的书，古典一点儿的，我想看的很多呢。”

“是吗？有文学书，像全集什么的，比较齐全。历史方面的书也不少。先失原是法学家，有关法学的书都捐赠给大学图书馆了。”

纯一这时才得知夫人是个年轻寡妇。第一次见面，就约自己到她家去看书，想来是个一家之主了。夫人看过纯一那张名片，把名片装进素花绸钱包，又把自己的名片递给纯一，问道：

“您家是？”

“Y县。”

“哎呀！那和先夫是同乡喽！刚才您说刚到东京来，可听不出您一点儿家乡口音呢。”

“哪里还是有一些的。”

夫人的名片上写着坂井礼子。纯一一看，马上说道，“您是坂井恒先生的夫人吧？”并且正正规规地行了礼。

“您知道先夫吗？”

“只是久闻大名。”

坂井先生是出身 Y 县的有名学者。他曾把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译成汉文。他翻译的经典著作《拿破仑法典》的译本，在他死后也还盛销不衰，至今坂井家还可以从这里得到不少收入。纯一还在读中学时，就听到传闻，说坂井先生到四十多岁还是独身，却不知为什么忽然娶了个可以当自己女儿的漂亮太太，不到一年

就得了脊髓病去世了。

传说还不止这些。先生的本职是法科大学教授，但他更为历届从政者在各个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因而死后留下了一笔数额可观的遗产。这笔遗产就由眼前这位夫人一个人经管着。她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她没有儿女，却也不过继养子。也没听说她有什么知心的朋友。她住在先生死前不久建成的别墅里，但也不像是在那里寂寞地追思先夫，修身养性。她过的是比先生在世时还在奢华的生活。她的生活，据说就是一个谜。

纯一在家乡听到这些传说时，曾把她幻想成各种形象。所以，坂井夫人在纯一的印象中，是一个有趣的小说的女主人公的模样。

纯一回答说自己对坂井先生早已闻名后，看了一下夫人的脸。那脸上又浮起了方才那不知道是不是藏着某种意义的微笑。这时，两个人来到西楼梯口的下边。

“上楼去看看好么？”夫人说。

“好。”

两个人登上楼梯。

这时候从楼上走廊那儿传来“那不是小泉君吗？”的招呼声。纯一抬头一看是大村。

“大村君！”

这时，夫人用下巴不动声色地轻轻地打个招呼，快步登上了二楼，独自向左拐了过去。

戏演完了，因为出口处拥挤不堪，纯一暂时站在走廊里看着舞台。已落下的帷幕又升了上去，演员们正在利用尾幕的布景，用表演的姿势拍照。

“再见了。您可以随时来看书。”

纯一回头看时，坂井夫人的背影已经走进出口处的人群中了。他还没来得及回答，看到的只是夫人的背影。忽然想到：“我和女人说话总感到别扭，为什么和夫人说话时又很自然呢？而且夫人

那双眼睛也真神秘，那眼睛里是否藏着什么东西？”

纯一日记中的片段：

下午去了坂井夫人家。从在剧场相识以来，到今天的造访，其间是经过了一番思考的。去不去？很理智地衡量了一下。她说是收藏有不少法文书，去看一看会有好处的。可是到一个谜团一样的寡妇家里去，到底合不合适？但是，在理性上的赞成和反对的矛盾当中，感情进行了干预。我是想去看看的。这里所说的“想去看一看”，当然也想去看一看书。不过如果无情地解剖一下自己，也就不能说只是为了去看书了。

其实，我是想知道夫人眼睛深处有什么秘密！

从剧场回来以后，我时常想起那双眼睛。也许一半是无意识地回忆，但当自己意识到这一点时，又深感吃惊。可以说那双眼睛在缠着自己，也可以说是那双眼睛想把自己吸引过去。其实，说是感情干预理性之争，是颠倒了主次。所谓理性之争也许只不过是对于那双眼睛的诱惑的一种无力的抵抗而已。

今天就是感情战胜了这种理性的抵抗。

她的住处很好找。枝叶被剪平了的楮树，高高地耸出了黑板墙，让人觉得像是隐藏着什么似的。它是一所看起来阴森森的宅第。两扇大铁栅门，安在石柱子上，关得严严的，旁边开了一个小侧门。门内左右都有矮篱笆隔开，尽头有一个西洋式的门，关着的。按了电铃，一个十四五岁的侍女出来，接了名片进去，不一会儿出来说：“请往这边来。”

我被领进二楼的一间西式房间。首先映进了眼帘的是一幅美丽的壁毯。画面是：在花园的树丛前，一个年轻的男子正吻着站立的妇人的手。从窗户射进来的阳光正照在绿色的草丛和男女衣服的红、紫、淡黄颜色上，显得平和而不耀眼。

侍女端出茶来又出去了。我呷了一口茶，走到摆满书籍的书

柜前面。

书柜中大多是些自己预料到会有书。高乃依、拉辛、莫里哀的精装全集。伏尔泰和雨果的也不少。

正在翻阅着，夫人出来了。

首先看到的又是那双谜一般的眼睛！我又从这个女人眼睛里看到了用简单而平凡的语言无法形容的表情。看到这双眼睛，我才明白自己之所以要到这里来，并不是因为高乃依或拉辛，而确实是这双眼睛！

我记不清和夫人谈了些什么。这个记忆消失，无疑并非自己的智力出现了障碍。可奇怪的是自己对那段时间的记忆又决不是空白的。忘记了谈话却记得一些零碎的单词。更确切地说是忘记了语言而记住了声音。似乎有几个单词粘在耳根上，其实就是单词的声音。

记忆中的另一个内容就是夫人的一举一动。她的站姿，她的坐相。她那纤纤十指是怎样一动不动地几乎是象征性交叉放在膝上的，但又同是这一双手又是如何轻盈地把侍女端出来的红茶递给自己的等等。

这些音响和运动的记忆，虽然它们之间的顺序可能会颠倒，但每一个部分都还记得清晰。

令人可笑的是：我虽然记得运动时的夫人，但对她静止状态的记忆却模糊不清。她那美丽的脸，也只记得她的表情之美，而不是她的脸型之美。

对于夫人的衣着记得多少呢？这就更难说了。这需要通过夫人说过的话来帮助回忆。当我无意中看着夫人那外套上的条纹时，夫人说道：“觉得奇怪吗？老太婆穿得这么艳丽！这是我以前出门穿的，现在在家里穿穿。”我听到这两句话，才觉得果然是这样。我原来并没特别注意到它的华美。我仅仅感到衣服的鲜丽颜色和夫人的容貌虽然非常协调，但和世俗总有一点不大相同的地方。

我这日记还在绕圈子。我太虚伪了。

我又重新打开了这搁置了一段时间的日记。我在问自己，为什么有“做”的勇气，却没有“写”出它的勇气呢？难道说，并不是自己有勇气“做”出的，而是被动地胡乱“做”出来的吗？胡乱“做”出就不以为耻吗？

我从那扇铁门里走出来的时候，热血沸腾。而且有一种从没体验过的爽快感。有一种力量的感觉。那时的我是一反常态的我，与当时的状态比，平时的我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冷血动物。

不过这只是肉体上的感觉，思想却是混乱的。开始自己是大步流星地走。木屐踏在寒夜的土地上咯噔咯噔作响。不过，没有多久步子就慢慢地缓下来了，走在摆着石灯笼的祠堂前时，那曾沸腾过的热血，不知流到哪里去了，我感到了脸色苍白，身上起了鸡皮疙瘩。另一方面，思想却逐渐恢复了理性的秩序。好像有突发病症的患者，在突然发作之后，所感到的那种短暂的安逸感。自己手里拿着一本拉辛的书，到时要去归还给她，但对去还书并不感到什么快乐。我开始怀疑：她那眼睛是否已经失去了强烈吸引自己的魔力了？

突然从记忆中浮现一个奇怪的场面。那是夫人的一个姿势。当自己拿着拉辛的书想回去的时候，她说天气太冷，叫佣人端上了烫热的葡萄酒，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喝酒。她原来是上身向前微倾，穿着白袜子的两只脚缩在长椅下边的，这时竟依靠长椅把两只脚一直伸了出来。

又回忆起了从到她那里直至离开时的全部对话。搜罗遍了，竟无一句话涉及了爱情。于是，我怀疑到所有的小说和剧本是否都是虚构的。这时突然想到了欧都这个名字。只不过欧都的眼睛虽然像海一样令人飘荡，但却是双死眼、空虚的眼，而夫人的谜一样的眼睛却是活的。就是她那双眼睛对我表达了许多语言。而她那个姿势也向在向我说着什么。那是一种确实与众不同的说法。它

一时是一本正经，一时又变得轻佻风骚，这与欧都很相似。

我前面说过，在日记里，我尽在绕圈子，到这里，可以说是终于绕了一整个圈子。我现在已经成了一个过来人了。从掀起的浪涛，到平息了下去，相隔还不到两个小时，自己的心就竟然平静得像个圣人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竟是这样一个人！

出乎意外的还不止这些。我也不曾想到自己竟会通过这样邂逅，就失身变成了真正的男人。我当然并不是说一定想要等到恋爱之后才能“成人”，但也决不曾想到会完全不涉及恋爱问题，自己就这样简单地被征服了。而且那个坂井夫人又肯定不是自己恋爱的对象。

很久以前，自己就感觉到了隐蔽的、本能的冲动。有时心烦意乱，读书时却心不在焉，莫辨其义。有时候，毫无目的地，只是想跑出去，漫无目的地东游西逛，中途又意识到自己好像在寻找什么，像戈蒂埃的《莫班小姐》中的少年那样在寻求着女人。这时即使不会责怪自己，也会嘲笑自己。那时候的心情是奇妙的，天真地想有什么艳遇。不过，即使有了艳遇，自己会不会失身，却不一定。这有待于当时的理性选择或是感情的判断。自己的处男之身是可贵的，并不想轻易失去。也许，碰到个女人，那女人想委身于己，自己却想拒绝，而且能尽量以她不感到屈辱地安慰她，与她分手，那该多有意思！说不定可以建立一种珍贵的精神恋爱呢！不，不会的。这是不可能的。见诸欧洲小说，在这种情形下，女人似乎不可能不感到受侮辱。而且，即使能有暂时的精神恋爱，那也一定是个似是而非的东西。所谓的纯洁之交也不过是天方夜谭而已。总之，将来的结果是不可预料的。不管怎样，在碰到那个所谓的艳遇之后，我就这样想。有时这些想法会在潜意识里，有时是有意识地在心中荡来荡去。这种时候，当自己意识到了并清醒过来的时候，又感到非常羞愧。自己是多么虚伪！为什么不能追求真正的爱情生活呢？为什么不想追求热烈的恋爱呢？我为自

己的虚伪感到惭愧。

无论如何，自己是有过来自体内的冲动的。而且碰到过诱惑。我从小就逗人喜欢。人家像喊我的别名一样喊我“好孩子”。“好孩子”的直觉，慢慢地养成了顾影自怜的性情。养成了我的虚荣心。而且，我不仅仅是意识到了自己的英俊，并学会了去利用自己的美貌了。我终于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媚”。有了这种感觉以后，有时也会反省到男子汉不该做此太监姿态，可是从“好孩子”进化到现在的美少年之后，这种“媚”也还没有完全克服掉。这种“媚”与其说是自己的无意识的恶习，倒不如说是已经附在身上的一种畸形方式。自己已经觉醒了意识，有时想消灭这种“媚”，却反而使我感到它表面上似乎很有魅力，但自己却躲在这天真的假面具下，更加发挥其威力来。而且对于外来的诱惑，特别是来自异性的诱惑，自己孤芳自赏的心情和“媚”气又会蠢蠢欲动，简直难以抵抗。

与夫人之间所发生的，其实就是这种田地里滋生的结果了。

我并不后悔所发生的事。因为，在今天的社会里，男人的贞操已经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即使还是可贵的，那也是为了保身或自重的一种利己主义，除此以外已经毫无意义了。这种利己主义，我也有过。当时，理性之光也曾照耀我一刹那，但是，已经兴奋得忘乎所以，却把那一束光辉遮蔽了。当理性之光消失的一刹那，自己在心中喊着：“有什么可顾忌的，只是个寡妇！”平贺源内在什么地方说过这样的话：“当别人的妻子向你暗送秋波时，你应该清楚这等于是在颈子上打了墨线，不过，如果是个寡妇……”我当时就是这种心情。

总之，从利己主义来说，我自认为导致的是一种损失。我也决定今后决不再招致这种损失。但是，我也并没有感到可以称之为后悔的那种滋味。

没有苦味。那么是否有什么甜味呢？也没有。当时，曾一度

出现的“成人”的感觉，兴奋的心情，很快就烟消云散，等到回到自己房里，面对书桌坐下来以后，就没有任何快乐的感觉了。也没感到自己的身体发生过什么重大的生理变化。当然，只是在感觉上，比起以往是有了一点寂寞。但是这种寂寞的感觉并不是因为夫人。因为既没有恋爱，也没有憧憬。

生活是这样的吗？我感到不像。至少不能算是真正的充实的生活。

是自己不会真正地生活吗？自己不过是个在颓废的沼泽地上生长着的无根的浮萍，开的也只是梦幻般的苍白的花朵吗？

还写什么。趁天还没亮，睡一会儿吧，要能睡得着才好。只有似乎睡不着这一点，算是兴奋的纪念吧。不过，也很有可能是连兴奋的余波都已消逝殆尽，现在之所以睡不着，只不过是写得兴奋的缘故吧。

第二天早晨，匆匆洗过了脸，回到房里，一眼看到了桌上的日记。现在想不起来的倒是自己是怎样写在日记上的，而不是实际发生的事情本身。记忆又唤起了另外的记忆。纯一感到很不安。因为他觉得事后所进行的心理分析，有许多不妥之处，而且整个判断也许是错误的。同样一件事，夜晚的分析和白天的判断会出现不同的结果。与夫人间的事，将来会怎样呢？自己没有把它当作恋爱，这是明摆着的。不过，那个夫人对自己是否已经没有吸引力了？这还是个问号。自己会不会又想去看看那双谜一般的眸子呢？这时已经有了与昨晚不同的心理状态，那双眼睛的魔力似乎又在追逐自己。

再说这种事不是单方面的。不能只是自己如何想，也要考虑到对方怎样想。自从与夫人在剧院相识以来，对方是有目的地，一个劲地在牵引着事情的发展。自己倒是被动的。现在的问题不是自己想怎么样，而是对方想把自己怎么样。自己还自做聪明地说

什么不是恋爱，其实对方才真正没有恋爱的意思！这样看来，关键倒是对方想把这种游戏维持到什么时候的问题。

纯一把从夫人那里借来的拉辛的书拿出来，翻阅了一两页，又读不下去。自己安慰自己说：这种古典书籍，要在心情平静的时候来读。于是找出一本三天前在神田三才社买回来的于斯曼的书拿出来读。读着读着，他的思绪又到了夫人身上。

在达到目的之前她一往直前，而一旦达到了目的，她是否会终止呢？借回来的一本拉辛，可以说是成了一根把自己拴在对方手里的绳索了。在还这本书的时候，她会割断这根绳索吗？还是会把它无限延长呢？她会给自己来信吗？甚至找上门？

一想到信，纯一觉得似乎她会来信，似乎她会找上门来。从初次见面时起，夫人丝毫不拘束。自己这间房，她也会毫无顾忌地走进来，随随便便地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用不着担心找不到话题谈。她需要说什么，一切尽在不言中。

想到这里，纯一意识到自己想入非非了。又责怪自己太没有出息了。

自己不是个男子汉吗？因为缺少经验，一直处于被动地位，但也总不能永远被动啊！不管对方怎么想，自己应该应付自如哪。只要自己决心不再任其摆布，事情就好办。借来的书可以邮寄去。她有信来，扔到一边就是了。找上门来，也可以拒之门外。

刚这样想，纯一又自问能做到这样吗？难免犹豫了。他对犹豫不决反倒有一种快感，各种回忆，又乘虚而入。她那优美的站相坐相，表情生动的面部，亲昵的声调等都浮上心头，而且自己也无法否认对此有恋恋不舍的心情。他想，假若再看到这些姿态，自己将会怎样表现！她那脱下来的大衣，丢在大衣上的皮手套，都历历在目！

纯一忽然惊觉，不免嘲笑自己，又开始读起于斯曼来。

十一点左右，大村来了。两个人一起到外面吃饭。在饭前纯

一突然问道：

“你怎么看男人的贞操问题？”

大村说：“在生理上，男人比女人更易失去贞操，这一点应该是事实。不过，并不是说男人就不能保持贞操，而且保持贞操也没有害处。我倒是赞成保持贞操。”

纯一有些脸红。“我也赞成保持贞操。可是，贞操这种东西，我认为除了有一点利己意义外，并没有别的意义。你认为呢？”

“什么意思？”

“就是说，只不过是爱惜自己的身体而已。”

大村考虑了一下，就说：

“那样说也未尝不可以。我还是有些疑问，因为我是从本能的冲动或是种族的继承这样的意义上来考虑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保持贞操就是控制本能的冲动，所以，与其说是利己的，倒不如说是利他的。”

纯一眼睛一亮，“果然是这样。我在家乡时，就深刻地感觉到一切都受着因习的约束是太无聊了。于是，从思想深处变得对自己周围的一切事物都持否定态度了。当然，文学作品也多少影响了我。可是近来，我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了反省。有一次曾和你谈过有关新人的话吧。就是从那时候起。当时谈过积极的新人的事，我对那个‘积极的’的内涵，还始终没有搞明白。”

纯一继续说道：“我于是时常一个人思考。结果发现自己的思想好像全是利己的，而且很吝啬，几乎可以说是独善其身主义。我感到这样下去不行。如果不肯牺牲自己什么，是绝不会得到什么的。可是，我以前做过的事，没有一样是所谓作出了牺牲或是出于自愿的。从那以后，我就觉得这也是利己的，那也是利己的了。所以，当我考虑到贞操问题时，我也不考虑是牺牲了生活的享受和种族的继承等方面，而只考虑是在保存自己，是利己的了。”

大村脸上，浮现出温和的微笑，“于是你就想牺牲自己的贞操

去获得爱情吗？”

“不是的。当然，我也有谈恋爱的愿望。不过，我并不认为恋爱就是人生的一切，所以，我也不认为恋爱成功了就有了积极的新人的内容。”

纯一作出了稍带做作的笑容，“就是说，像穷人数家珍那样，点着自己的德行项目，把贞操也算在内了。”

纯一日记中的片断：

本不想在日记中加进这可耻的一页。可事实上毕竟是事实。

出门时，我手里拿起拉辛文集。以前我也经常拿着一本想看的书出门散步。但今天这本书和别的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给我一种到坂井夫人那里去的可能性而已，去或不去，则是我的自由。

这种想法其实是掩耳盗铃。

其实，一种渴望所带来的不安感很早就逐渐高涨起来了，自己极力想把它压下去。可是压下去又起来了。很像是与敌人对阵时不断发生的拉锯战。

大村曾说抑制这种渴望是有益于健康的，也许是吧。可我已经无法忍受这种烦恼了。甚至有时想到：这种烦恼的生活是有损于人的尊严的。

大村也说过有神经质遗传的人，是控制不住的，如果硬要控制就会得病。想起他说的这句话，我甚至怀疑过自己的神经系统会不会有这种遗传？不过这是不可能的，我的父母从来都是健康的，并且是死于流行病的。

当我手持拉辛文集，无目的地在上野山上到处走动的时候，惴惴不安的念头越来越强烈，心跳越来越促。像是醉酒一般。

来到公园门口，眺望着总是车水马龙的大马路的黄昏时，我像得了热症一样，神志不清，两腿酸软，似乎随时就会倒下。

没有任何理由，我又折返回来。有一个长凳子空着，就胡乱

坐了上去，翻了一下拉辛文集。可是天色已暗，看不清了。毫无目的地又翻过来，挑那标题大字，看着《费德尔》剧本名，发呆似地沉思着。

意识忽然被路灯激活了。路灯已经亮了。是个格外大的、发出讨厌的黄色光亮的路灯。玻璃决不会是这种颜色的吧，下次打这里过时，一定好好看看它。

人的心理状态是非常奇怪的，我就是看到这个黄色光亮才决定到夫人家去的。而且感到灯亮和决心之间像是有什么因果关系似的。人们在迟疑中决定一件事时，往往是把原因归之于眼前任何一件物品上。

开始向夫人家方向走去时，我走得很有力。步伐越来越快。看到了那个熟悉的树篱笆和大门，我也不曾为对方的心情如何而放慢脚步。我盘算着夫人将会怎样欢迎我，可我决没想过她的接待会使我难堪。

大门姓名牌上有一个小电灯，小门未关一推就开。在小门按电铃的时候，心跳还是很快。这倒不是对夫人的顾虑，而是随之而来的一切，使自己心跳的。

我不知道除了上次那个侍女之外还有什么佣人。天已经黑了，会不会出来一个不曾见过的陌生人？可电铃响之后马上出来的还是那个侍女。

她看到我时“哎呀”了一声，似乎有些惊讶，说“我去通报一声”，马上转身回去了。虽然夫人曾关照过我可以直接走进去，实际上我还是要做得礼貌些。侍女不久又出来说：“客厅里没有生炉子，请往这边来。”她替我摆好了拖鞋。

在走廊拐了两三个弯，只是在拐角处点着灯，所以房间里一片黑漆，没有一点动静。

侍女轻盈的脚步声和我沉重的脚步声极不协调。虽然是短暂的事，我却感到像是传奇式的梦境一般。

我终于又见到了夫人。这第三次见面，我一直不想去实现、并一再犹豫，尽管再三推迟但到底还是实现了，而且是我主动的！

“您很久没来了呢。”夫人说着，把那个蒙着淡红色粗条纹小被子的移动暖炉推向一边，把梧桐框的圆火盆里的炭火拨起，送到了铺在房子中间、一个像姑娘们坐的那种紫色绉绸的棉坐垫前面。

我感到夫人的态度是意外的严肃沉着。只是在那谜一般的眼睛里闪现着某种微笑。虽然来之前自然无法完全想象出夫人会用什么样的态度来接待我。不过，目前这个态度却不能不说是太意外了。虽然没有表露出来，但我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不满的情绪和反抗的萌芽。我后来把夫人看成了“敌人”，可能就是从这一刹那开始的。

夫人像是早就等着人来似的，头发一丝不乱。她的穿着，这一次我记清楚了，外套是一件从未见过的黄中带绿的绉绸做的。棉衣是特等绉绸的吧，浅茶色底子带黑色细格子。腰带是银灰色的、有粗蔓草花纹的。特别是那个桃红色的腰带结，分外的妖艳，她显得年轻多了。

我受着良心的责备，终于把一本不曾看的拉辛文集还给了她。她看也不看，摸也不摸，只说了句“您回去时，随便再换一本吧”。

和前一次一样的梧桐框火盆。一样有茶，一样有点心。但感觉有些差异。

我把火盆推到她面前，她看也不看，只顾把那像透明的纤纤细指放在淡红色暖炉被子上，手指一会儿伸开一会儿缩回，似乎有点神经质，她睁大了眼睛盯着我的脸，问一些“不抽烟了吗？”“最近做什么？”等毫无意义的话。我也尽量答以一些无意义的话。看着夫人的脸，不由得想起了对我有些爱慕的阿雪姑娘的脸。

她们是多么地不同啊！阿雪那丰满而不太光滑的脸上，热血在毛细血管中不停地奔流，表情一刻也不停地在变化着。虽然话有些语无伦次，却会随着一个词儿一个词的不同，表现出她那血

管的颤动。就像在自然的小曲中带着许多灵敏的伴奏。

而夫人那白里透青的、可说是希腊式的端正的脸，简直是个面罩，是个假脸。你想寻找她表情的影子，找来找去最后总是落到她那深茶色的大瞳孔上。只有在这双瞳孔后面才像有点儿什么东西。夫人脸上有一种夏日天空中那种风雨欲来的郁闷感。这张脸加上这双眼睛，我想把它比做鹰鹫或猛兽在瞄准猎物的眼睛，却又并不那么狰狞。如果热带海洋里有水妖的话，可能是这种眼睛吧。如果不是这双眼睛，夫人的脸可以说是一副漂亮的女尸的脸。

她那眼睛里藏着的表情，却又和她的谈话互不相干，这使我进一步肯定了刚才的感觉。嘴里只是舌头在动，眼睛在说着另外的话。谜一样的眼睛越发成了谜，使它的主人变成了斯芬克斯。

夫人那双眼睛的谜传染了我，对她那谜语，我也不得不用眼睛作出回答。

电灯散发着柔软的亮光，炭火像透过罗衫露出的肌肤般地，从白色炭灰下送出温馨热气。此时此地，夫人却和我交谈着像两个偶尔在火车中或偶然在旅馆饭桌上共席的两个旅客之间的那种话题，一些可以在任何人之间公开谈论的话题，已经经历过第一次相会的那种事儿的我，绝对没有预料到的那种话题。

与此同时，夫人却又用她那眼睛的语言把口里的词句一一加以否定，好像是在说：“在你我之间，怎么做都行吧”似的，眼睛说的全是另一种话，是强烈的、热情的诱惑。可怜！我的眼睛也就毫无抵抗地、被拽进去，说出同样的话。

两个座位之间相隔两三尺，中间放着两个火盆。两对眼睛互相在勾引，两个灵魂在热烈拥抱。两个人完全裹进一团烈火中。

我感到这个时间过得太长了。这是段痛苦的时间。一刹那，在我那被地狱里的火焰和烟气裹住了的意识中，像闪电般掠过了一个念头，我发现：我现在明显地感觉到的痛苦，其实是从我结识夫人以来，就在意识下不断地、微微地感觉到了。

这期间，痛苦使我逐渐把夫人看成敌人了。时间越是拖长，这种感觉就越是强烈。如果我有坚强的意志的话，这时应该忿然站起拂袖而去的。甚至会在夫人那雪白、光滑的脸颊上掴它一记耳光才善罢甘休呢。

忽然，没有任何明显的动机，也没有任何过渡就……（这儿有一张日记被扯掉了）

这时，我看到夫人眼中的微笑，变成了凯旋的笑了。然后，一度中止了的、无意义的、冷淡的对话又继续开始了。

夫人说：“我二十七号要到箱根福住那儿去。我一个人去，您有时间请也来吧。”

“可是，我还有点儿事正在做，不知到时能不能去。今天已经很晚了。”

“有工夫就来吧。”

夫人按了一下旁边的、用丝线缠着的导线一端的电钮，远处响起了电铃声。走廊上响起了脚步声，不一会儿侍女走到隔壁房间里问有什么事。我意识到：这是训练好了的，不喊不来！

侍女要领我到有书柜的西式房间去。我对如何还这一本借来的书，曾傻傻地想了许多，可对于再借一本的事，压根儿就没想过。不容我多想，只好站起来去换那做借口的书。被人驯服的一种窝囊劲儿，刺痛了我的心。

随便地抽出了拉辛的另一本书，把带来的一本放了进去，走出了西式间。

使自己不胜烦恼的当绳索的一本拉辛的书，又在自己手里了，它无疑又会继续使任人摆布下去！

来到夫人房里辞行，一看，夫人已经站起来准备送我了。

“您要有工夫就到箱根来吧。”夫人站在正门口，用安静的、缓慢的语气重复着。

“啊。”说着我向夫人投去一瞥。

连头发丝都不乱一根。她那婷婷玉立的优美的姿势，又无端地引起了我的反感。我心里想着：敌人不把我继续引诱到箱根去是不会罢休的吧。

笼罩在浓雾中的小路上，我一边走着，一边想着坂井夫人的为人。这时，比利时文坛的老作家勒蒙尼耶笔下的欧都的形象，坚定地浮上了我记忆的表面。我当时读的时候，曾觉得他把女人生活中的一个侧面写得过于夸张了，但是既有了坂井夫人，就决不能说没有欧都那样的女人了。

（摘自森鸥外的《青年》）

## 京姐的“姨太太”梦

温柔体贴的京姐原来一直想着要做有钱人的姨太太，暗恋京姐的孤儿再次感到被欺骗了。

伞店已故的前任老板娘叫阿松，是个性格豪爽、身材高大的老太太。这个店是在她手上兴旺起来的。六年前的冬天，这位老太太有一次到寺院去参拜，回来的路上看到一个耍狮子的孩子，是被人遗弃的，就带回来了。当时她对那孩子和店里的伙计们说：

“瞧，多可怜呀，这孩子脚烂了痛得无法走路，坏心眼的伙伴就把他丢在路旁，弃之不管了。孩子，你用不着再回到那样缺德的家伙那里去了，就留在我这里好了！大家也不要为这孩子发愁。像这么个毛孩子，哪怕来两个三个白吃我的饭，你们也不会有意见吧？那些我长期正式雇用的伙计当中，也有跟女佣人一起逃走的，或是偷了我的东西逃跑的缺德鬼。人嘛，主要看他的心眼好

不好。俗语不是也说过‘试马得骑马’吗？看一个人行不行，先得观察一些日子才能知道的呀。孩子，要是你不愿意回去，就把这儿当作永远的家，好好干活儿吧！”

这位老板娘给他取了个“吉三”的名字，从此以后亲自教给他手艺。如今，吉三已经成了出色的油匠。嘴里哼着小调，能一口气轻松地干完三个大人的活儿。知道他来历的那些人个个都佩服已故老板娘的眼光。

阿松在两年前去世了。吉三不喜欢现在当家的老板、老板娘和小老板半次，但自己已经答应把这儿当作住一辈子的地方，如今也不好意思跑到别处去呢。也许因为有一肚子牢骚，才害得他个子不高，人家往往喊他“小矮子，小矮子！”更叫人生气的是那些流鼻涕的小伙伴，由于平常妒忌他的手艺高，为了报复，就故意骂他说：“吉三，你一定在父母的忌日吃了荤。不信，瞧你自己的怪模样儿吧。转吧！转吧！小矮菩萨！”吉三虽有勇气抡起拳头来把这些伙伴揍一顿，但一想到自己连爹娘是什么样子，哪月哪日是他们的忌日都不知道，就不免感到心酸。因此他逃到晒在地上的伞下面，躺了下来，眼泪往肚里流。那时候的心情真是悲愤交加，满腹委屈。吉三一年到头抡着从那沾满油渍的蓝布窄袖里伸出来的胳膊，到处撒野，邻居们骂他像个疯子，不敢接近他。其实他撒野就是借故发泄得不到什么人安慰的胸中苦闷，要是有人对他说些温和的话，他就恨不得紧紧搂住那个人，永不放手。

女裁缝阿京是今年春天搬到这背巷里来的。她为人机灵，住在连檐里的那些街坊们都乐意跟她来往，因为伞店是她的房东，所以连对店里的伙计她都显得很热情。有一回她对吉三说：

“假使小伙计们的衣裳脱了线什么的，就拿到我这里来吧！你们店里人多，老板娘哪有工夫做针线呢，我每天都给人家做衣裳，顺便替你们缝几针也很方便的。你单身住在这里，无亲无故，每天挺寂寞的，以后有空常来串门儿吧！我是个很随便的人，最喜

欢像你这样的爽快人。如果你想发火，就替我用棒子捶打捶打那些拆洗的衣裳，好捶出亮光来。只当揍马路边那家米铺的白狗。这么一来，你也得罪人，还帮了我的忙，不是一举两得吗？”

阿京说得很诙谐。从此吉三就不知不觉地跟她很亲近了，经常“京姐、京姐”地喊着，时不时到她家坐一坐。店里的伙计们开他的玩笑说：“演出《桂川》这一幕的时候，你就唱着‘阿半背了长右卫门’，乖乖地被女的背在背上出场吧。这才是好看的滑稽戏呢。”

吉三不屑一顿地争辩说：“如果你们也是男子汉，就把我当作榜样学习吧。到京姐家去串门，知道今天她家碗橱的盆子里有几块什么样的点心的，除了我再没有第二个。那个当铺的秃头为京姐神魂颠倒，借口请她缝衣裳啦，办什么事啦，经常借故去她家，还老送给她围裙、衣领、腰带什么的，一个劲儿地巴结她，她却从来没有微笑着跟他打招呼哩。这还不算什么，哪怕深更半夜，她只要听说伞店的吉三来了，即使已经躺下了都不在乎，穿着睡衣马上打开格子门说：‘今天一整天没来呀，你怎么啦？简直把我急坏啦！’她边说边拉着我的手，把我拉进屋里去。除我以外，她还对谁有过这样的热情？说起来真有点不好意思。不过你们都是外强中干的废物，俗语说：‘花椒虽小，但是很辣。’你们不知道人家就是喜欢我吗？”

吉三在伙伴面前吹了一通，有人从背后打了他一拳，并且骂他说：“去你妈的！”他却自鸣得意地说声：“谢谢你！”就做出一副鬼脸，扬长而去。要是他个子长得有一般人那么高，人家也不会这样笑话他，但伙伴们只骂他“爱出风头的小矮子”，每当休息吸烟时，就把这件事当作笑料，戏谑一番，散散心。

除夕前夜，因为到期不能出货，吉三代替老板到坂上的一家主顾那里道歉，回来时脚上穿的竹面木屐碰上了一块石头，他就淘气地一脚把石头踢出好远，然后又把转着的石头曲里拐弯地追着踢，踢进水沟后，乐得哈哈大笑一阵。周围没有一个人影，只

有一轮朗月明亮地照在地上。不知道什么叫冷的吉三只觉得身轻气爽，暗自打算：“一会儿还和平常一样敲敲那个窗户。”一面想着就拐进了胡同里。这时候突然有人从背后追上来，双手蒙住了他的眼睛，吃吃地笑着。

“谁呀，谁呀？”吉三边喊边摸着了那人的手指，说：“啊呀，原来是京姐！一摸小指上的茧就知道是你，想吓唬我没奏效哩。”吉三推开脸上的手，回过头。

“多没劲！马上让你猜着了。”阿京娇笑着说。

吉三一看，阿京今天晚上的打扮和平日不同，用头巾罩着脸，穿着缎子外套，打扮得整整齐齐的。吉三把她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诧异地问道：

“你到哪儿去了？不是说这两天忙得连吃饭的工夫都没有吗？去哪儿作客去了？”

“提前去拜年的呀。”阿京若无其事地回答说。

“别蒙人！哪有三十这天拜年的呢。是走亲戚去了吧？”

“一个意外的亲戚，不得不去串门了。告诉你吧，明天我要从这背巷搬出去呢。这个决定太突然，你一定吃惊吧？连我自己也有点意外哩。总之，为我高兴吧，这并不是坏事儿呀！”

“真的吗，真的吗？”吉三大吃一惊道。“你没骗我吧，不是开玩笑吗？可别说出这样的话来吓唬我呀。你要是走了，我就再没有什么开心的事了，所以你别跟我开这么讨厌的玩笑吧。喂，你真是，说这么无聊的话干吗。”吉三说罢，摇了摇头。

“没骗你，是真的。你不是说过吗，‘总有一天好运降临到我头上。’这话终于应验啦，所以我不能再住在背巷里了。吉三，不久我就能送你绸料衣裳穿啦。”阿京说。

“不，我才不稀罕那种衣裳呢！你说的好运气，是指到那种下作的地方去吗？前一天我们的小老板半次还提到你，说是：‘听说那个女裁缝阿京要搬走了，她在菜铺胡同里当按摩师的伯父介绍

她到什么公馆去干活儿了。不过，她那年纪当不了上房丫头，也不至于伺候太太或者当缝纫老妈，准保是当梳着三环髻、穿着胸上垂穗的外套子的姨太太哩。’我却肯定说绝不会有这样的事，还为此跟他打了一架。你不会是到那个公馆去吧？去当姨太太吧？”吉三急忙问道。

“并不是我自己愿意去，因为有非去不可的原因哩。吉三，咱们今后再不能见面啦！”阿京好像也带几分悲哀似的。

“不管你艰难到什么地步，也千万别到那种地方去！只养活自个儿嘛，你可以靠缝纫来维持生活呀。你的针线活做得那么好，干吗要做那么低贱的事？这太不像话啦！”心地纯洁的吉三拚命劝说阿京。“啊，别去啦，你去拒绝他们吧！”

“这怎么行。阿京停住了脚步。”可是吉三，我呀，我再也不愿意给人拆洗衣裳了，当姨太太也好，啥也好，反正活着同样是没有意思，所以哪怕满身铜臭，俗气，我想今后要过穿绉绸衣裳的日子哩。”阿京不觉吐出自暴自弃的话来，寂寞地一笑道：“总之，先回家去吧！吉三，走吧！”

“你这样做，我压根儿没有想到。你先回去吧。”

阿京走着。吉三跟在她身后悄悄地踏着她那映在地上的影子，跟着她一起走着，不知什么时候来到阿京家那个窗口跟前。

“你每天晚上都敲敲这窗户，可是明天晚上就听不到你的声音啦，这世道多叫人不如意呀！”阿京叹息了一声，黯然说道。

“还不是你自己乐意嘛！”吉三不满意地说。

阿京一进屋，马上点起灯，拨弄火盆里的炭火，对吉三说：“吉三，过来暖和暖和吧！”

“用不着！”吉三坐在柱子旁边说。

“可是你不冷吗？着了凉不是闹着玩的呀！”阿京关切地说。

“着凉就着凉好了，你别管我！”吉三低着头说。

“你怎么啦？奇怪呀，我说错话了吗？要是的，你直截了当地

指出来吧。你一句话不说，把脸绷得那样儿，叫人多着急呀！”

“你急什么呢 我好歹是伞店的吉三哩 不需要女人来关心！”吉三倚着柱子，把背在柱子上蹭来蹭去地说。“嗷，真无聊，真没意思！我这个人是怎么啦，过去有各种各样的人喜欢我，可是每次都好景不长。伞店的前代老板娘是个大好人，洗染房的那个叫作阿绢的卷毛姑娘也喜欢过我；可是，老板娘却中风死了，阿绢姑娘不愿出嫁投井自杀了。如今你又这么无情无义，也要离开我。唉，一切都没有意思了，油匠干得再出色有什么用！哪怕干活顶一百个人，也没有一个人夸奖我，从早到晚只听人家骂我‘矮子、矮子’的，不管自个儿生多大的气，个子却一辈子也长不高。俗语说：‘有福之人不用忙’，但是我可不成，每天耳闻目睹的，都是叫人厌烦的事。前天跟半次吵了一架，当时我拍着胸脯保证说：‘人家京姐才不是那种当姨太太的坏心眼儿的女人哩！’真没想到还没过五天我就得咬舌头了。你是个爱撒谎的、骗人的、财迷心窍的女人。嗷，真丢人哪！京姐，我从此永远不跟你见面啦，无论如何不再见你啦！承蒙你以前一直照顾我，我在这里向你道谢啦。滚你的吧，从此我谁都不相信啦，再见！”

吉三说罢，突然站起来，穿上摆在脱鞋石上的竹面木屐。

“呀，吉三，你误会我了。我虽然从这里搬走，却绝不会把你丢下不管。我一直把你当作亲兄弟的呀，对我说这么绝情的话，你也太狠心了！”阿京从他身后伸出两手紧紧把他抱住，温柔地对他说：“你的脾气也太急躁啦！”

“那么，你不打算去当姨太太了？”吉三回过头来说。

“我并不是愿意这么做的呀。可是，已经这么决定了，现在怎么好改变呢。”

吉三一听，眼泪汪汪地凝视着阿京的脸道：“京姐，求您啦，把您的手松开吧！”

（摘编自樋口一叶的《岔路》）

## 进退之间有风情

从未被女人拒绝过的源氏公子不肯在槿姬面前服输，早已心动神驰的槿姬为显示与一般女子有别而故意冷落公子，于是，二人斗起法来……

贺茂斋院的父亲去世，她只好回家守孝。斋院职位暂由槿姬代理。而按照过去的惯例来看，很少有像由槿姬这样的亲王公主当斋院，只是此次无适当人选，槿姬才得以充任此职。源氏爱慕槿姬，虽然多年未能如愿，但一直不忘。现在听说她当了斋院，就马上感到从此见面更难，因失望而惋惜不已。然而源氏毕竟本性难改，虽然一时放弃，却不能持久。因此，仍通过槿姬的侍女代为传言，绵绵情话一直不绝。

槿姬当斋院所在的贺茂神社，与源氏大将暂居的云林院相距甚近，大将便写信给槿姬的侍女中将君，诉道：“我今寄居荒郊野寺，望长空寥廓，心中寂寞惆怅，思念故人心切，不知斋院能否体谅一二？另赠诗斋院：

窃忆昔年含情乐，  
惧读禅心不敢言。”

古歌云：‘安得时光如轮转 夙昔之缘今又来。’虽知徒言无益 却祈祷昔日重来。”言词恳挚，仿佛故情深重。写罢，挂在白布上，再把白布系于杨桐枝，有如侍奉神明般虔诚。中将回复道：“隐居禅寺，难耐寂寞；追抚往事，遐思无穷。奈若何哉。”写得格外用心。槿姬斋院则在白布上题诗道：

“当年并无痴心人，  
何来含情忆往昔？

今生无缘了。”源氏大将看后，想道：“她的字写得虽不甚清秀，然而锋芒藏于字里行间，草书也不错。字如甚人，大概她长大后，将更加艳丽动人吧？”有此邪念，一想到自己正身处寺院修禅悟佛，便自知亵读神明，心中不免惶恐。想起去年今日那个秋夜。在野宫会晤六条妃子的感伤情形；不料今夜又是令人忧伤的夜晚，甚是奇妙。不由得有点怨恨神明妨碍了他。转而又想：若当年执意追求六条妃子，也未尝不能到手，颇有些后悔一遇抵抗就放弃了。斋院深知源氏不达目的不罢休的脾性，因此偶尔回信时，言辞也不特别强硬。

时光飞逝。原本在贺茂神社当斋院的槿姬，因父亲桃园式部卿亲王新逝，便辞职为父守孝，并移居他处。被谪贬几年蒙皇上恩赦回京并已官晋内大臣的源氏有一癖好，但凡中意并追求过的女子，没有到手就不忘怀。因此闻讯后多次写信抚慰槿姬。槿姬回想昔日频繁被他骚扰，因此并不认真复信，只作礼节性应对。源氏内大臣大失所望。九月，槿姬移居到父亲的旧宅桃园宫邸。源氏内大臣得到消息，想起姑母五公主正居住那里，便借口探望五公主，到桃园宫邸拜访。

五公主住在邸内正殿东侧，槿姬住西侧。亲王辞世虽不久，但邸内已见萧条景象。源氏的父皇桐壶院辞世之前，特别恩宠五公主。所以时至今日，源氏内大臣平时仍与这位姑母有书信来往，关系密切。源氏一边听着五公主叨唠着陈年旧事，眼睛却不停地向槿姬所住那边望去，看见庭前草木虽已枯败，却另有一番景致。眼前幻想出槿姬凭窗远眺的娇痴模样，一时不能自制，便说道：“侄儿今天来此，理应去看望姐姐，不然就失礼了。”于是辞别五公主，顺着廊檐走到西侧。

透过灰色包边的帘子，槿姬室内的黑色帷屏，依稀可见，在

隐隐约约的夜色中，显得寂寥凄凉。微风轻拂，缕缕衣香随风飘至。那看不见的内室景象，源氏内大臣更觉神秘而奇妙。侍女们不便在廊檐上款待大臣，便请他到南厢就坐。由一个叫做宣旨的侍女代为应酬。源氏内大臣颇为不悦，说道：“让我坐在帘外，岂不是将我视同年轻人一般么？我仰慕姐姐，由来已久。凭此经年累月的专注，尚不足以出入帘帷么？”槿姬让侍女传言道：“往昔诸事，恍如梦境；而今虽已梦醒，但仍不知孰真孰伪。故你是否诚心，我还得细细考量。”源氏内大臣受此冷落，顿觉世事无常。细微小事，亦真让人深思啊！便赠诗道：

“偷祈神明容汝返，

苦心疾首已经年。

神明已允你返都，为何避而不见？我被谪贬，饱经磨难，积郁早已满胸，只想有个机会，把我的遭遇向你一一倾诉呢。”他言辞真切、态度诚恳，比往昔更加风流俊逸。他年纪虽长了些，但对于内大臣一职来说，也是很年轻的。槿姬答道：

“一句寻常风月话，

神前反誓罪孽多。”

源氏内大臣故作潇洒地说道：“又何必重提旧誓呢？昔日之罪，早已随风飘散，无影无踪了。”侍女宣旨对他颇为同情，逗趣道：“如此说来，‘此誓神明不要听’了。”槿姬本是正经之人，闻言颇感不快。她生性古板，年纪越长，便越发谨小慎微，连答话也怕说多了露丑。众侍女对此也无计可施，只是干着急。源氏内大臣扫兴地叹道：“想不到我竟成了嘲弄的对象！”便起身告辞。一面走，一面悲哀地说道：“唉，年纪一大，便遭人奚落。我为她憔悴不堪，她却毫不领情。我连‘请君出看憔悴身’也不能吟了！”众侍女对他绝世俊颜又是一番赞美。此时夜空高远，湛蓝如水。风摧落叶，声声入耳。众侍女触景伤怀，又忆起从前在贺茂神社时的各种趣事，那时源氏公子情书频至，或忧或喜，趣味无穷。她

们尽情回忆往事，直至深夜。

源氏内大臣回到家里，回想槿姬此间态度，十分沮丧，整夜辗转反侧，难以成眠。晨起凭窗而眺：朝雾淡淡，霜打秋草，枯槁委顿；槿花形容憔悴、颜色惨淡，无力地攀缠于草木之上。他叫人折来一枝，送与槿姬，并附言道：“昨日遭你冷遇，甚无颜面。你可曾笑我如此狼狈？真是可憎。但我且问您：

昔年曾赠槿，当初永难忘；

长别无缘见，花容当若何？

尚望你体谅我长年相思之苦。”此信措词谦恭可怜，槿姬感到再置之不理，未免太过于寡情薄义。便复书道：

“秋深落篱畔，似雾初降临；

凋零伤槿色，花容有如无。

以槿花喻我，妥贴之至，使我不禁泪落千行。”信中寥寥数字，亦无深情款语。但源氏内大臣捧书细读，竟爱不释手，真不明就理。青灰色的信笺，娟秀柔嫩的字迹，相得益彰。凡赠答之诗歌函牋，终因人物品格，笔墨趣味，得以瑕瑜互掩。

源氏公子觉得如果还像年轻时那般鸿雁传情，与自己目前的身分和年龄都不相宜。但回想起槿姬不冷不热、若即若离的态度，至今仍难成其好事，令他甚为懊恼忧烦，怎么也不甘心，便再次鼓起勇气表达爱慕。他唤侍女宣旨到独居的东殿商量对策。槿姬身边侍女个个风流多情，对一般男子尚倾心不已，何况英俊潇洒、惯于吟风弄月的源氏公子？嗟叹赞誉之余，恨不得自己便是那个槿姬！至于槿姬自己呢，年轻时尚且一本正经，时时一副凛然不可冒犯的样子。何况现在年事俱长，位高名尊，岂可作那红杏出墙之事？源氏公子觉得这位小姐虽历尽沧桑，但性情丝毫未变，实在与众不同。真是世间少见，可叹可恨。

源氏追慕槿姬的事最终仍被传了出去。大家互相议论道：“听说源氏内大臣爱上前斋院了呢，五公主也说这二人是天造地设的

一双。这真是一宗门当户对的天赐良缘！”源氏的正夫人紫姬听到这些传闻，开始不放在心上，心想内大臣向来对自己宠爱有加，过去有什么寻花问柳之事从不对自己隐瞒。后来细心观察，见公子神色异乎寻常，时时魂不守舍、若有所思，她这才有些忧惧：“原来他对槿姬的恋情已刻骨铭心了。在我面前却故作坦然，戏言蒙混。”又想：“那槿姬与自己同为皇室贵胄，声望也不在我之下。若公子倾心于她，则难免危及自己的地位。多年享惯专宠，如今若被槿姬夺去，岂不伤心！”她独自悲叹。继而又想：“即使日后他虽念及旧情不致于抛弃我，但我在他心中已无足轻重。那多年的感情也就可有可无、不值一文了。”她思绪烦乱、愁肠百结。若是琐屑小事，发几句无伤感情的牢骚也就作罢。但此等大事，岂能等闲视之。但没有真凭实据，也不便怒形于色。源氏公子为槿姬一事，整日独坐窗前，冥思苦想。他常值宿宫中，并不回家。偶然空闲下来，也只管埋头写信，当作公务一般。紫姬想：“外间的议论果然不假！他怎未对我吐露半点心事呢？”她为此一直心绪不宁，茶饭不思。

因在藤壶母后丧服之期，故这年冬天，宫中神事一概停办。源氏公子百无聊赖，便去桃园宫邸探访五公主。时值大雪纷飞，入夜的景致冷艳动人。源氏公子此次出访穿戴十分讲究，衣香甚于往日。若遇多情风流的女人，不生爱恋才怪呢！他毕竟不便偷偷出访，临行时向紫夫人告辞：“五姑母身体不适，我去探望一下。”他急欲就走，但紫姬只管与小女公子玩耍，并不理他，但眼中仍流露那不安的神色。源氏公子便对她说道：“近来你神色怪异，我又不曾得罪于你，却是为何？定然又是疑神疑鬼了。近来未天天回家，其实我只是想起‘彼此不宜太亲昵’的古话，便常留宿宫中。”紫姬只答了一声“太亲昵了的确多增痛苦”，便背转身去躺下了。源氏公子见此情景，有些于心不忍，但此行已通知五公主，便决然出门而去。紫姬怅然寻思道：“我一向信任他，想不到竟会

发生这种事。”源氏公子出门之时，身着灰色丧服，色彩淡雅，式样得体，竟是异常入目。雪光映照下，更为明艳无比。紫姬望着他的背影，恋恋不舍，心想：日后这人如果真的弃我不顾，我该是怎样的悲哀啊！禁不住满怀忧伤。

源氏公子只带了几个不太惹眼的家臣随行。路上，源氏便向他们诉苦道：“似我这般年纪，竟懒得出宫走动了。只因桃园邸内的五公主，老迈孤独，甚为可怜。我曾答应式部卿亲王，要常照看她。五公主也曾请求于我，便更不好推诿了。”家臣都知道他的真实目的，私下议论：“唉！他用情不专，见了美女便倾心的老毛病看来是一辈子也改不了的。真是白璧微瑕，但愿不要惹出麻烦啊！”

源氏每次先探访五公主，照例与她叙谈一些往事。五公主一见公子便谈兴大发，畅谈无聊往事，繁琐冗长，杂乱无章。源氏公子对比索然寡味，虽强作精神，仍奄奄思睡。五公主谈得也呵欠连连，勉强说道：“人老了，晚上只想瞌睡，话也说不流畅了。”话声刚落，鼾声已起。源氏公子一见，心中窃喜，赶紧告辞出门。

此时已寒月初升，清辉映雪，宁静祥和。槿姬的居室，格子窗已关上，仅有一两处开着。

源氏公子已不再似往日遇着南墙就回头，现在的态度十分认真坚决，无论如何，他都要槿姬亲口回他一句话，槿姬心里想：“如果是过去，一时失足，世人会因年少无知而原谅的。那时父亲对他也看管有加。虽然如此，仍后悔当年自己草率，总为此感到羞愧，所以以后一直约束自己，严词拒绝。而今，事隔多年，双方已再不是吟风弄月的年纪了，岂可与他亲口答话？”她心意已决，全然不顾源氏的百般哀求。源氏公子深感失望，满腹怨恨。可槿姬又觉得过分冷淡，于礼确有不妥，便叫侍女传言与他。源氏见此情形，更觉焦灼难耐。此刻夜已深沉，寒风凛冽，浸人心骨。此景此情，甚是凄凉、惹人洒泪！源氏公子无比感伤，泪水盈眶。他

含泪吟道：

“ 昔日伤心心未死，  
今朝失意意中愁。

真是‘愁苦时时不离身’啊！声音哀艳凄凉。侍女们都为之动容，苦谏小姐作答。槿姬无奈，只得叫宣旨传言：

“ 闻人变节犹指骂，  
今朝岂能自变心。

我是不改初衷。”源氏公子别无他计，心中怨恨槿姬刻板无情。本想就此打道回府，又觉像个轻薄少年胸怀满腹情怨，于身分地位实不相称。于是对宣旨侍女说道：“受到如此奚落，一旦被人知晓，定当成为讥笑的对象。你们万不可有所泄露。古歌道：‘若有人问曰不知，切勿泄露我名姓！’在此拜托各位了。”说罢又与她们耳语一番，不知说些什么，只听得众侍女纷纷议论道：“啊呀，太不应该了！他对小姐如此思念，却遭此冷遇。小姐这般薄情，真让人想不到！他本是端正稳重、情深意切之人，却被人误为轻佻浮薄。哎，实在是冤枉他了。”

槿姬亦非清心寡欲之人，源氏公子绝世风姿及丰富细腻的情感，早令她心动神驰。但她一直固执地认为：如果轻易地接受他的求爱，势必显得自己与世间俗女子毫无区别。且自己的风流轻飘本性，一旦被他看穿，岂不羞愧难当、无地自容？故只一味矜持作态，丝毫不露爱慕之心。只作些不痛不痒的礼节性复信，或在他来访时由侍女传言，只要不失礼于他即可。槿姬自觉近年慢怠于佛事，常想削发为尼，潜心修行，以减轻罪孽。但想到就这样和他断绝来往，遁入空门。若外人不知，又要认为她是情场失意而看破红尘，势必惹起世人讥讽。她深知人言可畏，所以谨慎小心，暗中筹备，连身边侍女也不相告，因亲王已故，与同父异母兄弟关系平淡，素无来往，一时这宫邸更是门庭冷落，境况日渐萧条了。此时，有源氏公子那样的重臣前来登门求爱，邸内众

人正是大旱甘霖，惟愿玉成好事，与公子站在一边，极力相助。

源氏公子是何等人物，难道对槿姬真是魂牵梦绕？只因槿姬不为所动，对他冷若冰霜，他不肯就此认输而已。源氏公子自觉德高望重，阅尽世间百态，也精通人情世故。想自己这般年纪，还整日里追蜂逐蝶，哪有不被世人非议的。如果这样还一无所获，更将为天下人笑话了。苦于无计可施，心烦意乱。源氏公子已很久没回二条院宿夜了，紫姬昼夜独守空房，寂寞无赖，便想起“暂别心如焚，方知戏不得”的古歌，只觉那是专为自己而留下的，不觉泪落如珠。一日，源氏公子回到二条院，见紫姬神色凄楚哀伤，异于往常，便问道：“你怎么了？有何心事也不肯告诉我，我真不懂了。”便把她抱在怀中，抚摸她的秀发。那卿卿我我的样子，真是难以描绘。源氏公子又说道：“母后仙逝之后，皇上一直悲愁满怀，闷闷不乐，我看他很是可怜，尽量多多陪伴。又因太政大臣辞世，一时无人代理政务，只好常住宫中。你不习惯独宿空房，怨恨于我，无可厚非。但你知道，我已改邪归正，你尽可放心。我们夫妻多年，你怎能仍像孩子般不解我心？真是遗憾！”一面说着，一面替她梳理额发。紫姬愈发借机撒娇了，转过头，仍一声不吭。源氏公子叹道：“真是孩子脾气！”心中却想道：“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连我最宠爱的女人也与我隔阂，教我真是伤心至极啊！”思前想后，郁郁寡欢。后来又对紫姬说道：“近来我和槿姬偶有交往，你是疑心此事吧？其实，那全是谣传所致，不久，你自会清楚明了的。此人性情孤僻，整日足不出户。我偶尔写信与她调侃一番，也只是穷极无聊，取乐解闷而已。她虽终日闲寂无事，也少复信与我。因此并无情爱可言，根本不值一提。你本该宽心才是，何必自寻烦恼？”是日，内大臣整日在家，一刻不离地陪伴紫姬。

一日，大雪纷飞，时至黄昏，仍未停歇。苍松翠竹，傲立雪中，风姿绰约。夜晚的暮色静谧清幽。源氏和紫姬携手坐于窗前，两人在雪光的映衬下，双双艳丽迷人。源氏公子道：“四时风物，

当推春樱花，秋红叶，令人赏心悦目。但冬夜明月映雪，此景虽无色彩可言，却更沁人心脾，令人遐思绵绵。实在是意境深厚、情趣隽永了！”遂命侍女将帘子卷起。见月光普照，大地银白一片。庭前花木枯衰，满目萧条；溪水冰结，池面似镜，景色异常冷艳！源氏公子便命女童们到庭中去滚雪球。一时间，庭中笑语喧阗，月光映着娇小玲珑的女孩，十分醒目。几个年龄稍长又一向为源氏所熟悉的女孩，随意地披着各式衣衫：白雪红装，互为映衬，鲜丽入目。欢天喜地的幼女追逐嬉戏，连扇子也掉落在地，那天真烂漫的姿态异常可爱。雪球愈滚愈大，女孩们还想再滚，无奈体力不支。庭中的几个女童，在东门边口挤作一团翘首而望，笑着为她们加油。

此景勾起了源然公子对已逝母后的思念，他对紫姬说道：“前年藤壶母后在庭院中造一雪山。本乃寻常游戏，岂知竟因此而酿出与母后的风流韵事。每逢四时佳节，忆起母后早逝，心中万分懊悔，甚是悼惜。母后一味疏远我，无缘接近，以探知详情。然每次到宫中拜谒，母后又视我为可信之人。我也处处尊敬她，无论巨细事情，必向她请教。母后言辞不多，但言必中，行必果。即便琐屑小事，处理起来也从不马虎。如此聪慧果决之人，当世岂有可堪匹配之人？她温柔敦厚，优雅娴淑之品性，世上无人能及。惟你与她血缘最亲，颇为相似。然有时易生嫉妒，且一味偏执，不知通变，实乃白璧微瑕。那槿姬呢，又不相同。她高贵典雅，举世无双。我们只在孤寂无聊时，偶通书信，谈些无关紧要的话题。但我也小心谨慎，不敢越雷池半步。”紫姬道：“既然如此，我倒要问你，那位尚侍胧月夜，也是人品高雅，行事周全，不似轻薄放荡之人，怎与你也有绯闻艳事传出？”源氏公子答道：“此话不假。那胧月夜也是花容月貌，倾城倾国。至于那件事，我深感愧疚，每念及此，悔恨不已。大凡风流之人，总有许多懊恼之事。年纪愈大，懊恼愈深，我自觉深谙世情，处事稳沉，也不过耳耳。”

说到这里，竟忍不住掉下泪来。

（据《源氏物语》相关章节编写）

## 民间传说（三则）

### （一）

七月天，气候炎热，各处门窗都开着，终夜不关。有时候睡醒了，眺望外边，有月色的夜晚很有意思。即使是暗夜，也觉得有趣。而注视早晨的下弦月光，更是另有意趣。光泽明显的板廊的边沿近旁，铺着一张很新的席子，三尺的几案摆放在里边，这有违常理。正确的位置应当立在外边，如今立在内边，大概这里边很重要吧。

男人似乎已经出去了。女的还在蒙头大睡。穿着淡紫色外衣，里边是浓紫的，表面可能有点褪色，不然便是浓紫色绫织的衣服，光泽很好，还没有变得很松软。穿了薰香的单衣，大概是黄生绢的。裤腰带很长，在盖着的衣服底下拖着，大概昨晚解开后还一直未系上吧。旁边还有头发如浓云堆叠，看那蜿蜒的样子，想来也是很长吧。

男子走在早晨雾气很重的路上。穿着浅蓝的裤子，颜色不够鲜艳的香染的狩衣，红色的白色生绢单衣非常鲜艳，因被雾气所湿便脱下了，两鬓也稍微蓬松，夹在乌帽子底下，显得有点凌乱。

在朝颜花上的露水还未零落之前，回到家里，赶紧给写后朝惜别的信吧。归去的路上心里很着急，嘴里念着“麻地里的野草”，直往家里走去，却看见这个窗子已经打开。揭起帘子来看，却见女人倦慵地睡着，大概已有作别归去的男子，这也是很有意

思的事。这过路的男子本来匆匆归去，大概是觉得朝颜花上的露水也向他示情吧，就暂时看下去。见枕边有一把用朴树做成的扇骨、上面贴着紫色纸的扇子，展开着在那里。还有檀纸裁成狭长的纸条，不知道是茜草还是红花染的，已经有点变了色，散乱在几案旁边。

女人从盖着的衣服里一看，才发现似乎有人来了，可这时男的已经嘻嘻哈哈地坐在横板脚下，虽然是用不着刻意回避的人，但也没有很亲热的关系，心想给他看了自己的睡相觉得懊恨。男人玩笑着说道：“这很像是万分留恋的一场早觉呀！”一半身子已经钻到帘子里边来了。女人答道：“从这个比露水还早起身的人眼里看，有点儿不舒服吧！”

男人用自己手中的扇，弯着腰去够女人枕边的那个扇子，女人怕他靠得太近了，心里怦怦直跳，便赶紧将身子缩到盖着的衣服里去。男人拿起扇子看了看，有些埋怨地说着：“怎么这样的冷淡呀。”这时候天已经大亮了，人声嘈杂，太阳也快出来了吧。这男人思忖趁了朝雾没有散的时候，赶快写一封惜别的信，送给刚离开的女人，再在这里耽搁下去就要迟了。

从这个女人处出去的那人，不知是什么时候写的惜别信，已经差人送来了，信外附着带露水的胡枝子，可是使者因为见另有一个男人在场，不曾送上来。信上面薰着浓郁的香。天亮了让人家看见了也不好意思，这个男人就离开这里走了，他在寻思自己刚才离开的女人那里，会不会也是这样的情形呢？这样一想，倒也很有趣。

## （二）

她姿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名称叫作什么兵部（女官家属的官名），虽是缺少优雅风流，却喜欢在众人前厮混，中宫也说她“难看”，但是人人都不愿得罪她，没有一个人去指出她的不足。

在一家院所盖起来的一间屋子，讨厌的人决不让进来的。那间屋子正对着东御门，很有趣的一间小厢房，我同了式部君昼夜都在那里，中宫有时也到这里来看看。

有一天，我说道：“今天晚上，就睡在这里吧。”两个人就在南边的厢房里边睡下了。过了一会儿，有人敲门，声音很响。我们说：“真吵闹。”便装作睡着的样子，可敲门声还是不断。听到中宫说：“把她们叫起来。大约是装睡哩。”那个叫作兵部的女官走过来想叫醒我们，我们却只是装着熟睡了根本听不见。兵部说道：“叫不起来。”说着到门口告诉了敲门的男人，就在门口坐下，谈起来了，当初以为他们只是谈几句，因为夜已经很深了。谈话的人原来是权中将。我们议论说：“他和兵部说什么呢？”说着偷偷笑起来。他们一直说到天将破晓，中将这才回去了。“那个人好讨厌哪。下次再来，决不同他说话了。有什么事情，要讲一整夜呢？”我们打趣着开了门，兵部就进来了。

第二天照例在小厢房里，听见兵部和人家说道：“男人在雨下得很大的时候来访问，实在是很可怜的。平常即使对他有什么不满意，可是被雨淋湿得这样厉害，一切不满意的事就都冲淡了。”她这样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呢。

假如昨夜和前夜以前都一直不间断地来访的人，今夜下着大雨也没阻挡他，仍然走来，似乎一夜都不能分开，这样的男人或者是很值得留恋的。如果不是这样，已好几天没有见面，令人感觉不安心的男人，特意挑了这种下雨的日子来，我是认为断不能算是真有情义的人的。这样的男人，遇着懂事、有情趣的女子，和她相好了，但是此外也有许多恋人处要去，也许还有妻室，因此不能很频繁地来往，所以在雨下得很大的时候来访，好让人家听了互相传说，得到别人的称赞，这是故意做作出来的行为吧。可是如果对那个女人连一点爱情都没有，那又何必故意造作出来，叫人去看呢？

## (三)

天刚破晓，要从女人那边回去的男子，说是寻找昨夜里放下的扇子和怀中纸片等，因为天暗，手按来按去，到处摸索，口中说是“怪事”，及至摸到了之后，慢慢吞吞地放在怀里，又打开扇来，啪啦啪啦地搨，便走出去。如说这是可憎的，还是客气的批评，这简直可以说是一点礼貌也没有。与在深夜里从女人那里出去的人，乌帽子的带子系得很紧一样，很令人讨厌。没有必要系得那么紧吧。只须轻轻地戴在头上，也未必会有人责备。即使懒懒散散，毫不整齐，直衣和狩衣也都穿得横七竖八，不见得有人会讥笑的。凡是破晓时候最有情趣的临别情形大抵是：男的一点办法没有，因为到了必须回去的时候，就迟迟不愿起身，是女的再三催促，说：“天已经大亮了，给人看见了怪不好意思的。”男的却叹口气，仿佛留恋不舍，似乎离开女的是很勉强。总是坐着，连下裳也不穿，还是粘着女人，讲了一夜的话，这时还在女人的耳边低声软语，并没有说出什么特别的情话来。尽管衣裳都已穿好，带子也系上了，却还是磨磨蹭蹭不愿离开。以后将和合窗打开，开了房门，二人一同出去，说：“要苦苦等上一整天，一定很很难熬呢。”这样说着话分手，女人目送着回去的男人的背影，这种惜别是很有情趣的。但是惜别也要看男子的行动而定。如果是迅速起来，匆匆忙忙地将下裳的腰带勒紧，把直衣、外袍以及狩衣的袖子都卷起，把自己的一切东西一古脑儿揣在怀里，再把上边带子扎扎实实系上，这样毫无依依不舍的心情的举动就是很可憎的了。还有凡是走出去时，不把门关上的人，也很可憎。



## 卷 三

# 情 恋

真情挚爱，不管结局如何，大都伴着悲辛：或淡淡遗怨的哀伤，或历尽坎坷的辛酸，或肝肠寸断的悲恸，或悲天动地的惨烈。

一份真爱，一份至情，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从没有风平浪静、风光旖旎过。因而，真爱至情才够永恒，才令人惓惓以求，孜孜不倦。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不论肤色与种族，这永远是一个世界级的无解的谜题。

即使是严酷至极的清规戒律也锁不住狂热，即使是沟壑纵横的等级门第也挡不住痴迷。这难道就是爱情？

## 功名利禄的诱惑

对功名利禄的追逐，终于使他把痴恋的女友推上了绝路，他自己也不再安宁。

中等舱里极为安静，只有孤光灯光耀眼夺目。船上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五年前，我奉命出国，曾经路过这西贡码头。所见所闻，倍感新奇，信笔写来的游记文字每日不下数千言，登在报纸，颇受世人赞赏。如今回想起来，通篇都是当时的幼稚想法和不自量力的狂妄言语。即使不是这些，记述的也是一些极平常的动物、植物、矿物以至风俗人情，足以贻笑大方。这一次，启程前为了记日记买来的小册子至今还空无一字，难道在德国留学期间养成了一种对任何事都冷淡的缘故吗？不是的，而是另有缘由。

今日东归的我毕竟不是昔日西渡的我了。虽然在学问上尚有许多自感不足之处，但是我已经饱尝人世艰辛，不仅悟到了人心叵测，即便是自己和自己的心，也是变幻莫测。

离开意大利布林迪西港已经二十多天了。在海上，即使是萍水相逢之人，也会互相结识，以解除旅途的忧闷。这原是航海的习惯。但是，我却借口身体不适，幽居舱内，很少和同伴们交谈。原来我正在为别人毫不知情的怨恨而独自苦恼着。这个恨，开始像一抹浮云掠过心头，使我无心欣赏瑞士的山色，也懒得留意欣赏意大利的古迹；继而，使我悲观厌世，痛感凄怆。现在，竟凝结在我心灵深处，但每当读书，睹物，那一幕竟像是镜中显影浮

现，应声回响，唤起我绵绵旧恨，无数次地折磨着我的心灵。唉！此恨此情如何消去？只怕是无法解脱的了。今晚，空寂无人，不妨将其梗概记述下来。

我自幼就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因此，虽然父亲早逝，学业却从未荒废过，不论是在旧乡学，还是在东京的预备学校，或者是进了大学法学部，太田丰太郎的名字在班里总是名列前茅的。我十九岁获得学士称号，别人都说这是建立大学以来第一次颁赠的荣誉，接着就到政府某部任职，把母亲从家乡接到京城，度过了三年多的欢乐时光。后来由于上司的器重，受命西渡调查全科公务，兴奋莫名，连与五十多岁的母亲离别，也未感到特别的悲伤。于是背井离乡来到了柏林。

我怀着模糊的功名心和惯于自制的毅力，即刻置身于这欧洲大都城的中央了。当时还是威廉一世凭窗临街的时期，那些挺胸耸肩穿着色彩斑斓盛装礼服的军官们，那些艳丽的模仿巴黎打扮的少女们，眼前的一切无不令人目眩。更有那在沥青马路上无声无响地跑着的各样马车；在高耸入云的楼林之间，那向着晴空里发出阵雨般的声响的喷泉；隔着勃兰登堡门，可以望见，交错的绿树枝叶簇拥着耸入半天里的凯旋塔神女像，万般景物尽收眼底，难怪初到此地的人目不暇接。但是，在我心中，自有一个不论身处怎样的花花世界都坚如磐石的坚定誓言，以此阻挡住外界对我的诱惑。

我要求在业余时间进当地大学进修政治学，在得到了官方的同意后，就去注册了。

一两个月后，公事商洽已经办妥，调查工作也开始有了头绪，一些急件的书面报告已经送出。非急件，便抄记下来，竟订成了好几卷。关于进大学的事，似乎没有我天真地所期望的、专门造就政治家的学科，因而在几经推敲之后决定旁听两三位法学教授的讲座。

三年左右的时间就这样梦一般地过去了。

我已经意识到自己既做不了叱咤风云的政治家，也不适于当一名精通法典善于断狱的法学家。

我想：母亲大概希望我当一本活辞典，上司则想把我造就成一部活法律。当辞典勉强可以，当法律岂能忍受！于是，在大学里把法科讲座放到一边，而对历史、文学的兴趣日渐浓厚，并且感觉越来越好。

一天傍晚，我在动物园漫步。要返回我在门必修路的寓所，必定要经过库劳斯铁卢巷的古寺。每当我从灯光通明的大街进入这狭窄阴暗的小巷，对着那楼上木栏杆晒着的床单、汗衫还挂着的人家，对着一个络腮胡须的犹太教徒老人站在门前的小酒馆，对着一个梯子直通楼上，另外的梯子通向住在地下室的出租屋，凝望着这个缩成凹字形建筑的三百年前的遗迹时，便若有所失地伫立良久。

那晚正要走过这里的时候，看到一个姑娘倚靠在了锁的寺门啜泣。这位姑娘约十六七岁的样子，头巾外露出淡金黄色头发，衣着整洁。听到脚步声她仓惶回视。那脸庞，可惜我没有诗人的语言，不知该怎样来形容才好。那蔚蓝的、清澈的、掩盖在长睫毛下含着泪水的眼睛，疑惑而带愁的眼神，只在一顾之间竟透彻到我防卫甚严的心灵深处。

她大概是遭到了意外的不幸，才会无所顾忌地站在这里啼哭。我这软弱的心被怜悯之情所俘虏，不由得走近前去问道：“你为什么站在这里哭？我这个非亲非故的外人能帮你吗？”我不觉为自己的大胆而惊愕！

她诧异地盯着我这个黄种人的面孔，也许是我的真心实意已写在脸上了吧。“看来您像是个好人。不会像他那样无情，也不像我妈妈冷酷。”她说，已经止住的泪泉复又潸潸而下。

“请您帮帮我吧。帮助我免于做一个无耻的人吧。妈妈因为我

不依从她而打我。爸爸明天要下葬，但家中分文没有。”

说完只有啜泣之声。我的眼睛盯在低着头的姑娘颤动着的粉颈上。

“我送你回家，请你先冷静下来，免得被人听到你在哭，这里人很多的。”在谈话时她不知不觉靠近了我的肩头，忽然抬头，像初次看到我似的羞涩地从我身边闪开了。

由于怕人撞见引起误会，我跟在姑娘后边快步走着，进了寺庙斜对面的大门，登上了残缺的石头楼梯。到四楼一个可以弯腰钻进去的门前，铁丝做的拉环已经锈蚀，姑娘使劲拉动一下，里边一个声音嘶哑的婆婆问是谁。姑娘说是爱丽丝回来了。接着门被粗暴地打开了，开门的是一个头发花白、相貌不算凶恶而前额印着深深皱纹的老婆婆，穿着旧呢子衣裳，脚上一双脏拖鞋。爱丽丝刚走进去，婆婆像迫不及待地狠狠地关紧了门。

我茫然站在门外，借着油灯的光亮看到门上用漆写着艾伦斯特·魏盖鲁特，下面标明“裁缝”。这应该是姑娘死去的父亲的名字了。听见屋里好像在争论，马上又平静下来，门就又打开了。老婆婆对于刚才的失礼连连道歉，请我进去。一进门是厨房，右手矮窗房上挂着洗得雪白的麻布，左边有个砌得很简陋的砖灶。正门一间房门半掩着，有一张床上盖着白布，床上想必是死者。老婆婆打开灶旁的一扇门把我让了进去。此处是临街的一间房，没有顶棚。从屋角的顶楼向窗户斜下来的屋梁上糊着纸，在那下面矮得直不起身来的地方摆着一张床。中间桌子上蒙着羊毛毯子，上面摆着一两本书和相册。陶瓷花瓶里插着高贵的花束，和周围的这一切显得极不相称。姑娘含羞地站在桌旁。

她异乎寻常的美丽。乳白色的脸庞在灯光下泛出微红，身材纤细，婀娜多姿，不像是穷苦人家的女子。婆婆出去之后，姑娘略带外地音说：“对不起。原谅我把您带到这里来的草率。您是一位好人，不会因此厌恶我吧我父亲明天等着下葬，一心指望着

肖姆贝耳希，您不认识他，他是维克多利亞劇團的團長，我給他當了兩年的藝員，滿以為他能幫助我們救救急，誰想到他會乘人之危敲詐！請您救救我吧。借您的錢我會從微薄的工資里省出來還您的，哪怕我不吃飯都可以。如果這也不行的話，我只有照媽媽的意思……”她淚眼模糊渾身驚顫。在她抬頭看人的眼神里，有使人說不出“不”字的嬌媚。這種眼神的作用她是有意做出來的呢，還是與生俱來的風韻？

我衣袋里雖然有兩三馬克銀幣，但那只是杯水車薪，我摘下懷表放在桌子上，“拿這先救救急吧。讓當舖里派人到門必修路三號來找太田，我會付錢的。”

姑娘在驚奇之中顯得極為感動，當她把我为告辭而伸出的手放在唇邊時，熱淚簌簌地流，濺滿了我的手背。

姑娘主動到我的客居來表示謝意，在我那擺着席勒和叔本華的讀書窗下，插上了一朵無名花。從此以後，我和姑娘的交往越來越頻繁，連同鄉們也都知道了我們的關係。他們竟然臆測我是在舞女群中逢場作戲，儘管我們兩人還只是純潔的友情，并帶点孩子似的稚氣。

同鄉中有個愛打小報告的人——因為某些原因他的名字我還不便寫出——向上司密告說我经常出入劇院結交舞女。上司本來就由於我在學問上沒遵從他的意思而不滿，於是便通知公使館罷免了我的職務。公使在傳達命令時安慰我，如果立刻回國尚可資助路費，若繼續留下來，則將得不到政府的任何補助了。我請求寬限一個星期，我需要一點時間考慮。正当我在心煩意亂的思索着何去何從時候，接到了生平中最令我悲痛的兩封信。這兩封信几乎是同時發出的信，一封是母親的手筆，另一封是一位親戚告知慈母的死訊的。在這裡我不忍心復述母親信中的內容，熱淚盈眶使我不能動筆。

直到此時，我和愛麗絲的交往比外人想象的還要清白。她因

为家庭贫穷而无法享受到更多的教育，十五岁的时候学习舞蹈，毕业后加入了维克多利亞剧团，在团里演员中的地位名列第二。但是，舞女的生活确实是可怜的，薪金菲薄，白天排练，夜晚演出，夜以继日。进了剧场化妆室时尽管擦红粉、穿丽衣，但在场外却往往连自己的衣食都成问题，需要养家糊口的人，生活更加艰难！所以，人们都说，她们很少有人没有沦落到最底层操贱业。爱丽丝之所以能够幸免，是靠她文静的性格和她刚强的父亲的爱护。她从小爱好读书，但是所能读到的只是些庸俗的出租小说而已。与我相识以后，边读边学，我借给她书，渐渐地也学会了风趣，谈话的乡音也少了。再过一段时间，写给我的信里错字也慢慢少了。应该说，我们之间首先滋生的便是师生的友谊。如今，她听到我被罢官消息十分吃惊。我隐瞒了这事其实与她有关的内情，她要我别对她妈妈说起此事，为的是担心她妈妈知道我没有学费后将会怠慢我。

唉！无须详述，我对她的爱情越来越炽烈，两人终于变得难分难舍了。面临着事业的十字路口，我却沉溺于爱情，必然会有人感到奇怪，也许更会有人以此攻击我。但我对爱丽丝的爱情实际上自第一次相见就产生了，而且越来越深。现在她既为我的遭遇忧心，又为我们的别离而悲痛，鬓发散乱，这妩媚动人的姿态印入我因悲痛伤感的刺激已经紊乱了的脑子里，在恍惚中走到这个地步，奈若何哉！

和公使相约的日期快到了，决定我命运的时刻已经迫近。就这样回国，学业无成、空背骂名，此生岂有出头之日？然而留在此地又无从得到学费。

解我燃眉之急的是一个叫相泽谦吉的人。他当时在东京担任天方伯爵的秘书官。他在官报上看到我被罢官的消息，便向某报社总编辑建议聘我为该报的通讯员，留驻柏林，向他们提供有关政治、文艺各方面的消息。

报社的报酬很低微。但是如果另租个便宜的房，换一个吃午饭的餐馆，简单的生活还是可以维持的。我正在左思右想时，爱丽丝竟以她的真诚使我摆脱了极端的窘境。不知她怎样说服了她母亲，同意我寄居在她们家与她们一起生活，爱丽丝和我也在不知不觉是把两个人的不太多的收入合在一起，过起了苦中有乐的生活。

早晨喝过咖啡，她不在排练的时候，便留在家里，我则去科奥尼西街一间狭长的休息室，浏览所有的报纸，并摘录各种材料。

我的学业基本放弃了。顶楼上灯光昏暗，爱丽丝从剧院回来靠在椅子上做着针线活，我就在她身旁桌子上整理白天摘录的材料写成新闻稿。那些活跃的政界活动和有关文学艺术新动向的评论等多方面的内容，经过我力所能及的写作技巧，组合成各种文章。特别是关于威廉一世和斐烈得力希三世相继驾崩，新皇即位，俾士麦侯爵的进退如何等重大政治事件，更是着力做了详尽的报道。因此，这段时间竟是格外地忙碌，为数并不多的藏书无暇翻阅，学费也无钱缴纳。大学学籍虽未取消，但连讲座也很少去听了。

学业虽然荒废了，但却另外增长了见识。何以见得？原来在欧洲各国，民间学问之普及程度当数德国。许多颇有见地的议论散见于几百种新闻杂志上。我从当通讯员那天起，用我过去经常进出大学时业已掌握的一定的鉴赏能力，读读写写，在这个过程中，从前学过的各种零碎的知识自然得到了综合运用，达到了同乡留学生们大多意想不到的境界。他们当中有的人连读德国报纸的社论还很困难呢。

明治二十一年（1888年）的冬天来到了。爱丽丝两三天前在舞台上晕倒了，是被人搀回来的，从那时起她就因感觉不适而休息了。不论吃什么都要呕吐。倒是她妈妈开始意识到这可能是孕吐，唉！我自己前途未卜，如果真是那样，让我怎么办呢？

今天因为是周日，我呆在家里，心情不佳，爱丽丝搬一把椅子靠在小铁炉旁，很少说话。这时，爱丽丝的妈妈拿着一封信递给了我。一看，是我熟悉的相泽的笔迹，邮票却是普鲁士的，并盖着柏林的邮戳。我犹疑着拆开了信，只见写道：昨日随同天方大臣已经到此。伯爵很想见你，望速来。恢复名誉正值良机。看到我看完信后的茫然神情。爱丽丝问道：“是家乡来的信吗？不会是什么坏消息吧？”她可能以为是报社的关于稿酬的事。“不是的，别担心。你也认识的那个相泽，随同大臣一起来柏林了，叫我赶紧去一趟，我得马上就走。”

即使打发心爱的独生子出门的妈妈，也不会像爱丽丝这样用心，她听说我要见大臣，便支撑着站起来，挑了一件雪白的衬衫和一件保存得很仔细的双排扣上装拿出来给我穿上，还亲自为我系上领带。

“这样，您就显得很体面了，请您照照镜子看，为什么要显出一脸不高兴呢？连我都想跟您一起去呢。”她稍微调整一下姿势又说：“不过，穿上这身衣服，不知为什么不像我的丰太郎了。”她稍许考虑了一下又说：“如果有一天您飞黄腾达了，请您也不要抛弃我，不论我是不是真的怀了孕。”什么？飞黄腾达？我微笑了。“几年来我已经死了在政界出头的心了。我并不想去见什么大臣。只是想去会一会多年未见的朋友罢了。”爱丽丝的妈妈叫来一辆一等的出租马车。

我带上了手套，披上不太干净的外套，拿起帽子和爱丽丝吻过后下了楼。她打开结了冰的窗户，任北风吹拂着头发，目送着我乘上马车离去。

我在凯撒尔好夫旅馆的大门口下了车，向守门人问过相泽秘书官的房间，登上已有些久违了的大理石楼梯，来到前厅。不禁有点犹豫：在大学期间曾由衷称赞我品行端正的相泽，今天会以怎样的心情看待我呢？走进房一看，他只是体态比过去肥胖且健

壮了些，那快活的天性却依然没变。他对我现在的状况像是不怎么介意，来不及细说别后详情，他便引我参见了大臣。大臣急着见我，原来是有一件德文紧急文件要翻译。我接了文件退出大臣房间时，跟着出来的相泽邀我共进午餐。

在餐桌上，主要是他问我答。因为他一帆风顺，而我却坎坷不平。

听着我毫无保留地谈出的不幸往事时，他一再露出惊讶的表情，但没有责备我。当谈话结束时，他推心置腹地对我说：这一段往事的根源在于你生来的懦弱心肠，事已至此，多说也没用。只是，一个学富五车之人，岂可沉溺于一个弱女子的爱情，而永远失去生活的目的？现在天方伯爵正有借助你的德语的心思，他知道你当时被免职的原因，因此我也并不想勉强改变他的成见，否则使伯爵怀疑我是在袒护你，对你既没帮助，于我却受牵连。还不如先让他了解你的才华，以此博得伯爵的信任。再者，你和那个姑娘的关系，即令她真有诚意，即令你们爱情甚深，然而终究不是什么真正郎才女貌的恋爱，只不过是出于异性相吸这种情性所产生的交往而已。下定决心和她断绝关系吧。

相泽给我出的主意，仿佛大海中失去了方向的船看到了远山。但这个山还深锁重雾之中，何时可以到达？即使到达了我就会心满意足吗？对这一点我都不能肯定。现在的生活苦中有乐，爱丽丝的爱情也正令我与她难舍难分。我这软弱的心竟无从作出选择。只好姑且听从朋友相劝，答应他斩断情缘。我虽然能够坚定地抗拒敌人，但却不能对朋友说出“不”字来，这也是我的懦弱心肠。

翻译文件，一夜工夫就完了。从此我便日渐频繁地进出凯撒尔好夫旅馆。刚开始，伯爵只谈一些公事，后来便拿一些最近国内发生的事件听听我的分析。

过了一个月左右，有一天伯爵突然问我：“我明天要到俄国去，你是否跟我去？”我有几天没有会到一向公务繁忙的相泽，事先一

点不知情，被这突然一问吃了一惊。“我当然会跟您去。”在此我应该坦白自己的愧疚，这句话并不是我当机立断说出来的。我有时对于我已经信赖的人突然问我的问题，仓猝间不及仔细斟酌应该回答的范围而鲁莽作出承诺，而且一旦承诺下来即使发现有为难之处，也常常是打肿脸充胖子勉为其难地践诺。

当天，我将收到的译稿费连同旅费一起拿回家去，把译稿费交给了爱丽丝。这笔钱是我从俄国回来之前她赖以维持生计的费用。经医生检查确诊她是怀了孕。因为她历来就有贫血症，几个月来竟忽略了。剧团里通知她因为休息太久将被开除。她对于我旅行的事也并不显得怎么烦恼，因为她对我的真诚深信不疑。

这是一次并不太远的旅行，又是坐火车去，因此也不用多做准备。近来接二连三的多是些使人心中不安的事，我走之后爱丽丝也只会更加郁闷。如果让她送行在车站上哭起来，不知会引起什么麻烦来，所以第二天一早我就打发爱丽丝到熟人那里去了。我自己整好行装锁上门，把钥匙留在门口的鞋铺的老板，便出发了。

对于俄国之行，该说些什么呢？作为一名翻译，特殊的位置立刻使我青云直上。伴随着大臣一行人在彼得堡期间，围绕我的是：这里王宫的装饰超过了巴黎的绝顶豪华；勋章和肩章在无数支黄蜡烛的辉光里闪烁着；在壁炉的火光里宫女们精雕细镂的扇子光灿灿等等。在这群人中间，只有我最能流利地讲德语，因而能够周旋在宾主之间沟通交流的，自然也是我了。

这期间我时时记挂着爱丽丝。而且，她每天都有信来，怎能忘记？我离开的那一天，她想到突然之间要经受那独自一人向着灯火的寂寥，便在熟人那里谈到夜深，等到困了才回家，回来就立刻睡下了。第二天早晨醒来，看到只有自己一个人，还以为是在做梦。起床时的凄凉感受，是她过去等米下锅时也不曾感觉过的。这是她第一封信的主要内容。

之后的又一封来信，写信时的心情似乎十分急迫。信一开头

就是一个“不”字。不，我现在才真正体会到眷恋您的心是如此的深！您曾说过在家乡已经无亲无故，那么，如果在这里能获得生活目的，您是一定可以留在这里的。我的爱情也一定会把您留下来。但是，如果在这里办不到，而您一定要回国的话，我和妈妈就跟您一起走。这并不难，只是这许多路费怎么筹措呢？所以我常在想：再怎么艰辛我也要挣扎着在这里生活下去，耐心地等待着您出头的日子。可是，在您这次旅行才走二十多天，虽然很短暂，我这离别的相思竟是一天比一天深。我过去以为“离别只是一时的痛苦”这个想法是何等的幼稚啊！我和妈妈吵得很厉害，但是她看到我这次的坚决态度和过去大不相同就只好屈服了。她说一旦我随您去日本，她将寄居到一个远房亲戚那里去。您来信说，大臣是那样的器重您，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的路费也总不会毫无办法的吧！现在我只是一心在等待着您回柏林来的那一天。

啊！我看了这封信才开始认真考虑自己的处境。我这愚顽的心是多么可耻啊！我一向自夸不论是个人的荣辱，还是事不关己的事，我都能果断解决，然而这种决断竟仅限于一帆风顺的时候，而在逆境中处理我和别人的问题时，我心中却是一片茫然！

我的心不能保持平静。当朋友极力推荐我的时候，大臣对我的信任还只是水中月、镜中花，现在似乎有些唾手可得了。相泽近来在言谈中曾暗示将来回国后如果彼此仍能如此至交云云。会不会是大臣有过某些说法，而他和我们虽系至交但碍于公事关系尚不肯直言相告呢？现在再想想，我曾经草率地向答应过我将和爱丽丝断绝关系的话，他是否已向大臣和盘托出了呢？

啊！出国之前，我曾自负有自知之明，也曾发誓不做一个被人牵着鼻子走的人。然而，这只是一个被捆住了双足的鸟儿暂时能扇动双翅，便以为是得到了自由的一种自我安慰罢了。解去脚上的绳索，我无能为力。先前，绳索捏在我的上司手里。现在，这根绳索又攥在天方伯爵的手里了！我同大臣一行人回到柏林那天

正是新年元旦。在车站与他们告别后，立即直奔家中。这里至今还是保持着除夕通宵狂欢而元旦睡觉的习惯，因而一片寂然。寒气逼人，积雪结成棱角突起的冰块，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车子停在家门口。这时听到有开窗户的声音，我在车内什么也没看见。车夫提着皮箱，我正要登上楼梯时，爱丽丝从楼上冲来。她喊叫了一声就紧紧抱住了我。“太好了，您回来了，再不回来我会死的！”

在这以前我心里一直还是拿不定主意，对故乡思念的心情和成就功名的念头有时竟会压倒爱情。唯有这一刹那，我没有丝毫犹豫，紧地搂住她，她把头倚在我的肩上，高兴得眼泪扑簌簌地落在我的肩头。

爱丽丝的妈妈在门外迎接我，我把付给车夫的银币交给她。爱丽丝牵着我的手急忙走进房里。一眼看去，使我吃了一惊，白棉布堆满了一桌子，还有白花边织的衣物。

爱丽丝一边微笑着，一边指着这堆衣物说：“请您看看，都是我准备的。”说着拿起了一件棉衣片子，竟是婴儿用的襁褓。“请想想看我的幸福劲儿吧。生下的孩子一定会有一对和您一样的黑瞳孔。这对瞳孔，啊！我在梦里看到的全是您的黑瞳孔。生下的孩子，您决不会让他姓一个跟您没关系的姓吧？”她低下了头。

“您也许会笑我的幼稚，到教会去给孩子洗礼的那一天，简直想不出该是多高兴呢！”在她那抬头看我的眼睛里溢满了泪水。

两三天内，考虑到大臣的旅途劳顿，需要休息，我也没有去造访，只是闲呆在家中。一天傍晚，大臣派人找我去。问过回来之后休息得怎么样便说：“你是否愿意随我一起回国？我虽然不知道你的学问如何，但仅凭你的外语也就称职了。我也曾问过相泽，担心你在这里生活这么长时间，也许会有各种牵挂。他说你没有这些事。这样，我也就放心了。”他那语气令人毫无拒绝的余地。我有点犹豫，但毕竟无法说相泽的话是假的。况且如果错过这个

机会，那就会失去祖国，断绝了恢复名誉的机会，势必将被埋葬在这辽阔的欧洲大城市的人海之中。这样一个想法竟占据了心头。啊 这是一个多么不道德的念头 我终于答应说：“听阁下吩咐。”

我纵然是一个铁做的脑袋，不怕叩头请罪，但回去向爱丽丝又怎么说得出口呢？出旅馆时我心烦意乱简直无法形容。我分不清东西南北，昏沉沉地走去，有多少次碰上马车，被车夫呵斥着才吃惊地慌忙躲开。这样走了一阵，猛一看，竟到了动物园旁边。我倒在路边的长椅上，把灼热的、像有锤子敲打的头靠在椅背上，昏死一般地不知躺了多少小时。被彻骨的寒冷冰醒时，已经夜深。雪，下得很大，帽檐、外套肩头，已积起了一寸多。

两腿铅一般沉重地移动着，走到克劳斯特卢街时，当已过了半夜。这一段路是怎样走过来的，我竟茫然不知。我脑子里只充满了一个声音——我是一个罪孽深重不可饶恕的人。

从外面看四层楼的顶楼，爱丽丝大概还未休息，一点光亮刺向夜空，清晰可见，只是，在纷纷飘舞的鹅毛雪片中时隐时现，随风飘晃。进了大门，我才感到疲惫至极，浑身骨节疼痛难忍，挣扎着爬上了楼梯。走过厨房，推开门进入房内。正靠在桌子上缝制襁褓的爱丽丝，回过头来“啊”地叫了一声，“您怎么啦？”

难怪她会大吃一惊，我脸色苍白，像个死人一般，帽子也不知丢到哪里去了，头发散乱，在路上不知跌倒了多少次，衣服沾满了泥雪，而且有几处破裂。

我想说话，却欲语无声，两腿发抖站立不稳，记得似乎想扶住椅子，却扑倒在地。

几个星期以后，我才恢复知觉。其间，我发高烧，说胡话，爱丽丝小心看护着。有一天，相泽找来了，知道了我并没按承诺他的做。他对大臣只说我有病，其他一切都做了妥善处置。我初次认出守护在旁的爱丽丝时，被她那变了样的容貌吓呆了。她在这几个星期之中，竟变得骨瘦如柴，布满血丝的双眼深深陷了进去，

干瘪的两颊，灰白灰白的。由于相泽的资助，日常的生活虽然不成问题，但是，这个恩人却在精神上把她推上了绝路。

后来听说，她见到相泽时，得知了我对相泽的承诺，又得知那天晚上我向大臣作出的允诺，便从椅子上一跃而起，面色如土，喊着“我的丰太郎！竟然欺骗了我！”当场就昏过去了。相泽把她妈妈唤来，一起把她扶上床躺下。当她醒过来后，两眼发直，谁也不认识了，只是一个劲地喊着我的名字大骂，又揪头发，咬被子。后来像骤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到处摸索着。她妈妈递给她的东西，她全都甩掉了，当把桌子上的襦袢递给她时，她摸抚了一下，捂在脸上，竟是热泪簌簌泣不成声了。

从那以后，爱丽丝虽然再没有大吵大闹，但却几乎完全失去了知觉，痴痴呆呆状若婴儿。经医生诊断，说是由于过度剧烈的劳心而急遽引起的妄想症，因而没有希望治愈。我想把她送到精神病院去，她却哭叫着不愿走。后来，只是把那个襦袢揣在怀里，不时地拿出来看看，看了就啜泣不止。一直不肯离开我的病床，但这也并不像是出于有意识的，只是像偶尔想起来了似的说道：“拿药来，拿药来。”

我完全恢复了健康。日日夜夜抱住爱丽丝的活尸首泪落千行。我随同大臣启程回国时，曾征得相泽的同意，给爱丽丝的妈妈留下了足以营生的少许资金，也托付了这个已失去知觉的女子腹中婴儿出生时的一些事情。

唉！像相泽这样的挚友在世上已不算多了。但是，在我心底，却至今还怀留着对他的一点憎恨之情。

（摘自森鸥外的《舞女》）

## 背逆人伦之情恋

公子对身为皇妃的继母一见钟情，乱伦之下私生一子。皇妃为赎罪孽削发为尼，但割断青丝却割不断情愫。

尽管桐壶更衣（源氏公子的生母）辞世甚久，但皇上对她的思念却丝毫不曾止歇。有时为消愁解闷，也召见一些颇有声名的佳人，但哪能和桐壶更衣相比？因更感到如桐壶更衣那样的美女真是世间罕有。于是从此对美色毫无兴趣，也日渐疏远了女人。一日，一个侍候皇上的典侍，提起先帝的第四皇女，说她容貌俊秀，人人夸艳，其母后也视为掌上明珠。这典侍曾侍候过先帝，与她母后也很是亲密，时常进出宫邸，亲眼目睹这四公主长得花容月貌；而且现在也时常隐约窥见其姿容。这典侍奏请道：“臣妾已入宫侍奉三代人主，未尝见到与桐壶娘娘媲美之人。唯这四公主肖似桐壶娘娘，也实在是倾国倾城之貌呵。”皇上闻言，想道：“世间莫非真有如此巧合之事？”一时心动，便吩咐置备厚礼，传四公主进宫。

得到皇上传唤，母后焦急万分，想道：“这可如何是好？如何是好啊？弘徽殿女御为人歹毒，桐壶更衣早亡，分明便是她折磨所致。前车堪鉴，真教人忧虑！”她左思右寻，踌躇不决。终于未将四公主护送入宫。不巧母后突然病亡，只剩四公主孤身一人。皇上心生怜悯，诚恳地遣人存问，对她家人道：“教四公主入宫吧，我把她视作女儿看护。”四公主的众侍女、保护人，还有作兵部卿亲王的兄长都认真思量道：“与其在家孤苦度日，还不如送入宫中，

心情也许可以宽慰一些。”便送四公主入宫。四公主住在藤壶院，于是称她为藤壶女御。

待皇上召见藤壶女御，觉得她容貌秀丽，风采非凡，确实酷似已故桐壶更衣，而且出身高贵、气质高雅，妃嫔们与她相处甚睦。藤壶女御入宫后，也确实称心如意。已故桐壶更衣因出身低微，受人轻视，却偏偏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皇上虽仍然对桐壶更衣情有独钟，但爱情却不知不觉间转移到藤壶女御身上，心情也开始变得欢慰了。此乃人之常情，亦令人感慨！

皇上爱屋及乌，对源氏公子怜爱有加，源氏公子须臾不离皇上左右，日常侍奉皇上的妃嫔们对他也不用按规矩回避。妃嫔们个个都自以为貌若天仙，而她们也确实个个妩媚窈窕。然而她们都比公子年长，行事也老成规矩；唯这藤壶女御年龄幼小，相貌杰出，见了源氏公子常常含羞回避。公子朝夕穿梭于宫闱，自然常常窥见藤壶女御美色。母亲桐壶更衣去世时，公子只有三岁，对她的面容毫无印象。但听那典侍说母亲与这位藤壶女御相貌酷似，年幼的公子情窦暗生，总想亲近这位继母。两人同是皇上宠爱亲近的人儿，皇上便常常对藤壶女御说：“不要与这孩子疏远了。你和他母亲的长相肖似，他亲近你，不要视为无礼，要对他多怜爱才好呢。他禀承他母亲的音容笑貌，自然和你的音容笑貌也相像。你们两个作为母子，也是很般配的。”源氏公子听到如此说，心中暗自窃喜。每当春花秋月、良辰美景之时，便寻找各种机会去亲近藤壶女御，他对藤壶女御的恋慕之情表露无遗。

皇上常常称赞藤壶女御名重天下，把她视作举世罕有的美人。但源氏公子的容貌同样光彩动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也就有人称他为“光华公子”。藤壶女御和源氏公子一样，同为皇上宠爱之人，因此人们又称她为“昭阳妃子”。

时光飞逝，源氏公子加冠之年娶左大臣之女葵姬为妻，并

拜中将。源氏公子常被皇上宣召，形影不离，妻子家里反而很少见他身影。他心中一直仰慕藤壶女御盖世无双的姿色。心想：“要是和这样一个世间少有的美人结婚，该有多好！”葵姬也是府门千金、左大臣的掌上明珠，娇艳动人，只可惜与源氏公子性情总是不合。少年人在爱情上总是很专一，源氏公子对藤壶女御秘密的爱恋，一日重似一日。已加冠成人，终究不能像幼年时期那般随心所欲地出入禁宫了。惟有借作乐之时，隔帘吹笛，与帘内琴声相和，借以传达爱慕之情。有时仅是藤壶妃子若有若无的娇声，也能稍微慰藉源氏公子的恋慕之情。源氏公子因此常寻找各种理由住在宫中。每每在宫中住了五六日之后，才到左大臣邸宅住两三日，对葵姬三心二意，若即若离。左大臣则念及他年纪尚轻，难免处事不周，也并不介意，仍旧一心地怜爱他。源氏公子身边和葵姬身边的侍女，都是世间少有的绝色美人，也各施手段千方百计讨源氏公子欢心。

桐壶更衣以前所住的桐壶院，如今成为了源氏公子在宫中的居所。昔日侍候桐壶更衣的侍女，亦未遣散，转而侍候源氏公子了。这里原有的林木假山，造型雅趣，景色宜人；现在扩充池塘，大兴土木，装点得愈加美观了。这便是源氏公子在二条院的私邸。源氏公子常想道：“这等居所，如与心慕之人一起居住才不枉良辰美景啊！”每每想到这些，心中难免忧郁不开。

此时藤壶女御身染微疾，暂回三条院娘家调养。皇上为此郁悒叹息。源氏公子心中也觉不安。但又忍耐不住，认为此乃天赐良机，一心想乘机与藤壶女御幽会，以致整日精神恍惚，疏懒了各处恋人。到了晚上，则去找藤壶女御身边的王命妇成全。王命妇也竭忠尽智，不辱使命，竟将两人撮合在一起了。相会之时，两人如若置身梦境，心中不胜凄惶！藤壶女御心有余悸，黯然神伤，愁闷满怀！但温柔敦厚，腼腆多情。尽管暗里饮恨，外表却尽力克制，不失雍容高贵之相。源氏公子叹道：“此人何以如此完美无

缺呢？”一时竟有些呆若木鸡。无奈相逢时短，岂能畅叙？惟愿天长地久，让这双栖双宿的黑夜不要破晓。但春宵苦短，黎明在即。割舍不下也只得依依惜别。正合“相见时难别更难”！公子吟道：

才是相逢又分别，  
惟愿梦中两融融。

其声泪俱下的吟咏云状，不禁令女御为之动容，答诗道：

身入长梦纵难醒，  
但恐声名太狼藉。

其忧心忡忡之态，令人生怜。公子不忍卒睹。王命妇亦送来衣服，催公子赶紧离去。

自此后，源氏公子总是独自借酒浇愁，忧思落泪。不知何故，叫王命妇送过去的书信，总是没有回音。此虽为常事，但也是每每徒增不快。如此两三日，终日茫然若失，闭门不出，连宫中朝覲也置之不顾，将自己关闭私邸中。只是想起父皇或许担心，又难免烦恼。再说三条院的藤壶女御，也整日嗟叹命苦，病情更加严重。因为与源氏公子的私情，令她愧对皇上，因而无意回宫，皇上多次派人来催促，她也一天天拖延下去。她觉得此次病症大不同于往常：怕是有孕了。更觉烦闷不堪，于是方寸大乱，不知如何是好。

藤壶怀孕已有三月。及至夏天，已渐渐卧床不起，身体已有明显变化。外人不知底细，都异常奇怪：“有喜三个月了，为何还不奏明皇上？”侍女们也议论纷纷。藤壶有苦难言，心如刀绞。只有经常服侍藤壶入浴侍女弁君，知道她身上的一切变化，也能推知内情；牵线的王命妇自然心中有数。但此事非同寻常，她们也不敢向外人提起。王命妇未料到会是如此，倒觉得这定是前世修定的宿缘，乃命中注定！此事终于奏闻皇上，借口有妖魔侵扰，长久没有得知怀孕征兆，故而至今奏闻。外人自然确信无疑，问讯的使者络绎不绝。皇上知道藤壶怀孕，对她更加怜爱。藤壶却更

是惶惶不可终日，终日沉溺于愁思之中。

源氏公子自从上次惜别伤离后，终日神志恍惚。一夜忽然做是一个离奇古怪之梦，百思不解，便叫来占梦人释梦。那占梦人说道：“此乃富贵之梦，御天子之尊，龙子将降临人世。但福缘中含有凶兆，马虎不得。”此占语令源氏公子大为惊诧。便对占梦人说道：“这非我所做之梦，乃受别人所托问占。未及应验，切不可随意张扬！”他心中却想：“究竟会有何怪事发生？”便一直寝食难安。待得到藤壶怀孕的消息，方才醒悟道：“原来如此！”对藤壶的思念倍增，要王命妇再次引见。但王命妇心怀恐惧，不愿再造罪孽。况且行事更为不便，因此终未如愿。源氏公子以前尚且偶尔可得藤壶音讯，此时已是完全断绝了。

这年七月，藤壶回宫。久别重逢，皇上喜出望外，对她的恩宠更胜往昔。此时藤壶的腹部隆起，面容稍瘦，不时呕吐。皇上却更觉另有一种可爱的韵味，照旧朝夕住在藤壶宫中。早秋已至，管弦丝竹之乐渐兴，源氏公子也不时被宣召到御前表演技艺。他虽强忍心事，但琴笛声中明显地露出了思恋之情。藤壶听出他的凄惋心声，好生怜惜，心中也泛起阵阵情思。

已让位数年的皇上驾崩。众妃嫔四十九日内均于皇上退位后隐居的桐壶院举哀，之后各自散归。十二月二十是断七日。其时天寒地冻，愁云惨淡，藤壶皇后心绪悲愁烦乱，思虑颇多。她熟知弘徽殿太后性行，桐壶帝在时尚且任性专权，如今她更可以恣意肆虐，很多人恐怕都不得安宁了。这还在其次，如今相恋之人桐壶帝已舍她而去，往日身边亲近的侍女等人，也要遣散。想到今后的孤寂清苦，不觉簌簌泪流。

由于这等缘由，藤壶皇后决定迁居三条院私邸，其兄兵部卿亲王前来迎接。此时正值寒风凛冽，大雪纷飞，行人稀少，一片衰败景象。源氏大将登门拜访，忆起桐壶院在世时欢快情状。兵

部卿亲王望见庭院雪中凋零的五叶松，便吟道：

护两劲松仿已槁，

叶落枝头光芒散。

此诗借景抒情，催人哀思，意境虽无特别之处，然而源氏大将也受此感染不禁泪流满面。见池面全部封冻，随即吟道：

冰封池成如明境，

不见慈容儿必悲。

藤壶皇后迁居三条院，仪式一如往常。可感觉上总觉得平淡凄凉，大概睹物思人，心情低落所致。虽已回至故居，却又有些陌生感，无异于客居他乡，旅居漂泊，因而一味地沉浸于往日回忆里。

岁月如梭，又值新年。源氏公子早有些厌恶尘世，沉迷于往事中一蹶不振，故一直闲闭家中。往年这个时候正是任免地方官的高峰期，宾客盈门。桐壶院在位退位时皆是如此，而今年门可罗雀。值夜守更之人，已无踪影，惟有几个老仆无聊闲坐。源氏大将眼见如此光景，心想难道气数已尽？心中不胜凄惶。

朱雀帝继位之后，藤壶皇后渐觉进宫没有面子，便很少去了。然而心中又放心不下皇太子（皇太子是藤壶和源氏的私生子，从名份上讲又是朱雀帝和源氏的弟弟），因为太子年幼无知，万事全靠源氏看顾，可源氏并未断绝对自己的痴恋，这又使她难堪心痛。她想：“所幸桐壶院直至驾崩都不知我二人曾私通。如今想来，真是羞愧惶恐。一旦泄露出去，皇儿的前途堪忧啊！”她越想越怕，只得潜心修佛，妄图借助佛力保佑此事深藏不泄，并坚决斩断与源氏的情丝。孰知源氏大将居然暗地混进藤壶皇后的内室。

源氏大将小心翼翼，竟然蒙混了五关六将。藤壶皇后在房中看见他，还以为是在梦里呢。源氏站在屏帐外，故伎重施，花言巧语、山盟海誓说得能用筐装。然而皇后心如磐石，不为所动。但由于对这种不知何日是了的逆伦之恋甚觉悔痛，竟致昏厥。侍女王命妇和弁君等人急忙过来扶持。一看如此，源氏懊恼万分。一

时精神恍惚，呆若木鸡，直到天明，他仍不想回去。众侍女听说皇后患病，纷纷前来慰问。源氏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被王命妇一把推进壁橱暂且躲避。

藤壶皇后深受刺激，气火上浮，头脑充血，痛苦不堪。其兄兵部卿亲王及宫中大夫等前来探询，吩咐召请僧众举行法事，一时嘈杂不堪。源氏大将躲在壁橱里，对外面的奔波忙乱听得一清二楚，心中甚是痛惜。日暮时分，藤壶皇后终于苏醒过来，但她并不知道源氏就躲在壁橱内。侍女们怕她生气没敢告诉她。她觉得身体稍好些，便在御座上休息。兵部卿亲王等见她已康复，便各自离去。平日皇后近身侍女不多，别的侍女也都退下了，室内人很少。于是王命妇便与弁君悄悄地商量，想个什么办法把源氏偷偷送出去。正在这时，源氏躲在壁橱内，见那扇门尚留一丝细缝。便将门推开，悄悄钻了出来，沿着屏风背后，行至藤壶皇后居室。他已很久没有见过皇后姿容，如今相见，悲喜交加，竟至热泪纵横。皇后侧身而坐，并未发现源氏，脸向着外面有气无力地说道：“我心中憋得慌，怕要不久于人世了！”侍女送上的精美水果她看也不看，只沉浸在艰辛飘零的愁叹中。沉思中的皇后更显得娇柔可爱。源氏大将无法抑制自己的冲动，悄悄钻进帐中，拉住了藤壶皇后衣裾。

藤壶皇后突然闻到源氏身上那特有香气，吃了一惊，身子顿时匍伏在床。因为她不肯转过脸来，源氏大将便一直拉着她的衣服。藤壶皇后欲卸去外衣脱身逃走。但源氏大将无意中同时拉住了头发，皇后想走也走不了。她恨恨不已，惟有哀叹前世作孽。源氏早已禁不住心中相思之情，恍惚痴迷，悲悲切切，哭诉万千愁绪。藤壶皇后心中痛苦，无以为对，只勉强说道：“我今日心情沮丧，待来日好转，再与你晤面吧。”但源氏大将仍喋喋不休地倾诉衷肠，哪里听得进去？尽管有些话令藤壶皇后深深感动，然而藤壶皇后岂敢一错再错？因此心中虽然想安慰源氏，但亦只有婉言

相拒。两人就这样僵持着捱过了一夜。源氏大将倒也没有非分之求，只是说：“今后尚能如此时时相逢，慰我相思之痛，我就知足了，不敢再存奢望。”藤壶皇后听他这样说，总算放下心来。即便一般情侣，此时亦有如死别生离的痛苦，更何况这两人都是多愁善感之人呢？

是时晨光普照，王命妇与弁君苦劝源氏大将赶紧回去。藤壶皇后此时已疲惫不堪，几度晕过去，如同死去。源氏大将为之忧疚不已，说道：“我如同在反复折磨你，实在惭愧之极。唯以死相报方能解脱，但含恨而死，来世又将作孽，可如何是好？”他说这话时，表情肃穆，豪情凛然。只见他又吟道：

千载难逢命运蹇，  
生生世世叹离愁。

我与你永相牵连！”藤壶皇后亦微微叹息，答诗道：

世世难遣相思苦，  
惟愿君心伦理束。

她说此话时已气息奄奄，源氏大将心中更是依恋万分。但若再不退出，只能增添她的痛苦，不走也得走。

源氏大将回到邸中寻思道：“我何必厚着脸皮再见皇后呢？她既然对我一拒再拒，不再见她并不算我无情。”于是连慰问信亦不写。也不进宫探望皇太子，整日闲居家中，愁思苦叹。这样过了一段日子了，神情憔悴，竟虚弱不堪，四肢乏力，无端生起病来。如同古人云：“沉浮尘世间 徒烦自添恼。何当入深山 由此出世表。”源氏便觉得有些看破红尘，一时动了出世之念。但又觉得世间有太多难舍。

藤壶皇后自那日遇袭，心情一直低迷。王命妇等见久不见源氏来访，得知他自囚室中，推测他的痛苦忧闷，很有些于心不忍。而藤壶皇后也在再三考虑，不应对皇太子在宫中的靠山这般绝情，想着：“倘若皇太子惟一后援之人因我而疏远 或有离家出世之念，

那毕竟对皇太子不利。但如果仍然不清不楚，说不定哪天私情会泄露吧。与其让那弘徽殿看我的皇后之名不舒服，倒不如现在退出皇后之位呢。”想起桐壶院在世时千般宠爱，遂觉如今时世大变，已不同于往日，日后的命运不得而知。她越想越觉人世无可留恋，便决心出家离俗。但对皇太子放心不下，便在剃度之前微行入宫与皇太子见上一面。

源氏大将平日里对藤壶皇后的照料周到细致，事无巨细，皆亲自过问。可此次却以心情不佳为借口，不来送皇后入宫。众侍女皆明白缘由所在，私下议论道：“源氏大将闹情绪呢。”

六岁的皇太子久不见母亲，藤壶皇后入宫自然令他格外激动，缠在母亲膝下，亲热无比。而皇后怜子心切，出家之念便不坚定了。然而此时宫中局势，已非昨日。右大臣一手遮天，弘徽殿狠毒刻薄。宫廷中人，稍不留神就获罪于他们。于是藤壶连宫也少进了。但想到长此以往，对皇太子异常不利，顿时心中十分不安。她问皇太子道：“今后我若长久不与你见面，或者我的样子变丑了，你还会这样喜爱我么？”皇太子注视母亲笑着问：“同式部一样难看吗？”说话的样子天真可爱。藤壶皇后忧伤地说：“式部是因年老了才难看的。而我却要变成短短的头发，一身黑衣，像那守夜僧一样。而且从此很少有机会与你见面了。”孩子认真说道：“现在隔些日子不见，我已不满意，怎么可以更少呢？”说罢，哭了起来，将头转向一边，显出生气的样子，不理睬母亲。长得如同女孩般秀气的皇太子渐渐长大，声音容貌及说话口吻，俨然一个小源氏，牙齿略被虫蛀，口内有些黑点。藤壶皇后见他与源氏如同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心里十分担忧。担心世人从外表上就察觉出内情，传播对太子不利的恶名。

源氏大将因藤壶如此无情，故意闭门不出，不去理睬。又担心外人由此猜测他对藤壶突然冷淡的缘由，便决定前往云林院佛寺观赏秋野景色，既可以打发无聊时光，又避免深锁深宫招人猜

疑。亡母桐壶更衣之兄就在此出家。因此源氏在此滞留两三日，奉佛诵经，倒也玩得开心。其时秋叶凋零，如片片红霞飞舞，原野清爽宜人。如此美景，令源氏大将乐而忘返，便召集一些得道高僧，求教问道。受此地暮鼓晨钟远离尘嚣的感染，常常痛感人世无常，彻夜难眠。

源氏大将带着从山寺采来的红叶归家，只见这红叶比庭中红叶更浓艳。心想与藤壶皇后久不通问，实在说不过去，便将这些红叶送与她，并附一信与王命妇，说道：“闻娘娘入宫视太子，甚慰。不知太子吉祥否？久未问候，事出有因。往山寺诵经礼佛，未满足数，若中途辍止。人将谓我礼佛不周，故至今日方返。红叶一枝，色泽浓艳，倘一人独享，‘好似美锦在暗中’。如今特呈珍爱之物，聊表寸心，务请娘娘一赏。”

这红叶的确美艳，藤壶皇后亦为之吸引。却见枝上如往日般缚有一小小信结。藤壶皇后一时恐慌。怕被众侍女所见，遂想：“此人痴心不改，实在让人忧虑。尽管他小心谨慎，有时却胆大异常。倘叫外人见了，作何想法？”便将红叶插于檐下柱旁的花瓶中。

源氏大将收得藤壶皇后复信，均为日常小事及有关请求顾看皇太子等，是一封毫不掺杂感情色彩的回信。他见后，便想：“这般谨慎，可见心意甚坚！”心中不免惆怅。可又一想，自己过去对皇太子百般呵护，若如今有意冷淡，外人必起疑心。便决定于藤壶皇后出宫那日去探望。

源氏大将入宫，先觐见皇上。其时朱雀帝正闲极无聊，遂与他共话古今，感慨良多。

是夜，月亮缓缓而上，万籁俱寂，清幽迷人。朱雀帝道：“饮酒作乐，当此时也！”源氏大将却起身告退道：“藤壶母后今夜离宫，臣拟赴东宫探询太子。父皇遗嘱臣辅弼太子，且太子亦年幼无依，理当悉心照料。缘于太子情分，亦宜体恤母后。”朱雀帝答道：“父皇遗命，善待太子，我时刻不敢忘却。然又不便过于昭障。”

惟于心中时时存念。太子虽幼，而笔迹已见老到精致。我处事愚钝，太子可造，亦觉荣耀。”源氏大将又道：“如此说来，太子确实聪秀，知书达理，不让成人。但毕竟仅六岁，尚年幼。”遂详奏太子日常起居，退朝直入东宫。

此时藤壶皇后尚未离开东宫。源氏遂请侍女传奏：“因参见皇上，耽至深夜方来请安，乞望见谅。”

太子平素睡得很早，今天因为母后即将离去，不肯就寝。藤壶皇后亦依依难舍，千叮咛万嘱咐。无奈太子尚幼，不能深切体会母后心中那翻涌起伏的伤感。出宫之时，太子啜泣不已，母后心中无限伤心。

却说藤壶皇后思之再三，对后半世的安排已悄然打定主意，于是决定举办一次法会，日子定于桐壶院周年忌辰之后，届时请高僧讲演《法华经》八卷，法事所需一切正悉心准备。十一月初一桐壶院周忌之日，忽降大雪。藤壶皇后接到源氏大将一诗：

“相别一载心未宁，  
痴心不离梦里人。”

是日举国齐哀，藤壶皇后即刻回诗一道：

“苟延残喘不绝愁，  
痴慕旧人心难收。”

藤壶因愧对先帝，也难拂去对先帝的情意，又值此周忌之日，故有此语。因而回信写得不甚用心，大概是只要是情人的东西，丑亦是美，骂犹似爱吧，此信于源氏大将眼中却格外优雅美妙。视其笔迹虽不新颖，却自蕴意趣。因当日非比寻常，源氏大将亦摒弃一切情欲杂念，只潜心诵佛，任那泪水如同雪融之水滴淌不已。

十日后，《法华经》八卷开讲。气势恢宏，场面庄严，持续四日不绝。经卷的玉轴、绶袂均极其讲究，甚至缚卷所用竹席，其装饰亦精致无比。这藤壶皇后平素对一些细枝末节都极为注意，今

日此等大事，更是慎之又慎。佛像饰物及香花桌布，恍如西方天国般布置。首日追荐先帝，次日为母后祈冥福，第三日追荐桐壶院，此日所讲的《法华经》五卷，是本次法事的高潮。公卿大夫不顾权倾一时之右大臣嫌忌，皆来听讲。讲师亦为得道高僧。开讲前，先诵唱“采薪及果品，汲水供佛勤。我因此功德，知解《法华经》。”照例这几句 今日却诵得肃穆无比。诸亲王人等纷纷进献贡物。惟源氏大将所贡之物极为精深且富寓意，在众贡物中独有特色。

法事最后一日，藤壶皇后突于佛前发誓，削发为尼。一言既出，语惊四座。其兄兵部卿亲王及源氏大将亦颇感意外，并疑惑不解。讲法未毕，藤壶之兄便起身入帘，苦苦规劝。但皇后已于神前立誓，决无悔改之意。许愿完毕，遂宣召比睿山住持为其授戒，皇后伯父横川僧都亲自为她落发。一时廊前殿下，尽皆泪雨，无不黯然神伤。

即使毫不足惜的老人削发出家，亦不免教人难舍，隐痛难忍。何况这风华正茂的藤壶皇后，且事先毫无预兆。突然遁入空门，怎不令周遭亲近人等悲声恸哭？凡与会之人，皆被这悲切而庄严的氛围所感染，洒泪而别。桐壶院众皇子，忆起藤壶皇后往昔雍容华贵，皆悲叹不已，咸来问讯。惟源氏大将，心有所失，茫然不知所措。直至法事毕，仍闷坐不动，沉默无言。但又恐旁人疑心，便于兵部卿亲王告退后也来问候。其时众人次第离去，院中煞是清静。散落于四处的众侍女悄然拭泪。恰逢一轮皓月当空，雨雪初霁，清辉如泻，庭院凄清。身临此景，连翩往事直涌源氏大将心头，悲痛不已，惟强颜欢笑，命侍女传问：“皇后为何如此决念？”皇后仍遣王命妇答道：“决念已久，非一时糊涂。未曾兆示，实因深恐人人规劝，迷惑志向。”其时帘内众侍女举止起居、衣衫窸窣之声清晰可辨，悲叹之声，亦掺杂其中，源氏大将寻思：如此看来，不曾告知，颇有道理。更觉悲伤不已。

门外寒风凛凛，雪花飞舞，屋内兰麝氤氲，佛前香烟缭绕，更有源氏大将衣香浓郁。教人如置极乐净土。皇太子的使臣也匆匆来到。藤壶皇后想起前日痛别太子之情状，虽志向坚定，亦悲痛至极，竟一时无语作答。源氏大将只得代为酬对。此刻堂内众人，尽皆垂首无语，无精打采。源氏大将亦心中梗阻，惟吟诗道：

“清辉涤埃君无羁，  
尘嚣锁身我徒悲。

作此想，实乃懦弱堪怜。君之果决，令我自惭形秽，由衷羡慕。”藤壶皇后答诗道：

“红尘滚滚我无缘，  
离尘礼佛正其时。

若尚存一丝浊念，又何苦来哉！”此诗也许被侍女擅自篡改过吧。源氏大将悲伤不已，无处发泄，遂匆匆告退。

源氏大将一回二条院私邸，进入内室，便衣衫未解，倒床而卧。孰知夜不能寐，厌世之念愈来愈炽。惟皇太子一事，令他难以与尘世断缘。他想：“当初父皇在世，特封藤壶妃子为皇后，目的就是为了皇太子有一个正式保护人。岂料她竟不愿受尘世之苦，削发为尼。若我也摒却太子于不顾，恐怕……”思虑不已，至天明方昏昏入睡。马上又想到此后要为这出家人增添用度，遂命下人从速调配，必于年内备齐。王命妇随皇后出家，也应厚待此人。自藤壶皇后出家后，源氏大将与皇后面晤的机会多了，也无过去那么多顾虑。他对皇后的爱恋并未烟消云散。但皇后已为神佛中人，亦奈何不得。

又一个新年伊始，万象更新，宫中繁华盛景再现，宫中相继举行内宴踏歌。相形之下，藤壶皇后更觉悲哀。惟潜心修行，祈祷后世幸福。旧有经堂照常保留。离正殿稍远一隅，西殿南方，另行修建一座经堂。

源氏大将前来拜年。但见宫中人单影只，一派寂寥，毫无新

年气氛。惟有原来派遣的宫女埋头闲坐，许是大家心中郁闷，凄愁笼罩。正月初七为白马节会，照例有白马来此，侍女们可以观赏往昔新春，此三条宫邸。前来贺岁的公候王卿络绎不绝，热闹非凡。而今门庭冷落。众人皆云集右大臣府中。世态炎凉，难以言表。唯源氏大将，以无畏英姿之态，不避前嫌，专诚拜贺。足可以一当千。宫邸上下莫不由衷感激。

源氏大将目睹这番颓败情景，亦寡言少欢。室内景象已大有改观；帘帷与帷屏垂布皆为深蓝。众人衣袖或淡墨，或赭黄，清丽素雅。惟有池面薄冰及岸边青柳，略显春意。源氏大将极目四望，不禁感慨万分，低吟古歌：“久慕松浦岛，有缘终得见。渔女居其中，芳心堪可叹”神情甚是洒脱。随即继续吟道：

堪怜渔女踪可寻，  
泪洗松浦一如初。

藤壶皇后居室已为佛具所充盈，宝座也在附近，二人相谈。靠得较近。皇后答他道：

渔女人是景已非，  
故人不弃倍珍异。

虽帘内吟诗，声息可闻。源氏大将极力克制自己，怎奈终不可忍，泪水如珍珠断线般滑落。又担心被已戒忍七情六欲的众尼姑瞧见，只是含而不露地倾诉一点相思之念便告辞了。

源氏大将离开后，三条宫邸中几个年老宫女噙泪赞叹：“公子随年岁增长变得成熟，姿态越发飘逸俊雅。过去权倾一时，呼风唤雨，天下惟我独尊。我等均为他捏把汗：如此之人，何时才能通晓人情世故？却不料如今变得谦恭温良，即便一些小事，亦能思虑周到，一丝不苟。倒是令人心疼他呢？”藤壶皇后听到她们议论、不禁沉入种种回忆之中。

春月中例行的官吏任免，而皇后手下之人却一个也没有被授予相应的职位。照常理或以皇后的地位，总应有提拔之人，而今

置之不顾，难免让人气愤。皇后虽已出家，按理也不应该立即削减俸禄。但朝廷居然以出家为由，大大削减皇后的待遇。皇后自身虽对此生此世无所谓了，但宫女等人眼见前途黯淡，慨叹命薄运苦。因是之故，皇后也无法不生气。然而，既已出家，也就无可奈何。惟寄希望于太子，望其早日继位。因而更加虔诚地尽心修佛。且因皇太子身世不可告人，让人忧惧甚深，故她常于佛前祈祷：“要降罪就降到我一人身上，乞请宽恕太子无事。”以诚心奉佛来宽解无限烦恼。源氏大将亦能体察藤壶皇后良苦用心，嗟叹不已。自己殿内人员，也同皇后宫中人一样，待遇不公。更加觉得世间了无意趣，整日闷坐家中。

## “灰姑娘”与少将

聪慧美貌的落洼被继母虐待，地位显赫的少将道赖慕名求爱，凭着一念真诚，爱情终于使她露出笑容。

源忠赖中纳言，有五个漂亮的女儿。长女和次女，已经招婿，分别拥有各自的厢房。三女和四女年方及笄。

另外一个女儿，是中纳言同一个王族血统的女子所生。这女儿的母亲早已死了。忠赖的夫人，对这女儿像女仆一样看待，叫她住在大厅会客室旁边一个低落的洼地似的小房间里。当然也不许像对别的女儿那样称“小姐”“女公子”。如果对女仆一样直呼其名，则在她父亲的面子上，毕竟过意不去。夫人就命令家中的人，称她为“落洼姑娘”。

中纳言对这个女儿，从来没什么感情，对她的一切概不关心。

落洼姑娘没有靠山，连乳母也没有，身边只有一个她母亲生前使唤的名叫辅助的侍女。二人情投意合，相依为命。

落洼姑娘美貌异常，比起她继母所钟爱的几个女儿来，要出众得多。因为在家中地位低下，所以没有一个人知道她的存在。

她非常聪颖，学习弹琴，进步极快，不需要人指导。这是她五六岁以前母亲在世时教她的。她也非常擅长弹筝。落洼姑娘空闲时便学习缝纫，技术非常精巧。夫人便把两个女婿的衣服都叫她做，因此她一点空闲时间也没有，几乎晚上睡不成觉。做得稍慢一点，夫人就责骂她：“叫你做这一点点活计，你就嫌烦。活在世间有什么用呢？”落洼只有暗自流泪，简直不想活在这世间了。

三小姐不久和一个藏人少将结婚，家里新增了人，落洼要做的衣服也多起来，她更加辛苦了。

由于辅助长得漂亮，夫人硬把她派给三小姐使唤。辅助不愿意也没办法，和落洼姑娘分别时，哭着说道：“我只想服侍你，他们要替我配亲，我都不去。怎么叫我去服侍仇人呢？”

落洼对她说：“这有什么呢？还是在同一个家里，这边那边都一样。你的衣服也都破旧了，到了那边可以换些新的。我反而高兴哩。”

辅助觉得落洼姑娘的心地如此善良周倒，实在令人钦佩。一想到她今后一人独处，何等孤寂。只因辅助长期无所顾忌地和落洼融洽相处，便引起了夫人的嫉恨。她常常骂道：“那个落洼还在称她为辅助呢！”因此两人不敢随意谈笑。

当了三小姐的女仆之后，辅助这个名字不相宜了，夫人便给她改名为阿漕。

且说三小姐的丈夫藏人少将有一个名叫小带刀的跟班，聪明伶俐。他看中了阿漕，鸿雁传书一阵后两人做了夫妻。有一次阿漕告诉小带刀，夫人是个蛮不讲理的人，常常虐待落洼姑娘；又说落洼姑娘性情多么温柔，又特别漂亮。说到伤心处泪流不止。

小带刀心直口快，果断地说：“不如这样，我找个人把她偷去，让她过幸福的生活吧。”

原来小带刀的母亲，是左近卫大将的儿子左近卫少将道赖的乳母。这位公子尚未娶亲。他常常向小带刀打听这家那家贵族姑娘的情况。有一次，小带刀对他说起落洼姑娘。这位少将便留心了，乘着左右无人的时候，从小带刀那里知道了落洼姑娘的情况。

少将说：“真可怜！她生活得多么痛苦！让我悄悄地到她房里和她会会面吧。”

小带刀把这事情告诉了阿漕。阿漕说：“看有没有适当的机会吧。”

一天早晨，阿漕和落洼姑娘聊天，间中对她说：“带刀对我说起这样的一件事……小姐看怎么办？我想你总不能这样地终了一生吧。”但落洼姑娘不答，阿漕也不便再说什么。

带刀来到大将府中，少将便问他：“那件事怎样了？”带刀就把情况告诉他：“还没眉目呢。定亲这种事情，要有父母作主才行。但是落洼的父亲完全受夫人控制，所以我们还找不到下手机会。”

少将说：“所以我早就说过，叫你领我到她房间里去呀！做这种人家的女婿，我也觉得没面子。如果我相中这姑娘，就把她接到我家来；如果不中意，只要说我并没有去过，就没事了。”少将便拿出一封情书来交给他：“把这信送去。”带刀勉强接了情书，回去交给阿漕。

阿漕接了情书，对落洼说：“这个……是以前说起的那个人的来信。”

落洼说：“为什么干这种事情？母亲要是知道了，是决不许可的。”阿漕强调地说：“以前什么时候说过这种事情？对于夫人是否同意，你根本不必考虑的呀！”落洼姑娘默不作声。

阿漕读信给她听，写的是两句诗：

“窃闻芳踪心已碎，

未曾相见却相怜。”

阿漕自顾自地说：“啊，写得真漂亮！”落洼姑娘却毫无反应，她把信卷起塞进梳头箱子里了。阿满只得离去。

带刀在那里等候阿漕，见她来了，便问：“怎么样？小姐看了么？”阿漕说：“没有，也没有回信，她把信搁起来了。”

且说左近卫的少将，既已示爱，便接着送来第二封情书给落洼姑娘，依然是一首诗：

“芒穗花开深有韵，  
一心只待好风吹。”

信封上插着一枝芒花。还是没有落洼姑娘的回音。

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他又写一封信，前面有一段文字，意思是：你这位小姐，和我以前所听说的不大一样，是一个不通人情的人。后面却是一首恋歌：

“阴雨连绵乌云滚，  
消沉一如恋人心。”

落洼姑娘依然不回信。少将再写一首恋歌送去：

“情人虽被天河隔，  
不渡云桥誓不休。”

少将虽非每日寄送情书，却也是隔三差五不断寄送。但落洼姑娘就是一个字也不回答。

少将把带刀叫来，对他说：“我这几天心情不好，写这么多情书，她怎么连简短的回信也不给我呢？大概她连应酬的回信也不会写吧。”

带刀说：“那位夫人，凶恶霸道，凡是她不许可的事，你做了，她就饶不了你。我猜想，近几天小姐大概被她吓得不敢回信。”

“所以呀，我不是叫你悄悄地带我去吗？”带刀不好拒绝，只得等候时机。

无奈这家庭很复杂，出入人多，带刀不易找得适当时机。他

正绞尽脑汗之时，忽然听说中纳言为了还愿，要到石山寺进香。大家都想去。连那些老太婆，也不例外。但肯定轮不着落洼姑娘参加的。

阿漕是三小姐的侍女，本该同去。但她想起了自己的旧主人落洼姑娘一个人留在家，心里难过，便对夫人说：“我来了例假。”想以此为借口，留在家陪落洼。

夫人生气地说：“哼！怕是另有原因吧。你是可怜落洼姑娘一个人留在这里，所以编了个借口。”

阿漕说：“确是不凑巧，我很沮丧呢！如果身体不洁净无关紧要，那么就请带我去吧。这样快乐的旅行，哪有人不愿去的呢！”夫人信以为真。

大群人马走后，屋里鸦雀无声。阿漕便和孤寂无助的落洼姑娘亲热地谈起话来。

带刀来了，阿漕就出去。带刀突然问道：“留在家里的，有哪些人？”问明之后，便走进去找这些人，对他们说：“你们很寂寞吧。我带来一些果物，你们拿去吃吧。”便把整整两袋果子都给了他们。

天下起了雨，带刀琢磨：今夜下雨，少将大概不会来了吧。便放心地睡了。

少将却悄悄地来了。先派一个人来叫带刀。带刀想不到少将会冒雨前来，心中惶恐不安，马上就出来了。阿漕也就到小姐那里去了。

带刀对少将说：“要来，总得先打个招呼。这样突如其来地……况且，对方心里怎么想，我还不明白，恐怕有些麻烦。”

少将说：“别太认真！”

少将向房间里望了一眼，但见室内灯光幽暗，连帘子和屏风也没有，可以看得很清楚，面向外坐着的，大概是阿漕吧。在她对面，靠在柱上的，大约便是小姐了。她穿一件白色的旧衣服，上

面罩着一件红色的外衣，长过腰下。脸微侧，看不清楚。脸的轮廓和头发的形状，都透露着某种韵味。他正在端详的时候，灯灭了。

少将觉得扫兴。但是一种强烈的感觉心底里涌起：从现在起，一定要让这个姑娘变成我的人。

少将心中想：小姐穿着破旧的衣服，猛然看见我，也许会难为情的。但他已决心马上同她相会，便对带刀说：“你快喊你老婆回去睡觉吧！”

带刀回到自己房里，高声喊阿漕。阿漕回答说：“我今晚要在这里陪伴小姐，不回来了。”

带刀又喊：“刚才那个客人有话要我转告你。你出来一下吧！”阿漕说：“到底有什么事呀？真噜嗦！”便出来了。

带刀一把捉住她，对她说道：“刚才的客人对我说，晚上下雨，一个人睡觉怪寂寞的，来吧！”拉着她便走。

落洼姑娘独不能眠，弹起箏来，此时少将把格子门上的木片轻轻地旋开，钻进房间里。落洼姑娘吓了一跳，站起身来，被他一把抓住，再不放手。

少将把落洼姑娘抱在怀里。落洼姑娘惊诧异常，深身发抖，只是嚶嚶啜泣。

落洼姑娘想，这是谁呢？大概是那位少将了。她想到自己的服装破旧，尤其是裙子很龌龊，难堪死了，因此只管低声哭泣。少将看到她那凄苦的模样，也顿觉伤心难过，便默默无言地躺着。

过一会儿，少将对小姐说：“你为什么不肯对我说真心话呢？我虽然是个微不足道的人，但也不至于应受这种折磨。我从不间断地寄信，没有得到一个字的答复。我本想再也不写信。但每次送出了信，便觉得恋慕之情溢满全身，不管你讨不讨厌我，定要和你相会，这真是前世的宿缘。”

少将一面抱着她，一面如此说。小姐觉得羞耻无比。她单衣

也没有穿，只穿一条裙子，几乎是赤身裸体，情急之下，眼泪和冷汗一齐流出。

她好不容易度过了尴尬的一夜。雄鸡啼叫，天亮了。

外面有叫声：“车子到了！”少将就起身。他把被子拉过去盖在落注身上，见她单衫也没穿，便把自己的单衣脱下来，盖在她身上。少将回去就给落注写来情书，小姐低着头看，但见是一首诗：

“唐突与卿相见欢，  
爱恋更比昔时增。”

但是小姐心情不好，没有写回信。

下午，少将写来第二封情书：“你还没有对我推心置腹地讲真心话，不知怎的，我怜爱你的心越发激烈了。”

阿漕劝小姐赶紧写封回信。但小姐想，她那副模样，不知昨夜少将看到后作何感想。她深感羞耻，实在没有勇气写回信。便蒙着被子睡觉了。

阿漕忙碌地过了一天。到了少将就要来到的时候。阿漕对小姐说：“实在委屈了你这条裙子还不十分旧。你就穿上这个吧。”她把自己的一条裙子给了小姐，这是一条非常漂亮的裙子，只穿过两次。小姐不想接受，但今夜再像昨夜那样会见少将，实在太不成体统，便穿了这裙子，并熏了香。

此外，房间里至少得有小型的三尺的长帷帘，但是向谁借呢？尤其是被褥太薄，太粗陋，也得想办法。阿漕便写一封信向小姐的姨母求助。

一切准备停当，阿漕兴高采烈。她把种种借来东西取出来给小姐看。把帷帘的带子解开，张挂起来。这时少将来了。阿漕引导他到房间里。小姐觉得躺着不礼貌，想坐起身来。少将说：“你很累吧？别坐起来。”立刻和她一起躺下了。

今夜和昨天大不相同，裙子熏香扑鼻，焕然一新。小姐心情

愉悦，少将也安闲地躺着。更令少将高兴的是，小姐有问必答，两人无限怜爱，情话绵绵，不知不觉天已大亮。

天下着小雨，四周寂静无人。少将准备回去了，但见小姐在晨曦映衬之下，容颜艳丽无比，他对她的爱情愈加深厚了。

第三日傍晚，天色渐暗，雨恶作剧地越下越大。少将对带刀说：“可惜，今晚这样大的雨，恐怕不能到那边去了。”带刀说：“现在刚开始往来才几天，不去是说不过去的。不过碰巧下这样大的雨，不去也不能说是怠慢。只得写封信，说明一下。”

少将说：“好的。”便写道：“本欲立刻前来，无奈天不凑巧，莫可奈何。毫无怠慢之心，请勿见怪为盼。”

带刀也写一封信给阿漕：“我就想回来。我们主人也就想出门，怎奈如此大雨，只好在这里叹息。”立刻派人将信送去。

阿漕看了信，便写一封回信给带刀：“啊呀，古诗中不是说：‘宁可衣裳湿，相会不能误’么？真是薄情啊！既然如此，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当初大概是你骗他来的。现在就不管了？”

小姐的回信，只是一首诗：

“身世叹伶仃，忧思何处释。

恨怨薄情人，今宵袖全湿。”

两封回信送到时，已是黄昏时分。

少将就着灯光看了小姐的诗，怜爱顿生。又看了阿漕给带刀的信，说道：“她说了许多抱怨的话呢。今天是结婚第三天的晚上。如果开头就这样，不吉利吧。”但雨势越来越大。没有办法，他两手托腮，靠在桌上出神。

带刀叹了口气，想走开。少将唤他回来，对他说道：“且慢，你打算到那边去么？”带刀说：“我打算去，去讲几句安慰的话吧。”少将说：“那么，我也去。”带刀高兴地，说道：“阿呀，好极了！”少将说：“去找一把大伞来。现在是宁可衣裳湿了。”

漆黑的夜里，他们跌跌撞撞地走着。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碰

到一列巡警把他们盘查了一番，还踩着粪便。

走了一会，少将说：“喂喂，我们还是回去吧。一身粪臭，这个样子，令人讨厌吧。”

带刀笑着说：“这样的大雨，步行而来，这般情意，还不教人感激万分，那里会臭？恐怕比麝香还香呢！况且与回去比，到那边倒是更近些。去吧去吧！”

带刀很坚决，少将想，既然下决心来了，半途而废，很可惜，提起精神继续走。

人都睡了，门已经关上，总算敲开了。带刀先带少将到自己的房间里，拿水给他洗脚。少将对带刀说：“明天早上天亮前就要起来。我要在面目不清的时候回去。你切莫耽误！我的样子很难看呢。”说罢，就轻轻地敲落注房间的们。

小姐正在怨恨今夜不来的无情人。更令她忧虑的是，这件事一旦泄露出去，被严厉的继母知道了将怎么样，她的处境势必更加凄惨了。因此她辗转反侧，饮泣不止。

阿漕见自己的一片心血白费了，也是唉声叹气。忽然听见格子门上的声音，蓦地站起身来走过去，只听见少将的声音：“开门！”她吃了一惊，连忙开门，但见少将浑身透湿！

阿漕叫道：“啊呀！怎么湿得这样厉害！”少将说：“带刀说，要是让小姐不高兴，对不起她。我把衣服撩到膝盖以上，用带子扎好了走来的。路上跌了一交，弄得满身泥水。”

少将走到小姐身边说：“如此落魄，若有一个女人来抱我，我多么兴奋啊！”便把手伸到帷帘中，觉得小姐的衣袖上是湿的。他想，大概是见我没来而哭泣吧。他怜爱地吟出一首古歌的上句：

“因思何事衣衫湿？”

小姐接着吟出下句：

“叹念终身泪雨浸。”

少将说：“这雨如果知道你的痛苦，现在一定不再下了。因为我已

经来了。”就和小姐一起躺下。

阿漕把三朝饼整齐地盛在一只匣子盖里，送到枕边说：“请用这个。”少将说：“我想睡，疲倦不堪呢。”他懒得坐起来。

阿漕说：“但今夜一定要吃的。”少将说：“为什么？”抬起头来一看，但见许多婚礼三朝用的饼，整齐地摆着。不知道是谁这样周到安排。少将想到有人这样热诚地盼望自己来，心中异常高兴。便问阿漕：“这是三朝饼，听说吃的时候有讲究的，是怎样的？”阿漕说：“你不会不知道吧。”少将说：“独身的人，没有吃过婚礼的饼呀。”阿漕说：“要吃三个。”少将说：“啊呀，那女人吃几个呢？”阿漕笑着说：“由你定吧。”

少将认真地吃了三个。对小姐说：“那么，你也吃点。”落洼不大想吃。

阿漕回到带刀那里，但见他像一只落汤鸡，抖抖瑟瑟地蜷缩着。阿漕说：“淋得透湿！没有伞么？”带刀低声地告诉她途中被夜警盘问的情况，笑着说道：“这样真诚的爱情，真是古今无类，太难得了！”

阿漕说：“略有点儿，但还不够呢。”带刀直率地答道：“你说略有点儿，可见女人欲壑难填，所以讨厌。今后即使有二十次，三十次的薄情行为，也可因今晚的至诚而受到原谅的。”阿漕说：“又要自卖自夸了，你这个人！”说着躺下了，又认真地说：“的确，今晚倘不来，会是什么样子呢！”又说了些闲话，就睡着了。

由于睡得很迟，不久天就亮了。少将说：“啊呀，怎样回去呢？”

阿漕醒来，很着急。因为石山寺进香的人今天要回来了。进出的人一多，难免有人走到这里来。况且还须准备少将用的早粥和盥洗水。她很心焦。带刀看见阿漕的样子，说道：“何必烦躁！”阿漕答道：“叫我怎么能够安心呢？住在这样狭窄的地方，动弹不得。说不定会有人来。所以提心吊胆哩。”

少将说：“叫车子来，我悄悄地出去吧。”正在这时，去石山

寺进香的人喧闹着回来了。

“啊呀，糟糕！”

少将无法走了。落洼姑娘想，说不定有人来看，这样狭小的房间，怎么办呢？她满心忧虑。阿漕更加着急。但她在这混乱之中，竟会拿到菜和早粥，送与少将。盥洗水也送来了。东奔西走，手忙脚乱，恨不得有一个人帮她一把。正在此时，夫人从车子上走下来，大声叫着：“阿漕！阿漕！”

昼间，少将和落洼正躺着。从来不大到落洼房间里来的夫人，这时候不知想起了什么，走到这边来，门打不开，关得很紧，她就叫：“开门！”小姐和阿漕听到夫人的声音，都不知所措。

少将说：“不要怕，开门吧。如果她要撩起帷帘来看，我披着衣服躺着好了。”

夫人在外面生气了：“为什么要耽搁这么久！”阿漕回答“今天和明天是禁忌日子。”搪塞了一句。夫人说：“不要装神弄鬼！又不是你自己家里，有什么禁忌呀！”小姐说：“那么，开门吧。”门闩一拨开，夫人狠狠地推开门，昂然直入，站在房间中央，环视四周。

她马上发现和以前不同了，收拾得很整洁。帷帘也有了。落洼服装也整洁了。室内充满了香气。夫人说：“怎么和以前有些不同了。我出门几天，出了什么事？”小姐不觉涨红了脸，答说：“没有什么。”

躲在帷帘里面的少将，想看看夫人到底是个啥模样，就从帷帘的隙缝中偷看见她上身穿着白绸衣，下面缀着并不讲究的绢裙。扁平脸，口角上翘，有些可爱。但眉头紧蹙，表示性情凶恶。

夫人说：“我在路上买了一面镜子，装在你的镜箱里比较合适。我想向你借用一下。”落洼姑娘慷慨地答道：“好，拿去吧。”

夫人立刻把镜箱拿过去，取出其中的镜子，把自己的镜子装进去，大小正好，她很高兴，说道：“真个买到了好东西。这镜箱

上的景泰窑，现今买不到了。”

阿漕心中恼怒说道：“这镜子没了箱子，不很方便呢。”夫人说：“我就买来给她。”便站起身来说：“这帷帘是哪里来的，还有许多新添置的器具，似乎有点奇怪呢。”

小姐想：少将听到这句话，不知作何感想。她觉得非常难为情。

夫人出去以后，阿漕再也忍不住了，说道：“真是倒霉！不给我们东西不说，连我们原有的一点好东西也都要拿去。上次那个人结婚的时候，说是暂时借用，把屏风等种种东西取了去，但到今天也没见还回来。这里的用具，全都变成那边的小姐的东西了。我们这样地宽宏大度，你几时又得到了报答呢？真是！”

小姐安慰她说：“算了，各种东西总有一天会还给我们的。”少将听了这话，佩服小姐大度，他蓦地撩开帷帘，拉住小姐的手，问她：“几位小姐都像夫人么？”小姐答道：“不，小姐们不像她，都很可爱。母亲不知怎的，今天被你看到了不雅的姿态。将来有人问你，你怎么说呢？”这样地畅谈心曲，少将越发觉得这小姐可爱了。他想，当初如果放弃了这恋情，真要悔之莫及。

天亮以后，少将回去了。

落洼姑娘对阿漕说：“我好高兴，全靠这帷帘给我遮羞。”

阿漕把带刀昨夜所说的情况告诉小姐，称赞少将对小姐的爱情的深挚。她说：“只要少将真心长久，永远不变，那么小姐过去所受的委屈，也算不了什么，这真是可喜可贺的事啊！”

这天晚上少将进宫去，不曾到访。次日，送来一封信。写道：“昨夜我在宫中值宿，不曾到访。阿漕大概又要责备带刀了，她的能言巧辩，不知是从哪里学来的。我眼前浮现出你后母的面目来，真是觉得可怕。今夜我回想过去几日，大有感悟，正如古人的恋歌所说：‘一朝与卿相契后，不知从前是何心。’

当年自悠然，晨夕无挂忧。

昨夜与君别，独眠方知愁。

你希望离开这忧愁烦恼的地方？我们去找一个安乐的住处吧。”写得非常恳切。

小姐的回信也是一首诗：

“常恐君心变，恋情难久长。

妾身薄命苦，忧愁永难忘。

的确，对着我的门好像是关着的，无法逃出。”

带刀拿了这封信正要出去，三小姐的丈夫藏人少将把他叫住了，说有要事。他来不及送信，便把信揣在怀里。

藏人少将原来是要叫带刀替他梳头。梳头时，藏人少将弯下身子，带刀也弯下身子。那封信从怀中落在地上，带刀没注意到。藏人少将悄悄地把信拾起来。

梳好了头，藏人少将走近内室，把信递给三小姐，说道：“真奇怪，这是带刀掉落的情书，笔迹很清秀呢。”三小姐说：“这是落洼姑娘写的。”

带刀收拾完梳头用的脸盆，准备出门，不见了怀中的信。啊呀，不得了！他慌张起来，把衣服都抖过，带子也解开了，都找不到信。怎么办呢？

他想不曾到过别的地方。肯定掉在这里。他在藏人少将这找了个遍，还是没有。谁拿了去呢？左思右想，两手支颊，毫无头绪。正在此时，藏人少将出来了，看见他这般模样，笑着说道：“怎么掉了什么东西么？”

带刀看出来一定是被他藏起来了。他心急如焚，便向他哀告：“求求您，还给我吧！”藏人少将说：“我不知道。三小姐说你是‘江水上山流’呢。”说着就走了。

“江水上山流”是一首古歌中的句子，他说带刀是“江水上山流”，意思是带刀已经娶了阿漕，又和别的女人通情。而带刀想别的女人，他们一定是指落洼姑娘。他气得七窍生烟。

但他无计可施。此事被阿漕知道了，将被她骂得狗血喷头。然而无可奈何，只得回去对阿漕说了。

阿漕听了，说：“这如何得了！不知会发生什么样的大乱子呢。夫人本来就疑心有什么事。不知她会闹成什么样呢。”两人都惊出一身冷汗。

三小姐把这封信给母亲看，说是怎样拾得来的。夫人说：“不出所料，我早就觉得有问题了。对方是谁呢？大概这男子对她说过去要娶她的话吧，因为这信上说走不出这门。我本来不想让这女孩子嫁人，现在她如果有了男人，一定不会像老实地呆在这里。我家没有了这个人，倒很不方便。我一直把落洼当作你们的仆役呢。不知究竟是哪一个缺德鬼做这件事的。不过，不要打草惊蛇，对任何人也不要说起信的事。……”

于是关于这情书的事，一点动静也没有。

阿漕向落洼姑娘请求：“你的回信被人捡走了。实在说不出口。请小姐再写一封，好不好？”小姐一直耽心得不得了。她想，夫人一定也看到了。那痛苦无助的样子，令人目不忍睹。带刀没脸到少将家里去，闭门不出。

少将一点也不知情，日暮时候，来到落洼这里，问：“为什么没给我回信？”落洼姑娘答道：“因为不巧被母亲看到了。”两人就睡觉了。

天明时少将想回去了，但是天色大亮，出入人众，不便走出去，又回到落洼这里来休息。阿漕照例忙着准备早餐。

少将静静地躺着，和落洼姑娘聊着：“这里的四小姐今年多大了？”快到十四岁，长得真好看呢。”那么也许是真的，中纳言说要把她嫁给我呢。因为这四小姐的乳母，和我家的人认识。你的后母也很赞成，已派人来作媒。但是，对不起，我要拒绝他们，说我已经和你有这样的关系了。你看好不好？”

小姐只回答说：“这样做，他们不高兴吧。”她那无精打采的

样子很是可怜。

少将又问：“我这样子到这里来，觉得不体面，很不畅快。我想让你搬到好的地方去，你去么？”小姐答道：“由你安排吧。”少将说：“那就好。”说着，睡觉了。

还是在十一月底的时候，由于三小姐的丈夫藏人少将被指定为贺茂临时祭的舞人，是祭祀中的重要人物，要添置许多衣物，夫人给落洼姑娘派了许多裁缝活。由于这些日子少将天天来，所以一直拖着未做。

此时，他俩正睡着，夫人亲自拿了一件衬衣来了。落洼姑娘连忙从帷帘中走出来。夫人看见先拿来的罩裙依然放着，脸色陡变，骂道：“还不曾动手？我以为早就做好了。我的话你当作耳边风么？近来发痴了，一天到晚忙着化妆。”

小姐听了这番话，心中非常难过。她想，在帷帘里的少将听到了，不知作何感想。她情绪低落，回答道：“因为身体不大好，暂时还没做。”又辩解说：“这很快就做好的。”便拿起来做。

夫人又骂道：“粗制滥造可不行的！这衬衫如果不立刻缝好，就让你滚出去！”

她气势汹汹地把衣服投给落洼，转身准备走。少将的外衣角露在帷帘底下，正好被她看见。便问：“这外衣是哪里来的？”她站住了。阿漕一想，要出事了，便含糊地说：“这是别人托做的。”

夫人说：“哼！把家中的活儿搁在一边？却去做别人的东西，好了好了，你住在这里没有好果子吃了。唉，世界上竟有这样下贱的人！”

落洼姑娘忙忙碌碌地在那里缝裙子的襞。少将过来拉她，小姐只得钻进帷帘里面去。

少将说：“那个讨厌的家伙，你别缝，再气气她。她刚才说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一向是这样的么？你怎么忍受得了呢？”

不久天黑了。关上窗子。灯火点起来。夫人偷偷地来察看情

况。

一看，衣服堆着，灯点着，却不见人影。她想，一定是躲在帷帘中睡觉了，就怒火中烧，大声叫道：“老爷！你来看看。这落洼太不像话，我实在管不了她。人家等着急用，她却一直躲在里面睡觉！”

“别在那里嚷嚷，到这里来说吧。”是中纳言的声音。不久两人的声音远去了。以后说些什么，没人听见。

少将初次听到“落洼”这个名字，问道：“她说‘落洼’是什么名字？”小姐感到羞辱。少将又说：“人的名字？怎么用这样的字？太不体面了。夫人的脸色很难看，看样子要发生对你不利的的事情了。”说着便躺下了。

夫人添盐加醋地挑唆中纳言，叫他亲自去骂她。中纳言一推开房门，便骂道：

“唉，你这个落洼！太不听话。你是没有母亲的人，应该规矩些，让大家喜欢你才是。这里急用，你却缝别人的东西，你是怎么想的呢？”末了又说：“今天夜里如果不做好，你就不是我的女儿！”

小姐听了父亲的话，连回答的气力也没有，泪水淌个不停。

一个女子遇到这种事，真是奇耻大辱。尤其被人知道“落洼”是她的名字，她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她心情郁闷，便暂时把裁缝工作放在一旁，躲在灯影里啜泣。少将觉得她的确痛苦，实在受辱，也陪着她啜泣。他说：“罢了，暂时休息一下吧。”便强把她拉过来，百般抚慰。

原来落洼就是她的名字。少将想：那么刚才我所说的话，她听了一定非常难堪，实在很可怜。夫人是晚娘，虐待她，还不说；连生身的父亲也这样厌恶她，真是荒唐之极。好，我一定要把这位小姐妆扮得美艳无双，给他们看看。少将暗暗地下定了决心。

夫人把许许多多衣服叫落洼姑娘缝，但冷静一想，落洼一个

人，毕竟是缝不过来的，她便叫自己身边一个名叫少纳言的侍女去帮忙。

少纳言对小姐说：“那边的四小姐，也在准备招女婿了。无论想怎么样，夫人都千方百计地替她办到呢。”

“这是喜事。女婿是哪家的？”

“听说是左大将的儿子少将。大家都称赞他呢。皇帝也很恩宠他，家里没有夫人，真是再好不过的女婿。夫人高兴死了。四个小姐的乳母和左大将家有一人相熟识，真是意外的幸运。他们谈了多次，听说已有确实的消息来了。”

“那么，”小姐说时，带着温和的微笑，在灯光之下，口角微露红润，一副高贵气质，而又显得安详稳重。

“那末少将怎么办呢？”

“不很清楚，大概同意呢。这里正在悄悄地作种种准备呢。”

帷帘后面的少将想对她说：“都是撒谎！”但他静静地听着。

少纳言继续说：“女婿多了，你的针线活儿更得多起来！要是缘分，你还是早点定终身吧。”

小姐答道：“像我这样丑陋的女人，怎么能起这样的念头！”

少纳言说：“哪里话！外人根本想不到，那边当作活宝贝的几个女儿，反而……”

她顿了一下，又说：“那么，我再告诉你：今世以美男子闻名的弁少将，大家都叫他为交野少将，他的一个名叫少将的侍女，正是我表妹。前天我到她那里去，正好交野少将也在。他知道我在这里，对我特别留心。真如传闻所说，他的美貌独一无二。他问我：听说中纳言大人家，小姐很多，都什么样儿的？从大小姐开始，一一探问。谈到你时，他特别同情，说：‘这正是我理想中的爱人，你替我送封情书去好么？’我回答他说：‘她在许多小姐之中，是个没有母亲的人，心情不快活，这种事情，恐怕完全没有考虑吧，。他说：‘没有母亲，更加委屈，真是可怜之极了。我所

要追求的结婚对象，不是幸运的女子，而是饱尝辛酸而容貌俊秀的人。别说日本，即使到中国和印度，我也要寻找这样的人。这位小姐，在那里过如此凄苦的生活，还不如让我娶过来，做我的活宝贝吧。’他同我一直谈到夜深。他后来还问过我：‘那件事怎么样了？你肯替我送情书么？’我回答他说：‘现在还没有合适的机会，尽快想办法吧。’”

落洼姑娘听她讲，一句话也不回答。这时候有人来叫她回去了。

少将撩起帷帘，对小姐说：“这个人能说会道。而且长得也不错。我心中正在赞美她，岂知她说出交野少将是当今美男子等话来，我就讨厌她了。你没有好好地回答她，却总是往我这边看。我想，如果我不在这里，大概你会明明白白地回答她吧。真是对不起了。如果那弁少将送了情书来，事情就完结了。因为这个人有奇妙的魅力。只要他送出一封情书，没有不产生效果的。对有夫之妇自不必说，和皇妃也发生关系。就因为这原因，此人不能立业。然而，在许多女子之中，他特别看重你，倒是特殊。”少将说时怒气冲冲。小姐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就默不作声。

少将说：“你为什么不回答我呢？是否为了我把你感兴趣的事说成这样，所以难于作答呢？在京都之中，所有的女子，都极口赞誉交野少将呢。”

小姐低声回答：“我恐怕不在这些女人之列吧。……”

“那人的地位非常高。你如果嫁给他，也许能做皇妃呢。”少将带着厌恶的口气说。小姐因为不知详情，无法回答。她默默地缝衣服，玉葱般的手指来回跃动。

小姐要在袍上打褻了，说道：“啊呀，要叫阿漕来帮才好，”少将说：“我来帮你吧。”小姐说：“这怎么行呢？”少将开玩笑地说：“无论如何一定要帮你做成，我是一个出色的裁缝师傅呢。”然而他很不熟悉，东拉西扯了一阵，弄得兴趣全无。小姐觉得好笑，一

边做着，一边吃吃地笑着。

小姐问：“你和四小姐订婚，是真的么？”少将笑着说：“你别相信。如果那个交野少将有一天得到了你这个活宝贝，我就马上去娶四小姐。”

正在这时，疑神疑鬼的夫人，悄无声息地走来窥探。一看，落洼正在打襖。她的对面有一个男子帮着拉打襖的布。

睡意朦胧的夫人一下子清醒了，定睛一看，这男子穿着高档的白色上衣，衬着艳丽的淡红色衫子。明亮的灯光映照下，容貌端庄俊美，比近日大家极口称赞的新女婿藏少将英俊得多，夫人不由大吃一惊。

落洼有男人乃是意料中事，但总不会是有爵位的人。而现在这男子却不是普通人物。况且，关系这样亲密，连针线活儿也帮她做，可知两人的爱情已经很深了。这件事不得了！如果落洼的身分好起来，就决不能像从前那样随心所欲地支配她。想到这里，夫人把裁缝活儿等事丢在一边，气恼地站着，听到里面那男子说：

“这种事情，我做得厌倦了。你不是也想睡了么？今天不要缝那一头了，让她像往日一样发怒吧。”落洼笑道：“她发起脾气来是很吓人的。”她继续缝纫。男的不耐烦，用扇子把灯扇灭了。落洼说：“啊呀，讨厌，还没有收拾呢。”少将说：“没什么，就这样堆在帷帘里面算了。”夫人耳闻目睹，气得不得了。

她想，要赶紧告诉老爷。但一想那男子风姿绰约，从他的服装上看，一定是个身分高贵的人。如果告诉了老爷，老爷也许干脆公开把他招为女婿亦未可知。所以，还不如到处讲带刀和落洼发生关系吧。只说是以前太大意了，以致发生这样的事情。好，借此机会把她关进贮藏室里去吧。她怒气冲冲地想着恶毒的主意。

对啊，把她关了进去，断了那男子的念头，自己的叔父典药助，正好住在这里。这人穷得很，六十多岁了，还是好色。把落洼配给她，让他们搞去吧。她考虑了整整一夜。落洼丝毫不知。少

将天亮就回去了。

就在少将回去的同时，夫人对她丈夫中纳言说：“那个落洼，做出了见不得人的丑事来了。”中纳言吃惊地问：“怎么回事？”

夫人答道：“藏人少将的男仆带刀，不知什么时候，她勾搭上了落洼。这带刀是个笨蛋，一封情书的回信放在衣袋里，掉在藏人少将的房间里，被少将看到了。当然，少将是个很谨慎的人，没有张扬。少将只是说：‘啊呀呀！招进了出色的女婿了！我们没脸见人。这种事传出去很难听。请快把那家伙赶走吧。’”

中纳言年纪虽老，可火气特别大，愤愤地说：“唉呀！干出这种不体面的事来了。落洼住在这屋子里，谁都知道她是我的女儿。这带刀是个难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呀！年纪不过二十左右，身长不满三尺。她怎么会同这种家伙勾搭上？我还想把她嫁给一个地方官呢。”

夫人说：“真是岂有此理。还不如趁外人不知的时候，把她关在贮藏室里，严加看管。事不宜迟，不然的话，落洼还会设法继续和他来往。”

“这办法好。马上把她关在北边的贮藏室里，饭也不给她吃，饿死了也没关系。”这中纳言昏了头。

夫人内心高兴极了，撩起裙子，快步走进落洼的房间，一屁股坐下了说：“你做出荒唐的事来。父亲说你给别的孩子抹黑了，非常生气。他不许你住在这里，要把你关起来，现在立刻出去！”

落洼姑娘觉得这件事来得太突然了。

阿漕飞奔出来叫道：“到底怎么啦 什么错误也没有犯呀。”她想拉住小姐，夫人骂道：“嗨！别碍手碍脚！这个人没有了，你这个人也就没有用处了。”

贮藏室里，醋、酒以及鱼类等物杂乱地堆着。门口铺着一条薄席子。

夫人毫不客气地把落洼推了进去，把锁紧紧地锁上，走了。

夫人想：现在要快点去同典药助联系。

阿漕也要被赶走。她想，这里不是我的家，走就走吧。然而她一定要知道小姐的下落才行。于是走到三小姐那里，苦苦哀求。

“我实在一点也不知情，但夫人要赶我走。我服侍小姐到现在了，半途离开，心中实在难过。我想请小姐照顾我这一次。我从小就在这里当差。现在和落洼姑娘已经断绝来往，她的情况，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实在弄得莫名其妙。如果你也抛弃我，我真是

她巧言善辩地向三小姐立誓。三小姐觉得很可怜的，便去对母亲说：“为什么连阿漕也要受处罚？她是我要使唤的，她走了我很不方便。”

夫人说：“这个小贱人和落洼特别亲密。所有的事都是她怂恿落洼做的。落洼决不敢自己去干。”

三小姐又请求：“那么，这一次饶了她吧。她已经向我忏悔，可怜巴巴的。”夫人勉强答应了，说：“既然你这样说，那么就照你的意思办吧。不过别称赞她。”

阿漕挂记着小姐。小姐被禁闭，连饭也不给她吃。这家里的人都畏惧夫人，决不敢送饭给她。况且，少将今夜还是会来的吧。知道了这事，不知作何感想。

被关住的落洼姑娘暗想：如果就此死了，不能再和可爱的少将见面了。她曾和他立下生死不离的誓愿，想起来徒增悲切。不知前世犯了什么罪孽，要遭受这样的苦难。晚娘虐待前房子女，司空见惯。但生身父亲也同样冷酷，这不幸真是无以复加了。

这天晚上少将来了，从阿漕那里知道了这件事，脸色陡变。他对阿漕说：“你设法替我传信：我总要设法和她会面，实在忍无可忍。”

阿漕从厢房那边绕到贮藏室门口。

她轻轻地敲敲门 里面寂静无声。她低声叫：“小姐睡着了吧？”

我是阿漕。”小姐隐隐地听见了这声音，悄悄地走到门口来：“你怎么会来的？”话音未落就已哭了。

阿漕也哭着说：“原来是夫人向老爷诬告的。”便把详细情况一一告诉了她。小姐听了，痛哭失声，悲痛不已。

阿漕又说：“我见过少将了。他听到了这种情况，哭个不停。”小姐听到这话，心中欢喜起来，说道：“现在我心中郁闷不能多说话，只能叫你转告他：

‘妾身忽遭悲怆劫，  
今生恐难与君携。’

少将得到了小姐的回音，悲叹万千，眼泪哗哗往下流。他用衣袖遮住了脸，竭力忍耐自己的悲伤。阿漕看了不胜悲恸。

少将在带刀那里度过了悲惨的一夜，天明临走时恳切地说：“一定要抢她出来，倘有机会必须通知我。小姐在里面受罪啊！”

带刀想，中纳言一定听说这件事和自己有关。那么他住在阿漕这里，很不合适，便搭在少将的车子后在，和他一同去了。

夫人一天只给落洼吃一次。并且趁无人在旁的时候，把典药助叫来，对他说明事情的缘故，说：“我已经把把落洼关起来了。你就作好准备吧。”典药助听了这话，感激不尽。他想，这是再好没有的事了。落光了牙齿的嘴巴，咧到了耳根子上了。

夫人说：“那么今天晚上你就到贮藏室里去吧。”把所有事和他预先约定好。

少将派人送一封信给阿漕，信中说道：“怎样了？那贮藏室还是不开么？我很气愤。如果有了带她出来的机会，务必立刻通知我。”

少将给小姐的信写得缠绵悱恻，内云：

“此身尚在终当会，  
莫说生年时无多。

务必振作起来，我竟想和你一起关在里头才好呢。”

且说阿漕拿了少将回信，想把它送给小姐。然而那门完全打不开，困难极了。而少将和带刀，正在筹划抢出小姐的计划。

夜色降临。夫人的那个叔父典药助，坐立不安，便走到阿漕那里，挤出一副笑脸说：“阿漕，从今以后，你要好好地服侍我这老爹了！”

阿漕厌恶之极，问他：“这话什么意思？”典药助说：“噢！上头已经把落洼姑娘许给我了。你不是她的侍女么？”

阿漕听了，大吃一惊，吓得说不出话来。但她故作平静的样子，说道：“原来是这样。落洼姑娘没有人作伴，很寂寞。这样是再好没有了。但不知是老爷答应你的，还是夫人答应你的。”

“啊，是老爷照顾我的。夫人更不用说。”典药助乐颠颠的。

阿漕想，这如何是好？总得让少将知道这件事。她心中焦灼，又问典药助：“那么，哪一天大喜呢？”典药助回答：“就在今天晚上呀。”

阿漕听了这话，更加担心。她就乘机走到贮藏室门口，敲敲门。低声地小姐说了这件事并说：“请你当心……我骗他今天是你的禁忌日子。这件事不得了，怎么办呢！”

小姐听了这话，吓了一跳，不知道怎样才好。这件事意想不到，和以前的忧患没法比了。但又无处可逃。想来想去，只有死路一条。她心如刀绞，泪如泉涌。

天已黑了。中纳言有早睡习惯，早已睡着了。

与典药助有约的夫人，起身出来，打开贮藏室的门，一看，落洼俯伏在那里哭泣，说道：“为什么这样哭？”落洼答道：“我胸中闷得慌。”夫人说：“啊，可怜，也许是积滞，叫典药助来治病吧。”落洼很讨厌夫人，答道：“用不着，我是伤风，不必请医生。”夫人说：“胸部得病，很重要呢。”这时候典药助进来了。

夫人对他说：“这孩子胸部不舒服，你摸摸看，是食滞还是什么，给她吃点茶。”

典药助对落洼说：“我是医生。会很快把你的病治好。从今夜起，请你信任我。”他伸手想去摸落洼的胸脯，落洼大声哭喊起来。但没有一个人来理她。落洼无计可施，哭哭啼啼地对他说：“我很感谢你照顾我，但是我现在痛苦得很。”典药助说：“为什么这样痛苦？我来代你生病吧。”便拥抱她。

看见典药助已经进去，夫人便放心了，门也没有锁，就回去睡觉了。

阿漕知道典药助今夜要来，走来一看，果然，那门开着一条缝。她吓了一跳，幸而未上锁，连忙推门进去，看见典药助蹲着。她想，这个人果然来了，便对他说：“我对你说过，今天是她禁忌日子，你怎么还来？你这个人真讨厌！”典药助说：“哪里话。现在只是因为她胸痛，夫人把她交给我，叫我照顾她呀！”阿漕看见还未脱衣服，便放下心来。

小姐痛苦万分，不住地哭泣。阿漕见此情状，悲叹小姐怎么会碰到这重重的苦难。她非常担心会发生意外的不幸。她说：“吃些温石（烧热后裹在布里用以取暖或治病的石头），好么？”小姐说：“好吧。”阿漕便对典药助说：“既然如此，除了靠你之外，没有别人了。请你去弄些温石来。你要从这件事情开始，表现出你的真诚吧。”典药助微笑着说：“好，我年纪虽然大了，但是只要信任我，我什么都能办到。即使是山，我也要摇动它。一点点温石，简单得很。你看我这老爹，胸中像火一般热烈呢。”典药助为了要表示爱情，立刻去找温石了。

阿漕松了一口气。对小姐说：“长年都遭受着无限的痛苦。但碰到这种情况，还是第一遭。唉，该怎么办呢？前世造了什么孽，以致遭这灾祸呢？夫人做了这种事，不知来世遭什么报应。”

小姐说：“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个老头子走到我身边来，我真讨厌。快把门关死，别让他进来。”

阿漕说：“不过这样一来，他会生气的。还是要敷衍他一下才

好利用他。另外再没有可以依赖的人。”

这时候，典药助拿着一包温石进来了。

那老头子躺下了，想把小姐拉过来躺在一起。小姐对他说道：“啊，你这样不好。我痛得很厉害，我坐着就会舒服些。来日方长，今夜你就一个人睡吧。”

阿漕也说：“只不过一个晚上呀。何况还是禁忌日。请你就这样睡吧。”典药助觉得很有理，就躺在小姐面前了。小姐虽然讨厌，也只得无可奈何地靠在他身上，偷偷哭泣。阿漕很讨厌这老头子，但全靠他帮忙，门可以开了，倒也是好事。

典药助不久就呼呼地睡着了。

阿漕一直在考虑，用什么办法把小姐带出去。

可怕的夜终于熬过去了，天亮了。两人都想：“好了好了！”阿漕把睡在眼前的老头子摇醒，对他说道：“天已经大亮了，请你回去吧。暂时请你对谁都保密。你如果想与小姐长相厮守，就一切都要依我们所说的办。”典药助答道：“好的。我也是这样想。”他没有睡好，眼睛半开半闭，擦擦那双带眼屎的眼睛，弯着腰回去了。

阿漕关好门，急急忙忙地回到自己房间里，带刀已有信来了。信中说道：“昨夜我好容易来到这里。却一直没有人来开门，徒唤奈何，只得空自回去。少将这次伤心欲绝，教旁人看了实在难过。这是少将写来的信。他今晚想来呢。”

阿漕想把这信送进去，恰巧夫人把贮藏室的门锁上了。阿漕失望地走回来。途中碰到典药助，他把给小姐的情书交给阿漕。阿漕有了主意，高兴得很，拿着典药助的情书去对夫人说：“这是典药助公公的信，我要送给小姐。”夫人满面笑容地说：“这样很好。两人要和睦相处才是。”便把门开了。

小姐看少将的信，但见写道：“不知怎的，分别的日子越多，恋情越炽烈。”

思君多少愁和泪，  
唯有淋漓青衫知。”

小姐看完信，不胜欣慰。立刻写回信：“你都如此，何况我乎。

悲伤热泪如泉涌，  
忍辱偷生度日难。”

那老头子的信，她看也不看，只在信上写：“交阿漕处理。”就把两封信一起交出，阿漕拿了就走。

阿漕拆开典药助的信，但见写道：

“唉呀呀！你昨夜通宵痛苦，实在可怜。我的运气太差。喂，喂！今天必须有好颜色给我看。我只要能得到你的身体，便会返老还童，益寿延年了。喂，喂！

别说枯木生机绝，  
二度逢春可慰君。

还望多多地怜惜我！”

阿漕看了，觉得不堪入目。便代写回信：

“小姐身体非常糟糕，不能亲自写回信。我代她写：

婆娑老树成朽木，  
焉能开出悦目花？”

她略觉刻薄，不知老头子看了会不会生气。但终于就此送给他。

夫人已把落注交给典药助，不再像以前那样总是锁门。阿漕觉得很高兴。但天色渐晚，今夜怎么办呢？她焦虑万分。

无论如何，要把门从里面闩好，躲在门里面。她考虑种种办法，一定要让这门开不开。

夫人对阿漕说：“明天的临时祭，让三小姐去看吧。因为她的夫婿藏人少将是担任舞人的。”

阿漕听到这消息便想：机会来了。胸中的计划便像潮水般涌起来。

她想：一定要化解今夜的困难。她在贮藏室的门后面装一个

暗门。这时候里面正喊着要灯台，她便乘机混进去，在门的顶上又装一个门，让人一时摸不到。

夫人把钥匙交给典药助，对他说：“你在大家睡静了的时候再悄悄地进去。”说着回去睡觉了。

大家睡静之后，典药助来开门了。小姐听见声音，不知道会怎么样，心惊胆战。典药助把锁打开，想推门进去，却怎么也推不开。他在那里转过来，转过去，手足无措。阿漕躲在远处窥看，但见典药助拼命地摸索那个门，但摸来摸去都摸不到。

不论典药助如何打，敲，推，拉，门纹丝未动。因为是内外两边门住的。典药助一直站在冷风中，不断地打寒噤。这时候他的肚子不好，衣服又穿得少了。冷气从衣裾底下袭上来，他的小肚子里咕噜咕噜地响起来。

“怎么回事，好像是受凉了。”他唠叨地说，岂知肚子里咕噜咕噜地响了一会，发出哗哩哗哩的怪声来。他用手一摸，已经漏出来了，连忙捧着屁股飞奔离去。

阿漕走近门边，对小姐说：“他得了痢疾，逃回去了。今夜他无法安生，不会再来了。你安心睡觉吧。带刀现在在我房间里，给少将的回信我交他带去吧。”说着回去了。

阿漕告诉带刀：“正好明天全家都出门去看舞蹈，就在这期间来把小姐带出去。”

带刀说：“这真是绝好的机会。天快点亮才好。”

天亮了，带刀连忙回去伺候少将。他把情况一五一十地报告给少将了。

少将对带刀说：“这样吧，我马上住到二条的别墅里去。你在那边去把门窗打开，扫除一下，准备迎接小姐。”带刀立刻去作准备。

少将欢欣雀跃，简直安静不下来。阿漕也兴奋异常，暗中作一切准备。

舞会于午时举行。中纳言家开出两辆车子，三小姐、四小姐和夫人，都去观赏。

混乱之中，夫人来向典药助要钥匙，她说：“我怕万一在我出门期间有人来开门。”就把钥匙带走了。

阿漕看见一大批人吵吵嚷嚷地出去了，立刻派人去通知带刀。

少将的车子在门前暂时停下，带刀从边门进来，问阿漕：“车子来了，停在哪里好？”阿漕说：“一直开进来吧。”车子开进来时，有一个看家的管家问道：“这是什么车子，次家都已出去了呢。”带刀说：“没有什么，是侍女们用的车子。”毫不睬他，只管让车子进来。

留下的侍女，都在自己房里休息，周围十分安静。阿漕说：“到了，快点下车吧。”少将就下车了。

贮藏室的门锁着。少将一看，小姐竟被关在这样的地方，觉得心痛欲裂。他轻轻地走近去，用力扭锁，动也不动，便叫带刀来，把门上的木条劈掉，门开了。

少将看到了小姐酸楚的模样，心中大痛，立刻抱了她上车。他说：“阿漕，你也上车。”

阿漕想，夫人肯定认为典药助已经把小姐弄到手，真是可恶之极。于是她把典药助的两封情书卷起来，放在室中最容易看到的地方，让夫人知道真相后气个半死，然后提着梳头箱上车了。

轻车飞一般夺门而出，出门之后，就有许多卫兵护卫，不久就到了二条别墅。

这别墅里没有人，毫无顾虑。少将和小姐立刻躺下来休息。二人互相诉说离情别绪，时哭时笑。其中说到典药助下痢的事，少将捧腹大笑。他说：“哈哈，这真是一个滑稽的登徒子啊！将来那夫人知道了，不知何等震怒。”谈了一会，放心地睡觉了。

带刀也和阿漕也去睡了。大家说，今后再也不必担心了。

（摘自长篇小说《落洼物语》）

## 卖花少女的面庞与眼波

日本画家巨势在德国偶遇一卖花少女，那面庞、眼波困扰他多年，并成为一幅一直未完成的画。数年后，他再次与此女相遇，而留给他的依然是一幅未完成的画和更大的绝望。

神采飞扬的巴伐利亚女神像下鲁道维希街左拐弯处，有一所大理石建筑。这就是巴伐利亚首府有名的美术学校。学校对面是“米涅鲁娃”咖啡馆。每天下课后，学生们便来这里喝咖啡，随意嬉戏、喧哗。这时，有两个人正走进来。

“这不是埃基斯特吧 啥时回来的？”你还活着吗？”人们七嘴八舌地向走在前面的人打招呼。这个学生，在这一群人当中大概很有人缘。这期间，周围的客人都一直新奇地注视着跟在后面进来的人。

这个陌生人是乘刚到的一班火车从德累斯顿来的，这里同那里的茶馆内的不同情景立刻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客人们的服装打扮、言谈话语各式各样，但却一样地留着长头发，不修边幅，但并不让人觉得邋遢，毕竟都是游荡在艺术世界的缘故吧。其中最热闹的是中央大桌子旁的一群。别的桌子都是男客，唯独这里有一个姑娘。陪同埃基斯特刚进来的人和她的眼光一接触，好像彼此颤动了一下。

是这新面孔在这群人当中比较引人注目？还是姑娘的体态，对于一个新相识过于新奇？她，载一顶帽舌很大的颜色单调的素帽，

看上去有十七八岁。她那举手投足间，自然流露出一种高雅气质。埃基斯特正在拍着隔桌一个人的肩膀，说着什么。她一面笑着喊他，一面说道：“您和您那位朋友一块儿到这边来不好吗？”新客人听到了她那清脆的声音。

“玛丽小姐身边，谁不想去？大家听着！今天陪我来的伙伴巨势君，是来自日本的画师。”被埃基斯特介绍着，同来的这个人走近前来向大家打招呼。

埃基斯特道：“大家知道我到德累斯顿看亲戚去了。我在画殿里结识了巨势君。这次，巨势君想到我们美术学校逗留些日子。”人们向巨势表示很高兴认识他。接着便七嘴八舌问道：“在这儿的大学里虽然也有时能看到贵国人，但是到美术学校来的你却是第一位。今天刚到，虽然还没有看到绘画馆和美术会的画殿等等。不过你对曾看到的德国画有什么评价 称到这里来的目的是什么？”玛丽打断大家的话，说：“等一等，等一等！这样轮番轰炸，不觉得给那个什么巨势君添麻烦吗？既然想听，就安静下来嘛！”真像个女主人 好厉害呀！”众人笑着。巨势操着还算流利的德语——虽然声调有点不准——讲了起来。

“我并不是第一次到慕尼黑来，六年前就曾经经过这里到沙克索尼去。那一次我只浏览了一下绘画馆里的画，没有机会结识学校里的朋友们，因为我出国时就有一个愿望，一定要到德累斯顿的画殿去，所以一门心思急着往那里赶了。但是，能够再次到这里来和诸位相识的缘分，应该说在那时就已结下了。

“如果大家不怪我说得太罗嗦，就耐心听下去。那是狂欢节最后一天的事了。我坐在鲁里安咖啡馆角落的一把椅子上，看着热闹的场面。这时，开门进来了一个龌龊的、十五岁左右的卖意大利板栗的男孩，抱着一个堆得高高的，装着炒栗子的纸袋子的箱子。跟在他后面进来的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一块旧鹰把式头巾罩在头上，一双冻得红红的小手，握着一个浅口竹篮。竹篮

里铺着厚厚的常绿树叶，已过了季节的萋萋菜花，一束束的，小巧玲珑，摆在树叶上面。她头低垂着，喊着‘卖萋菜花儿喽！’那清脆的叫卖声令人永生不能忘怀。这男孩和女孩不像是在一起的，大概是女孩等着男孩进来之后，乘机也跟进来的。

“这两个孩子一进门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他们的神态是那样的不同。卖栗子的目中无人令人生厌，卖花姑娘温和柔顺讨人喜欢。当他们穿过人群走到客堂当中帐房跟前来的时候，趴在那里的一只英国种大狗，这时站起来，伸直了四肢，弓着腰，把鼻子伸进了板栗箱子里。男孩子想把它赶开，狗却受了惊，往后一跃，撞在后面的女孩子身上。女孩子吓得‘哎呀’一声，手里的竹篮也随之掉在地上了。用锡纸卷的漂亮的萋菜花束，散落一地。狗像是见了好东西，不断地用爪子踩，用嘴撕扯着玩。靴子带过来的泥雪由于洋炉的温暖而融化，地面一片泥水，在人们的笑骂声中，漂亮的花束污秽不堪。卖板栗的孩子急忙跑掉了。女孩子则呆呆地盯着那已经破败的花束，噙着泪没有哭。是由于饱尝艰辛欲哭无泪呢？还是由于惊惶失措，还没意识到一天的生活成了泡影呢？过了好一会，女孩子无精打采地刚想把还没有散开的两三扎花捡起来，赭红脸，大肚皮，围着白围裙的店主人走过来，粗大的拳头，拄在腰间，盯着卖花女孩看了一眼，嚷道：“我这里不许骗人的小贩子进来做生意！快滚出去！”女孩一声不响地退出去了。

“我把钱丢在帐房柜台上，夹起大衣走出去一看，卖花女孩独自眼泪汪汪地走着，喊也不应。我追上去对她说：‘别难过？好孩子，我给你送花钱来了。’她抬起头来望了望我一眼。那姣好的脸庞，深蓝色的眼睛里，充满了无法揣摩的忧伤。所以当她回眸一顾，顿时令人凄惋肠断。我把钱包里仅有的七、八枚马克放在空篮子里，在她惊愕之余还未及说话时，我转身走了。可是她那脸庞，她那眼波，却深深嵌入我的眼帘。到了德累斯顿，我获准可

以临摹画殿里的挂画。真是奇怪，不论我站在维纳斯、勒达、玛顿娜、海伦哪一幅画前，卖花姑娘的脸庞都像一层雾霭，覆盖在哪一幅幅流传千古的美女画上。这样一来，我的画终于毫无进展了。有一天，我忽然鼓起了极大的勇气，立志要倾注我全部心血，让这卖花姑娘的容姿永远流传下去。但是，我看过的卖花姑娘的眼神，既不是眺望春潮喜形于色的眼神，也不是目送晚霞沉醉梦境的眼神，如果让她站在意大利古迹中，一群白鸽飞翔上下，对她也不适合。最后我终于决定让她坐在莱茵河畔的岩石下面，手抚一张古琴，发出呜咽之声；岩石下边的河流中，我驾一叶扁舟，向着她高举双手，脸上露出无限的爱慕；在小舟周围，波浪间现出无数水妖、宁英女神等身影，在揶揄嘲笑。今天，我来到这慕尼黑城，就是想暂时借用美术学校的画室，完成我的遐想，就趁心如愿了。”

巨势旁若无人地一直谈着他的构思，当他讲完的时候，他那东方人的细眼睛里也射出了清澈逼人的光芒。“构思太妙了！”有两三个人交口称赞起来。可是，没人注意到，坐在一旁的玛丽，听到中途脸色就变了，两眼紧盯着巨势的嘴唇，手里拿着的杯子也似乎颤动了一下。巨势察觉到了她的变化，刚进来的时候，就已经觉得这个少女很像那个卖花姑娘。当看到她那听得入神，注视自己的眼神时，更觉得她就是那个人无疑了。这莫非又是自己的幻觉吗？当巨势把话讲完时，少女望了他一眼，便问道：“您后来没有再看到那个卖花姑娘吗？”巨势答道：“没有。在看到她的当天晚上，我就去德累斯顿了。可是请你别怪我出言无礼，我遇到的卖花姑娘，在那构思的画上，经常看到的，就千真万确是你的面容！”这话引得一伙人哄堂大笑。“这么说来，您是在您和我之间，也看到了那个卖花姑娘的身影了。那您觉得我是吗？”少女说着站起身来，用一种分不出是认真还是半开玩笑的声调说道：“对，我就是那个卖花姑娘。现在我要报答您的恩情。”说着，少女隔着

桌子踮起脚来，用手掌捧起巨势低垂着的头，在他的前额上吻了一下。

这一下激起了骚动，少女前面的酒杯打翻了，沾湿了衣襟。泼在桌子上的酒，像蛇行似的流向人们身前。巨势感到两只温热的手捂住了自己的双耳，还在惊惧之中，比这更热的嘴唇又触到了前额。“不要把我的朋友搞昏了头！”埃基斯特喊道。别的桌子上的人也都兴致盎然地盯着这边看。

少女旁边的一个人嘴里说道：“跟我也亲热一回不行吗？”右手已经伸出搂住了少女的腰。“真是些不懂礼数的‘后娘的孩子’！给你们吻，是另外一种方式。”少女喊着挣脱开身子，直立着，她那迷人的眼睛里迸射出闪电般的光芒，把在座的人瞪视了好一阵子。巨势懵懵懂懂地看着这一切，这时少女的姿态在他眼里看来一点也不像卖花姑娘，简直是凯旋门上的女神巴伐利亚了！

少女拿起一个玻璃杯，呷一口水，就随意一喷。喊道：“后娘孩儿！说说看你们谁不是美术的后娘孩儿？学佛罗伦萨派的是米开朗基罗、达·芬奇的傀儡；学佛兰德斯派的是鲁本斯、封·基克的影子；学我国阿尔伯莱希·都勒的也不过是阿尔伯莱希·都勒的翻版。等到会堂上挂着两三幅习作能卖得个好价钱时，就会得意地自吹自擂，把自己称为什么七星、十杰、十二使徒。你们简直是一群废物，米涅鲁娃的嘴唇愿意挨上去吗？给你们一个冷吻，知足吧！”

这场在喷出去的雾水中作的演说，巨势还茫然不知其因为何事，但很显然，这是对当时绘画界的鄙视和讽刺。他仰望少女的面部表情，在自己眼中的那俨如巴伐利亚女神的威严，丝毫也没有减弱。她说完了便拿起放在桌子上的、被酒浸湿了的手套，大踏步地准备离去。

人们脸上的神色显得可怕，一个说：“疯子！”另一个又说：“最近一定要给她一点颜色看看！”她站在门口回过头来说：“这有

什么值得记恨的？你们对着月光看一看，脸上绝没有留下血迹。我喷出去的只不过是水！”

这个奇特的少女走了不久，大家也都散去了。在回来的路上，巨势问埃基斯特关于那少女的情况。他答道：“她是美术学校的一个模特儿，姓汉斯，名叫玛丽。正如你所看到的，因为她举止异常，也有人说她是女疯子。另外她和别的模特儿女郎有一点大不相同，她不肯让人看到她的肌肤，所以也有人怀疑她会不会有残疾。虽然没有人知道她的出身经历，但她很有教养，性格独特，从不沾染恶习，因此美术学校的学生中，有很多人喜欢和她交朋友。她的聪明伶俐，您已经见识过了。”巨势说：“我那画要找个模特儿。等我的画室准备好了，请您让她来给我作模特儿。”埃基斯特道：“明白了。可是，她不是十三岁的卖花姑娘，临摹裸体，您不怕有危险吗？”巨势说：“您不是说过她不肯做裸体模特儿吗？”埃基斯特道：“这是她的原则。可我今天也第一次看到她同男人接吻！”听到埃基斯特这样说，巨势红了脸。

过了一个星期，经过埃基斯特的帮助，巨势借到了美术学校的一间画室。时值六月半，学生们大多旅行去了，隔壁并没有人，乐得无人打搅。巨势站在画架前，对刚进来的玛丽指着名叫“罗勒莱”的画说：“我那天讲过的就是这幅画。在你戏谑打趣时虽然并不觉得，但我却一直感到你的身影很适合这幅尚未画成的人物。”

玛丽高声笑了起来，“你别忘了，那天晚上您还说‘罗勒莱’的原型卖花姑娘就是我呢。”说着又突然正色说道：“您不肯定我就是卖花姑娘。其实这也不怪您，人们都说我是个疯子，您自然也认为我是疯子。”这倒不像玩笑话。

巨势开始半信半疑，终于忍不住问道：“你不要折磨我了，我被你吻过的前额，至今还热辣辣的。我知道这只是个玩笑的举动，曾多次想极力忘掉它，可又像是一个谜，却始终解不开。如果你

以为可以，希望你能把真正的身世说给我听听。”

靠窗的小桌子上，摆着带有插图的旧报纸和几筒没用完的油画颜料，一支粗糙的烟斗还装着烟蒂。巨势双手托腮靠在桌子的一端。玛丽坐在桌前的藤椅上，开始讲起自己的身世来。

“从何说起呢？就从我的姓开始吧。我领取模特儿证时，用的是汉斯这个姓，可这并不是我的真姓。我父亲叫斯坦巴哈，是一个曾经受到当今国王宠信、很富有的画匠，在我十二岁的时候，在王宫的公园里有过一次晚会。我父母亲都去了。宴会正酣之时，国王忽然不见了。人们惊慌失措，到处寻找。在花园的一角，有一座汤达吉尼斯雕刻的名贵的浮士德与少女的石像。当我父亲找到那里时，忽然听到声嘶力竭的声音喊道：‘救命哪！救命哪！’父亲循着声音走过去阴影里，有一个女人正在拚命挣扎着想逃出去，而抱住她不放的正是国王。当看到那女人的面孔时，我父亲的心情简直无法形容！因为那个女人正是我母亲！事出突然，父亲开始犹豫了一下，就喊着‘饶了她吧，陛下！’并把国王推倒在地，母亲乘机逃脱了。遭到突然袭击倒在地上的国王，爬起来就和父亲扭成一团。父亲哪里是高大的国王的对手！他被摔倒在地，国王用身旁的喷壶把他痛打了一顿。”

玛丽沉默下来。从早晨就阴云密布的天空，这时竟下起了雨来。雨点打在窗上，发出哗啦啦的声响。巨势打破沉默问道：“昨天在报纸上看到国王疯癫了，被转移到靠近斯坦仓堡湖边的伯尔希城去了的消息。这么说来，国王从那时候起就疯癫了么？”

少女接着说：“国王讨厌繁华闹市区，住到偏僻的地方，昼眠夜起已经很久了。国王昼间睡觉的时候，附近的人都得回避，但据说也有人听到了他在梦中连着喊玛丽。我母亲的名字也叫玛丽。是不是毫无结果的单相思，把国王的病拖久了？母亲的脸型有些像我，听说她在宫中是少有的漂亮女人。”

“不久我父亲病死了。他喜欢交际，慷慨大方，又不谙世故，

一点家产也没留下。此后，我们便在达哈豪尔街北头，一个背着胡同房子的二楼上找到了间空房，住了下来。可是搬来之后，母亲也病了。此情此景，人心是那么脆弱多变！一连串的打击，使我这颗幼小的心，过早地恨起一切人来。第二年的正月，狂欢节的时候，家里的衣服什物已经典卖光了，几乎不能维持每日三餐了，我只好与穷人家孩子们一起，学着卖堇菜花了。但母亲临死的前几天，因为您的恩赐我们过了三四天安定的日子。

“住在我们楼上的裁缝师傅，帮助我料理了母亲的后事。他眼见我一个可怜的孤儿单独生活，收留了我。我当时很高兴。裁缝师傅有两个女儿，一看就是个专门挑肥拣瘦，喜欢炫耀卖弄的样儿。我发现夜晚常有客人光顾。她们一起喝酒，末了竟是唱歌笑骂，打打闹闹。客人中主要是外国人，好像也有你们日本学生。有一天，裁缝也叫我穿上新衣服，当时他看我的那一副笑脸，虽然我还是一个孩子，也没有因为有衣服穿而感到高兴，倒不知为何有点害怕。刚过中午，来了一个四十多岁的陌生男人，叫我陪他到斯塔仑堡湖去。我父亲在世时曾带我去过，当时的高兴劲儿至今还没有忘记，所以我就含含糊糊地答应下来。大家都夸奖说：‘这才是个好孩子。’那个男人一路上对我很亲切，到了那里坐上一艘叫做‘巴伐利亚’的游船，还带我到饭厅里吃饭。他也劝我喝酒。船在杰斯霍普特靠岸时，他又租一条小船，说是划着玩。我看到天色已晚有些担心。要求早点回去。他不理会我，坚持把船划了出去，沿着湖边划着，到了远离人迹的芦苇丛，他把船停下了。我只有十三岁，开始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看到男人的脸色变得可怕，我竟不顾一切，一下子就跳进了水里。也不知过了多久，当我醒来时，是在湖畔的一家渔民家里。一对贫苦的夫妇，正在照料我。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当我了解了渔民夫妇的朴实性格后，向他们讲了自己不幸的身世。他们觉得伤心，便收留了我做他们的女儿。汉斯就是这个渔民的姓。

“可我身单簿，也不能摇橹驾船，便到住在列奥尼地方的一家英国人家里当了侍女。信天主教的养父养母，不喜欢我去侍候英国人。可是，从英国人家里雇请的女家庭教师那里，我学会了读书。女教师是个四十多岁的老姑娘，由于主人家的姑娘傲慢骄纵，她倒更喜欢我些。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我把她那不算多的五花八门的藏书都读完了。

“去年英国人搬家回国去了，我本想再找个合适的人家去做工。可是因为我出身不好，当地的贵族们不肯雇我。偶然一个机会，这个美术学校里的一位老师发现了我，给他当了模特儿，因为这个关系，我便有了证件，成了学校正式的模特儿。但是，没有人知道我就是那个很有名气的斯坦巴哈的女儿。现在我混在艺术家们中间只顾过着逍遥的日子。可是，人们真的没有说错，世界上没有比艺术家更不守规矩的人了，独自和他们相处，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我坚决不给机会他们接近我，不想竟变成了您所看到的这样一个怪人。有时，甚至我自己都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变成了一个疯子。”

天空变幻莫测，这时雨又停了。模糊不清的玻璃窗外，校园里的树枝在摆动。听着玛丽的身世，巨势的心情真是异常复杂。有时是一个哥哥遭到了久别的妹妹的心情；有时是一个雕塑家对倒在地上的维纳斯像独自懊恼的心情；有时又是一个修行僧为妖艳女人动了心却又极力告诫自己不要堕落的心情。可是，当全部听完了的时候，竟然心猿意马，忘乎所以，只想跪倒在玛丽面前。玛丽忽然站了起来，说：“屋里太闷热了。学校大门也快要关了，雨也停了。和您在一起，我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我们一起到斯塔仑堡去走一走好不好？”说着，她拿起身旁的帽子戴在头上就往外走，看那样子，是绝对相信世势一定会跟着走的。巨势果真像个被妈妈领着走的幼儿一般，跟在她后面走去。

在门前雇了辆马车，他们很快便到了火车站。今天虽然是星

期天，可能因为下雨，从附近乡村坐火车回城的人并不多。

火车行驶一个钟头，到达斯塔仑堡时，已是下午五点钟。玛丽驾轻就熟，巨势被她引着登上了数级石头台阶一看，一个叫做“巴伐利亚之园”的旅馆出现在眼前。

旅馆旁边有一个爬满了常青藤的架子，架子下面的圆桌周围坐着一群男女。他们大概是住在这个旅馆的客人，有几个那天晚上曾在“米涅鲁娃”见过面的人。巨势正想过去和他们打招呼，玛丽却拦住他说：“那群人与你不是一类人，不要接近他们。我虽然是和一个年青男人一起来这里，但我用不着避他们，而他们却担心被我看见。您看看，只要他们发觉我在这里就不会多坐，肯定要藏起来的。”果然，一会儿那几个人就站起来进旅馆去了。少女把侍者喊来问还有没有游船，侍者指着翻滚的云团说这种说变就变的天气，不会再有了，于是便只好吩咐他雇车去列奥尼了。

马车很快就来了，两上人上了车。马车从火车站旁顺着湖东岸飞驰。玛丽对巨势说：“这次出来玩得太痛快了。我几乎曾葬身这个湖中；大难不死，捡了一条命，也是在这个湖中。所以，为了解开您的疑团，向您吐露我的心曲，我想也没有比这里更合适的地方了，才把您带到这里来。当年在鲁里安咖啡馆里受到欺侮，蒙您搭救。从那时起，我之所以还活着，是为了想再见到您。那天晚上在‘米涅鲁娃’听到您所讲的一切，我是多么高兴啊！当时对那群我平素根本瞧不起的美术学生，我那样放荡无忌地羞辱了他们一场，您或许觉得我有些下流了吧。可是，人生几何？当您感到由衷高兴的一刹那，如不能乘机仰天大笑，那么将来会后悔的。”她说的时候，脱掉了帽子，转过脸来，玉石般光泽而白晰的脸上，泛出醉人的红晕，随风扬起的金色头发，像昂首疾驰迎风长嘶的骏马鬃毛。“唯有今天！今天才是真的！要昨天何用？明天，后天，也空有其名！”

这时，几滴豆大的雨点打在两人身上。转眼间，雨点密了，从

湖上横扫而来的雨点，打在她那红晕的脸腮上。巨势窥视着玛丽的脸，呆呆地看着，茫然若失！少女踮起脚尖催着车夫：“快点跑，我给你加酒钱，加一鞭子！再加一鞭子！”喊完，用右手搂住了巨势的颈子，仰着头凝视着他。巨势把头靠在圆润柔软的少女肩上，如痴如醉地瞧着她。

炎热的太阳暴晒过的草木，经雨水浸润后发出的幽香，飘进车中，两个人如饥似渴地吸着。在雷声的间歇中，夜莺儿仿佛忘了这骇人的天气，清脆地啼叫声时时响起，有如孤零的行人走在空寂的幽径里，总喜欢提高嗓门唱上几句为自己壮胆。这时，玛丽双手紧绕在巨势的颈子上，把自己的身体靠上去，闪电透过树荫照在两人的脸上，他们正忘情地在相互含笑而视。啊！他们忘了自己，忘了车夫，忘了车外的风雷电闪了。

马车出了树林，行在下坡路上时，风驱散了浓云，雨也停了。凝滞在湖上的浓雾，像帷幕似的一层层揭开，不一会儿便完全消散。两岸的人家，也清晰可见了。残留在树梢上的水珠，被风吹落下来，星星点点地洒落在树荫下行人的身上。

两人在列奥尼下了车。劳特曼岗耸立在左侧，上面立有一块石碑，题着“湖上第一胜地”。右手有音乐师列奥尼开设的一个临湖酒家。玛丽把双手搭在巨势的胳膊上，由他拖着走着，到了酒家面前，玛丽回头望着山岗方向说道：“雇我的那个英国人就住在那土岗的半坡上。汉斯老渔民夫妇的小屋也只有不到二百米了。我想带您到那里去看看。只是现在心跳得慌，在这店里休息一会儿好不好？”巨势满口答应。

玛丽忽然站起来，指着岸边的小船问道：“您会划船吗？”巨势答道：“我在德累斯顿的时候，曾在公园划过船。虽然划得很一般，载你一个人，应该没什么问题吧。”玛丽说：“院子里的椅子都是湿的。屋檐下又太闷热。坐上船划一会儿吧。”

巨势脱下风衣给玛丽披上，扶她上了船，自己拿起了桨，轻

轻划去。雨虽然停了，天空还是阴沉的，暮色开始降临。湖上微波荡漾。两人沿着湖岸向伯尔希方向往回划着，来到了列奥尼村子的尽头处。忽然小船触到了一丝芦苇，发出沙沙的响声。这时，听到了岸边有脚步声，从树林里走出一个人来。身高六尺，穿着黑色外套，手里拿着一把卷着的洋伞。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头儿，跟在他身边。走在前面的人，头低着，一顶宽檐帽遮住了脸，看不清他的面貌。那人走出树林后，面朝湖水伫立不动，一只手摘下了帽子拿在手里，极力向前眺望，这时能看清他的长头发朝后梳着，宽宽的前额，面色苍白，眼窝深陷，目光灼灼如炬。披着巨势的风衣，蹲在船上的玛丽，也一直在望着岸上的人，这时像是骤然受惊，口里喊着“那是国王！”就忽地站了起来，披在身上的风衣也甩掉了。凌乱的金黄头发，温柔地披散在穿着白色单衣的肩上。站在岸上的正是带着主治医生古颠出来散步的国王。像看到了一个奇怪的幻影似的，国王恍恍惚惚地看着少女，忽然高叫一声“玛丽！”就甩掉了手里的洋伞，从岸上踏着浅滩奔了过来。玛丽“啊！”的惊叫了一声，一下子失去了知觉。巨势还未来得及去搀扶，她便倒了下去，撞击得小船剧烈摇摆，她随即也就趴着掉到水中。

这一切只是一刹那间的事。当玛丽落水时，巨势只抓住了她的衣服。玛丽被芦苇里埋着的暗桩重重地顶撞着了胸部，沉了下去。巨势好不容易把她抱了上来，便拼命朝着来时的方向划回去。他只有一个心思：无论如何也要救活玛丽的命。来到了列奥尼酒家门前，也没进去，他想起玛丽说渔民夫妇住在约二百米处，便朝着他们的茅屋划去。这时已是日薄西山，岸上榭树、红杨树枝繁叶茂，湖汊纵横，芦苇中杂生的水草，开着白色小花，在昏暗中尚模糊可辨。玛丽僵直地躺在小船上，她那披散着的头发上沾满了泥水，挂满了湖草。恰巧，一个萤火虫高高地飞向岸去。难道是玛丽的灵魂飞出了她的身体？

不久，巨势看到了从浓密的树荫中的茅屋里射出来的灯光。便走近前去问道：“汉斯老爹住在这里吗？”一个白发老婆婆，打开檐端歪斜的小窗户，瞅着小船。“当家的从昨天就派去伯尔希城了，到现在还没回来。您要是想给病人看看病，就请到这边来吧。”她用低哑的声调说完，正慢腾腾地插着窗户，巨势大声嚷道：“是玛丽掉进水里了，你家的玛丽！”老婆婆还没听完，窗户也顾不得关，就赶忙跑到桥边，边哭边帮巨势把玛丽抱进家中。

只有一间一半铺着地板的房间。放在锅台上的小煤油灯，似乎刚刚点燃，光线微弱。画在四壁上的粗糙的耶稣一生行迹彩色图，已经蒙上了一层煤烟，模糊不清了。老婆婆烧起了稻草，抢救了半天，玛丽终于没有睁开眼睛来。巨势和老婆婆守在尸首旁边，感叹着人生如梦，世道无常。两人整整唠叨了一夜。

一天早晨，埃基斯特怀着试探的心情，到巨势的画室去看了一下，发现巨势在这三天之中，形容瘦削，身体衰弱，形貌骤变，正跪在“罗勒莱”画下。

（摘编自森鸥外的《泡沫记》）

## 富士山的诉说

皇帝、皇子、大臣都为辉夜姬神魂颠倒，有人甚至命丧九泉，但谁也未能赢得她的芳心。

从前，有一个做竹器为生的老公公，常到山中去砍竹。他的姓名叫做赞岐造麻吕。有一天，他看见一棵竹竿发光，走近一看，光从竹筒中射出。再仔细一瞧，里面居然有一个约三寸长的可爱

的小人。于是老公公说：“你住在我发现的竹子里，我当然得认你做孩子了。”就把这孩子放在手掌上，带回家中。

这孩子由老婆婆抚养。孩子长得非常漂亮，可是身体十分瘦小，只得把她养在篮子里。

老公公自从有了这孩子之后，去砍竹时，常常在竹节中找到许多黄金。于是这老头儿便变成了百万富翁。

小人一天天长大起来，三个月之后，就变成了一个姑娘。于是她梳起髻，穿上裙子。老公公异常怜爱她，把她养在家里，足不出户。时光流逝，孩子越长越美，以致满室生辉，没有一处黑暗的地方。有时老公公心绪不好，胸中郁闷，只要看到这孩子，痛苦自然消失。有时，即使动怒，一看到这孩子，立刻火气全消。

孩子渐渐长大了。老公公就请人给她起名为“嫩竹的辉夜姬”，意思是夜间也光彩夺目。取名后三天之内，老翁举行庆祝，大办筵席，载歌载舞。不论男女，都被邀请来参加宴会。

天下男子，不论尊贵卑贱，只是听闻辉夜姬其名，心中恍惚，欲火中烧，都想设法娶得这女子，哪怕只见一面也好。但就连住在辉夜姬家附近甚至她家隔壁的人，也无缘一睹辉夜姬的芳容，何况其他地方的男子。

不是那么固执的人知道根本没有希望，与其整日在此徘徊，还不如赶紧死心打道回府。但还有五个很有名望的人，就是不死心，天天来访，仍然日日夜夜地等待奇迹出现。其中一个叫石竹皇子，一个叫车持皇子，一个叫右大臣阿部御主人，一个叫大纳言大伴御行，最后一个叫做中纳言石上麻吕。这些人，只要听见哪里的女人姿色出众，即使是世间寻常的女人，也想立刻看看。因此听到了辉夜姬的传闻，心中焦灼不堪，神魂颠倒，茶饭不思，在她家附近，徘徊徬徨，却一直难以如愿。写信送去，没有回音。即使相思成病，写了失恋的诗送去，同样没有答复。明知不会有结果，却锲而不舍，寒冬腊月，或是炎热酷暑，雷鸣电闪，风雪交

加，他们还是持续不断地来访。

老翁实在不忍心看下去，有一次对辉夜姬说：

“我家最高贵最高贵的姑娘！你原是神佛转世，非我这个老头儿亲生之女。但是我呕心沥血养育你长大，你可否念及我这点养育之情，听我说一句话？”

辉夜姬答道：“啊呀，什么话我都听。不过您说我是什么转生，我从来就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您就是我的亲生父亲呀！”老翁说：“啊，那就太好了！我现在已经七十多岁，谁知道会在哪一天两腿一伸，那时谁来看顾你呢？我有一句话要说：凡是生在这世界上的人，都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人世间的规矩呀。只有这样，方能人口繁盛，光宗耀祖。就是你，也非走这条路不可呢。”

辉夜姬答道：“即使人世间的规矩是这样，我也不愿意。”

老翁说：“啊呀！不管你是什么转生，可总是一个女人呀。现在，我活着的时候，不妨这样下去。如果我死了，怎么办呢？那五个人长年累月地来访，对你实在很痴情。他们已经宣布要娶你。你应该早点有个决断，选择其中某一个人定亲，好么？”

辉夜姬答道：“不清楚对方的心，而草率地和他定亲，如果以后他的心变了，则后悔莫及。无论这人地位怎样高，相貌怎样好，在没有弄懂他的心以前，绝对不能同他定亲。”

“嗯，你说得有理，”老翁点头称是。又问：“那么，你定亲的标准是怎样的呢？那五个人对你都是真心实意的啊。”

辉夜姬答道：“怎样的人嘛，我并没有特别的要求，只是有一点点要求。那五个人，个个都很诚心，怎么可以比较优劣呢？所以，我希望，谁能取来我最喜欢的东西，谁就算最诚心的人，我就和他定亲。请您这样对他们说吧。”

“这个办法好。”老翁当即表示同意。

到了傍晚，那五个人都来了。老翁出来对他们说：

“各位大人，我已风烛残年，朝不保夕。所以我已经对我家姑

娘说，叫她在你们五位大人之中，选定一位丈夫。姑娘说：‘我怎么能知道他们是不是真心实意地爱呢？’这话不无道理。她说，你们五位之中，很难比较谁优谁劣。如果谁能把她最喜爱的东西给她取来，谁便是对她爱情最深，她便嫁给谁。我认为这办法不错。这样，你们谁都不会有怨言了吧。”

五个人听了，都说：“这主意很好。”老翁便走进来，对辉夜姬说那五个人都同意这样做。

辉夜姬说：“对石作皇子说，叫他到天竺把佛的石钵取来。对车持皇子说，东海蓬莱山上有一棵树，根是银的，树枝是金的，果实是白玉的，叫他替我折一枝来。右大臣呢，叫他把中国的火鼠裘取来给我。大伴大纳言呢，把龙头上五色光芒的玉给我取来。石上中纳言呢，把燕子的子安贝取一个来给我。”

老翁出去，把上述要求一一转告了。

石作皇子最为机敏。他仔细寻思，天竺既然有石钵，总应该能拿到。但他又想：这也是世上绝无仅有的东西，即使跋涉千山万水，又如何把它取到手呢？于是有一天，他到辉夜姬那里报告：我今天动身到天竺去取石钵了。过了三年，他走到大和国十都市某山寺里去，把宾头庐（十六罗汉之一）面前的被煤烟熏黑的钵取了来，用一只锦囊装着，上面还装饰一些人造花，送给辉夜姬。

辉夜姬一看那钵通体无光，连萤火那样的光也没有。于是回答他一首诗：

“一丝萤光都不见，  
分明取自小仓山。”

辉夜姬便把这钵交还他。皇子再写诗送给辉夜姬，但辉夜姬连看也不看。

车持皇子是个很有计谋的人。他四处传言说是要到筑紫国（九州）去治病，就请了假，来到辉夜姬家里，对她说仆役说：

“我现在就动身去取玉枝。”就向九州出发了。他的属下都到难波港来送行。岂知三天后，皇子的船又回到难波港。并立刻去把当时第一流的工匠内麻吕等六人叫来，找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建造一座门户森严的房子，他和这六个人住在里头。而且，把他自己辖下的十六所庄园捐献给神庙，以此虔诚之心来求得神佛保佑他能按辉夜姬的要求制造出玉枝来。这玉枝竟制造得同辉夜姬所要求的毫无二致。于是皇子拿了这玉枝，偷偷地来到难波港。他自己坐在船里，派人去通知家里的人说他回来了。他则装出千辛万苦的疲劳之相。许多人来迎接他。

皇子把玉枝装在一只长盒子里，上面覆盖绫锦，拿着走上岸来。皇子说：“为取这玉枝，我几乎丢了性命。请你快快拿去给辉夜姬看！”

老翁进来说道：“你看，蓬莱的玉枝，皇子他真的取来了。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呢？风尘仆仆，连自己家里也没回，直接到这里来了。来！你也赶快出去和他见面，同他定亲吧。”

辉夜姬默默不语，唉声叹气，冥思苦想。

皇子则心花怒放，他以为现在辉夜姬无话可说了，便毫不客气地跨上走廊来。老翁认为他理所应得，便对辉夜姬说道：“这玉枝是我们日本国里所没有的。现在你不能拒绝他了。况且，这位皇子的品貌也很优秀呢。”

眼看车持皇子的计谋马上就要实现了。正在节骨眼上，忽然有六个男子来到辉夜姬家。其中一人拿着一个棒，棒头上挂着一个写着请愿的字条。他说：“我等六人为了制造玉枝，粉身碎骨，艰苦绝伦，已历一千余日，皆精疲力尽，却一文工钱也没得到。务请即刻偿付，以便分配。”

正在愁眉不展的辉夜姬，一听此事笑逐颜开，便唤老翁进来，对他说道：“我以为这真个是蓬莱的玉枝，正不知如何是好，原来这是假的，我真高兴！这种讨厌的废物，他居然送来。赶快叫他

走！”

那么家财殷实、人丁繁荣的右大臣阿部御主人呢？他写一封信给他熟识的常来日本做贸易的中国人王卿，托他买一件火鼠裘。他在侍从中选一个精明干练的人，叫做小野房守的，叫他把信及一笔货款送给王卿。

几个月之后，小野房守回到日本。并带来王卿的一封信，信中写道：

“我曾四处派人采购火鼠裘。据说此物在现世、在古代，都难于一见。听说从前天竺有圣僧带到中国，保存在遥远之西方寺中。这是用朝廷的名义点名要买，好容易才买到的。”

阿部御主人得到此信，喜形于色，他欢欣之余，合掌向中国方向拜谢。

装火鼠裘的箱子上，嵌着许多名贵的宝玉。裘是绀青色的。毛的尖端金光熠熠。火鼠裘穿脏了，可放在火中烧，烧过之后，就清洁如故。而此裘不惧烧尚是其次，最奇特的地方是色泽的艳丽无比。即便是看上一眼此物，也觉得是一件可贵的珍宝。

阿部御主人看看这裘，叹道：“辉夜姬欲得此物，确实有理。啊！造化造化！”便将裘放入箱中，饰以花枝。他自己打扮一番，以为今夜必与辉夜姬洞房花烛无疑，得意扬扬地出门。

阿部御主人来到辉夜姬家的门前了。老翁闻讯出来，接了火鼠裘的箱，拿进去给辉夜姬看。

辉夜姬看了，说道：“啊！这裘多么漂亮呀！不过，是不是真的火鼠裘，还难说呢。只要放在火中烧烧看就见分晓。如果是真的火鼠裘，我就答应他。”

老翁说：“你说得很有道理。”

谁知这裘一放进火里，立刻劈劈啪啪地烧光了！辉夜姬乐了，连忙作了一首答诗，放在装裘的箱子里，还给阿部御主人。诗曰：

“假裘一遇火，顷刻成灰尘。

似此平凡物，何劳枉费心！”

再说大伴御行大纳言把家中所有的家人都召集起来说：“龙的头上有一块发出五色光的玉。哪一个取得它，我将满足你们提出的任何要求。”

听了这话的人都说：“我家主人的命令，实在是很诱人的。不过，这块玉，大概是很难得到的宝物吧。龙头上的玉，谁能摘得下来呢？”这些人都叫苦不迭。

于是大纳言说：“做家人的，为了主人的愿望，即使赔上性命也要完成。这是家人的职责呀！况且龙这东西，并非只有唐土（中国）天竺才有。我国的海边山上，常有龙出没。你们怎么说难呢？”

家人派出以后，大纳言说：“给辉夜姬可不能住的普通的房屋。”连忙建造起特殊的房屋来：室内四壁刷漆，嵌上景泰窑装饰，并涂各种色彩。屋顶上也染成五彩，挂上各种华丽的饰带。每一个房是里都张着美丽无比的锦乡的壁衣。而且把他的发妻和小老婆都赶走。一天到晚除了为准备迎娶辉夜姬而忙碌外，其余事情一概不管。

大纳言千盼万盼，而派出去取龙头上玉的家人，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却一直音信全无。大纳言不胜焦灼，便悄悄地带了两个侍从，私服微行来到难波港。看见一个渔夫，便问他：“你听说过大伴大纳言的家人们乘了船去杀龙取玉的事吗？”

渔夫笑道：“哈哈，你这话真稀奇！这里没有一个船夫愿意为这等蠢事而放船出去。”

大纳言听了这话，心想：“这些船夫都缺少勇气。他们不知道我大纳言一家的强大，所以讲这种泄气的话。”又想：“我们的弓如此有力！只要有龙，一箭便可射死，取它头上的玉，是不成问题的。这些家人优柔寡断，直到现在还不见回来，我老是等下去实在不是办法。”他就雇了一只船，向海中游去，渐行渐远，不觉

来到了筑紫的海边。

突然，不知什么缘故，风暴骤起，天昏地黑，那只船被风吹来吹去，吹到什么地方，无人能知。风越来越大，把船吹到了一望无涯的海中央。巨浪猛烈地冲击船身，船在波浪中颠簸。雷声隆隆，电光闪闪。出海时英勇无比的大纳言，此时也呼天抢地了。

船户说：“风吹浪打，于我是家常便饭的事。但这样的雷电交加从来没遇到过，一定是你想杀龙的原故。这暴风雨一定是龙神掀起的。你赶快祈祷吧！”

大纳言听了这话，连忙说道：“啊，你说的对。”便大声祈祷：“大慈大悲菩萨！请听禀告：小人愚昧之至，胆大妄为，竟敢图谋杀害神龙，实属罪恶不赦！自今往后，不敢损害神体一丝皮毛，务请宽恕，不胜惶恐之至。”

他大声念这祈祷，有时起立，有时坐下，有时哭泣，念了千百遍。大概祈祷起了作用，渐渐地雷声停息。天色渐渐明亮起来，但风还是猛烈地吹着。

船户说道：“啊，你看，刚才的风暴肯定是龙神菩萨带来的。现在正是顺风，不是逆风。我们可以扬帆回家乡去了。”

大纳言回了家。他先前派出去取龙头上的玉的家人们，不知从哪里听说了大纳言海上的奇遇，现在都回来了，对他说道：“因为取不到龙头上的玉，所以我们不敢回来。现在，大人自己也已完全相信此物实难取得，想来不会惩罚我们，所以回来了。”

大纳言站起来对他们说道：“难怪你们取不到龙头上的玉，原来龙是与雷神同类的。我叫你们却取它头上的玉，犹如是让你们去送死。如果你们捉住了龙，连我也性命难保。幸亏你们没有捉住龙。这大约是辉夜姬这个坏心肠的女人想置我们于死地而设下的陷阱。我今后决不再走到她家附近去。你们也别去。”

就剩下中纳言石上麻吕了，他一回家便对家中仆役们说：“燕子做巢时，你们来通知我。我要取燕子的子安贝。”

仆役们说：“我们见过许多被杀死的燕子，从来没看见它肚子里有这样的东西。也许，燕子产卵的时候会生出这东西来。然而，怎样取得到呢？燕子一见人来就会飞走的呀。”

大厨房里有一个年老的名叫麻吕的司事，走来对中纳言的家人们说：“你们大人要取子安贝，我倒有一个绝招呢。”得到家人的通报，中纳言便召见这老人。麻吕说道：“要取燕子的子安贝，办法是有的。选定一个机灵的男子，让他坐在一只大篮子里。篮子上缚一根绳索，用滑车挂在梁上。燕子飞来产卵时，连忙拉绳索，篮子里的男子便立即伸手去取子安贝。这样，保证你万元一失。”

中纳言问麻吕：“那末，怎么判断燕子要产卵了，把人拉上去呢？”

麻吕答道：“燕子产卵时，尾巴一定向上翘，翘了七次，卵就产下来。看到它第七次翘尾巴的时候，拉篮子上去。”

天色入暮，中纳言来到大厨房。一看，燕子果然正在做巢。而且正如麻吕所说，尾巴正在翘动。他连忙叫人坐进篮子里，把篮子拉上去，叫他伸手到燕子巢里去摸。那人摸了一会，说道：“什么也没有！”

中纳言很生气，骂他不会摸。他本想另选一个人去摸，但终于是放不下心，便说道：“还是让我自己上去摸吧。”便坐在篮子里，那篮子慢慢地拉上去。他向燕子巢里窥视了一眼，天助我也！燕子正在翘尾巴。他连忙把手伸进去一摸，摸着了一块扁平的东西，便大叫道：“啊，摸到了！摸到了！快把我放下来！”家人围拢来，把篮子上的绳索往下拉。岂知人多太用力了，那绳索被拉断了。篮子里的中纳言跌下来，正好掉在一只大锅里。

家人们大惊失色，赶忙走去抱起中纳言。一看，他两眼翻白，呼吸也没了。连忙喂了一口水，他过了好一会儿才苏醒过来。家人问他：“你没事儿吧？”中纳言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还可以，

只是腰还是动不得。但子安贝已经实实在在地握在我手中，目的达到了。不管别的，赶快拿蜡烛来，让我拜见这件宝贝。”

蜡烛来了，他张开手来一看，原来握着的是一块已经风干的燕子粪！中纳言叫道：“呀！不是子安贝！”不久，就断气了。

皇帝听说辉夜姬的美貌人世绝伦，有一天对一个名叫总子的女官说：“听说这女子对爱慕她的男人，视如仇敌，绝不让他们如愿。你去看看，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女子。”

总子奉了圣命，来到老翁家里。老翁恭敬地迎接。总子对老婆婆说：“皇上说你家辉夜姬的相貌盖世无双，特救命我来见见。”

老婆婆进去对辉夜姬说：“皇帝的使者要见你！”但辉夜姬答道：“哪里的话！我的相貌并不怎么漂亮。羞于见人的，怎么好意思见皇帝的使者呢？”无论怎样劝说她也不肯出来。

老婆婆说：“你这样多么无礼！皇帝的使者难道可以怠慢的么？”辉夜姬说：“我这样做并没有得罪皇帝呀。”她根本不打算见使者。

老婆婆无奈，就出来对使者说：“真是万分抱歉，我家的姑娘，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女孩子；而且性情倔强，无论如何不肯出来呢！”

女官没辙，只得如实禀告皇帝。皇帝说：“哈哈，这样的心肠，是可以置许多人于死地的！”暂时没有理会。然而，总觉得心中不快，难道皇帝能在一个女子面前屈服么？因而不死心，有一天，把老翁叫来，对他说道：

“把你家的辉夜姬送到这里来！听说她的容貌无人能比，以前我曾派使者去见一见，结果无功而返。她这样无礼，是你教的么？”

老翁诚惶诚恐地回答道：“哪里，哪里！小人不敢。不过这个女孩子不同寻常。小人实在拿她没办法。不过，待小人回去再劝劝她吧。”

皇帝听了这话说道：“这才像话。是你养育长大的人，难道你不能作主吗？只要你把她送进宫来，我就封你一个五品官员。”

老翁欣然回家，对辉夜姬说道：“皇帝已说到这种程度，难道你还不答应么？”

辉夜姬答道：“无论如何，我决不去当宫女。别再强迫我。这算什么呢？你要送我去当宫女，目的是为了得到官位，要是这样，我就在当宫女的那天死去！”

老翁说：“啊呀，千万使不得！我要叫我可爱的孩子的死来换取我的官位，这成什么话呢？不过，你究竟为什么这样地厌恶当宫女？当宫女不致于死的呀！”

辉夜姬答道：“我这样说，如果你还以为我是拿大话吓你，那么你就把我送进宫里去，看我是死还是不死。过去那么多人诚心诚意、长年累月地求我，我尚且都不答应。皇帝只不过是近几天才求婚。如果我答应了，世人将怎样地讥笑我！这等可耻的事，我是绝对不做的。”

老翁说：“再大的事，也没有关系到你的生命的事大。那么，让我再进宫去答复皇帝，说你不愿当宫女就是了。”

老翁进宫对皇帝说：“小人非常感激皇上的关爱，立刻去劝小女入宫。岂知这女孩子说：‘硬要我入宫我就去死。’这孩子本来不是我造麻吕亲生的，是从山中竹子里捡到的，因此她的性情和常人不同。”

皇帝听了这话，说道：“啊！对了！造麻吕啊！你家住在山脚边吗？这样吧，我借到山中狩猎的机会，就闯进你家去一睹辉夜姬如何？”

老翁答道：“这是再好没有了。当她浑然不觉地坐在家里的的时候，皇帝突然临幸，就能看到她了。”

皇帝连忙选定一个日子到山中去打猎。他闯进辉夜姬家一看，只见一片光辉之中，坐着一个清秀俏丽的女子。正是辉夜姬了，皇

帝便走近她。这女子站起身来，逃向里面。皇帝一把拉住了她的衣袖。女子就用另一衣袖来遮住了脸。但皇帝已经看清了她的相貌，被她的艳丽所迷醉，如何肯离开她呢？他就想马上把她拉出来。

这时辉夜姬开口说：“我如果是土生土长在这国土上，就服从你，当皇帝的役使。可是我不是这国土里的人，你硬拉我去，毫无道理的呀！”

皇帝听了这话，说道：“岂有此理！”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她走。她叫銮舆开过来，想把辉夜姬拉到这车子里去，奇迹发生了，忽然辉夜姬的身体消失得无影无踪！皇帝想：啊呀，这便完了！原来真如老翁所言，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于是说道：“好，好，我不再想带你去了。你快恢复原形，让我再看一眼，我就回去了。”辉夜姬就现出原形。

皇帝看了辉夜姬的原形，恋情热烈得不能自制。然而恋情再何等热烈，现在已徒唤奈何了。

自此以后，皇帝觉得在他身边侍奉的女子们，和辉夜姬一比，竟是云泥之别。同辉夜姬比起来，以前眼中的美人，不值一提了。

辉夜姬的幻影长存在皇帝的心中。他每天只是独自一人闷闷不乐地打发光阴。他意志消沉，不再走进皇后和女官们的房中去，只是不停地写信给辉夜姬，诉说哀肠。辉夜姬也有优美的回信给他。自此以后，随着四季的转换，皇帝借种种美丽的花卉草木吟诵的诗歌，寄给辉夜姬。

辉夜姬和皇帝互相通信慰情，转瞬已经三年。一个早春之夜，辉夜姬仰望洒下清辉的月亮，忽然异常地悲哀起来，陷入沉思中。从前有人说过，注视月亮的脸不吉祥。因此家人都劝辉夜姬不要看月亮。但辉夜姬不听，乘人不备，便又去注视月亮，并且饮泣不止。

七月十五月圆之夜，辉夜姬来到屋前，对着月亮沉思冥想。家人看见了，便去对老翁说：“辉夜姬常常对着月亮悲叹。近来神情非常特别。大概她心中有深切的悲恸吧。千万别忽视呢！”

老翁便去对辉夜姬说：“你到底有什么心事，竟如此忧心忡忡地看着月亮？你的生活很美满，并没有什么不开心呀。”

辉夜姬答道：“不，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哀愁，只是一看到这月亮，便无端地想到这世间的种种事来，因而心情不快。”

老翁一时放心了。后来有一天，他走进辉夜姬的房间里看见她还是双眉紧锁心神不宁。老翁急了，问她：“女儿啊！你到底有何心事？你所想的到底是些什么事呢？”辉夜姬的回答仍然是：“没有，我并没有想什么，只是无缘无故地心情郁闷。”老翁就劝她：“你为什么一看见月亮就这样地默想呢？所以我劝你别看月亮呀！”辉夜姬答道：“不过，我能对月亮视而不见么？”她依然故我，月亮一出，她就端坐在檐前，沉思冥想。

奇怪的是，凡是没月亮的晚上，辉夜姬并不静思默想。有月亮的晚上，她总是唉声叹气，甚至哭泣。全家人对此都束手无策。

将近八月十五的晚上，月亮十分明亮，辉夜姬走到檐前，纵声大哭起来。她竟旁若无人地哭倒在地。这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事，老公公和老婆婆吓坏了，连声问她缘由。辉夜姬哭泣着说：

“本来，我早就想跟你们说的。因担心两老伤心，因此直到今天也没有说出来。然而到了今天这个时刻，不得不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们了。其实我并不是这世间的人。我是月亮世界里的人，由于前世某种宿缘，被派遣到这世间来。现在已经是到了要回去的时候了。这个月的十五日，月亮世界的人们要来接我回去。这是改变不了的。这就是为什么从今年春天起，我一直烦恼的缘故。”说罢，哭倒在地。

老翁听了，说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是我从竹子里捡

到的。那时你不过三寸长。现在怎样？长得和我一样高了。到底谁要来接你走？不行不行，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说罢，他大声啼哭，叫道：“要是这样，不如让我去死了吧！”这情景实在令人肝肠寸断。

辉夜姬说：“在月亮世界里有我的父母亲。我到这国土里来，本来说是很很快就回去的。但还是住了这么多月。现在，我并不怎样想念月亮世界里的父母亲，倒是觉得这里更加亲近熟悉得多。要回到月亮世界去，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只是孤独悲哀。所以，并不是我变了心，实在是出于无奈，不得不如此呀。”

皇帝也听到了这消息，立即就派使者到老翁家来打探情况。

老翁泪流满在地答道：“多承皇帝挂念！本月十五日，月亮世界里要派人来接走辉夜姬。我想请皇帝派一大队兵马来。抓住月亮里来的那些家伙。不知可否？”

使者回宫，把老翁的请求全部奏明皇帝。皇帝说：“我与辉夜姬只有一面之缘，尚且至今不忘。何况老翁与她朝夕相处。如果这辉夜姬被人接去，那他情何以堪呢！”

十五日到了，皇帝从各御林军中选出六个大军，共二千人，命一个名叫高野大国的中将带领，来到老翁家。

大军一到老翁家，便分派一千人站在土墙上，一千人站在屋顶上，并命令家中所有男仆，手持弓箭，各守一个角落。正屋之中，许多宫女排列着，用心保护辉夜姬，老婆婆则紧紧抱着辉夜姬，躲在库房里。老翁锁好库房门，站在门前守卫。

将近子夜时分。忽然老翁家的四周光芒迸射，照得比白昼更亮。这光辉比满月的光要亮十倍，照得人们纤毫毕现。这时候，月亮世界的人乘云下降，离地五尺左右时，排列在空中。老翁家里的人，不论在屋外或屋内的，此时都好像着魔似地，茫然失却知觉，全无战斗的勇气了。有几个人略有感觉，想赶紧抵抗，勉强拿起弱箭来发射。然而手臂立刻酸软乏力。其中有几个特别强壮

的人，提起精神，把箭射了出去，然而方向完全相反。因此，谁也不能抵抗，但觉神志不清，只得四顾无言。

但见空中排列的月亮世界的人们，相貌美艳，服装华丽，令人吃惊。其中有一辆飞车，在空中飞行如履平地，车顶上张着薄绸盖。一个大将模样的人，走出来叫道：“造麻吕，前来听令！”

刚才怒不可遏的老翁，现在好像喝醉了酒一般，匍行而前，拜倒在地。天人大将对他说：“你好愚顽啊！因为略有阴德，所以我们暂时叫辉夜姬降生在你家。而且给了你许多金子。你的生活不是已经大大地好转、和以前天壤之别了么？辉夜姬由于犯一点罪，所以暂时叫她寄身在你这低贱的地方，至今已很长时间了。现在她的罪已经消除，我来接她回去。所以你不必哭泣悲叹。来，快快把辉夜姬放出来吧！”

老翁答道：“你说辉夜姬暂时降生在我家。可是我家的辉夜姬我已经抚养她二十多年了。大概你所说的辉夜姬，一定是降生在别处的吧。”

他又说：“我家的辉夜姬，现在患着重病，躺在床上，决不能出门。”

天人大将不理他，却把那飞车降在老翁家的屋顶上，叫道：“来啊！辉夜姬！不要一直住在这污秽不堪的世间了！”

忽然，以前关闭的门窗，都自动地打开。被老婆婆紧紧地抱着的辉夜姬，此时翩跹而出。老婆婆想拉住她，无论如何也拉不住，只得仰面哭泣。老翁无可奈何，伏地嚎啕。

辉夜姬走到老翁身旁说道：“我即使不愿回去，也必须走了。现在请您欢送我升天吧。”

老翁说：“我这样悲恸，怎么还能欢送？你抛弃了我这老人而升天，叫我怎么办呢？还是请你把我也带去吧。”说罢哭倒在地。辉夜姬忧烦至极，不知如何才好。

她对老翁说：“那么，我就写一封信留在这里吧。你想念我的

时候，就拿出这封信来看看。”说罢，便一面啜泣，一面写信。她的信上写道：

“我如果是同普通人一样地生长在这国土里的人，我一定侍奉双亲直到百年终老，断然没有今日的悲恸欲绝。然而我却是月亮世界的人，必须和你们别离，实在万分遗憾！现在把我曾穿着的衣服留在这里，作为我的纪念物。此后每逢有月亮的晚上，请你们看看月亮。唉！我现在舍弃了你们而升天，心情像从月亮世界降落人世间时一样。”

一个天人拿一只盛着天的羽衣的箱子。另有一只箱子，里面放着长生不死的灵药。天人说：“辉夜姬因为吃了许多地上的秽物，心情定然不快，吃了这药可以解除。”便把药送给辉夜姬。辉夜姬略微吃了一点，把余下的塞进她脱下来的衣服中，想送给老翁。但那天人阻止了她，并取出那件羽衣来，想给她穿上。

辉夜姬叫道：“请等一等！穿上了羽衣，性情就会完全变了。我还有些话没说完呢。”她就拿起笔来继续写信。天人等得不耐烦了，说道：“时候不早了！”辉夜姬答道：“总得顾点人情呀！”便从容不迫地给皇帝写信。信上写道：

“承蒙皇帝派遣许多人来挽留我，但是天意不可违，定要迎接我去，实属无奈。我非常悔恨和悲恸。以前皇帝要我入宫，我未答应，就因为我是这等身世的缘故，所以不顾皇帝龙颜，坚决拒绝。实属无礼之极，今日回思，不胜惶恐之至。”

她在信中洒些长生不死之药，将信交与统率御林军的中将。此时，这天人把羽衣披在辉夜姬身上。辉夜姬一穿上这件羽衣，便忘却了老翁和悲哀等事。因为穿上这件羽衣就能忘记一切忧烦。辉夜姬立刻坐上约有一百个天人拉的车子，就此升天去了。留在地上的老公公和老婆婆，悲叹号哭，然而徒唤奈何。旁人把辉夜姬留下的信读给老翁听。他说：“我这条命还有什么可珍惜的呢？我们活在这世间还有何用呢？”他生病了，不肯服药，就此一病不起。

中将回到皇宫，把无法对天人作战和不能挽留辉夜姬的情况详细奏明，并把裹有不死之药的信一并呈上。皇帝看了信，非常悲恸，从此饮食不进，废止管弦歌舞。

有一天，他召集公卿大臣，问他们：“哪一个山最接近月亮？”有人答道：“骏河国的山，离京都最近，而且最接近月亮。”皇帝便写一首诗：

“世上不见辉夜姬，  
长生不死有何益。”

他把这首诗放在辉夜姬送给他的带有不死之药的信中，交给一个使者。这使者名叫月岩笠。皇帝叫他拿了诗和信走到骏河国的那个山的顶上去。并且吩咐他：到了山顶上，把这首诗和辉夜姬送给他的信一并烧毁。月岩笠奉了圣旨，带领大队人马，登上山顶，依照吩咐办事。从此之后，这个山就叫做“不死山”，即“富士山”。这山顶上吐出来的烟，直到现在还绵绵不断地升到云中，一直抵达月亮的世界里。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传说。

（摘编自《竹取物语》）

## 民间传说（三则）

### （一）

一个男子的母亲有一个侍女，相貌长得不难看，他爱上了她。但他的母亲是一个精明的人，担心着长此下去，两人互相恋慕，也许会变成棒打不分，便想把这侍女遣送到别处去。她心中虽然这样盘算，但暂时并未行动，想等等看再说。

这男子一向孝顺，绝对不敢反对父母，因而不能阻止母亲行

事。那少女是卑贱的仆役身分，更加不能抗拒主人的命令。在这期间，两人的爱恋愈加深切起来。他母亲见不能再等，立即驱逐这少女。那男子心在流血，却只能徒然叹息，也无法留住她。不久这少女就被人带走了。她咏了一首歌，托送走她的人带回来给那男子：

“欲知遣我何处去，  
泪川森森无尽头。”

男的看了，哭哭啼啼地咏一首歌道：

“昔时相恋虽说苦，  
今日永别苦无期。”

咏罢之后竟然昏阙过去了。他母亲大吃一惊。她平日认为这儿子毫无出息，常常喋喋不休地骂他。想不到竟闹出这样的事情来。但儿子昏迷不醒，母亲慌张不堪，连忙求神拜佛。结果直到次日黄昏才苏醒过来。

从前的青年，为了自己的爱情，如此拼着性命。当世之中，纯洁的至情也极为罕见。

## (二)

从前，某天皇时代，有一个女子是天皇母亲的堂妹，深受恩宠，在天皇身边作侍女，天皇特许她穿禁色的衣服。有一个在殿上供职的男子，认识此女，他自称姓在原的，年纪尚轻。因为他是个少年人，所以特许他在殿上妇女所住的房间里自由出入。有一次他来到这女子居所，和她相对而坐。这女子很狼狈，对他说道：“这成何体统呢！你这样做，不是要让我们都身败名裂么？”那男子咏一首诗道：

“不得同欢思难禁，  
但能常见死甘心。”

他毫无回避的意思。这女子就离开殿上的房间，回到自己卧室里

去了。

殿上的房间，他尚且如此大胆，何况卧室里，他更加无所顾忌，即使被人看见也不顾，来得更勤了。这女子拿他没办法，就回到娘家去了。

这男子想道：“这样反而好，更加方便。”便更加频繁地访问女子的家乡。外人闻知此事，都笑道：“恬不知耻，竟至如此程度。”

这男子来到女子的家乡，住了一晚，次日晨又急忙赶回殿中，为避免早上打扫殿宇的执事人等看见，他急忙脱下自己的鞋子，丢进里面，让别人认为他昨晚在此值宿，刚刚上殿来了。

他每天扮演这样晚出早归的丑剧，同时也在考虑：长此下去，难免事情暴露，自己和那女子恐怕都要受免官处分，并且身败名裂吧。他便向神佛祈求：“如何是好呢？请菩萨削减我这狂热的恋情吧！”然而心情不但未消除反而更加狂热起来，即使无缘无故也会涌起爱恋之情。

于是又请来几个阴阳师和神巫，叫他们举行法事，求神明消除他的恋情。他带上法事用的种种物品，来到加茂川上。岂知在法事中，因热恋带来的痛苦反而更加增长，恋情比以前更加狂热了。他就咏一首诗：

“求神劓我色情肠，  
反被神误情更狂。”

只好收拾东西回家去了。

天皇容姿端庄，每天早上修行，热心奉佛，声音嘹亮清彻。那女子被这声音感染，私下痛哭不已。心念如此尊贵的君王，自己不能诚心侍奉，大概是前世罪孽深重的缘故吧。被那个少年诱惑，眼看就要身败名裂了。

天皇终于知道了这件事。本来应该处以重刑的，但天皇特地从宽发落，男子被流放到附近地方。那女子的堂姐，把她从宫中带出来，禁闭在自己殿宇内的库房中，作为惩处。这个为恋爱而

消瘦了的女子，哭哭啼啼地咏一首诗：

“小虫草藏被刈亡，  
我今如此不尤人。”

她在禁闭中每天只是为自己所做的事痛哭。

那男子依然忘不了她，每天晚上从流放地点偷偷地溜出来，到那女子禁闭的屋子旁边，专心一意地笛声传情，并用优美的声音歌唱悲哀的歌曲。女子被禁闭在库房里，听到这声音，知道是那个男子，但是再也无法和他见面了。她不敢出声唱歌赠答，只是在心中默念一首诗：

“知汝恹我坎坷辛，  
身遭禁闭半死生。”

那男子知道根本不能和女子相会，但还是每夜到这里来，唱着这样的歌：

“明知徒然空手归，  
来往接近百千回。”

### (三)

有一个当了勅使的男子来到伊势国。其时正有一位皇女在伊势神社中修行，她的母亲暗中嘱咐她说：“你必须以超出对待一般勅使的热情来招待他。”因此这修行中的皇女特别亲热地对待他。

早晨这勅使出门去打猎，皇女帮他准备。到了傍晚，又特地允许他回到她自己的殿宇内来寄宿。

受到如此隆重的招待，男子心有灵犀，利用这时机，向修行的皇女求爱，订下山盟海誓。两人欢聚的第二天晚上，男的对女的说：“不管怎样，我也要和你相聚。”女的虽然知道作为女子应该谨慎些，但无法坚定地拒绝他。

在皇女修行的殿宇内，人来人往耳目众多，两人不能尽情相会畅欢。由于这男子的寝室离内殿不远，和皇女的闺房邻近。因

此女的等到周围的人入寝之后，于夜半子时光景，悄悄地来到男子的房间。这时候男子因为相思不能入眠，开着门躺在席上，向门外眺望。但见朦胧的月光中，忽然闪出人影。定睛一瞧，一个小孩后面，就站着那个皇女。男的喜出望外，就带她到自己的房间里，从夜半十二时到三时左右，两人云欢雨爱。这期间一句话也不曾谈过，女的就回去了。男的悲叹欢会太短，依旧不能成寐。

第二日晚上，男的早早就焦灼地等候她。然而又不能派使者去催，只得眼巴巴地等着。到了天色将晓的时候，女的派昨天那个小孩送信来了。拆开一看，并无书文，只有一首歌：

“君来我往难分辨，  
是梦是真不曾知。”

男的看了，非常悲伤，泪眼婆娑地咏一首答歌：

“暗夜难分真与梦，  
来宵重叙方能知。”

交给这小孩带回去，自己就出门去打猎了。

他身在田野中心不在焉地追逐猎物，只盼望今宵夜深人静后又得欢会。可是事不凑巧：伊势的太守，兼任斋宫寮头目的人，闻知勅使驾临，要举行通宵的宴会来招待他。他不但欢会不成，又因勅使日程早已排定，次日非出发赴尾张国不可。于是男女两人都偷偷地悲叹流泪，无法再次欢会了。

天色渐明，男的出发前，皇女派人送一只饯别的酒杯来，酒杯上写着一首歌的前一句：

“缘浅似溪徒步涉，”

男的连忙拿起松明烧剩的炭末，在酒杯内侧续写后一句：

“越山渡海定重来。”

不久天色大明，男的向尾张国去了。

## 卷 四

# 姻 缘

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各式各样的理由，结成姻缘的男女，也总是各色各调的。

谁敢说天作姻缘无裂隙？谁敢说历尽艰辛终成眷属就平安？谁敢说相敬如宾就美满？

一点偶然因素就可破坏相亲相爱的夫妻之情，而那些清贫相守的又有多少劳燕纷飞？

姻缘似月，总难免阴晴圆缺。

## 选择离居的女人

做妾的明石姬选择离居，虽难免苦痛愁闷，但因此而有了更多的荣耀。

源氏公子因获罪朝廷被谪贬须磨，对紫姬的思恋之心与日俱增，不堪情苦，甚至想把她接到这里来共度安闲岁月。但一想到如此潦倒，怎可再让这心爱人儿同受苦难？思量再三，终于打消了这颓废之念。这里地野天荒一切均与京城不同。源氏公子哪里过得惯平民生活，嗟叹连连。

离须磨只箭之遥的明石浦，住着一位明石道人，此人孤高自傲，世上无人可及。且说明石道人求婚数年，仍杳无踪迹，心中不免着急。此间闻知源氏公子谪居须磨，心中窃喜，对夫人道：“源氏光华公子乃桐壶更衣所生，才貌双全。因冲犯朝廷，现迁居须磨。如能招他为婿，真乃女儿洪福，也算前世积德！不知夫人意下如何？”

夫人答道：“绝对不行！听京中人讲，这公子妻妾成群，且个个身分高贵，他还到处沾花惹草，连皇妃也不放过，因此闯下大祸，被流放须磨。这样一个人，怎能将女儿终身托付与他！况我们乡村野女，他哪里看得上呢？”明石道人一听火了：“真是妇人之见！此事我已打定主意，快准备吧！先找个机会，把他请过来。”明石道人一意孤行，且十分自信，将屋子装扮得雍容华贵，单方面就为女儿的婚事筹备起来。

夫人再次劝道：“何必如此呢？就算他英明俊美，女儿初嫁便

嫁个流放之人，岂不太委屈了？如果公子有心爱她，受点委屈还说过得去。可事实上这是毫无希望的。”明石道人听毕极为恼火：“中国和我国，谪戍之事，自古有之，但凡迥异俊杰之人，谪贬流放，司空见惯。你道公子何许人？他生母桐壶便是我叔父按察大纳言的女儿。这更衣倾国倾城之貌，集后宫佳丽于一身，倍受桐壶帝宠幸。因而遭众妃嫉妒，以致忧恼成疾，不幸早夭。能有公子若此，亦为万幸。我虽非京中人，但同公子有这层亲缘，量必他会应允。”

再说明石道人之女，虽非大家闺秀，却典雅端庄，灵秀非凡，气度脱俗。惟因出身低贱，常暗然伤怀：“王公将相之子，不愿低就于我；门户相当的，我又不想嫁。双亲百年之后，我将如何呢？唉，只有削发为尼，或者投海自尽了。”明石道人视她为命根。每年两度带她去住吉明神参拜。女儿也私下祈祷，求明神保佑她得偿心愿。

春风又吹绿了须磨浦，去年种下的小樱花树也零星星地开花了。在悲苦愁闷和无尽的思念中，源氏公子在须磨度过了一年。

三月初一恰为巳日。公子身边有知晓礼仪的人提醒说：“今日是上巳，公子时运不畅更当修禊。”（禊是古代春秋两季在水边举行的一种祭礼）源氏公子觉得有理，来到海边。此时飓风骤起，浊浪滔天，海啸的轰鸣之声震身欲聋，大有摧枯拉朽之势。加之电闪雷鸣，极为恐怖。各位随从，无不魂飞魄散。公子反倒镇定自若，思量道：“我身蒙莫名之罪，难道还要客死他乡不成？”便强振精神，喝令随从备上诸种祭品，向神明祷告：“住吉大神啊！请显神威，庇护我等无辜之人吧！”并立大誓。

随从目睹此情此景，于慌乱中镇静下来，浑然忘却了自身安危，为身遭此等罕世厄运的源氏公子悲怜。一齐振作起来，愿以身家性命，保护公子。他们齐声祷告神佛：“奏请八方神灵：我公子谦恭仁慈，四方称颂；济困扶贫，拯灾救难，善行不胜枚举。却

不知造何罪孽，受如此大难？仰求天地神明，明辨是非。公子无辜谪贬，丢官失爵，背井离乡，朝夕难安。今又海啸雷霆，性命攸关。此乃前世孽报，抑或今生罪罚？请神佛明鉴，息灾降福！”

岂料雷声更大，一声霹雳，裹着一团天火落下，竟烧着了公子隔壁廊檐。屋内众人，皆慌成一团。惊乱之中，只得将公子移居内室。此时已不拘尊卑贵贱，共居一室。骚乱杂沓，呼天抢地，其呼嚎之声与雷声无几。直至日暮前，天地一片幽暗。

大风一昼夜未宁。源氏公子虽勉力撑持，然困顿不堪，竟迷迷糊糊睡过去。不知何时，那已故的桐壶上皇竟飘然而至，对他道：“你为何住在此等肮脏之地？”伸手要拉他起来。接着又道：“你须依住吉明神指引，速驾船离此处！”源氏公子悲喜交加，奏道：“父皇万福，自儿臣诀别慈颜以来，历尽坎辛！如今正要葬身于海呢？”桐壶上皇答道：“真是胡言乱语，此番灾难不过小小报应而已。我即在位时虽大罪未犯，但小过难免。为赎罪过，日日修炼，是以无暇顾及阳世琐事！但推知你近日遭遇凶劫，委实难安，故一路飞驰来此。我即刻入京遗梦于皇上，有所嘱托。”说罢隐去。

源氏公子哪里肯舍，放声哀嚎道：“父皇带我同去啊！”抬眼一望，哪有踪影。一轮明月高悬，父皇慈影依稀在目，似梦非梦。长年追怀慈父面容，夙愿今日得偿，虽倏忽即逝，然清晰分明，至今记忆犹新。不禁思忖：怕是因我遭此厄运，父皇特地借暴风雨之夜，托梦前来救助，真是感激不尽。既然尚存希望，源氏公子不禁不胜欣慰。一心沉浸在对父皇的思慕中，反无暇顾及现世的悲哀和当前的险境。还想接着这个梦做下去，希望再能与父皇详细晤谈，但紧闭双眼却怎么也睡不着，辗转反侧直至天明。

忽然一小舟随波而至，上来两三人，朝源氏公子居处走来。告知是前任播磨守明石道人，从明石浦驾舟前来造访源氏公子。家臣良清闻知，大为吃惊，对源氏公子道：“当年在播磨国，我与此

道人较为熟络。只因一点私怨，再无往来。今番忽冒风雨前来，不知有何事相商？”他甚觉奇怪。源氏公子倒顷刻意识到，他来造访定与父皇托梦有关。便立即召见。

良清疑惑不解，思量道：“风浪滔天，他怎会选择如此时机乘船前来造访呢？”于是前去拜见明石道人。道人言：“前几夜，一位异样之人托梦嘱我来此。起初我还有些怀疑，后又几度梦见，他对我道：‘本月十三日，我所托之事自会灵验。赶紧备好船只，风雨一停立即驶往须磨。’故我依照此命备船静候。果然风雨大作，电闪雷鸣。我对此梦就毫不怀疑了，亦准备照梦中所托之日，驾舟启程，前来奉告。今日竟有神风，护送此船平安抵达，全与托梦相符。贵处或许不信此事，或许也有预兆。烦劳如实告之，唐突之处，在下深感惶恐。”

良清将明石道人所言一一禀告源氏公子，公子亦觉不可思议，思前想后，认为此乃神谕无疑。想道：“我如果瞻前顾后而枉负神明旨意，恐将为世人讥笑。对辜负平常人的好意尚不心安，何况神意。历经种种悲惨，使源氏公子悟出一条道理：年长位尊、德高望重之人的指点不能置若罔闻。我已遭罕世之苦，濒于死亡境地，今后前途如何，难以卜知。既然父皇托梦教谕我离开此地，还用考虑什么呢？”决心既定，便回复明石道人：“我孤身飘泊于此，历经莫大苦难，可京都却无一人问候。岂料今日竟‘神风吹送奇舟来’啊！可否到明石浦叨扰几日？”明石道人甚是欣喜万分。

天明时分，一行起程。源氏公子照例仅带四五个亲信。果然又是一阵奇风，把小船顺利送抵明石浦。两处原本相距甚近，片刻即到，而今更为神速，意如有风神护送一般。

明石海边景象，自有独到之处。源氏公子感觉唯一不足之处，便是来往行人甚多。明石道人在海边和山脚都有领地。数处茅屋依岩傍海，以助远眺之兴。还有庄严肃穆的佛堂，以供修行，祈祷来世。至于生计，自有良田沃土。晚年安乐，丰衣足食。四季

时日的用度齐备，无忧无虑。闻知近日有海啸，女眷们均已迁居山边内宅。源氏公子对在此从容歇息甚感满意。

旭日初升，源氏舍舟登陆，乘车上路。明石道人于晨辉中，细瞧源氏公子，竟忘却自身年岁，似觉年少不少。满心欢喜形之于色，合掌感激住吉明神。犹如夜明珠降至，愈发尽心照护源氏公子。

此处邸宅，构造颇具匠心，亭台楼阁，假山花木，引海水作泉，布置极为巧妙。此番盛景，非一般画师笔下所能见到。与须磨浦处所相比，自要明爽甚多。室内布置，堂皇富丽，绚烂多彩，比京中邸宅毫不逊色。

主人明石道人虔心修佛，皆因虑及女儿的婚姻而忧愁不开。源氏公子虽早闻他的女儿明石姬美名，此次凭神明牵引不期而遇，亦颇感前世有缘。然今沦落之身，只应一心勤修佛法，岂可心怀色念？况且钟爱紫姬，又怎能违背承诺？故未向明石道人表达心愿。然而总听别人议论小姐品性高雅，容貌昳丽，恋慕之心亦时时泛起。

明石道人敬畏源氏公子，只得住入较远边屋。然而又心怀攀姻之念，欲早日得到公子厚爱，好向他提及心中夙愿，遂祈祷神佛更为虔诚。他已年近花甲，但精神矍烁。原本就出身名门望族，见多识广，又懂得不少古时典故，虽然顽固昏迈也不能全然掩饰，但平日仪态大方，全无猥琐之相。源氏公子召见时，便以古代种种佚事慰藉公子。多年来公子奔波忙碌，少有闲暇听世间典故，今日有此良机，兴趣盎然。想道：“倘未遇此人于此地，真是遗憾。”二人渐渐熟悉，但因公子高贵尊严，明石道人对源氏公子的敬畏之情仍未消除。故纵盘算千般巧妙办法，亦不能说出口。只得向夫人倾诉心中的焦虑。小姐自身亦常感叹生在这穷乡僻壤，连称心如意的平常夫婿尚难觅到，更何况源氏公子这样英俊潇洒的贵公子？不觉芳心躁动，然而念及自身卑微，又自忖高攀不上。惟

寄希望于双亲。

一个幽静的月夜，公子遥望茫茫海面，竟联想起京中私邸二条院庭中池塘，思乡之情洋溢于胸，此刻却形单影只，不觉黯然伤怀。便从囊中取出闲置已久的七弦琴来，信指拨弹，愁怀借曲挥洒，众人闻之皆暗然神伤。源氏公子兴起，又施平生绝技，全神贯注弹奏《广陵散》。似天籁般的琴声合松涛而起伏，引得那深闺中的多情人儿，均深深幽怨。不仅如此，一些山野庶民，虽年迈体弱，均赶赴海滨，临风谛听。明石道人更是置佛前供奉而不顾，前来赏曲。

源氏公子已完全沉浸在琴曲的境界中，昔时旧事纷纷在眼前交错：宫中弦管乐会，琴笛和鸣，美人妙音，世人慕羨，父皇器重，如今恍如梦境。感怀愈烈，所奏之曲凄婉愈绝。明石道人听得老泪纵横，遂命人于内宅取来琵琶及箏，用琵琶弹奏自己拿手的绝世妙曲，再请公子弹箏。公子从容而奏，众人掌声雷动之余，又悲感满怀。乐声本不论手法精湛与否，环境幽雅，自然相映成趣。此刻水天一色，夜雾茫茫；翠树成荫，繁茂葱茏。

道人又接着弹箏，指法高明，音色绝伦，令源氏公子大为赞叹。他无意说道：“此乐器若由女子从容自如弹奏，那才美呢！”道人莞尔一笑道：“不瞒公子：我家自受延喜帝嫡传弹箏秘技，已历三代。可惜身命多舛，早已远离世俗，惟有弹箏遣怀。小女自幼聪颖，模仿学习，倒与殿下手法颇似。呀，大概我这‘山僧’耳钝，将琴声听成‘松风音’，竟敢如此大言不惭。但我寻思，倘公子有此雅兴一听，定寻机叫小女为公子弹箏一曲！”说罢竟激动得发抖，差点流下泪来。

源氏公子随口说道：“有高手在此，我所弹的贻笑大方了呀！惭愧至极！”推开箏又道：“甚是奇怪，箏这乐器，从来是男的难以盖过女子。嵯峨天皇五公主，经天皇嫡传，乃可谓世之弹箏圣者，可惜此后失传，后人仅得皮毛而已。孰料此浦暗藏弹箏高手，

真乃有幸。如蒙眷顾，倒想一饱耳福。”

夜色渐浓，残月西斜。碧空明净如洗，万物俱寂，惟有海风送来阵阵凉意。明石道人与源氏公子开怀畅饮，娓娓恳谈，从从来乍到之情状谈至为来世修福功行。琐屑之事，面面俱到。明石道人终于借机说道：“老夫心中一言实难开口：公子屈身此等荒村化外。虽为期短暂，蒙神佛垂怜我频年修行积福，竟有幸得遇公子。我为小女终身之事祈愿住吉明神已十八载。且每岁春秋二度，扶老携女参拜神明，每日准时诵经礼佛，以求神明保佑，此生嫁得贵婿，了我夙愿。只因前世作孽，故家父虽身居大臣，我却沦落如庶民，甚为伤感。但对小女寄予厚望迟迟未了。虽得罪诸多身分相应的求婚者，于我不利，却从未悔恨，即便一息尚存，势单力薄，亦将初衷不改。倘我身先死而良缘未了，则早有遗命予她：‘与其侍庸夫，不如投海底，许身海波。’说时声泪俱下，动人心魄。”

源氏公子还有何话可说？且值愁绪满怀，明石道人的这番肺腑之言，更加重了他的伤悲，不禁频频拭泪。仅回答道：“我身蒙莫名之罪，飘泊于此，正为前世何罪之有疑惑不解，今日方知前世注定为此因缘。你既有此愿，如蒙不弃，理应早告知于我。我自离京以来，总觉得世事难料，每日心灰意冷，除勤修佛法外，不作他想。虚度岁月，萎靡难振。我亦闻令媛美艳非凡，因戴罪之身，怎可冒昧？由是寂寞至今。既有此意，若再请红丝引导，感激不尽。成就好事，我亦不再孤苦无依了”。明石道人听罢，无限欢喜。

明石道人听源氏公子如此说，犹如卸下千钧重担，吃下定心丸一颗。源氏公子依据道人所言，揣测此女生性腴腆，便想：“偏僻之地，佳人或许更为优秀。”如此一想，便悠悠神往，取出胡桃色高丽纸，虔诚写道：

“迷茫笼却极目处，

渔夫遥指桃花源。

本应‘相思藏不露’终是‘欲抑却更炽’。信上虽寥寥数语却饱含情思无数。于当日中午，送至山边内宅。道人正焦急等待公子音信，信使降临。遂热忱接待，频频劝酒，灌得大醉方休。但小姐回书久未送出，明石道人急不可待，亲自进去催促。小姐恐因身分卑微，高攀不上此等高贵公子，委实有愧，竟羞得难以执笔。便以“心情不好”为由，推辞不理。道人无奈，只得代书：“蒙赐华函，诚惶诚恐。因小女生于蓬门，孤陋寡闻，想是‘今宵大喜袖难容’之故，惶恐不敢复书，朽人揣度其心，正是：

碧海长空同怅望，  
相思两地心与共”

此信写于一张陆奥纸上，书体古雅，笔锋飘逸，趣致横生。源氏公子看罢回信，甚感风流，惊异不已。

次日，源氏公子又去信一封，说道：“代笔情书，此生闻所未闻。”并附诗道：

“亲笔佳书何时见，  
心恼头垂向隅怜。

真是‘未曾相识难言恋’啊！”此信写在一张软软薄纸上，书法更具韵味。明石姬阅罢，思量自己乃一少女，目睹如此优美情书尚无动于衷，未免让人觉得毫无情趣吧。又想，公子固然俊美可爱，但身分悬殊，纵然动心又有何用？可公子再次寄书，明石姬不禁为蒙公子青睐而泪洒香腮。经老父再三劝导，方于浓香紫色纸上写复信。笔墨浓淡有致，毫无做作矫饰。赋诗：

“试问君情深几许，  
心恼源自闻名人？”

笔迹书法绝不逊于京中贵族女子，十分出色。见此书柬，源氏公子不由忆起京中情状，遂觉与此人通信饶富兴味。但恐通信过多，难免惹人注目，传播流言。便每隔两三日通信慰问一次，送信的

时间也变化多端，或于黄昏多愁善感之时，或于黎明遐思无限之时，或于揣摩对方亦有相思之时。明石姬复信，言语适宜，尽掩悲喜之情。源氏便想其品质一定风韵娴雅，一睹芳容之念更为浓烈。但源氏居高临下的禀性并未因谪贬而褪色，思来想去，遂决定不如由明石姬主动，让我“不得已而爱”那样最好，可惜明石姬亦傲如贵族女子，毫无屈从之意，叫人无可奈何。于是，彼此在对峙中耐性度日。

源氏公子忽然念起京中的紫姬。西出阳关无故人，思慕之心更浓。心绪不佳时，想道：“如何是好？真如古歌所言‘方知戏不得’。为慰藉情苦，干脆将紫姬暗中接来吧？”转念又想：“不管怎样，终不会永远离居下去，眼下怎能移情别恋，招人非议呢？”一时便静下心来。

而此时，宫中不祥之兆时发，变故不断。三月十三日夜，电闪雷鸣，狂风暴雨。朱雀帝得一奇梦：见桐壶上皇立于清凉殿阶下，一脸不快，两眼怒视自己。朱雀帝大为惊恐，肃立听命。桐壶上皇晓谕甚多，主要之事似有关源氏公子。他醒来后异常恐惧，亦生怜悯，便将梦景俱告于母后弘徽殿太后。太后道：“风雨交加之夜，日有所思，则夜有所梦，此乃寻常之事，毋须担扰。”或因梦中与父皇四目相对之故，朱雀帝忽然害起眼疾，痛苦不堪。弘徽殿及宫中遂办起法事，祈佑早愈。

右大臣恰逢此时病故。此人年事已高，死不足怪。怪就怪在国中瘟疫随之四起，人心惶惶。弘徽殿太后竟亦染病卧床，病势严重。朱雀帝忧心如焚，心想：“源氏公子蒙莫名罪行，饱受磨难。此天灾必为报应。”便屡奏母后，请求赐还原氏官爵。太后答道：“据刑律，赦免罪人必服满三年方可，违之，定遭世人非议，不可草率为之。”态度甚是坚决。尽管看顾周到，但她的病势亦愈深重。

且说秋天的明石浦，海风凄厉。源氏公子孤念难捱，倍感寂寞。便不时催促明石道人：“总得想个法子，劝小姐来呀！”他不

愿主动求见，明石姬亦不愿主动屈驾。她想到：“山乡姑娘，总因为自身卑微，易受京城男子诱惑，为片刻欢娱而遗恨终生，我岂能轻率委身于他？且他本来就瞧不起我，只是因为孤寂难耐方对我有此情怀。我若贸然应允，此生必定痛苦。父母因欲高攀，让我待字深闺。若只为高攀，即使姻缘成功，亦必定悲哀，到时悔之晚矣。”又想到：“素闻公子大名，故盼有一面之缘。岂料他蒙罪而来，使我可拜仰其俊美之颜。他那盖世无双的琴声也有缘临风听赏，其朝夕起居亦能耳闻其详。于我等山野小民，身居渔樵之间，平常如同草芥。蒙公子存问，实为幸之所至！但我只想趁他客居期间，飞鸿留韵，了却今生夙愿，而并无更高欲求。”如此一想，愈发觉得自身卑微，决定不再亲近公子。

自源氏公子来此浦后，明石道人夫妇遂感夙愿实现在即。但细细思量：“将女儿贸然嫁与公子，若公子瞧她不起倒成悲剧。公子虽为贵人，但其性情及对女儿的情意，尚不可测。果真以女儿性命作赌，岂不成了孟浪之举？身为父母又如何放心？”不禁心烦意乱。

源氏公子常对明石道人说道：“近听涛声，犹听令媛琴音。此季节琴声最妙。”明石道人一听此言，决定促成其事。遂不顾夫人犹疑不决，亦不让众人知晓，悄悄择定吉日，独自将房室设置得格外辉煌。于十三日夜皓月当空时，把公子接来。源氏虽觉此举有些轻浮，但仍换上礼服，妆饰整齐，方才启程。为不显得招摇，公子未乘坐道人配备的华丽车辆，仅带了惟光等随从。峰回路转，源氏公子在马上闲看浦上景致。遥想伴恋人共赏海上生明月的情景，不禁又想起紫姬。恨不得立即策马京都。

明石道人的山中内宅，虽不及海滨本邸富丽堂皇，然花木掩映，精美别致，幽静而极富雅趣。源氏公子推想如此风雨晦明之地，难怪小姐多愁善感，当是情由环境生。附近一所“三味堂”，乃明石道人的修行之处。钟声伴和松风唱和，让人哀怨顿生。苍

松扎根岩壁，苍劲挺拔。秋虫唧唧啼鸣于草丛。

小姐居室，构造尤为讲究。一道月光，穿门过牖悄然探入。公子轻轻走进，与小姐答话。明石姬没想到会在此刻会面，显得有些慌乱，仅连连叹息却毫无亲近之态。源氏公子暗想：“架子不小呢！千金小姐算是高贵的吧，凡我直面求爱的，还没有一人不温驯服帖的。如今沦落至此，倒要受乡下之女侮辱了。”心中不觉伤感。倘强求寻欢，又于心不忍；若就此却步，又恐人取笑。如此逡巡踌躇，真如古人所吟“只合多情慧眼看”了。

夜风潜入，帷屏随之荡漾。古筝发出铮铮响声，原来是小姐的衣带偶然触动了筝弦所致，足见室内慌乱模样。源氏公子甚觉有趣，便隔帘对小姐道：“久闻小姐乃弹筝高手，不知有缘一饱耳福否？”恳求殷殷，并吟道：

“情思殷殷欲求多，  
漂零浮生恍若梦。”

明石姬答诗道：

“我心如坠夤夜中，  
是真是幻辨不清。”

音调平和娴雅。正当明石姬进退难答，毫无头绪之时，公子竟然直入内室，她不由脸面臊热，惊慌之下仓惶逃进更里面一居室，将门扣住，倚于门后喘息，羞涩不堪。公子并不急于用力推门。但门内门外强男弱女又能僵持多久？不多时，公子便直接与小姐面晤。她仪容高雅，体态婀娜，公子一见钟情。神赐姻缘，源氏公子本未存奢望，居然如此顺理成章，顿觉分外销魂。或许源氏公子一旦面对可心女子，爱情便油然而生的缘故吧。往日只怨长夜难熬，今夜惟恨宵宵短暂。深恐消息走漏，亦不敢过分张狂，一番山盟海誓，在尚未破晓时分匆忙退出。

当日派人送书慰问，行动亦为谨慎。明石道人也担心泄露此事，招待信使亦不及前次隆重，只得心中致歉。自此之后源氏公

子便时常与明石姬幽会。惟因居室稍远，频频出入恐被人生疑，故有所疏离。明石姬便悲叹：“果然不出所料！”明石道人亦担心公子变心，但也只有无奈地等待公子光临。明石道人本已脱离红尘，如今因女儿私情而又堕入尘世，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源氏公子暗想：“此事若被紫姬所知，我虽逢场作戏，但她定会以为我负情于她，而怀恨、疏远我，这倒有些对不起她。”由此念推知，他对紫姬仍一往情深。回思以往种种不轨行为，甚觉紫姬宽宏大量。因此，对此番无聊消遣又有些后悔。明石姬虽娇艳迷人，却未抵消公子思念紫姬之情。源氏公子因思念紫姬甚切，马上修书一封，坦承与明石姬往来详情。信中道：“我实无颜启口：往昔放荡成性，不端行为甚多，频频扰君忧虑。真是不堪回首。岂知羁身此浦，偶遇如此无聊恶梦！如今不打自招，务请谅我此番诚挚之心 正如古歌所言：‘我心若反白头誓 天地神明共诛之’。”又写道：“无论如何，我是

孤浦寻花逢场戏，  
日日思君泪不干。”

紫姬回书并无责备之意，语气亦平和。末尾道：“承蒙不欺，告之梦魇，闻之顿生无限思量。须知

白头盟誓如磐石，  
汐潮岂能侵其坚？”

体察之心溢于字里行间。源氏公子读罢，大为感动，决定忠于紫姬不贰。此后许久未曾与明石姬幽会。

明石姬见公子久未登门，应了先前忧虑，不禁黯然神伤，竟想投海了此残生。昔日惟有父母悉心垂怜，虽不知福于何处，春花秋月等闲度，倒也单纯无忧。曾推想恋情婚嫁本乃人生幸事，岂料今日竟如此悲哀！但她并不对公子透露丝毫苦情，起居举止一如从前。以致公子与她相处愈久，恋情愈深。

年关既过。此年春天，皇上朱雀帝患病。传位一事，引起朝

野争论。右大臣之女承香殿女御，为朱雀帝后宫，生有一皇子，但年仅两岁，尚不能继位。故应传位于藤壶皇后所生皇太子，在选择新帝的辅弼者时，朱雀帝认为源氏最为适合，但因尚流放在外，甚觉可惜，遂不顾母后阻挠，赦免源氏。

源氏公子虽知终有赦免之日，但世事难料，谁知结局到底如何？正哀叹无望之时，突然接到归京圣旨，岂不欢庆欣慰？但又想到即将别离此浦及心爱的明石姬，又不禁伤怀。明石道人呢，尽管推知公子必返京都重建基业，仍怅然若失，悲不自禁。惟有设想种种美满结局以自慰。

六月中，明石姬就有了身孕，常觉身子不适。至今临别时，公子难以割舍明石姬，夜夜欢娱，倒比先前更为疼爱她了，暗自为生离而伤悲。他不由想道：“此乃我命中注定要受这番折磨的。”一时心乱如麻。想到前年离京之苦，如今到了尽头，却又遭逢这里的离别之苦，又是何日才到尽头呢？此时的明石姬，凄楚哀伤之状自不必说。只能自叹命苦，惟愿公子多盘桓些时日。

随从诸人，得知即将返京与家人团聚，各自欣喜若狂。京中来迎接之人，亦喜形于色，惟有主人明石道人以袖掩泪。转眼已至八月仲秋，天地一片凄凉。公子心绪烦乱，惆怅望长空，想道：“我为何自昔至今，总为一些琐事缠身而烦恼不断呢？”几个随从平素深知公子性情，见公子呆立怅想，相与叹道：“这如何是好？老毛病又发了。”且私下抱怨道：“数月以来，手脚都作得甚为干净，悄然幽会不过几次，关系并不浓深。近来却这般疯狂，反倒害了那女子。”

行期已定，后日启程。分离在即，今日刚近黄昏，源氏公子便前往明石姬居所。往日夜深未曾看清她的面容，此刻仔细端详，方觉此女品端貌正，气质高雅，出乎意料之外。若就此放弃，委实惋惜！必设法迎入京都方可安心。便以此诺慰藉明石姬。在明石姬眼中，公子相貌俊美，自不必说。且因长年斋戒修行，面庞

清瘦，更显俏丽。她想到：如此俊郎愁容满面，泪洒长襟，温情脉脉与我伤离惜别。此人如此卓杰，我却这般卑微，此生结此情缘，虽是短暂，已是幸福万分，岂敢再有奢望？此刻秋风送来阵阵浪涛声，分外凄凉：渔夫所烧盐灶，青烟缓缓缭绕，似乎哀愁不息。源氏公子吟诗道：

“今日虽别定相逢，  
正如灶烟相向行。”

明石姬答道：

“绵绵离愁如青烟，  
今生命薄徒自怨。”

吟罢早已哽咽无语。

源氏公子甚是倾慕明石姬那娴熟琴艺，不知何时再能倾听。便恳请道：“离别在即，能否弹奏一曲，以作饯行？”并取来随身所带七弦琴，自己先奏一曲。此时万籁俱寂，琴声更显得异常幽怨哀艳。明石道人闻之，激动不已，亦携箏而至。明石姬听了此琴此箏，竟泪落如雨，难以止歇。不由取琴来信手拈拨，曲趣甚为高雅。源氏公子曾听过藤壶皇后弹琴，便认为世上无可媲美。其手法清艳，声声牵扯人心，闻者足可辨其容颜，实属高妙。如今听了明石姬所奏琴声，清幽和婉，直让人慨叹此曲只应天上有。她所弹乐谱少有人民懂。源氏公子素来长于此道，亦不知曲目出自何处。正当妙处，琴声戛然而止。公子如痴如醉，沉寂半晌，方从曲音中解脱出来，暗自悔恨：“数月中，为何竟未向她讨教一番呢？”遂又虔诚许诺毕生不忘。对她言道：“我今将此琴奉赠于你，容你我二人将来同奏。”明石姬即席吟道：

“轻言许诺铭我心，  
昼夜思君泪抚琴。”

公子叹惋答道：

“琴留宫商音不变，

卿心如此弦难断。

在此弦未变音前，我俩必定重逢。”如此向明石姬郑重许诺。明石姬尽管深感未来茫然难料，但此刻哪里还能顾及将来，仅是眼前惜别就已让她肝肠寸断了。此乃人世常情。

启程之日，晨曦初显之时，大队人马整装待发。京城中候迎人员列队恭候，一时人声鼎沸，马嘶阵阵。源氏公子心神恍惚，若有所失。随从等人均欢喜雀跃，但想起即日便要离开这个居住了两三年之地，又有些留恋。

明石道人对饯行的准备非常充分。随从诸人，不论身分高低，都有旅行服装等赠品。源氏公子赠品，自是另当别论。除去几箱衣物外，尚有带回去赠送给京都相应人等的正式礼品，丰富多彩，配备周致。明石姬于其旅行服饰上附诗一道：

“旅衣我制泪作线，  
衣襟尚湿君莫穿。”

源氏公子读罢此诗，便于喧闹中匆匆答道：

“屈指计数重逢日，  
睹物相思故人情。”

表达的乃一番真情实意。公子换上明石姬亲手缝制服装，将平日衣服送给明石姬，以留作纪念。香气浓郁，恍如其人临至，又安能不叫明石姬睹物思人？

明石道人对公子道：“我乃遁世之身，恕不远送了！”悲苦情状，尽显脸上。众年轻女子目睹道人可怜模样，均忍俊不禁。道人吟道：

“经年遁世隐荒海，  
此心因君入红尘。

惟因爱女心切，以致神思迷乱。”又向公子请安并恳求道：“恕我遁世之人于儿女私情多言：公子请勿一去如黄鹤，还望时时惠赐玉音！”公子闻此言分外伤感，哭得泪眼朦胧。答道：“不解之缘

已经结下，怎能忘怀？你不久自会明白我心。久居此地，真叫我难以割舍！”

明石姬悲伤情状，更不必言说。她惟有强忍悲愁，以防外人耻笑。她自觉身分卑微，公子重回京都，相期难料，故愈为伤心。公子返京既理所当然，又令人称庆，可此身被弃，今生还何以为继？自知难忘公子面容，总挥之不去，除挥泪度日外，再无他法。母亲惟有安慰，一味怪怨丈夫：“都是你出的馊主意，你这老顽固，铸下这般大错！”明石道人亦有苦难诉，更无法反驳，仅答道：“罢了！何必多言。再说公子怎会弃自己的骨肉于不顾？虽眼下离去，定会有个周全的办法的。给她进补点东西吧，老是哭哭啼啼会伤及身子的。”说完，靠在屋角，默不作声。而乳母及母夫人仍在议论说道：“多年来一直盼望她有个好归宿，本以为夙愿了却，岂知刚开个头，又遭此不幸！”明石道人听了也愈发同情女儿，也愈觉烦乱了。

源氏公子辞别明石浦，向京都进发，途经难波浦时，举行了祓禊。又派人前往住吉明神社，道明情由，以表因归期仓促未能及时参拜，待回京料理琐事停当，定专程来此还愿感恩。

一路兼程，连途中美景也无暇欣赏。回至二条院，久别众人畅谈衷肠，互诉思念之苦，抱头大哭。一时说话声、谈笑声、哭泣声、慨叹声，此起彼伏。紫姬孤寂时久，在愁叹中度日，如今得相逢，欢喜无以言表。几年不见，容颜却越显娇艳。因常积愁苦，浓黑的秀发稍薄了些，倒显得另有韵味。公子暗想：“从此将再也不离开这个美人，永远陪伴她，此生足矣！”然而想到刚刚痛苦惜别的明石浦那个人儿，不禁有些凄楚。想来源氏公子，此生难有安宁时日！

有关明石姬之事，他一一告知了紫姬。言及幽幽离情时，神态甚为忘情。紫姬虽有些不快，但只能装得若无其事。

源氏公子的原爵恢复了，并很快荣升为权大纳言。以前受公

子连累而丢官弃位者均复旧职。枯木又逢春，一派生机更浓，实乃幸事。

再说那明石姬身怀六甲而别，源氏公子甚是牵挂她的近况。回京后，巨细之事急需料理，未能及时问候。时至三月初，估算已届产期。公子更是暗自垂怜，便派一使者前去探询。使者回来禀报：“三月十六日产一女婴，母子平安无事。”源氏公子初得女婴，倍感珍爱，亦更加看重明石姬。心中更加悔恨：为何不接进京都临产呢！此时他记起曾有相命者预言：“若生子女三人，必有二人天子与皇后。权位最低者也必为太政大臣。”又言：“夫人中位卑者，产女婴。”此话果然应验。随着冷泉帝即位，相命先生之言得到过应验。源氏公子甚是欢喜。他此生早已与帝位无缘，当年众多皇子中，父皇对他格外宠爱，却又降为臣籍。父皇用心，原本就是为了不让他在帝位争夺中受到伤害。种种迹象串在一起，他想：此次冷泉院即位，外人不知真相，但相命先生所言即是。思前想后，确信“明石浦之行，必是住吉明神旨意所至。那明石姬亦定有宿缘生育皇后，故而其父虽禀性乖僻，却也独独敢于高攀与我。如此说来，高贵的皇后竟要诞生在穷乡僻壤，真是莫大的褻渎。姑且让她暂受委屈吧，总有一天要迎入宫中。”定下此事后，立即督促修筑东院，为迎入未来的皇后作准备。

源氏公子又想到：“明石浦如此偏僻，要找好乳母一定很难。”忽然忆起昔日桐壶父室有一女官的女儿，由于父母双亡，如今生活甚是孤苦，又嫁与一毫无出身之人，产一婴儿。此事源氏公子早有所闻。遂托人请作乳母专赴明石浦。

乳母于京都乘车启程，另有一亲信侍女随行。公子嘱咐再三，切不可走漏半点风声。并托她带去护婴佩刀及其他什物，应有尽有，周到细致。乳母的赠品，也十分讲究。想到有明石道人对待婴儿的珍爱，源氏公子甚感宽慰。但又觉得婴儿生在那等荒凉野地，甚是凄怜，不禁牵念不已。真是前世注定的宿缘，总是多磨难！又

于书函中反复叮嘱要悉心照料此婴。并附有一诗：

朝夕祝福孤怜女，  
早日移京入我怀。

乳母出得京城便改车乘船，行至难波滩，再改船乘马，不久便到了明石浦。明石道人大喜过望，如奉贵人般迎接乳母。对源氏公子更是感激不尽。面对京都方向，遥空向公子虔诚合掌礼拜。公子这般关心此婴，明石道人亦更视为掌上明珠。女婴亦俊美异常，可谓举世无双。乳母暗自想道：“如此看来，公子再三嘱咐，并非没有道理。”见此婴确实可爱，便觉旅途中跋山涉水的辛劳全都烟消云散了，便殷勤照料起来。

自生下女儿以后，明石姬与公子别离数月，整日忧愁缠身，身心憔悴，甚至有了求死念头。今见公子这般关心，又略感慰藉。于病床上热忱犒赏来使。使者急欲返京。明石姬为表思念之情，作诗一道，托转公子：

“独抚幼女狭衣散，  
欲蒙朝荫每每盼。”

源氏公子得此回音，思念之心更切，惟望早日相见。

源氏公子从未将明石姬怀孕及产下女婴一事告知紫姬，但想瞒而不报让她从别处得知，反倒不妥。便向她明告道：“我隐瞒了此事，如今据实相告。天公作弄人吧：指望生育的偏没有；而无心插柳柳成荫，实为憾事！本来，此女婴微不足道，弃之无妨。但终究不好，我想日后接来，让你见见，你不会嫉妒吧！”公子这样说，紫姬红了脸，答道：“真怪！你为何总是说我嫉妒。我自己也讨厌有嫉妒之心。我于何时有此心的，我是你教育大的呀！”她满腹怨言。源氏公子凄然一笑：“看，你这态度分明就是嫉妒？”止不住流下泪来。念及日夜思念的丈夫种种怜爱，还有那封封情书，紫姬也就确信为无心而为，疑虑渐渐消除了。

源氏公子又道：“我牵念此人并与其通问，其间自有缘由。此

刻明示，恐有误会，姑且不提。”便转移话题道：“身处荒凉野地，孤寂难捱，有人解闷取乐自然是好，可称心如意之人实在难求。”又将那海边暮色，所唱和诗句，彼女依稀容貌及其高妙琴技一一告之。追忆之中依依难舍之情流露无遗。紫姬暗想：“他在别处寻欢；而我独拥孤衾，何等悲凉。”心中甚是不快，便转过身子，看着别处。后又自叹道：“人生于世，真苦啊！”随即口占一诗：

“爱侣如烟向天去。

南柯一梦我散先。”

源氏公子答道：“在说什么？让我好伤心！你可知晓：

海角天涯身浮沉，

热泪竟流哀怜谁？

罢罢罢，总有一天，你会了解我真心。我在有生之年，总想避开风流韵事，以免让别人怨怼，就是为了专心于你啊！”说罢，取箏弹奏。一曲既毕，捧箏要紫姬也弹一曲。紫姬不理不睬，大概是因为听公子夸赞明石姬善于弹箏而有所妒恨吧！紫姬原本柔顺温婉，但见公子如此四处留情，怨怼之色溢于言表，孰料倒显得越发娇媚。源氏公子对她生气模样极为欣赏。

源氏公子估算，五月初五日便是女婴的五十朝了。他想象着她的可爱模样，相见之心愈炽。便想道：“此婴若生在京都，如今凡事皆可随意安置，将是何等如意！可惜居于偏远荒地，命运甚苦！倘是男孩，倒还好些。但此女日后高贵无比，难免委屈了！此番谪贬流离，大概是因为神明受赐降此女于我，早在前世就注定的吧。”便派使者于初五日赶至明石浦。

使者所携礼品，皆为公子精心置备的稀世珍品及实用物件。给明石姬的信中道：

“名花涧底凄凄生，

虽然佳节也冷清。

我虽身在京都，心却飞驰明石。如此离居，实难相熬。企盼来京

会聚。此处一切妥善，毋需顾虑。”闻此佳音，明石道人又是一番感激。家中正为五十朝忙碌，排场极为体面。倘无京中使者见到，便如华贵衣服埋没于夜色之中，甚是可惜。当愁情万缕无可消遣时，京中问候使者驾到，一家欢喜。

年秋，已升至内大臣的源氏公子前往住吉明神社参拜还愿，仪式浩大，蔚为壮观，一时轰动上下。满朝文武公卿人皆竞相随往。恰逢此际，明石姬亦参拜神社。她每年必去参拜一次。只因怀孕，生育，中断两次，此次乘船前往，算作补偿。靠岸时，但见熙熙攘攘，参拜之人甚多，稀世供品连绵不断地运至。乐人与十位舞手个个相貌俊秀，装束华丽。明石姬一随从便上前探问：“请问，何人来此参拜？”岸上人答道：“源氏内大臣前来还愿，世间还有人不知呢，真是怪事！”一些身分低贱的仆从皆讥笑明石姬一行。明石姬暗想：“真是不巧，偏偏不期而遇。虽与他结不解之缘，然而遥望其丰姿，越发显出我的身世低微了。连他的下人，亦得意非凡、趾高气扬。我向来关心其行踪，偏偏对这等重大之事一无知晓，又贸然来到，真是前世造孽！”想至此处，不禁伤心落泪。

源氏内大臣一行浩浩荡荡，行进在绿色松林中。个个身着绚丽官袍，犹如艳丽的樱花及红叶铺满于地，令人眩目。在这一行中，凡公子被谪贬于明石浦期间的随从，模样已今非昔比，皆身着红红绿绿的官袍，无不喜气洋洋。特别是那些年轻公卿，连马鞍都装扮得绚烂多彩，争俏竞艳。使得来自明石浦的乡下人叹为观止。

明石姬见了远远驶来源氏内大臣的车子，甚为伤心，泪眼模糊，竟无法看清昼夜思念之人。依照前例，朱雀帝特将一队童子赐予源氏内大臣，此十位童子，皆相貌清丽，一般高矮，可爱无比。童子队簇拥着小公子夕雾（源氏与正妻葵姬之子）而至，诸童子扮装与小公子相同，在大队人马中特别显眼。见夕雾如此高

贵尊严，明石姬顿觉相形之下自己的女儿微不足道，更加伤悲。于是合掌礼拜住吉神社，为女儿祝福。

摄津国国守前来迎接源氏，场面盛大，远远超过其他大臣参拜神社时的规格。明石姬颇为犹豫：若依旧前去，我这微贱之人，供品菲薄，在源氏公子的稀世供品面前，难以充数，神明定不注目；但若就此中途而返，又成何体统？思虑再三，决定停泊难波滩，同样举行祓禊。遂命往难波滩行船。

源氏公子哪里知晓明石姬亦如此时前来。是夜歌舞飨宴通宵达旦。并举行了各种颂赞神明的仪式。其隆重程度远非昔日能比，奏乐亦盛况空前。与公子一同历经过磨难的如惟光等人，亦从心底里感激神恩。待源氏公子稍外出时，惟光便上前求见，将明石姬亦来参拜之事俱告之。公子惊诧道：“我没有得到一点消息呀！”心中怜悯顿生。回想当初为神明引导居于明石浦之事，以及明石姬的可爱模样，想必此刻她正悲伤不已，须捎信一封，略加慰藉。

源氏公子在住吉神社参拜毕，便四处闲逛。此刻他眺望难波一带，不由吟诵古歌道：“刻骨相思苦，至今已不胜。誓当图相见，不惜舍身命。”对明石姬思念之情流露无遗。侍于旁侧的惟光，心领神会，自怀中取出旅途中备用毛笔，车停即呈上。惟光如此机灵，源氏公子甚为满意，遂在一便条上写道：

“不惜舍命图相见，  
今日得近宿缘深。”

惟光即派一知情仆人送交明石姬。

眼见源氏公子等策马离去，明石姬顿感失落伤悲。忽得书信，虽言语寥寥，亦欣慰万分，泪不自禁。遂答诗道：

“妾身轻微事烦心，  
为君舍身通情愫。”

附诗于一布条上，以及祓禊时之供品，交与使者回呈公子。

夜幕降临，晚潮上涨。引颈长鸣的海边之鹤，其声凄厉催人

泪下。源氏公子伤感不已，差点不顾耳目众多，也要与明石姬一会。遂吟诗道：

“泪湿青衫旅人情，  
田蓑虽好难掩身。”

返京途中，源氏公子虽逍遥游赏，思绪中盘绕的却一直是明石姬。所过之处，自有妓女争先恐后献媚，年轻好事的公卿自是兴味十足。然公子想道：“纵使逢场作戏，对方亦须人品高贵，方生意趣。倘对方轻狂浮薄，亦难以赏心悦目。”故对搔首弄姿的妓女甚觉嫌恶。

源氏公子离去次日，正是吉日，明石姬终于能赴住吉神社供奉参拜，了却心中夙愿。但此次之行也添了不少忧思。以致此后日夜愁叹身世不幸。一日，估摸公子抵京后不多日，一使者带信至明石浦，告之公子将于近期迎其进京。然明石姬顾虑重重：“一番诚意，表明他亦重视我了。但是离浦至京，若境况不佳，势必骑虎难下，轻易进京不妥吧？”明石道人亦有此虑，但觉埋没乡间，又更为酸楚。二人举棋不定，只得托使者回复：“入京之事暂缓定夺。”

此后，源氏公子不时传言于明石姬，每每都劝其入京。然明石姬总认为身分卑微，不敢贸然答应。她想：“传闻京中身分高贵的女子，公子对她们尚时好时坏，似爱非爱，不少女子都很痛苦。我身上究竟有何特别的魅力，敢入京争宠呢？我倘入京，一旦我微贱的身世外露，只会徒增那孩子耻辱罢了。她来到世间已很不易，若我赴京令她遭人耻笑，自讨没趣，于心何忍。”她颇感烦恼。但又转念：“倘教这孩子就此生长乡间，不得享受应得荣华，也太委屈她了。”因此她又不肯决然拒绝。

其父母亦以为这顾虑不无道理。正当相望悲叹，无计所出之时，明石道人忽然想起：他夫人已故祖父中务亲王，在京郊嵯峨地方大堰河附近遗有一所叫桂院的宫邸。这亲王后继无人，宫邸

已久荒芜。这领地如今由从前的管家照管。明石道人便找来此人：“我已绝缘尘世，一直隐居乡野。谁料今已暮年却逢意外，想在京中再寻一所住宅。因为住惯了乡村，如果突然住进闹市，又觉有些不习惯。故想起你所管之官邸。若修理后尚可住人，请立即动工，一切费用由我负担。”那人答道：“这宅子因多年无人照管，业已荒芜残败。我也只将那几间旁屋稍加修葺，凑合住下。今春源氏内大臣老爷在那地方建造佛堂，这佛堂格外讲究，工程浩大，营造民夫极多，嘈杂非常，若在那地方寻清，我以为极不适合。”明石道人道：“这倒无妨。实不相瞒，我们与内大臣有缘，正想托他荫庇呢。至于屋内装饰，我们自有安排，当前之急，是速把房屋大体修缮。”

源氏内大臣不明白明石姬为何不肯入京，并不知明石道人有如此打算，深恐小女公子孤零于乡下，而遭后世讥议，让她一生带有污痕。桂院修葺竣工后，明石道人才将此事详情报知源氏内大臣，此刻他才醒悟：明石姬一直不肯迁居东院，原来如此。他觉得这样处理甚为周全，饶有趣味，心中甚是欣慰。凡源氏内大臣一切秘事之策划或料理，素来少不得惟光。当然，这回也就派他去桂院，悉心置办设施，装饰一切。惟光归后报道：“那地方景致极佳，不亚于明石浦海边。”源氏内大臣想：如此风水宝地，由此人来住倒很相配。源氏公子所建佛堂，位于嵯峨大觉寺南，一泓瀑布倾泻，雅趣尽显其中，与大觉寺相映成辉。大堰处的桂院，河绕四周，松掩房舍，美景不可言喻，其正殿简朴，颇具山乡意趣。内部装饰布置，均由源氏内大臣派人操办。

源氏内大臣密派心腹几人，暗赴明石浦迎接明石姬。此次明石姬已无法拒绝，只得决意赴京。

明石姬见桂院很有意趣，与长期生活的明石浦极为相似，因而没有感到生疏不适。新筑廊房式样新颖别致，庭中池塘也雅致可爱。内部设备虽未周全，却不影响起居。源氏内大臣吩咐几个

心腹家臣，赴邸内举办贺筵，洗尘接风。只因诸多不便，他本人何日前访，尚须巧妙安排。转眼已过数日，明石姬未见源氏内大臣前来，心中甚感悲伤。虽有母亲陪伴而来，也难禁思乡之情，更加觉得孤寂无聊，便取出当年公子所赠之琴，独自弹奏。时值暮秋，景物凄凉。独居一室，恣意弹奏。弹奏片刻，松风骤起，应和琴声，更觉无限忧伤。

明石姬如此恍惚又过数日。源氏内大臣不堪再忍，便顾不了许多，决意访问桂院。他尚未详告紫姬明石姬入京事，深恐她会从别处探得，倒不如实相告。又对她道：“佛堂有些事须亲自处理，已搁置很久。另有约定来访者，正于附近企盼，不去委实过意不去。再则佛堂里的佛像，尚未装饰完毕，也得去照料一下。略要耽误三两天吧。”紫姬曾旁知他突然营造房舍，便估计是为明石姬所造，如今果然不假，心中甚觉酸楚，答道：“你去那边两三日，斧头柄也要烂光吧？教人等煞呢？”脸上露出不悦之色。源氏内大臣道：“你又多心了！人人都说我不同往昔，惟有你……”一番甜言蜜语后，出门时已日近中天。

此次微行前往，只带了几个心腹随从。日暮时分方抵达大堰。昔日沦落明石浦时，虽着简装便服，其风姿也让明石姬赞不绝口。何况此时官袍加身，且精心装扮，其神情之贵艳竟是世间无双。她见了心惊目眩，愁云顿消，禁不住心花怒放，喜形于色。源氏公子到得邸内，觉一切皆赏心悦目，尤其见了小女公子，格外爱惜，深感父女隔绝太久，好生悔惜！他想：“葵姬所生夕雾，世人盛誉为美男子，惟因太政大臣乃其外祖父，碍于权势颜面阿谀奉承罢了。这小女公子年仅三岁，便已美若天仙，将来可想而知！”

源氏公子对明石姬道：“这地方较为偏僻，我来去不太方便。不如迁居二条院的东院吧？”明石姬答道：“初来乍到，一切都生疏，待过得时日，再作考虑吧。”两人久别胜新婚，这晚缠绵徘徊，直至天明。

邸内有些地方尚须修缮。源氏增派人员，吩咐他们从速办理。又令其整理庭院中树木。他道：“这院中好些花石已滚得不见踪影。若修整得雅观，这也是个颇富意趣的庭院。但不用修得过分讲究，因这不是久居之所，修得太好，离去时恋恋难舍，反徒增痛苦。”他追述谪居明石浦时旧事，时笑时哭，恣意畅谈，神情洒脱，气宇轩昂。

源氏公子令人重疏东边廊房下的泉水，兴之所致，自己也脱下官袍，仅剩内衣，躬身指示，其姿态格外优雅。

在桂院料理一番后，源氏公子来嵯峨佛堂。他规定：此处佛事，每月十四日普贤讲，十五日阿弥陀讲，月底释迦讲。此外他又增设诸种佛事。至于佛堂装饰诸事，均有指示。至皎月当空，方回桂院。此时勾起他昔年明石浦月夜情景。明石姬知他心思，便随机取出那张公子当年遗赠之琴，置于其前。此刻源氏公子莫名凄怆，正想尽倾心中积郁，便弹奏起来。弦调一如往日，毫无改变。故弹奏之时，历历往事跃然于前。遂吟诗道：

“琴心铭记昔日盟，  
曲音未变旧时情。”

明石姬答道：

“弦音未改托相思。  
仙韵一曲松涛泣。”

二人吟诗唱和和谐成趣。明石姬的相思之苦总算得到一点慰藉。

明石姬闭月羞花之貌，叫源氏公子恋恋难舍。小女公子娇痴，更使他爱不释手。他想：“如何安置这小宝贝呢？若暗中抚育，虽然能避人耳目，但我怎舍得如此委屈她！不如携至二条院，作紫姬女儿，以使悉心教养她。将来送其入宫，其身世可免遭世人讥评。”却又担心明石姬不允，只是暗自盘算，惟有对小女垂泪。小女公子初次见父还有些认生，后渐熟识，也与他言笑、嬉玩，十分亲近。源氏公子便愈觉其女聪慧伶俐，娇美可爱。他抱着她，父

女二人艳丽相映，更加容光焕发！

翌日，预定返回二条院。因为惜别，清晨起身略迟。源氏公子本打算直接回去，但京中达官显贵来者甚众，皆汇集桂院。另有众多殿上人直至邸内迎他。源氏公子对此颇为懊恼，道：“真无可奈何！如此偏僻之所，他们居然能找来？”外面人声鼎沸，他只得出去。临别无限伤心，脸色黯然无精打彩。走至明石姬房门，不觉缓步停下。碰巧乳母抱着小女公子出来。源氏公子见后，不忍舍她而去，便伸手抚其秀发，道：“我已经舍她不下，一刻不见，便觉心中空空，手足无措。这如何是好呢？”乳母答道：“昔日久居乡野，想念得好生痛苦！如今到得京中，倘再不照护，便反不如昔！”小女公子伸出小手，扑向父亲，要他抱。源氏公子便坐下来，抱着她，道：“怪哉，我忧患一生，何时是了！与这孩子分离片刻便觉痛苦。夫人呢？为何不来送别？再见一面，亦可得暂时安慰啊！”乳母笑着进去告知了明石姬。明石姬此时正愁肠百结，躺在床上不愿起身。源氏公子觉得未免太娇贵了。众侍女皆催她即刻出去，不应叫公子久候。她才强作精神，膝行而前，将半身隐于帷屏后，姿态优美高雅。如此娇艳模样，即便皇女，也难以比及。源氏公子撩起帷屏垂布，向她倾诉离情。

源氏公子终于告别，走出几步，回头一望，但见向来羞涩不前的明石姬，此次竟倚门挥手相送。明石姬举目一望，直叹源氏真乃仪表堂堂的美男子！其身体本来瘦长，如今略胖了些，体态更加匀称了。服饰也很得体，内大臣风度十足，裙裾竟也散发出风流高雅之气来。

秋去冬来，大堰河畔一片萧瑟。明石姬母女居于邸宅之中，闲寂无趣，孤苦无依。源氏公子便要她们迁居过去。但明石姬想道：“到了那边，只怕‘坎坷多辛苦’。一旦被薄情，必定大伤我心，到那时真可谓‘再来哭诉又何益了。’”因此踌躇不决。源氏公子便与她婉言商量：“既然如此，但这孩子长居在此亦非上策。我正为

她的前程思量；若任她埋没于此，岂不委屈？那边紫夫人早听得你有这孩子，很想见见。我想让她暂时到紫夫人那边去，待熟悉些后，我好公开为她举行盛大的穿裙仪式。’明石姬一直担心公子这样做，如今果闻其言，更觉心如刀绞，便答道：“她虽然身分高贵了，但倘若实情泄露，岂不反而害了她？”故死不肯答应。源氏公子说道：“言之有理。但紫夫人这边，你勿须多虑。她嫁我多年，未生一男半女，常叹寂聊孤单。她性喜孩子，如前斋宫那般年纪的女孩，她也硬要当作女儿疼爱。何况你这个完美无缺的小宝贝，她岂有弃恨之理？”便向她说道紫姬是怎样的善良。明石姬听了，暗想：“昔日就听人传闻：‘这源氏公子沾花惹草，颇识风月，不知怎样的人才能使他收心。原来其人便是紫姬。’”他已死心塌地地尊奉她为正夫人了，可见其宿缘非浅。且这位夫人品性优越，无人可及。似我这样出身卑微之人，自然不能与她并肩邀宠。倘贸然移居东院，参与其列，岂不让人耻笑？我此生既已如此，已无所谓，倒是这孩子来日方长，恐怕将来终须靠她照顾。如此说来，倒不如趁孩子尚未谙事时让与她吧。”继而又想：“倘若这孩子离我而去，我不知要怎样牵挂她。而且孤寂无聊时谁遣愁怀？教我如何度日？这孩子一去，公子还会经常光临吗？”她思前想后，毫无头绪，恨此身忧患无穷。

明石姬的母亲素有远见，她对女儿说道：“你这种顾虑纯属杞人忧天！日后母女难以相见，诚然苦痛良多，但你首先要考虑的是这孩子的前程。公子的办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你就信赖他，让孩子过去吧！你看：众皇子皆因母亲身分不同而分高下。就如这位源氏内大臣，人品虽然无与伦比，但被贬为臣籍，与亲王无缘，只能作个朝廷命官，其缘由只因他的外公的官位较其他女御的父亲低一品，致使他母亲只有更衣之分，而他也就成为更衣生的皇子。地位之差，全在于此啊！皇子尚且如此，更何况普通臣子？再就普通家庭而言，同为亲王或大臣之女，但倘这亲王或大

臣官卑职微，则她所生的子女必为人所轻视。何况我们这种人家，倘公子任一夫人生了孩子，而她的身分比我们高贵，那么我们这孩子就完全处于劣势。凡女子不论身分如何，能被双亲器重，就会受人尊敬。这孩子的穿裙仪式如果由我们来举办，虽竭九牛二虎之力，体面倒不如由他们去办，极尽排场。”她这样训诫女儿一番，复又去征询高明人士的见解，并请算命先生占卜，皆说送二条院吉祥。明石姬心里也就动心了。

源氏内大臣虽为小女公子作了这番安排，但深恐明石姬心情不悦，故并未强求。便写信去问：“穿裙仪式，当如何举行？”明石姬复道：“思来想去，教她陪着我这卑微之人，反会误了她前程。然而教她参与贵人之列，又恐人知情后耻笑。……”源氏内大臣看罢复信，甚觉可怜，但事已至此，无法可想。

遂挑选吉日，命人暗中操办穿裙仪式的一切事宜。亲生骨肉，明石姬到底难以舍下。但念及孩子的前程，终于忍痛割爱。由于孩子尚小，乳母也非得同往不可。多年以来，她与这乳母朝夕相处，忧思寂寞，二人皆相与慰抚。如今这乳母也走了。她更形影孤单，怎不伤心痛哭？乳母安慰她道：“这也是命里注定。我幸得此缘，侍奉左右。相处多年，盛情难忘，未曾想过有分手之日。虽说日后会面机会甚多，可一旦离你左右，转而侍奉陌生之人，心中好生不安啊！”说着也哭了起来。

寒冬腊月，大雪飘扬。明石姬愈发觉得冷寂。想起今生饱罹忧患，不禁暗自悲怜命薄。眼见孩子即将离她而去，于是将毕生的爱倾注在这个小宝贝身上。一日清晨，满院一片银妆素裹。若是平往，明石姬难得在檐前闲坐，但此时此景，勾起如烟往事，纷至沓来。思来日，前路漫漫。于是信步来至檐前，坐观池面冰雪。她身着柔软的白色衣衫，对景遐思，仪态娴雅。看那鬢髻和背影，无论何等高贵女子，又有几人能及！她以手拭泪，叹道：“不知以后再逢这种天日，又将是何等凄苦啊！”不禁娇声哭泣。

冰融雪化，源氏公子来了。往日至此，公子心喜异常。但念及今日来此的目的，便觉心如刀割。明石姬清楚今日与女儿分别决非他人强迫，完全出于自己的决断。倘她拒不应允，亦无人勉强。但若今日再加拒绝，未免轻率过甚。源氏公子见孩子在母亲膝前娇痴可爱，更加感到自己与明石姬的缘分绝非寻常！这孩子今春开始蓄发，现已长得有如尼姑的短发了，柔柔的，异常美丽。用眉清目秀是无法形容她的艳美的了。源氏公子亦能想象母亲将孩子送与别人后的悲伤挂怀之状，甚觉对不住明石姬。便对她多次表白自己的用意，数度安慰。明石姬答道：“只要你不要将她视若低微人家的女儿，好好抚育她……”泪流不止，再也说不下去了。

小女公子不解人情，一味催促快些上车。母亲把她抱至车旁，她扯住母亲衣袖，咿咿哑哑娇唤道：“妈妈也来！”明石姬肝肠寸断，不胜悲戚，吟道：

“幼松将来自参天，  
今日仙姿何日见？”

吟诗未已，早已泣不成声。源氏公子亦感此事于她太过残酷，便抚慰道：

“柔枝茂叶不离根，”  
千载偃松长伴翠。

但请稍待。”此言甚合明石姬心意，情绪稍稍好一些，然而终于悲不能禁。乳母与一名少将的上级侍女，带上佩刀玩偶和布娃娃与小女公子同去。另有几个美貌侍女及女童，另乘一车。一路上源氏惦念痛彻心肺的明石姬，深感自身犯了难以饶恕的深重罪孽。

回至二条院时，暮色已现。车子行至殿前，侍女们久居乡野，忽遇灯烛辉煌，一派繁华，反倒有些不适。源氏公子选定西向一室为小女公子卧居，室内设备特殊，小型器具玲珑而美观。西边廊房靠北一间，为乳母卧室。小女公子在路上睡着了，抱下车时并未哭闹。侍女将她带至紫夫人房中，喂她吃些饼饵。她慢慢发

觉四周景象有异，也不见母亲，四处找不到就急得哭起来。紫夫人连忙叫乳母过来安慰她。

源氏公子想着桂院内的明石姬，失去孩子后的凄凉孤寂情状，心中十分愧疚。但见紫姬十分钟爱这孩子，心中又稍感宽慰。

虽没特别准备小女公子的穿裙仪式，但也排场讲究了。按小女公子身材定做的服装及用具，新颖别致，小巧玲珑，千姿百态，惹人喜爱。那日贺客盈门，只因平日亦门庭若市，故并不特别显得不同往常。小女公子的裙带，绕过双肩至胸前打个结，模样比往日更美观大方了。

桂院内的人，对小女公子的牵念绵绵不尽。明石姬更是日益痛悔。母夫人当日虽那般训诫女儿，如今也免不了暗自垂泪。但闻那边对小女公子百般呵护，心中倒有几分慰藉。小女公子身上供奉，那边一应俱全，明石姬这边丝毫不用操心。只是置办了许多华丽衣服，送给乳母及小女公子贴身的侍女们。源氏公子想：“如果长时间不去看她，明石姬定会认定我带走孩子后便抛弃了她，定会更加怨恨我。我本意并非如此，若引起误会，倒是对她不起。”便于年内悄悄去了一次。邸内本来就十分静寂，如今又失去了带给众人欢乐的孩子，其伤痛可想而知。源氏公子一念及此，也觉痛苦，因此不断写信慰问。紫姬看在这可爱的孩子面上，如今再无忌妒明石姬与她争宠了。

不觉又是新年，春光融融，二条院内一派祥和，万事如意，百福骈臻。各处殿宇装饰得格外富丽堂皇。新年贺客穿梭不断。

源氏公子极为牵挂桂院内寂寞凄苦的明石姬。待得正月里办毕公私诸事，便专程拜访。这一天他的打扮格外讲究：外着表白里红的常礼服，内穿色泽艳丽的衬衣，衣香熏得十分浓烈。告别紫姬时，彩霞映照全身，浑身光华灿烂。紫姬目送他出门，甚觉目眩心迷。小女公子拽着父亲衣袂，竟要跟着他走。源氏公子停住脚，心中涌起无限怜爱。他安抚她一番并随口唱着催马乐中

“明朝一定可回来”之句，欢欣出门。紫姬便唤来侍女中将，让她在廊房口守候，待公子出来时，赠他一首诗：

“不系浮舟自飘零，  
翘望浪子明朝回。”

中将吟得异常婉转流畅，源氏公子乃笑和道：

“夕宿朝还匆匆归，  
伊人在此不多留。”

他们互为吟唱，不谙人事的小女公子哪知他们唱和的深意，自顾自蹦跳嬉戏，紫姬看着异常心喜。设身处地体味明石姬对孩子的想念，觉得好不伤心，对明石姬的醋意也消减了。她喜滋滋地端详这孩子，情不自禁地将其揽入怀中，摸出自己那光洁坚挺的乳房来，塞入她口中，逗她快乐。旁人见此情形，也觉得十分有趣。

桂院内的生活十分优裕。房屋形式别具一格，饶有风趣。明石姬容颜举止，日见优雅。与那些身分高贵的女子相比，难分伯仲。源氏公子想：“倘若她的品行如同常人，并无特别美好之处，我也不会这般怜爱她。她父亲性情怪癖，虽然有点遗憾，但女儿身分低微，却又何妨？”源氏公子每来相访，皆是来去匆匆，常感到不满足，觉得每相会一次，痛苦就增添一分。心中一直慨叹“好似梦中渡雀桥”。恰好身边带有古筝，源氏公子取了过来，回想当年明石浦上深夜合奏，和谐有趣，便劝明石姬弹琵琶相和。明石姬同他合奏了一会。源氏公子深深赞叹其技巧之高明得实在无可挑剔。奏毕，他便把小女公子的近况详告于她。

桂院原本是个寂寥的居处，源氏公子时常来此宿歇，有时也就在这里用些点心或便饭。他来此处，对外常常借口赴佛堂，并不言明专程来访。他对明石姬虽非过分痴迷，却也绝无轻视之色，亦不把她视作平常人对待。可见对她的恩宠绝非一般。明石姬也深深感到了这一点，故她对公子并无过高的要求。但也不表现得十分自卑，凡事谨遵公子之意，正是不卑不亢，分寸掌握适度。明

石姬早有所闻：源氏公子在身分高贵的女人家里，从来不如此礼貌周全，坦诚相待；而总是居高临下。因此她想：“我与公子太过接近，反倒与她们一样，说不定要受得诸般羞辱。如今住在这里，虽不经常见面，但他却专程为我而来，对我更是荣耀。”

（根据《源氏物语》相关章节编写）

## 一妻一妾的心思

阿玉自从给末造当了外室以后，饱尝了遭人轻侮、嫉妒的苦头，因此，她动了心思……

阿玉很想去探望一下过去很少离开过的阿爹，现在过得怎样。可是末造每天都要来，倘若自己不在，怕惹恼他，于是天天想着却一次也没去看成。末造从来不在自己这里过夜，十一点钟就走。到别处有事，路过这儿顺便来看看，抽支烟就走。但从来没有一整天不来，因而她就不敢贸然出门。白天想出去也不是不行，但小佣人阿梅几乎还是个小孩子，什么事也不敢托付她；再加上她不愿意让附近人看见，有顾虑，所以在白天不想出去。

即使在平常，一切都很正常的时候，阿玉也是这样畏首畏尾的。因为在搬来的第三天，发生了一件非常晦气的事。搬来的当天，菜铺和鱼店带着记账本，主动要求上门做生意。过了两天鱼店没有派人送鱼来，她就打发阿梅到坡下去看看有没有什么零块鱼卖。过了一会儿，阿梅竟哭丧着脸回来了。问她怎么了，原来：阿梅进了一家鱼店，一看，却不是送记账本的那一家。这家老板不在，只有老板娘守着铺子里。店里摆了新鲜鱼。阿梅问了一下

价钱。老板娘问她：“我没见过你，你是哪一家的大姐？”阿梅告诉了她。不料老板娘一听，很不礼貌地说道：“是她？对不起，你回去吧，就说我们这儿的鱼不卖给放高利贷的小老婆！”说完就把脸扭到一边，只顾抽自己的烟去了。阿梅感到很耻辱，也没心思再去别的店，就跑着回来了。在主人面前，还很不好意思地断断续续地转述着鱼店老板娘的话。

阿玉听着听着脸上变了色，气得半天没说出话来。心如乱麻，她自己也理不出个头绪来。混乱地交织着的复杂的感情，有如一块巨石沉重地压在她感觉被出卖了纯洁的处女的心上，使她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脸色苍白，后背直冒冷汗！

失神地盯着主人颜色铁青的脸的阿梅，只知道主人特别为难，却不理解是为了什么。当时自己只是赌气跑回来的，可现在发觉午饭的菜还没有。“真是的，从没见过这么可恶的女老板了，谁买她的鱼！再往前一点，在那个土地庙附近还有一家，刚才买鱼的钱还装在腰带里，我马上去那家买。”阿梅像在安慰阿玉似地望着她的脸，说着站了起来。阿玉看阿梅这么体贴自己，一时感到高兴，下意识地点了点头，轻轻地笑了。阿梅立即风风火火地跑了出去。

阿玉呆在屋里仍然一动不动，虽然紧张的精神松弛了一些，但涌上来的泪水却止不住地流出来。她急忙从袖子里拿出小手绢来捂住了脸。只听得胸中有个声音在喊：悔恨！悔恨！这就是那个复杂的感情挤压出来的声音。当然，不是恨鱼店里不肯卖鱼，也不是为了自己的小老婆身分让别人瞧不起而后悔、悲伤；同时也不是因为知道了自己委身的未造是个高利贷而恨未造，或后悔嫁了这样的男人。那么她悔恨什么呢？

阿玉的悔恨，并没有怨天忧人的意思。如果硬要说它含有恨什么的话，那么可以说是恨自己的命运吧。她从来没有做过一件坏事，却又总要忍受外部加给她的伤害。她对此感到痛苦。当那

次上警察的当被遗弃的时候，阿玉第一次说出了悔恨的话。再就是最近决定给人做妾的时候，又说了一句悔恨的话。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她抱着“认命”的想法，“悔恨”已渐渐冲淡了。但由于她是被人厌恶的高利贷者之妾而被别人羞辱时，“悔恨”又在阿玉的心目中浮现出来并带有强烈的色彩。

就这样胡思乱想了一会儿，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阿玉站起来去打开壁橱，从人造革皮包里拿出自己手缝的细棉布围裙，扎在腰上，走进厨房去了。

这时阿玉已慢慢镇静下来了。这个女人体验得最多的心理活动就是“认命”。遇到不开心的事，只要是往“认命”的方向想，她的神经就会顺利地移动，这已成了她的习惯了。

一天晚上，未造回来看到孩子睡下了，而老婆阿常还未睡。往常总是把孩子哄睡后她也在那儿躺着，这天晚上却在那里低着头，未造钻进蚊帐来她一点反应也没有。

未造的被褥放在靠墙的最里头，和她们稍微隔开一点。在他的枕边，放着一个坐垫，还有烟灰缸和茶具。未造坐在坐垫上，抽着烟，温和地问道

“想什么呢 还没睡？”

阿常一言不发。

未造见自己主动搭话对方置之不理，也就算了，于是故意悠悠地抽自己的烟。

“您去哪儿啦？”老婆突然抬起头来盯着未造。自从雇了佣人以后，老婆在用词上慢慢地文雅了一些，可两个人单独面对面时，又粗鲁起来，仅仅保持了一个“您”字。

未造警觉地看了老婆一眼，但什么也没说。猜到老婆大概得到了什么信息，但无法揣度这个信息的范围，就什么也不说为妙。未造不是那种轻易开口让对方找出破绽的人。

“我全都知道了。”声音很刺耳，而且尾音带有一点哭腔。

“你说什么呀？你知道了什么？”完全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口气，声音却异常温和，平静。

“太过分了！还好意思装糊涂！”丈夫那沉着的样子反而更加刺痛了阿常，她气得话也说不连贯了。只是不停地用衬衣袖子揩着涌出来的眼泪。

“这真令人糊涂！你倒是先说说看，是什么事？我简直摸不着头脑。”

“啊！您还装蒜！我问您，今天晚上干什么去啦？您总是跟我说什么今天谈生意明天也是谈生意，原来自己却去弄了个外室！”她发髻散乱，塌鼻子的赭红脸上，泪痕纵横，并沾湿了一绺蓬散了鬢毛。她拼命地睁大了泪汪汪的眯缝眼，看着未造的脸。未造挪到她身边，她忽地用力抓住了未造那夹着半截香烟的手。

“放开！”未造说着甩开了她的手，急忙把掉在草垫子上的烟头掐熄了。

阿常抽噎着又抓住了未造的手。“哪里有您这样的人！钱虽然赚得不少，却只管自己当大老板的派头，连件衣服也不肯给老婆做，孩子却交给老婆，自己倒逍遥自在养起了小老婆！”

“别吵醒孩子！女佣人也会听见！”他把老婆的手甩开压低了喉咙，却有力地说了。

阿常也不觉降低了声音：“我该怎么办哪？”说着，把脸伏在未造的怀里，抽抽搭搭地哭起来了。

“有什么怎么办的？你太傻了，别人一点火你就着！什么小老婆，你到底听谁说的？”未造一边说着一边看着她那椭圆发髻在颤抖哆嗦，同时想着一个与现在的争吵毫无关联的问题：为什么丑女人偏爱梳个极不相称的圆发髻？这时，未造感到她那让每一个孩子都得到过充分养料的大乳房，像个怀炉似的，压在了自己胸部上，于是又反问一遍：“是谁说的？”

“别管谁说的，因为确有甚事。”乳房的压力越发大了。

“就因为没有这回事，所以就要知道是谁说的！谁说的？你倒是开口呀！”

“当然说出来也没关系。是鱼店的老板娘。”

“什么？说话像个大舌头似的，简直听不清楚，呼噜的呼噜的到底是什么娘？”

阿常从未造胸前把脸仰起来，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不是说得清清楚楚的是鱼店的老板娘吗？”

“哦！我想到除了她也没别人。”未造用温和的目光安慰着老婆那充血的脸，一边安静地点上了香烟，“报馆那些记者们常说什么社会制裁这个那个的，可我还未看到过一回什么社会制裁。也许那些搬弄是非的家伙就该受到什么制裁。左近一带的什么事都想管。那种家伙的话像也能相信吗？我现在告诉你真实情况，好好听着。”

阿常头脑里像罩上了一层雾似的，考虑起问题来不清不楚，可还是在猜疑中保持了一点警觉：会不会上他的当？不过，还是集中精力看着未造的脸，洗耳恭听。刚才听到“社会制裁”这么个词，又和往常一样，未造用读报纸学会的生僻词和她说话时，她总要感到有点羞愧，心理上不由得在未造面前甘拜下风了。

未造不断地抽着烟，吐着烟雾，照旧像是要暗示什么似的，紧盯着老婆的脸，说了下面一席话：“说起来你也知道，有一个读大学时常到咱们家来的叫吉田的吧。就是那个戴着金丝腿眼镜，衣衫单薄的人。他现在到千叶县一家医院去了，可欠我们的钱还不是一年两年还得清的。这个吉田还在读大学期间，认识了一个女人，直到最近还在七曲那里租了一间房子养着她哩！他离开大学之初还按月给她寄钱来，可从今年起，既不寄钱来，也不写封信，于是这个女人就找到我，托我替她想想办法。你大概在想她怎么认识我的吧？是吉田过去说常到我们这里来不方便，怕被人看见，

就叫我到他七曲那个家里换写过借据。从那时候起，女的就认识我了。她托我，对我而言是个讨厌事，不过还是替她问了一下，可至今吉田也没个答复。女的又再三再四地托我。我也是遇上了鬼，不好拒绝。而且，她又说想搬到一个干净点、更便宜点的地方去住，托我找房子。我就替她在新开路当铺的老东家住过的地方，找到了一间，她搬那儿了。就是为了这么些事，最近有时候到她那里去坐一会，抽根烟，就有人散布谣言。她隔壁住着个裁缝师傅，教几个女孩子裁剪，人来人往是个人言可畏的地方。傻瓜蛋才把小老婆藏在那个地方。”说了这么一套话，末造轻蔑地笑了起来。

阿常睁大了眼睛，聚精会神地听着，这时用撒娇的口气说道：

“那，也许事情就是你说的这样。可你总到那个女人那儿去，时间久了天晓得会出什么事儿！反正是个图钱不要脸的女人！”老婆气愤之下把个“您”字忘了。

“瞎扯！我有了你，还会再找别的女人吗？以前我弄过别的女人吗？都年岁不小了，还吃的什么醋！算了吧。”末造发现自己的瞎编意外地奏了效，正偷偷地高兴呢。

“可是，女人喜欢像你这样的人，我放心不下嘛！”

“你这是王婆卖瓜。”

“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喜欢像我这样的人，就一个劲地夸我好。哎呀！已经一点多了。睡吧睡吧！”

末造这半真半假的辩解，虽然暂时消除了老婆的怀疑，但难保长期奏效，只要无缘坡那个“实物”还在那里一天，各种风声就不会绝迹。这些会通过女佣人之口，传到老婆的耳朵里。不过末造准备了许多诡辩之辞。你要问他谈生意何必一定要在晚上谈，他会说：“借钱的事，大清早谁会找人谈？”要问他为什么以前不是这样，他就说：“以前我的生意做得没有现在大。”

未造夫妇在风平浪静中又过了一个多月。这说明，未造的诡辩依然在奏效。不料百密一疏，在他没想到的地方出了破绽。

趁着丈夫在家，阿常乘早晨凉快出去买点东西，就带着女佣人到广小路去了。返回来时刚走到仲町，女佣人从背后拉了她一把。“干什么！”她烦躁地申斥女佣人一声。佣人默默地指着站在左边店铺前的一个女人。阿常心不在焉地扫了一眼，脚步不觉停住了。那个女人也恰好回过头来，阿常和她打了照面。

阿常开始以为是个艺妓。并于仓促间得出这样一个印象：如果是个艺妓的话，在这一带恐怕没有比她长得更匀称更动人的人了。可是马上又觉得这个女人与艺妓比，似乎缺少一点什么东西。究竟是什么东西，阿常说不上来。如果硬要解释，只能说是打扮和举止上的一种夸张吧。艺妓都穿得很讲究，讲究得有几分夸张。由于夸张，就必然失去雅致。阿常感觉那个女人缺少的东西，就是这种夸张。

站在店前的女人，似乎下意识地感到有人从身旁走过却忽然停住了，便回头看了一下。但在这个陌生人身上，没有看出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于是她把洋伞靠在稍为向里并拢了的膝盖间，从腰里拿出一个小钱包。

阿常盯着看的眼前这个女人，正是早晨去看过阿爹回来顺便来买牙粉的阿玉。

阿常走出几米远时，女佣人悄声对她说：“太太！就是她！那个无缘坡的女人。”

阿常轻轻地点了一下头。看到阿常并没有产生什么特殊的反应，女佣人倒感到很意外。其实，当阿常感到那女人不是像个艺妓的时候，她已经本能地察觉到是无缘坡那个女人了。在这之前，女佣人不是一般地告诉她有个漂亮女人，而是特意拉她的袖子，而且另外还有一个特别的事影响了她。那就是阿玉靠在膝头上的那把洋伞。

还是一个多月以前，丈夫有一天从横滨回来，带给她一把遮阳洋伞。伞把特别长，伞面却并不宽。高个子西洋女人拿着它当玩意儿倒挺合适，又矮又胖的阿常拿在手里，夸张点说就像是拿一根竹竿儿顶着一块尿布似的。所以她原封不动收起来，一次也没用过。那把伞是白底染着蓝色细格子布纹的，阿常早就注意到，站在店前的女人把那把洋伞和自己的一模一样。

阿常只觉得心里七下八下，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来。对丈夫该怎样办，该怎么质问他，也想不出个主意来。可是，又恨不得马上抓住他，一定要说点儿什么才行。她还想起来：他买洋伞回来的时候，自己曾是多么高兴！以前他从来没主动买过什么东西。怎么这一次竟然带了礼物回来，当时还有点儿不理解。这不理解，主要是想到为什么忽然对自己体贴起来了。现在看来，多半是那个女人要他买，才顺便给我买的吧。一定是那样。我还傻乎乎地感激他呢！不仅是伞，那个女人穿的戴的恐怕都是他买的！而且对那女人比对我们大方多了，就像我撑的这把羽缎伞和那把进口伞就不一样，我就不如那女的穿的戴的。不仅是我，就连想给孩子添件衣服，他也不肯轻易添置。说什么男孩子有件窄袖褂子就可以了。对女孩子，就说给小女孩子做衣服不划算。一个有几万块钱人的老婆孩子，哪有像我们娘儿们这个寒酸相的？现在有答案了，也许就是因为有了那个女人，才把我们娘儿们不当人待！他还说她是吉田先生的姘头，原来是假的！或许从她住在什么七曲地方时候起，就是他养着她的！是的，肯定是的！手头宽裕以后，他自己穿的、用的都讲究起来了，并说为了应酬没办法，其实也是为了这个女人吧？他从来也没带我出去游逛过，可肯定是带着那个女人到处游逛！哎，好窝心！突然佣人喊了起来：

“哎，太太您想去哪儿？”

阿常吓了一跳，站住了。刚才她只顾低着头飞快地走，原来已走过自家门口还在往前走。女佣人放肆地笑了起来。

等阿常回来的时候，末造他已经不在了。他要在家里时，阿常虽然不知该说什么好，但无论如何总要和他闹一番的，可现在却泄气了。又要准备午饭，给孩子缝了半截的夹袄也要缝起来。阿常又和往常一样，机械地做着事，想和丈夫拼命的勇气不知不觉地一点一点地泄了。以前也有过几次，开始气势汹汹地想用脑袋撞石墙，和丈夫闹起来。但每次听着丈夫似乎是在讲道理，油腔滑调，倒也不是被他说服了，不过听着听着不由自主地就软了下来。今天，似乎连这第一斧头都没有抡出去。阿常和孩子们一起吃午饭。给吵架的孩子讲道理，然后缝夹袄，准备晚饭。吃过晚饭给孩子们洗过澡，她就接着洗。饭后孩子们跑出去玩儿，玩累了又回来。女佣人在固定的地方铺被褥、点蚊香。阿常伺候孩子们睡下，还不忘给留给丈夫的晚饭扣上纱罩，在火盆上挂上铁壶，放在套间里。丈夫没回来吃晚饭的时候，她总是这样子做的。

这一切阿常都机械地做完了，然后拿起一把团扇钻进蚊帐里坐着。这时那个幻觉又一次浮现在眼前：自己的丈夫现在正在早晨碰到的那个女人那里。不觉有点坐卧不宁了。怎么办？怎么好？早晨回来的时候，恨不得马上找到丈夫，可我会说什么呢？我这个人只能说些不着要害的话。于是那个人又会说些真真假假的话，把我骗过去。他是那么个能说会道的人，吵起架来我只好认输。干脆不吱声？可不做声又会怎样呢？有那个女人缠着他，他会管我怎么死活？怎么好？怎么办？

翻来覆去地想，想着想着还是怎么办的老问题。不由得头昏脑胀了，什么都搞不清楚了。不过还是决定了一件事：硬吵硬闹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她决定不吵了。

这时候末造回来了。阿常故意拿起团扇，摆弄着扇把儿，一声不吭。

“哎呀！又有点不对劲呀！怎么啦？”因为老婆虽然不曾照例问一句“您回来了”，可也不像生气，情绪还好。

阿常依然不做声。虽然想避免冲突，可一看到丈夫回来，那股恨劲儿又上来了，几乎又忍不住要闹起来。

“你想的又是那无聊的事吧？算了算了！”末造把手搭在老婆肩上，摩挲了几下，坐到自己的被子上去了。

“我是在想我今后怎么办才好。想离开，又没有个娘家，又有孩子。”

“你说什么？你在想今后怎么办？用不着怎么办呀！天下太平啊！”

“当然，您当然太平乐呀！要是我怎么样了，您就更乐了。”

“真是说笑。你怎么样？不会怎么样。就这样很好嘛！”

“您只管捉弄我吧。总归我是个无足轻重的人，不配跟你谈正经事。不但不是可有可无，肯定是没有我更好呢。”

“胡说八道。说什么没有你更好，真是大错而特错。没有你简直没办法。就光照料孩子这一点，谁能顶得了你。”

“那好办，再来个漂亮的后妈，一样会照料的。”

“瞎掰！父母俱在，怎么会变成后娘的孩子。”

“是吗 真是这样吗 唉 真是不错 难道您想就这样下去吗？”

“那当然。”

“是呀。一个漂亮妞，一个丑婆娘，打着一样的洋伞！”

“哎呀！你在说什么！怎么跟滑稽剧里的道白一样。”

“是 我这样的人反正上不了正戏。”

“不谈戏了，说点正经的。你说的洋伞是怎么回事？”

“您心里清楚！”

“我清楚什么？一点儿也不清楚。”

“那我告诉你。你不是有一回从横滨给我买了把洋伞吗？”

“是呀。”

“是为了我买的吧？”

“不是为你 难道还会给了别人吗？”

“那是给无缘坡那个女人买的！良心发现想到我头上，顺便才又给我买了一把！”两人就谈着关于洋伞的事，不过，因为谈得这么具体，阿常那压抑着的痛恨不觉又涌上了心头。

这事可以说是一语中的，击中了要害，末造不由得吓了一跳。但他却故意显出发愣的样子，说：“简直是瞎扯！怎么，你是说吉田的女人也有一把和我给你买的一样的伞吗？”

“没错，您给她买的和我的一样，她自然也有同样的伞了。”她的声音变得格外地尖锐。

“就这事？真不像话。你拉倒吧。不错，我从横滨给你买的时候是说做为样品进口的，可现在在银座那一带到处都在卖。戏里常有什么‘不白之冤’的事儿，这事倒真是不白之冤呢。怎么？你是说碰到吉田的女人了吗？你认出她来了？”

“怎么认不出来？这一带谁不认识她？是个佳人嘛！”恶狠狠的语气。以前，只要末造假装糊涂，她最后总要相信他说的，可是这一次，嫉妒的感觉是那么强烈，仿佛亲眼看见他俩的事似的，所以末造怎样辩白也无法使她信服。

末造原也想问问她是怎样碰上那个女人的，打招呼没有，等等，可又想到这种时候，追根究底只会起副作用，便故意不去问了。反而说“她是个美人儿，可她也算得上漂亮吗？一个大扁脸！”

阿常没有做声。不过，丈夫挑出了自己恨透了的女人脸上的毛病，多少缓和了一下她的愤怒。

这一夜，两个人照例在夫妻吵嘴后，又和好了。只是，在阿常心里，仍然是刺痛的感觉。

末造家庭中的空气，逐渐变得沉闷凝滞。阿常有时候什么事也不想干，呆呆地望着空中。连照料孩子的心思都没有，孩子们要点儿什么东西，她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狠狠地骂孩子一通。骂完之后又马上向孩子道歉，或是独自垂泪。佣人来问弄点儿什么菜，

她会说：“你看着办吧。”或者干脆不答。以前，孩子们虽然在学校被同学们说是放高利贷人的孩子而受到欺负，但总是格外的干净利落。可最近变得有时竟会满身灰土，穿着脱了线的衣服在马路上玩。女佣人看到太太这个样子，就像笨人骑懒马，她也乐得轻闲，以致碗柜里的鱼放臭了，青菜变成了干菜。

一向喜欢让家里搞得有条不紊的末造，看到这么乱糟糟的，心里难过。他很清楚症结在哪里，自己是罪魁祸首，所以埋怨谁也不是。何况，末造平生最喜欢的就是：责备人的时候也像开玩笑似的说得很轻松，让对方自己去琢磨。谁知现在这种开玩笑的态度，似乎弄得老婆不高兴。

末造开始悄悄地观察起自己的老婆来了。而且发现了意想不到的事。那就是他在家的时候，阿常这种不正常的神态越严重，反而是他不在家的时候她倒常常像醒过来似的，专心致志地做事。听了孩子们和佣人的话，自己摸清了这种奇妙的关系后，开始是吃了一惊，后来他那聪明的脑袋立即想到了：这是因为她恨我的作为，所以看到我的脸就犯病。我原是为了不使她感到我对她冷淡、对她疏远，谁知我在家里她反而不高兴。这就如同是吃药反添病，真是何苦来呢。今后反其道而行之，且看如何。

末造变得比以前走得更早了。可是效果更糟。出去得早，老婆开始只是看着。回来得晚，头一次就一反过去的只是给点难看的脸色的消极抗议，而是怒气冲冲地紧逼上来问：“您在哪里消遣到这种时候？”接着就大哭。第二次又想早出去的时候，就问：“您这么早去哪里？”拦着不让他走。对她说了去处，她说是撒谎。不理她往外走，她又说有点事一定要问，只需要一会儿。不是抓住衣服不放，就是堵在门口不让，也不怕女佣人看见，就是不让末造出去。末造原是个有什么不高兴的事也用开玩笑的办法不把事情闹大的性格，可现在不得不使劲扯开老婆死抓不放的手，老婆跌倒在地被佣人看见也不管了。有时，末造老老实实在地留下来，

问她到底有什么事要问，她就提出“您究竟打算把我怎么安排”或是“就这样下去我将来怎么办”这样一些决非一时半会能解决的难题。总之，未造针对老婆的病症下的早出晚归的药方，丝毫也没有见效。

未造想：呆在家时老婆老犯病，想躲出去她拦着不让走，看来，这是她非要我呆在家里好与我吵架，主动找碴儿的。这时他记起了一件往事。他第一次到妓馆里，看到有一个非常风流的艺妓，好像是叫阿俊。这个女人醉醺醺地，不知为何生气，满嘴脏话。当时自己默默地听着，至今却还记得。“听我告诉您，女人要有个时不时地揍自己一顿的男人她才爱呢。您记住我的话没错。”不仅是艺妓，也许女人都是这样。最近阿常这家伙总是一个劲地把我拖在身边，主动找不痛快。看得出她是想叫我搞她一下的，是想挨揍！是的，是想挨揍。没错儿！阿常以前为我当牛做马，能吃饱就不错了，却总是埋头干活，所以变成了个畜生，女人的特性一点也没表露出来。现在，自从搬到这里来以后，用上了下人，被人喊着太太，过上很像个人样的生活了。于是像阿俊说的那样，该挨一通揍了。

再看看我怎么样呢？当我还很穷的时候，随便别人怎么损我都行，对乳臭未干的毛孩子也会喊先生老板，低头哈腰。别人踩我踢我都无所谓，只要不蚀本就行，就是这样过来的。每天不管到哪里，也不管是在谁的面前，狗也似的爬着走过去叩头作揖。可是和人打交道当中我发现：对上级低三下四的人，对下级则冷酷无情，专门欺负弱者，喝醉了就揍老婆孩子出气。我没有什么上级下级，只有顾客。在能使我赚钱的人面前，我会恭恭敬敬。其余的人不管是谁，有没有都一样。我不愿和他们打交道，完全不理睬。我决不去干那打人的事儿。与其干那些徒劳无益的事，还不如算算我的利息收入呢。对自己的老婆也是这么对付过来的。

阿常这家伙可能就想让我打她。可对不起，我就是做不到这

一点。如果叫我榨欠钱人的油，那要是个袖子我会挤出它的苦水来。可叫我打人，我谁也不会打。未造这样想。

无缘坡的来往行人多起来了。因为已到了九月，大学开学了，回乡的学生全都回到这一带的住处来了。

阿玉百无聊赖地站在窗内，懒散地靠在柱子上，呆呆地看着街上的动静。一过三点，学生们就三五成群地从那里走过。只要有学生走过，隔壁裁缝师傅家里，就会响起姑娘们的一片像麻雀叫似的叽叽喳喳声。阿玉有时被这些声音所感染，不由得要注意看一看是什么样的人在走过去。

当时的学生，有七八成都是后来所谓的壮士气质的人，偶尔有带绅士风度的也是在毕业前才会出现。那种皮肤白皙、眉眼儿清秀的，总有点轻薄相，机灵却不可靠。反之，有的虽然学问很深，但在女人的眼里，却觉得有些粗鲁，不讨人喜欢。即使这样，阿玉还是有意无意地每天要看看窗外路过的学生。而且有一天，她忽然感到自己心里好像产生了某种萌芽，不觉吓了一跳。她为在自己的意识下孕育、成形，突然跳出来了的一团想象，大吃一惊。

阿玉原是除了想让阿爹幸福一点之外，没有别的奢望，因此总算说服了固执的阿爹，给未造当了妾。而且她把这看成是心甘情愿，一想到这种自我牺牲的行为，便获得了一点精神上的安慰。当她得知自己所依靠的人竟是一个放高利贷的，这时，她为这意外的打击而若有所失。她无法排除胸中的郁闷，本想对阿爹说明真相，让老人为自己分担一点烦恼。可当她到池边阿爹那里去，亲眼看到了他平静无忧的生活时，又不忍心在老人已经端在手上的酒杯中，加进一滴苦液了。她决定宁肯自己独自苦恼，也要把它深埋在自己的心里。这时，一向依赖别人惯了的阿玉，第一次感到自己能够独立了。

从这时候起，阿玉的言行开始出现一些细微的变化。未造来

了，她也一反过去的毫无城府的真诚的接待，而是有意识地给予礼遇了。这时候，真正的灵魂似乎离开了她的肉体，躲在一边看着这一切。而这个真正的灵魂，既嘲笑未造，也嘲笑像木偶般由人摆布的自己。阿玉开始觉察到这一点时，不由得吃了一惊！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阿玉逐渐习惯了这种灵肉分离。又感到似乎自己的心本来就该如此。

从那以后，阿玉对未造的接待越来越周到，而心却越来越疏远了。未造养着自己也没有什么值得感激的，自己对未造的所作所为不感恩也没什么对不起他。同时又觉得，自己虽然没什么教养，也没什么本事，但就这样永远由未造摆来摆去，未免有点可惜。她看着路过的学生，不禁想其中有无可靠的人，会不会把自己从目前的境遇中搭救出去？而且当她意识到自己深深地陷入这种非非之想时，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

在这种心理状态时，阿玉结识了冈田。对于阿玉来说，冈田本来不过是从窗外走过的一个学生而已。不过，他既是美男子中的佼佼者，而又平易近人毫不装腔作势的态度，使阿玉对他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亲近之感。以后，每天从窗外向外张望的时候，就总盼望那个人从窗下经过。

虽然与冈田没有互道名姓，也不知道人家住在哪里，但在几次隔着窗子照面后，阿玉自然地感到亲近了。有一次竟无端地嫣然一笑，当然，这只是一时疏忽，疏于自制的刹那间的事，在生性温顺的阿玉心中，并不是有了明确意识想要挑逗别人而故意做出来的。

冈田第一次脱帽向她打招呼的时候，阿玉心跳得厉害，脸上也感到发烧了。女人的直觉是敏锐的。冈田脱帽只是一个礼貌性的动作，并非有什么特别的意思，这一点阿玉心里很清楚。不过，这种隔着窗棂可望不可及的、无言的交际，倒使她无比高兴，冈田当时的神态在她的大脑里反复地重现。

一般人把妾娶回家里，还可以受到一般的保护，而阿玉做外室，就又有无言的苦衷了。阿玉家，有时有人骚扰，阿玉感到害怕，便主动和邻居交往了，有时做点可口的菜，也派阿梅给隔壁独居的裁缝师傅送过去。

这师傅叫阿贞，是个年过四十白净的女人，徐娘半老，却还风韵犹存。一天早晨，阿贞过来谢阿玉前天送给她的东西，两个人站着聊了一会儿。阿贞问道：“您认识冈田先生啊。”

那个学生的名字叫冈田，阿玉还不知道。不过，裁缝师傅问的肯定是他。她这样问自己，一定是那人向自己打招呼的事被她看见了。在这种场合，不管怎样自己只有承认。这些念头闪电般掠过了她的心头。阿贞还没看出她的犹疑，便听阿玉说了一声“是的”。

“他很出类拔萃，听说品行也很好呢！”阿贞说道。

“您很了解他吗？”阿玉不再胆怯。

“听上条的老板娘说，住在她那里的那么多学生，还没有一位超得过他的呢！”阿贞说完就回去了。

阿玉感到好像是自己被人赞扬了一般。高兴得嘴里不断地重覆着“上条，冈田！”

一天，一条大青蛇钻进了阿玉的雀笼子，正吞噬着一只小雀，冈田正好经过这里，帮助杀死了大青蛇，救下了另一只小雀，这样，以前只是打打招呼的冈田，现在居然和她面对面地谈上了话，因此，阿玉的心情起了连自己都觉得意外的变化。女人们会有一些虽然很喜欢但并不一定想买的东西。比如橱窗里摆着的一些手表啦、指环啦这类东西，女人们只是有什么事从那里经过的时候，却一定要停下来看一看并不一定想特意跑到那里去。一种想得到的欲望和自知买不到手的，不得不放弃的心情搅合在一起，会产生一种并不是十分痛切，但却是微弱而又感伤的情绪。女人们喜欢品尝这种滋味。可是，如果女人决定想买一样什么东西，那就

和这不一样了，她会为此而感到强烈的痛苦，她会为此而苦恼得坐卧不安。即使明知等几天就会到手的，她也等不及。有时她不怕酷暑严寒，不顾雨雪夜深，念头一起，一时冲动，就马上跑去买。那些做扒手的女人，其实也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毛病。只不过是混淆了这两种喜欢的东西和想要买的东西的界限罢了。对阿玉来说，以前冈田只是她所喜欢的东西，现在忽然变成了马上想要买的東西了。

阿玉正设法和冈田接近，想以冈田帮她救了雀儿的事为借口。首先计划的是让阿梅带点什么礼物去向冈田道谢。不过，买什么礼物呢？藤村的小豆包？那也太简单了，任何人都会做的。那么就用碎零布头儿给他缝一个胳膊肘垫儿吧，可冈田先生会不会笑话她像个不谙世故的女孩子在谈恋爱呢？翻来覆去没想出什么好主意来。就算是想好了送什么东西，可又叫阿梅怎么个送法呢？名片前不久倒是印了，不过，只是一张名片也太单调了。应该写点什么。可这又难了。在学校只读了普小就没有再读了，以后连字都没有机会写，写不出像样的信来。当然，要托隔壁那位曾在大公馆做过事的师傅是不会费事的，可自己又不愿这样做。自己虽然在信里不会写什么不可告人的悄悄话，可给冈田先生写信的事，让别人知道了到底不大妥当。咳！究竟怎么办呢？

就像来来去去地走动一样，阿玉把这一点事顺着想过去又倒着想过来。即使未造来了，阿玉一边替他斟酒一边也在想。未造怪她：“你在想什么心事？”“噢哟，我什么也没想啊。”她马上给他一个毫无表情的笑脸，可心却在暗自突突地跳。不过，她近来已经变得成熟多了，她若瞒着点什么事，连未造那么锐利的眼睛也难以看出来。未造走后，她做了一个梦：买了匣装点心，让阿梅送给冈田，可阿梅走后她又忽地想起既未带名片又没有带封信去，梦就惊醒了。

第二天，不知冈田这一天没有出来，还是自己没看见，阿玉

没有看到那张令她思念的脸庞。第三天，冈田又照例从窗外走过，他向窗内瞟了一眼，由于光线太暗，两个人不曾打照面。第四天，到了冈田每天走过的时间，阿玉拿了一把扫帚，把那什么垃圾也没有的格子门里边扫过来扫过去；把摆在那里仅有一双低木履摆来摆去。阿梅看见了，赶紧说：“啊呀！我来扫吧。”她却说：“不用了，你去照看煮的东西吧。”把阿梅赶回去了。刚好，冈田过来了，脱了帽子向她致礼，阿玉手中拿着扫帚，直挺挺地站在那里，脸色通红，却一句话也没说出来，傻傻地看着冈田过去了。阿玉像甩掉烫手的火炭似的，把扫帚扔掉，脱下草鞋跑进去了。

坐到火盆箱子旁边的阿玉，一边拨弄着火，一边在懊丧想自己是多么愚蠢啊！因为今天这样的凉快天气如果开着窗户往外瞧，肯定惹人笑，所以才特意装做扫地的样子，眼巴巴地等着，可人家向自己打招呼了，反而一句话也没说。在丈夫面前想说的事从来没有说不出来的时候。可在冈田先生面前为什么张不开口呢？人家曾帮了我大忙，说个道谢的话本来是很自然的事。可今天没能说，今后还有机会再同人家搭腔吗？想好的话究竟为什么没有说出口呢？当时确实想说点什么，只是不知道怎么称呼他好。不好意思亲热地喊“冈田先生”。可又不能说什么“喂喂”！真的，这样想来，也难怪当时惊慌失措了。因为连现在这么冷静地想过之后，也还不知道该怎么说嘛！不，不！这样想，就说明自己还是糊涂！打什么招呼嘛！应该直接跑出去。那么冈田先生必然会停止脚步。只要人家停住，我就说些：“前天承您帮了大忙”什么的都可以。阿玉如此想来想去，一边拨弄着火，铁壶盖子跳起来了，她把盖子揭开让它出气。

此后，阿玉就反复地琢磨两种选择哪一种更好：是自己开口打招呼呢？还是派人去？天气越来越凉，无法再开窗户了。院子本来只是早晨扫一次，自从上次那回事以后，阿梅每天早晚都要扫一次，自己也插不手了。阿玉就把去澡堂的时间往后推，想在

路上碰到冈田。可到坡下澡堂去只有几步路，总也碰不上。派人去的事，也是时间越久，越不便再去了。

这时，阿玉又产生了一个新想法：对冈田先生帮过的忙，是应该感激的，既是非道谢不可，却又一直没做，那么冈田先生一定也知道我在感激他。保持这么一种关系，或许反而比随便道个谢还要好些。

可是，阿玉巴不得尽快去接近冈田，而感激他的帮忙是个最好的借口，只是想不出接近的办法和方式，因而只有每日独自在心里想来想去。

阿玉本来性情刚烈，自从给末造当外室以后，饱尝了人们轻侮、嫉妒的苦头，为这，竟养成了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可她的本性是个好人，还没经过多少世面，对于去接近住在公寓里的学生冈田，感到很是棘手。

不久，遇到晴朗的秋日，打开窗户后又有和冈田打招呼的机会了。不过，有一次好容易有了交谈、递手巾的机会，而两人关系竟一点儿也没有更进一步的发展。说上话后和以前一样，情况丝毫没有发生变化。阿玉感到十分焦躁。

有时末造来了，隔着火盆相对坐着说话时，她就想，如果是与冈田先生这样该有多好！开始，每当这样想的时候，还暗自责怪自己太无道理，渐渐地，竟一边毫无顾忌地想着冈田，一边应付着末造的谈话。随后又变得干脆不理睬末造，只管闭着眼睛一门心思地去想冈田了。有时梦中竟和冈田在一起了。没有任何波折和繁琐的程序就相会了。正想到“啊！太高兴了。”忽然觉得不是冈田而是末造。有时突然惊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为此烦躁得哭起来。

十一月不知不觉到了。一连几天小阳春天气，打开窗户也不惹眼，阿玉又可以每天看到冈田了。在这之前，阴雨连绵的微寒天气，有时两三天看不到冈田，阿玉就郁闷不乐。不过，她到底

是个单纯朴实的女人，决不会毫无道理拿阿梅撒气，更不要说对未造显出厌烦的神色了。只是在心情不快时，她就把胳膊肘抵在火盆框上，呆呆无语。阿梅偶尔问她一句：“您哪里不舒服吗？”她也懒得回答。现在，又可以每天看到冈田了，她的心情又舒畅起来。

寒冬临近，天气逐渐变冷，阿玉家洗物槽前踏脚地方埋着的木板上早已经染上了一层白霜。

阿玉一般早晨醒来就躺不住，现在只要阿梅一说“今天早晨洗物槽结了冰，您再睡一会儿吧”，也就在被窝里不动了。教育家告诫青年们说：晚上进了被窝儿应该马上睡，睡醒了就马上起来。一个年轻力壮的身体，捂在暖被窝里，会引起有毒的花草如火焰般盛开的邪念头！阿玉躺在暖被窝里也会想入非非。她眼睛里会产生一种光亮，像喝醉了酒似的从眼角到两腮涨得通红。

这时候，只听到格子门哗啦一下被打开了，随即响起阿梅那亲热的“您来啦”的声音。

“哈哈！睡懒觉啦！”说着，未造坐到了火盆箱子前面。

“哎呀！对不起，您好早啊！”阿玉那朦胧的笑脸，未造觉得比以前更迷人了。一天比一天漂亮起来了。由开始时少女般的楚楚动人，变得最近的婀娜媚人了。未造竟把这种变化，看做是在自己的调教下阿玉懂得了风情，而沾沾自喜。实际上，原来对什么事都能明察秋毫的未造，现在却可笑地把自己心爱的女人的精神状态看走眼了。阿玉原也是个心无二意侍奉丈夫的女人，不过，由于近来的一系列变化，她一时感到烦闷，一时又反躬自省，终于达到了可说是狡猾的自觉境地，神情变得异常冷静了。一个女人只有接触过许多男子之后才会达到这样的境地。未造被阿玉这种不自觉的狡猾境地愚弄，却反而感到是愉快的刺激。而且，阿玉一边变得狡猾，又一边逐渐变得自甘堕落起来。这种堕落反而

扇动了末造的情欲，感到阿玉更加迷惑诱人了。这一切变化，末造没有察觉到，因而便真的被阿玉媚住了。

阿玉躬着腰把脸盆拖近，对末造说：“请您把脸转过去。”

“还用回避吗 你洗就是啦。”

“可您看着人家怎么洗？”

“真麻烦 这样行了吧？”末造一边吐着烟，一边背向廊子 心里想着：她真天真！阿玉也不宽衣，只把领子放松，匆匆地洗着脸。比平时要马虎得多。末造开始还是背向着她的，呆了一会儿又转过脸来朝着她了。只是阿玉在洗脸的时候是背向着末造的，所以没有发觉，及至洗完了脸，对着镜子梳妆时，才在镜子里看到了末造衔着烟在看自己。

“哎呀！您真不听话！”阿玉虽然口里说着，手还是在梳理头发。松垮的领子下面，露出了从脖颈儿到后背的一块三角形的细白嫩肉来，又因为她高举着双手，整条柔软而丰满的胳膊都可以看见。这都是末造百看不厌的。于是想到，如果自己默默地只是等着，也许阿玉会过分地赶着打扮，因此故意显出很轻松的样子来，慢吞吞地说道：“你不用急嘛。我是有点事才来得这么早的。我曾说过今天晚上要来，现在为了一点事，却必须到千叶县去一趟。如果办得顺利，明天可以回来，也说不定要到后天才回来。”

阿玉正在梳头，听到这里“啊”了一声，转过头来，脸上露出躁动的神情。

“你要老老实实地等着我哟！”末造半开玩笑地说着，把香烟盒收了起来。接着站起来，走出去。

阿梅觉得女主人的个性一向很平和顺畅，不过，今天早饭时的脸上，却露出异常兴奋的神情。从先生离开起到现在，那微微发红的脸蛋儿上的笑影还没有消失。阿梅的头脑里自然也产生了一个“这是为了什么”的问号。不过阿梅到底是个头脑简单的人，这个疑问很快就没了。只不过是阿玉这种高兴的心情感染了她，她

也感到高兴而已。

阿玉一动不动地盯着阿梅！那本来就高兴的脸，显得更加兴奋，说道：“你想不想回家去一趟？”

阿梅睁大了惊异的眼睛。因为从明治十几年时候起，江户时代的商人家的习惯规矩就是，佣人除规定的假日外，不能随便回家去的。

“今天晚上，先生大概不会来了，你若想回家就回去住一晚上也可以。”阿玉连着说了几遍。

“真的么？”阿梅并不是抱有怀疑才这样问的，只是感到这是过分的恩赐，才说了这么一句。

“怎么会是假的！我不会跟你开无聊的玩笑呢。厨房你不用收拾了，现在就可以走。今天回去好好玩一天，晚上就住下吧。不过，明天可要早点儿回来哟！”

“是！”阿梅高兴得脸涨得通红。

吃过了饭，虽然主人说过不必收拾厨房，可该洗的不洗一下说不过去，阿梅于是在小桶里打了热水，正在洗着碗碟，阿玉拿着个纸包儿走了进来，“哟！你还是在收拾哪！就那么几个碗碟不费事，我来洗吧。你的头发昨天晚上梳过，用不着动啦，快去换衣服走吧。我也没有什么东西给你带回去，这一点你拿回去吧。”说着把纸包儿递了过去。里边装着那通常用的像纸牌的五角绿票子。

把阿梅催着走了之后，阿玉利落地系上围裙，掖起衣襟，拿起碗碟洗着，这种活计，对阿玉来说原是训练有素的，应该说是会比阿梅干得更快，但是怪得很，今天她像是在做什么新奇事地，竟干得比小孩子弄着玩儿还要迟缓。拿起一个碟子，五分钟也放不下来。阿玉脸上却红通通地显得精神，眼睛失神地望着天空。

在她的脑海里，正闪现着极为浪漫的种种想象。总的来说，不

论什么事，当一个女人还没有下定决心时，她会左思右想瞻前顾后犹豫得可怜，可是一旦下了决心，她又决不象男人那样事事踌躇，会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只顾一个劲儿地向前冲。一个深有智虑的男人会被疑惧障碍的事，女人却不屑一顾。就这样，有时她们敢于做男人所不敢的事，竟然也会有成功的时候。阿玉原是想接近冈田的，可她却犹豫得甚至使局外人都感到不耐烦了。不料，从今天早晨末造来告诉她要到千叶县去之后，她竟像是在顺风中鼓起了帆的船，正照准对岸直驶过去！佣人阿梅也回家去住下了。从现在起一直到明天早晨，自己是个毫无约束自由的身子。想到这一点，阿玉就已经高兴得不得了。接着又想到事情是这样的顺利，这是最后目的也不难达到的好兆头。冈田先生决不会恰好在今天不从家门口走过，有时甚至往返要走过两次呢。那么即使有了什么差错漏掉一次，也决不会两次都错过。今天天塌下来也要和他搭上话。只要决心向他搭话，总不会留不住他的。自己现在已经落得个当妾的下贱身分了，而且是个放高利贷的小老婆！可是，比起当姑娘时的自己来，只有出落得更妩媚了而决没有变丑。塞翁失马，焉之非福。在不幸的遭遇中竟也有意外的收获，自由也渐渐学会了怎样讨好男人了。如此看来，冈田先生决不会把她看做是个讨厌的女人吧。不！决不会。如果他讨厌她，就决不会每次打照面总要向她点头了。那一次替她除蛇的时候也是的，如果不是她家的话，也许就会装做不知道走过去了。而且，自己是如此地思恋着他，自己的一番情意，即便不是全部也决不会一点儿都打不动他。哪里！也许事情会比自己想的还要容易哩！她这样想着想着，小桶里的热水早已变得冰冷，而她也丝毫没有感觉。

（摘编自森鸥外的《雁》）

## 白银打造的宝刀

阿兰不能忍受生活贫困，她想：要么把自己的眼睛弄瞎，要么让丈夫早点死。现在机会来了：王爷给了她丈夫五十两白银，命他打造宝刀。

春日的傍晚，云雀声伴着晚钟唱和。暮霭之中，柳荫朦胧，唯有小溪边的白杜鹃尚依稀可见。清澄的月光开始笼罩万物，轻柔柔的。杉树林中，炊烟四起；里长户后青竹丛，寂静无声。于是，云雀声歇，百鸟投林，酣然入梦。在这等悠然的傍晚景色中，即使那些刻板无趣的男人，也会怡然自得地衔着烟管，悠闲远眺，而他们的妻子，这时正忙于将午林时摘来的“笔头菜”煮熟，精心烧制出一份色香味俱全的菜肴，摆到劳累过一天的丈夫面前。小儿绕在母亲身后，把头从蹲着的母亲肩头伸过来，探寻着母亲露在外面的乳房，急切地想吮吸一口奶汁。——此种田园野趣，大概可与极乐世界相提并论吧。

不过，这里也有另一番景象：村头一间简陋泥屋，屋柱已经倾斜，稻草屋顶早已朽败，真不知刚过去的冬天他们是如何熬过来的。泥筑的墙壁，半数已剥落。屋中传出了激烈的说话声。只听得一个女人轻浮刺耳地说道：“怎么，你还要喝？你这个醉鬼，还是适可而止罢。我的两条腿已经醉得走不动了，不想去。再说，你有钱吗？咱们老是赊账，人家做买卖的，赊账不还不会给好脸色啊。就说刚才，我本想赊三合（一合相当于十分之一升），就是因为又要赊账，自己先就往少里说，‘请给我打二合罢’，可那个

掌柜的，做出一副老大不乐意的样子，说什么‘本月三十您准还钱吗？三个月前赊的账还没还清，如果您不能保证还清，那可不能再赊给您。’这个老秃头，说了这么一大车趾高气扬的话，那语气，就仿佛人只要一时倒霉，就永远别想翻身，说什么有指望没指望，真是太把人看扁啦。我本想说上他几句：‘就这点儿破酒，就是赊你个一石三石（一石等于1000合）的，你也犯不上瞧不起我们这些在娘胎里就受穷罪的庄稼人啦。你别那样嘴无遮拦，净说些讨人嫌的话！’可是我转念想，要是真那样说了，今天晚上这酒还喝个屁。我强忍住心头怒火，按捺着火爆脾气硬是用笑脸讨好那个老东西。我说：‘实在对不起，上个月因为多买了点便宜的生铁，所以没付清您的账，真真是……不过，这回订锄、镐、镰刀的人很多，这回连同以前的欠账，一定能一次全部还清’，别看咱们没活儿，我一顿胡吹，总算骗过了那老头子。现在还让我去，我不，你若是想喝，那你自个儿提着酒瓶打去！这种丢人现眼的事，我已经干够了。什么？你说这酒是我喝了一大半，若是我该喝多了，那我给你赔罪。啊啊，困极啦，让我给你道个歉，睡觉去。夜真短啊，我说我的好老公，你也别拖拖拉拉的，赶快睡吧。哎，你还嘀咕些什么呀？你要是疼我，我虽是个妇道人家，也会到房后的水井里给你端杯清水来，帮你醒醒酒。天下哪有一个男子汉逼他老婆给他赊酒的呢。哎哟，你发火啦？你一发火，我可怕死喽。嘿，我哪敢瞧不起自己的男人呢。像你这样有头有脸的、富有的、不把自己太太的衣服首饰送到当铺里去的好丈夫，我怎么敢瞧不起哪。而我这个一向没受过今天这份穷罪的人，曾经在江户城长大见过大世面的人，现在之所以没有被这个穷乡下酒铺子伙计的慢怠都是托您的福哪，我真是一辈子也感激不完哪。”她这样说了一大堆尖酸刻薄的话，然后在炉灶的烟管上狠命地敲了几下，随即说：“怎么老是塞住？这废物，一点不中用！”一直很少答话的丈夫这时稍稍抬高了声音回答道：“你不愿意去打酒

就算了，用不着和我找碴儿。要发牢骚，我也一样。我今天这个样子还不是因为你。本来差一年我就会做一名正式的锻刀工匠了，师傅已经答应的。可是鬼使神差，我看上了你，结果我弃武藏守正光师傅教我的大恩于不顾——老人家手把手地教我使用风箱的诀窍——和你私奔回到老家来。我父亲脾气倔强，不同意咱们的事儿，他对我说：‘你背叛了师傅，再也无颜面见师傅了，我也不准你进门。如果你和那个女人一刀两断，向武藏守师傅谢罪，还有商量的余则，否则我和你断绝父子关系！’你总该记得吧，当我一看到你那泪水盈盈的双眼，我打心眼里不忍心丢下你不管，我明知这是忤逆不孝，可我还是没按父亲所说的做，和你远走高飞流落到此。找不到像样的工作，为生活所迫，只好沦落为一名打造农具的铁匠，日子过得这般凄惨。你从你婶母家里出走的时候，偷带出来的钱和衣物，都弄没有啦，如果你因为这种小事生气，那么，我愧对父亲和师傅。我又该生多大气呀。啊啊，反正今天晚上，再喝酒也没意思了。发牢骚嘛，咱俩是半斤八两，一半对一半，说了又有什么用！算了，我也睡觉去。”他有气无力地埋怨了一遍妻子，最后也只有自怨自艾。说完，他站了起来，想把门窗关上。可怜，蓬门筚户，哪有像样的门窗，费了半天劲才把遮雨板窗关好，回到屋里一看，女人已经睡下了，朦朦胧胧的，他恨恨地瞪了女人一眼，嘟囔说：“都是被你这个东西给迷惑的！”

虽然这样，夫妻之间，是没有“道理”好讲的。只能讲“情”，正因为相爱，才彼此相许。虽免不了斗嘴，但床头打架床尾和，事情过后，还是情意儿又占上风。他温存地叫道：“阿兰、阿兰！会着凉的！”随后便拿点东西给她盖上。突然妻子一骨碌地坐了起来，噤里啪啦把门拉开，便跑出去了。她衣裙散乱，跑着时，她那洁白的双腿时隐时现地露出来。

仅一会儿的工夫，只见阿兰一只手拎着酒瓶，一只手提着衣

襟，踏着夜露浸润的嫩草，朦胧的月光，尽情地映着她那俏丽的容颜，她回来了。她探头望了望屋内，然后把脚擦干净，悄悄地坐到炉子的一边，男人还在呆呆地想着什么。在等待酒烫热之前的时间里，他默默无言，她也是若有所思。酒热了，阿兰把铜壶里的酒倒进小酒瓶里。她先试喝了一盅，然后把酒盅递到男人手里，讨好似地说道：“这酒烫得正好，你就痛快地趁热喝吧。今晚的吵嘴，算我的不是啦。刚才我又费了番唇舌，说服了那个秃老头，总算又赊来了这点酒。呵、呵、呵，你不夸夸我吗？我顶撞了你，请你原谅。你朝我笑一笑，就表示和好了。来，再敬你一盅。”原本就是自己怜爱的女人，经她这么温柔相劝，这男人哪里还端得住架子，于是推杯换盏，你劝我喝，我替你喝，两人不觉酒意阑珊。此时，那女人稍稍拢起的一头青丝，几缕垂落，一副招人爱怜之相。那男人肥壮的身子骨儿，加上他那招人喜爱的面庞，明亮有神的两只大眼，更加令人迷恋。

夫妻这样彼此和美相悦。说也奇怪，那女人心情渐渐舒畅起来，语调柔和声细；而那男人却情甚意浓，音量也高了起来。他为了打消阿兰对穷日子的牢骚，嘻嘻哈哈地笑着，他酒气熏天地说道：“你别着急，只要咱俩你欢我爱地过日子，即使就着咸菜下酒，我也觉得有滋有味。只要你不像刚才那样生我的气，穷也不会让我感到难受。就是用十块瓦的帘子当被褥，也是你盖七块，我盖三块。在咱们离开江户，你不是高高兴兴地唱着：‘天涯海角携奴去，被天床地奴不辞’吗。”说着，他戳了一下那女人的脸蛋。那女人顺势抓住了他的指尖，轻轻咬了一口，便把他的手推回去，说：“算了吧，别扯远啦。傻乎乎地被你给迷惑了，那是过去和你相好时候的事了，现在再说还有啥意思。我现在做了你的老婆，当然要现实一些，喝了几口酒，不免讲出些柴米油盐、为生计操心的话来。”说着说着，她故意板起面孔，斜睨着眼，狠狠地瞪了男人一下。那男人一边搔着头皮，一边苦笑着答道：“让你这么一说，

我的确不够男子汉，虽说咱俩自由相恋，历尽波折，可自从咱们做了夫妻，我这个做老公的，连一条腰带都没给你买过，你并没有嫌弃我，还一直跟着我呢，真是委屈了你。在我这肥胖的肚子里，我经常担心，你会不会抛弃我哩。不过，我也不会永无出头的，总有时来运转、枯木逢春的时候呀。”“老是这样下去，你那个时来运转枯木逢春，怕靠不住吧，你究竟有什么锦囊妙计，值得你高兴的呀？”经女人这么一逼问，那男人有些语无伦次。他哈哈、哈哈，傻笑了一番，说道：“哎，你先喝一盅！”说着把酒盅儿递过去，恭恭敬敬地给她斟满酒，然后他挺了挺腰板，抬起头来说道：“虽说还没有什么具体明确的指望，可你别小瞧我正藏，我正藏是受艺于天下第一的武藏守正光师傅的，是得到天麻神（日本古代神话中锻造刀剑之神，后世奉为锻造业的祖师）的真传的，我从十二岁起，就开始学习锻造的本领，什么‘四方填’、‘三层贴’、‘二层贴’这些我都十分拿手；‘收’、‘浅溶’、‘展溶’种种秘诀我也掌握了；就连阴阳交感的、最关键的‘开刃’，秘而不传的‘淬火’的火候，我都学得八九不离十；什么‘直刀’、‘五分上屈刀’、‘八分上屈刀’包括‘平形刀’、‘柳叶刀’、‘低冠刀’种种刀剑的锻造技艺我都烂熟于心，长刀短剑，没有我不会造的。看我现在这样落魄的样子，你也许根本不相信，但不是吹的，恐怕日本六十余州的锻造工匠中，技艺能超得过我的一个没有。别看学艺有先后，在我的师兄弟当中，如果用我的眼力来挑选的话，没有一个能配做我的‘帮锤’。我一直想，如果我把精魂都放进去，造出把刀来，难道就不如我师傅做的吗？就是虎彻、繁庆（此两人为江户时期著名的锻造刀剑工匠），我自信也能远远超过他们，造出一把名传千古的宝刀来。可非的是，世上独具慧眼的武士，太少了。人们总是只要听说是名师造的，即便是刀身全烂了，也有人不惜千金求买；若是无名锻工造的，即便他把一生的心血，都倾注在这不足二尺的利刃上，人们也不愿

出五分银子去买他造出的刀。不过，我既然身怀绝技，总会一天会功成名就的。”他的女人，听罢他的话，喜气洋洋的说道：“你要真是出了名，发了财，我该多幸福啊。到了那时，你可不要因为我跟你胡闹过，就抛弃我呀。你还责怪我拖累了你吗？你这个死鬼！”随后就安静下来。

胸前挂着银练子的淀屋桥里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儿。带着一匹肥壮的大白狗，腰上吊着两把腰刀走过来。两只手背在身后，慢腾腾走进来，打着招呼说：“正藏老弟，你正忙哪！”阿兰一见他，不等她男人回答，便立即抢着说：“您好呀，里长老爷！您请过这边来。那儿摆弄火的炉子，火星四溅，很危险。您别客气，请一直到‘茶间’这边来。”她殷勤周到，舌底生莲。“嗨，嫂子的嘴倒是真甜，到底是江户长大的呀，与我们这些乡下人毕竟不一样啊。难怪咱村里的小伙子，都夸你待人和气哩。”他一边这样说着，一边从给正藏做“帮锤”的小徒弟身旁穿过去，跨到“茶间”上来。他接过阿兰斟来的麦茶喝着，那风度举止，时刻不忘他是位里长哩。

这时，正藏站在炉前，洗了手，走过来，与里长客气地寒暄了一番。里长只是微微点头还礼，然后把放在膝头上、张开五指的手，后缩了缩，郑重其事地说道：“我今天专程来，为的是，那个那个，上边通知说，要我带村里的铁匠，明天到城里家宰大人的公馆走一趟。我开始也吓了一跳，因为不知有什么事嘛。可是，那个那个，咱们又没做什么坏事嘛。再者，他们还说，这不是什么坏事，尽管放心地来吧。那个那个，这可真是天大的喜事呀。那个那个，还是不知为了什么嘛。可是那个那个，正藏！我想万一你坐过班房，那可就有麻烦了，不过，你确实是个本分人嘛，不过那个那个，不过只是一时的糊涂，和邻舍的姑娘偷情，私奔罢了。不过，别看你肚子大，像个弥勒佛，可还真是个个中饿鬼。那

个那个，我怀疑你是不是又和谁家的女人勾搭上啦。不过，要是为了这点事，家宰大人叫你去，也未免小题大作了。不过那个那个，现在的王爷爱民如子。小民们的事情，不知为什么，王爷都一清二楚。就在咱村，孝子节妇，已经有三个人被王爷召见。赏赐了好多贯铜钱。我最初想，你大概也做了什么好事传到王爷那里了吧，不过那个那个，天下没有忤逆父母的孝子呀。而你那个老婆，据说对别人是刮东风的，对你是刮西风的——他嫂子，你别听我们说话，——可是那个那个，反正我想她总不至于是个贞节烈女，可以受到王爷旌表的吧。那个那个，不管什么原因，明天咱们一道进城去，你可不准借口溜走啊。在弄清到底是怎么回事之前，那个那个，我也放心不下。上边既然吩咐下来，我总是奉命行事的，所以，那个那个，我才来通知你，可是那个那个，噯，那个那个，我来找你，没有别的事，就是为的这件事。那么好啦，明儿见！”说罢，里长点了一下头，便带着那条跟前赶后的狗走了。

“帮锤的”小徒弟站在门前，用手指点老头儿的背影说：“哈哈，那老头儿戴的是假发，还在阳光底下发光哩，哈哈，发光哩。”

春雨淅淅沥沥静悄悄地落在茅屋屋顶上，那棣棠花枝，被雨点打得不时地抖动。阿兰把纸窗整个打开，歪斜着身子，倚着屋柱而坐，观看这雨中景象。她想道：

“啊啊，当初这种时候，每当我读闲书读倦了的时候，看到我家院落里盛开的花朵，那时要赏心悦目得多了。那时，我无忧无虑，唯一要操心的是怎样打扮自己，有时，在浴堂遇上左邻右舍的、和我差不多的女孩儿，她们总是羡慕不已地说‘阿兰姐的头发，真漂亮！’可现在呢，真是羞对菱花，就这么简简单单地挽个髻儿，头上连一根玳瑁簪子都没有，在这样阴凉的天气里，只穿

着一件湿漉漉的单衫，真是凄惨呀。如果我当初听从了婶母的话，嫁给了那个裱画师，又怎么会落到今天这般境地呢。我就是因为讨厌那个裱画师的那股腻呼呼的劲儿，加上，我已经和正藏开始相好，我打心眼儿里喜欢他那粗犷豪爽的劲儿，才不顾一切地和他私奔出来，谁知一味受这个苦楚！这也罢了，谁知他豪爽得过分了，竟是个一点儿灵气也没有的男人，真不知道为什么我竟会相中了他这个笨蛋，给婶母添了那么多的麻烦。有时候，一想到我自己过去的作为，就无限悔恨，就恨不得撕掉自己的头发，对着墙，大声地咒我自己。可是，有时夜里，我一遇到他温清脉脉地待我，又觉得发疯似地爱他，就是他喝我的血、剥我的皮，我也毫无怨言。尽管如此，每当他对我说些不顺耳的话我又马上觉得他令人讨厌，又气又恼，看见他就心烦。我有时想：要么把自己的眼睛弄瞎，要么让他早点死，这时，我真不知道，该埋怨自己，还是该恨他，真是苦死了。这种时候，我总像犯病一样，从脚跟往上阵阵发凉，胸口好像压着块冰石一样，那股子难受的劲儿，就像突然栽倒了，一下子掉进黑黝黝深不见底的井里去似的。当他叫醒我，问我怎么了，我才清醒过来，我突然想到：难道我们是前世孽缘吗？我一发病来这股锥心刺骨的劲儿，简直没法形容。就是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毛骨悚然。为什么和情投意合的男人，好不容易共同生活，却又遭受这种苦楚，难道仅仅由于穷吗？说不定这是注定要分道扬镳的兆头哪。”她思前想后，不由得又想道：“这个孽缘，这般让人悔恨，唉，我真恨死自己了，恨死自己了。恨自己过去一时糊涂，把自己弄到这般倒霉的地步。”想到这里，她那歪斜懒散身体，似乎变得僵直起来，她用力地攥紧左手，狠狠地用牙咬了一下颈项边的衣领。这时，一阵风吹过，针一般的细雨飘进来，钻进她那瘦削的脖子，一丝凉意从心头升起。

就像一股硫磺臭气，呛得人呼吸不畅的时候，你想驱散它，却

又抓不住摸不着，只能干着急一样，阿兰千思万虑，愁肠百结，不觉悲从心来。她把穷人家唯一称得上家具的铜壶，从由顶棚垂下来的挂钩上取下来，懒洋洋地把开水斟到自己男人使用的茶碗里，喝了一口，可就连这杯热水，也让她觉得和凉水差不多，刺激得牙齿非常不舒服，这使她愈发恼火。她怀着种种怨恨，长吁了一口气，然后拿起火箸，漫不经心地去拨弄炉里的炭火，可炉里只有粒大小的五、六个炭屑，并且变得越来越小，终于熄灭了。她莫名焦躁，漫无目的地拨弄起灰来，最后她气恼地扔掉了火箸。就在这什么都不顺心当儿，她看见丈夫和里长一起，正从麦田里向这边走来。

她想马上就询问丈夫：“你可回来了，到底是什么事呀！可丈夫还是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实在要把人急死。按理说，一看到自己家门，就应该三脚并做两步，飞跑回来，好让自己的老婆放心。想不到他居然落在那个上了年纪的里长后边，他那从容不迫的步子，简直能吸引住翩翩嬉戏的蝴蝶停落在他的肩上。他根本不在乎人家是多么焦虑不堪地等他回来。她想着想着，他们已逐渐走近，连眉目都看得很清晰。于是她慌忙套上草鞋，跑出三、四丈远，眼睛盯着丈夫，嘴上却向着里长飞快地打招呼说：“您回来得真快呀，这么远的路，您真是辛苦啦。”可里长今天没等她说完，那干瘪精瘦的脸上，却笑意盈盈，回答说：“我说，他嫂子，你可别高兴坏了啊，那个那个，那个那个，真出乎意料啊，真了不起，这回可不是赏铜钱，而是赏银子啦。不管怎么说，这是天大的喜事，正藏老弟真个有出息，你赶快去搂他、亲他吧。哈哈！这事儿可是好极啦。那么再见，明天我再来看望你们。”里长独自欢天喜地，一个劲地摆着手，站在那里，手舞足蹈，说了些语无伦次的话，然后急急忙忙地回去了。相反，她的男人却忧愁不开，无精打采，使得阿兰的心里，疑云密布。

阿兰不断追问：“里长说天大的喜事，为什么你这样无精打采呢？”于是男人回答道：“就是这事，使我忧愁不开。”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了两个二十五两的银包，咚地扔在那里。阿兰睁大了双眼，立刻把银包捡起来。她跪着的双膝，向前挪动了一下，说道：“这样一包银子，你怎么胡乱地扔呀？不过，这太奇怪啦，真叫人吃惊。喂，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银子呢？”“你听我说，今天我和里长一起到家宰大人的公馆去，等了老半天，腿都跪麻木了，也没见人出来。随后，使我感到十分荣幸的是，一个武士领我们进入了一间豪华的客厅里，就在这间房子里，我们拜见了家宰大人，恭听大人的吩咐。家宰大人年纪不大，极为仁慈，说话平易近人，大人问道：‘人们传说的当今日本第一的锻刀工匠正藏就是你吗？’我大吃一惊，赶忙磕头回答说：‘不错，正藏是小人的名字，可小人只不过是个打造锄头、镐头的铁匠，哪里敢称天下第一呢？大人大概是弄错了人吧’。”阿兰急忙插嘴说：“你为什么说那样不争气的话呀！”

“你少插嘴，听我说下去。大人说：‘不，不，你不必谦让，有人来报告说，你身怀绝艺，出类拔萃，远胜虎彻、繁庆。这件事，王爷已经了如指掌。这次并非我特地唤你来。而是王爷的旨意，你要小心听候差遣！’我听了后，更加汗流浹背，惶恐不堪。大人接着说道：‘王爷鸿恩浩荡，传旨说：在我的领地，竟有这般名工巧匠，却一直湮没无闻，实在可惜。赶快把他唤来，命他打造一口宝刀，以便论功行赏。而且王爷还有旨：知道你很穷，连雇个帮锤，也只能在有活计的时候，雇个本村的蠢小子，因此命我替你安排一切。只要你指出想要谁做你的帮锤，我立刻就派人去请，哪怕从江户，从京都，都一定把他接来。还有，造刀当然需要许多费用，为了不使你因为费用问题为难，暂且赐你白银五十两。至于期限，限你一百二十天。只要你打造出一把稀世珍奇的宝刀来，还会另有重赏，你要尽心竭力，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家宰大人这

样说完以后，又对里长吩咐道：‘正藏是奉王爷之命行事的，你也要多加关照，尽力提供方便，一旦事成之后，你当然也会有赏。’结果，里长那家伙，未等我开口，就满口应承下来，随后就回来了。这前前后后简直就像做梦。”当男人讲完了经过，阿兰的眼圈眉梢，嘴角面颊，顿时泛起喜悦的红潮，更加容光焕发、妩媚动人。她扭动身躯，靠近男人，笑得花枝乱颤，然后不胜娇嗔地使劲撞了一下男人的肩头，说道：“这并不是什么难事呀！你让人家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把一件高兴都来不及的事，说得令人提心吊胆，你专在这种节骨眼儿上，欺负我们妇道人家。呵、呵、你就是这么缺德！”她翻着上眼皮，瞟了男人一眼。那眼神传递着无限妖娆的风韵。正藏仿佛是个沉醉在花香里的小鸟，不知怎样再解释他心听焦虑才好。这期间，女人把银包供在了佛龕前，以表示对财神福佑的感激。然后，不用说，她主动跑出去打酒庆贺。

几杯喜酒下肚，两人早已醉意迷离。阿兰衣衫散落，膝头裸露，往前挪了挪身子，用簪儿挑亮了昏暗下去的灯火，说道：“呵、呵，这回真算是时来运转啦，你看连灯花都结得这么大呀。”尽管她这样兴高采烈，可男人却坐在那里，默不作声，连望都没有望一眼。阿兰挨近正藏身旁说：“我已经醉成这样，可你为何老是愁眉不展呀。你要是哪儿不舒服，我去给你买药好不好？再不，你是累了？那你就躺会儿，我给你捶腰。”阿兰这种超出往日的体贴，反而增添了正藏憋在心中的烦恼。他拿起一盏凉酒，用左手搂着女人，猛地一口喝干，说道：“不用烦恼，没什么。”阿兰把头枕着男人的膝，用一只手给男人斟了杯酒，说道：“啊啊，咱们从江户私奔出来以后，头一次有这样心情舒畅的事，心里的疙瘩也消了。今后啊，找个时间，咱们穿戴得整整齐齐地去看望婶母，准吓一跳，我们再趁机向她陈诉过去的事，请她彻底宽恕。再有，也请你的父亲，收回不认你做儿子的成命，让我的女伴们羡慕咱们

恩爱情长，一辈子相亲相爱。呵、呵、呵，你当老爷，我当太太，欢欢乐乐地过日子。啊啊，这辈子再也不用愁啦。”阿兰说着，两眼迷成了一条缝，神志有些恍惚，“啊啊，我这样呆着，有些困倦啦。我现在心情舒坦，身子都酥软啦。”阿兰甜言蜜语、柔情蜜意，正藏虽然有些神魂颠倒，但却难以抑制心中的悲戚。他想：“可怜，她哪里知道我心中的苦楚呢，怎样才能把这事情糟糕的地方，讲给这个正心花怒放的女人听呢。”想到此，他百感交集，一滴热泪滴到了阿兰的脸上。阿兰猛地坐了起来，一把抓住男人，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说道：“你这个人，有什么事瞒着我？多可恨呀。你刚才的古怪行为，加上现在这滴泪水，是因为什么缘故呀？你为什么不把你心里隐藏的话，全部说给你的老婆听呀？我为你，命都可以不顾，可你却把我当成外人，太可恨啦。你说给我听了，好事也罢，坏事也罢，难道你还不觉得我爱你爱得发疯，决不是靠不住的女人吗？是坏事我就会离开你吗？”阿兰把嫩软的身躯，投进男人的怀抱，要男人说出实情。她的男人愈发情不能禁，用力搂着她，悲痛地说道：“阿兰，阿兰，宽恕我，一切都是我不好，我实在难以启齿，不过，我不能再瞒，现在我说出来，你怎样对待我都行。你不知道，自从我领了王爷的旨意那一刻起，我的命就等于已经没了。说起来，实在令人汗颜。十天前的晚上，我向你夸下的海口，不知怎么都到了王爷的耳朵里了。结果王爷把我当成了天下无双的打造刀剑的名匠，下了这道旨意。我虽然感激王爷对我的大恩，可实际是，我手艺拙笨，实在打造不出能胜过我师傅的名刀来。我本想推辞，可王爷既然听到了我那天晚上说的大话，我一时也找不到借口来推托，我正在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里长那老东西，却替我应承下来，我就更加难以推辞了。就这样胡里胡涂地领来了一大注银子。我在回来的路上，恍如在梦中一般，沿途的花儿草儿，都没心思去看了。反正我是造不出稀世珍奇的刀来，那么领了王爷的旨意和这注银子，就是欺君犯上

之罪，必受重罚；如果我如实说我的技艺普普通通，上边肯定认为我说谎话，那么我也要受到惩处。要是我真有本事，我当然毫不担忧，用上全副力量，打造出一把好刀来。——请你务必原谅我——前几天晚上，我向你说的那番话，决不是出于坏心肠，只是为了安慰你，一时想起，才顺口胡诌的。本来，我也清楚，我们这种打造刀剑的行道，用上个十多年头的工夫，把全副精神都倾注进去，迟早是有所成就的，无奈我天生拙笨，根本没有能力与天下名工一争高低，即使我拼却全身本领打造出一把来，也无法蒙骗人们的眼睛的，肯定要露出马脚，反而会受到加倍的处罚。无可奈何，我想只好把领来的银子，封存起来，写封谢罪的信，趁着我指名要的帮锤还没有来到之前，咱们逃走吧。无论是对泽心仁厚的王爷，还是对家宰大人，对里长，对你，我都无颜可对，无话可说；就是我本人，也为自己这等不中用感到痛心。可事实就是这样，你一定看不起我。我知道我这样的蠢笨，就是你抛弃我，我也没什么怨言。你离开我，寻一个有出息的男人，过上一辈子衣食无忧的快活日子去吧。这样，我就可以遁世出家，到深山古庙里去当和尚，或者做个四处化缘的行脚僧。我对你说了这些颠三倒四的话，实在对不起你，务必请你体谅我的难处，原谅我！”

这男人哭哭泣泣地说个没完没了。阿兰听着，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这时她恢复常态，说道：“你干嘛说这么多薄情的话，再别说什么分手的话啦，哪个女人会让自己的男人当和尚去呀。听起来，都是王爷多事。又不只是这里的老天爷养活人，咱们手拉手逃走，也很简单的。算了罢，算了罢，做爷儿们的，用不着给自己的老婆道歉呀。呵、呵、你想开点，再喝几盅吧。有话等喝足了酒，躺下再说吧。”真是做个张做智的女人！她站起来，把门窗关好，回来又坐下，一仰脖喝干了一盅酒，说道：“哎，星星都看不见了，更感到冷嗖嗖的啦。呸！管它怎样呢，天无绝人之路，呵、呵、呵，谁叫我爱上了你呢，别再说了，我认命了。”

“日头已上三竿啦，怎么还睡呀。我琢磨昨天晚上，你那老婆还不把你恩爱过够哩，今天绝不会早起，所以我故意晚来一些，谁想你……”里长一边嘟囔着一边敲门，正藏突然惊醒过来。他睁开眼一看，觉得有些不对劲。“阿兰，阿兰！出门买东西去了？不在呀？天哪，她跑啦！哎呀！把五十两银子拐跑啦？这可害死我啦！”正藏魂飞魄散，呼天抢地。他跌跌撞撞，用手抓挠自己的胸口，然后伏在草席上，痛哭起来。

里长觉得事情不妙，一脚踹开了门，跳进屋里，喊道：

“正藏 正藏 发生了什么事 正藏老弟！”

“啊，是里长啊？”说着，正藏猛地跳起来，跑到打铁的作坊里，拿起一把镰刀，就想割自己的喉咙。他速度甚快，劲道十足，老头儿上前狠命地拦住了“等等 等等！”老头儿总算费力地把镰刀夺了下来。“我只有死路一条了！”正藏两眼血红，挣扎着又向铁砧撞去。这时里长大喝一声道：“等等 你这个笨蛋 怎么，我这个里长，叫你等等，你竟敢不听？”在里长的一声断喝下，他安静下来，软绵绵地伏在地上，放声大哭。里长问他到底为什么，他只是指了指“行灯”（一种方形灯，上面可写字画画），老眼昏花的里长，走近前一看，只见上面用烧过的炭屑，潦草地写了一行字：“越想越觉得你是个窝囊废，我真恨你，为了解恨，五十两银子我带走了。”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五十两银子被老婆拐跑了，你的刀就造不成了。就为这个这个，你就想死呀？算了罢，算了罢，这五十两，为了表示我对王爷的忠诚，我给你垫上啦。你千万不要再寻短见！其实，你们虽然算不上是通奸野合，不过，我早就觉得，那个那个，她虽然看起来娇滴滴的，其实，她太机灵，太风骚。我这个给上边当差的里长，那个那个，早就不喜欢这个讨厌的妇人。不过，你们这种没有父母之命的夫妇，那个那个，多数都是这种

下场。所以，那个那个，你死了这条心，就算是给后人一个教训，反而是件好事。像你这样日本首屈一指的铸剑工匠，如果让你白白死去，那个那个，那我这个里长，无法向上边交差呀。如果你死了，上边可就要问我的罪了。你不怕给我找麻烦，急于去寻死，那个那个，实在是不应该的。你千万不要慌神，车到山前必有路嘛。”经过满口假牙的里长这么啰哩啰嗦地一说，正藏觉得求生不得，求死无门，真不知如何是好。

不管他愿不愿意收，里长送来了五十两白银。他想：我技艺不济，可这刀又非打造不可。唉，这都怪自己的没有学完手艺，悔之莫及。如今想来，我住这种茅草盖顶的陋屋里，哪里像个人的生活，只是靠老天的恩赐，打造点锄、镐来勉强度日，这简直惨透了。天可见怜，王爷特地下了旨意。一向认为决不会弃我不顾的、已结成连理的女人，却落井下石，把我当成敝帚一般抛弃。像我这样的可怜虫，王爷能收留我做一名领内的小民，我已经受宠若惊了；现在居然要我一展身手，抬举我，此恩此德，天高地厚。可是我呢，刚才我还在我的下贱的心里，不识好歹地认为这是给我找麻烦，真奇怪那时我居然没遭天报，大口吐血哩。仔细思量，王爷的恩德，使我刻骨铭心，连五脏六腑都是感激的。我悔恨，我悔恨呀，对这样山高海深的恩德，我连一根鹅毛的酬答都没做，就这样死去吗？我能就这样死去吗？说我是白痴也好，说我是傻瓜也罢，我毕竟是个六尺男儿，长着双手，爹娘生下肢体健全的我，像我这样一个大男子汉，却忘恩负义，我怎能有脸说打造不了这口刀呢？啊啊，真不争气呀，我这个没出息的东西！今生也好，来世也罢，天地之大，竟无我这六尺之躯的容身之地，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呀？清醒地想一想，扪心自问，这是由于我一念之差，被阿兰这个女魔，迷得失魂落魄，直到昨天晚上，我还和她缠绵在一起，这就是原因了。她舍我而去，固然可恨；但更可恨的是以

前的我。由于我背叛了师傅，让父亲为我伤心，现在我又遭到这样的折磨，这都是这些罪孽造成的，在劫难逃呀。命运无法改变，可我不能宽恕我自己的罪过。咄！是什么使得我爱上了那个往我心上捅刀子的女人呢？又是什么使得我和那个把我推向毁灭深渊的恶魔一起私奔呢？这有什么值得我那样做呢？咄！我对这种连自己都不齿的放荡行为，真是悔之晚矣。如果我没走上邪路，认真地学习铸剑工艺，那么，现在我可以请求师傅做我的帮锤，当初在诸弟子他最欣赏我；我就能够用心打造出一把名重一世的好刀来。可悲的是，我的本事连明后天就要到来的师兄弟都不如，而且他肯定会瞧不起我这个不顾师道和女人私奔的人，我还有什么脸，厚颜无耻地和他见面呢？即使我把我的小命作为贡品，奉献给神佛，集一念之诚，竭尽心力，让“小沸”、“大沸”的烈火烧焦我的肝胆，再锤它三万二千七百六十八锤，又能怎样？唉、唉，像我这样糟糕透顶的人，所发的誓愿，神佛也不会垂听的呀，也不会保佑我的呀！唉，完啦，一切都完啦！让我的四肢百骸粉碎吧，让我的这毫无用处的命灰飞烟灭吧。祈求神佛的保佑显然行不通了。我所倚靠的大树，由于我的罪孽，早已难避风雨；我想蒙受的大慈大悲的光芒，由于我的罪孽，早已黑云遮蔽，不再照拂于我。死，我去死，杀死我，快点杀死我，但愿有一股从虚空中刮来的毒风，尽快地早些杀死我，快些杀死我吧！这时，正藏沉缅地他那血泪交溅的忏悔之中，并能听见他追悔得咬牙切齿的声音。不知何时，他咬破了双唇，在他那苍白的嘴角，一条血痕，一直流到他的下颏。

他双目紧闭，痛苦地喘着粗气，紧紧地盘着腿，上身光着，用左手抚摸着自已便便大腹，右手摸索到一件铁器，决心自裁，双目怒睁，正准备戳进腹中的当儿，一看，手里拿的正是早先被里长夺下去的那把镰刀。太混蛋，我不能死，死了对不起里长呀。死了，就是恩将仇报，人家连钱都给垫上了，而我还想自杀，真是

太混了。可是，我也不能这样活下去呀。打造那口刀吧，以我本事根本打不出来；不打造那口刀吧，我又一时半刻也不能再活下去。死吧，虽然容易，可并不能解决问题。说来说去，只有造出那把刀，除此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那么造那把刀吧，即使明知造了也无济于事也总比不造好。不造吧，可不造不行，确实实是不造不行。那么，造一下试试？应该造？应该下定决心造？如果造，说不定真的会造出一把好的来，不，不，怎么能指望“说不定”呢？不管怎么说，已经没有不造的道理呀。那么，就应该下决心造？应该豁出命来造？应该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造出把像样的利刃来？下定决心吧！哎呀，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造吧，造吧，造出当代独一无二的一把刀来，造出一把古今无双的宝刀来！我豁出去啦。上感王爷对我的恩德；下报家宰大人、里长对我的照顾。把十几年来师傅全心传授给我的本领，全部使出来。虽然技艺不济，本领不中用，但把我的精魂，全都凝注在最最好的铁砧上来；单数锤报恩，双数锤酬义，咬紧牙关打，拼却全力打。鍤子横凿，凿掉我瞻前顾后；鍤子竖凿，凿掉我卑怯徘徊。折叠起来打，合拢起来打，锻上十五次，把四份炼成一份。把我满腔的热血化做原铁；把我清纯之念倾注到刃钢上来。让我胸中的烈焰，一次又一次地炼铁成金。“注水”、“去锈”这些我都小心从事，去掉“刃土”，随后就是最为关键的“开刃”，那就用我的至诚泪水，化做热汤飞沫，祈祷神灵护佑，我不惜将此身立即献给神灵。神啊佛啊，我不为名利祷祝，请垂慈悲。我虽然不了解古代的名匠天国、天座、神息等人的事迹，但流传下来的村正的故事，挽近被称为助弘的“新刀正宗”，都是靠一念真诚打造出来的。唉，我过去太糊涂了，那些历史上有名的“小乌”、“小狐”、“斩鬼”、“斩须”那又是谁打造出来的呢？既不是天神，也不是菩萨，也是和我同样的人，同样是一双手，同样有个硬脊梁骨的人呀。我为什么要死？决不死，我决不白白地死去。好，我

生为神国的男儿，怎么能像蝼蚁一般毫不足惜地死去呢？——他的心机一转，颜色陡变，须眉倒竖，眼中发出血红的激愤之情，大有上冲霄汉之势。

他取来了大量的稻荷山土、播州铁，里长见了都为之一惊。他在房舍周围挂上了抵御不祥物的“注连绳”。从那以后，正藏不再答应给人打造一颗钉、一把小刀，专心致志，锻造这口宝刀。他扔掉了一把又一把，不说他本人，连帮锤也被他感动得同样足不出户。这样，转眼间一百二十天过去了，王爷遣人来取刀，他回复说：“请再宽限一些时候，否则，要我在我不中意的刀上，鑿上我的刀铭，还不如剖腹而死。”使者吃惊非小，左劝右告，可他就是不肯，使者只好作罢。最后，连王爷也只好传旨：“正藏所言，足见他对待我的旨意很精诚，既然他从不打造其他物件，那就由他慢慢打造吧。”只是里长感到不太满意，不过，既然每天清晨，晨星未落，就响起了锤声，夏去秋来，永不间断，那么看在正藏这股精诚的份上，以后也就听之任之了。

锤声再也没从村子中消停过。隆冬季节，坚冰深锁，鸟雀栖巢不出，在落叶飞舞、北风呼啸当中，全村都可以听见清脆的叮当之声。或到了炊烟袅袅、云霞曖曖、阳光暖照的长闲春日，户外雉鸡呼偶之声中，锤击之声清晰可闻；或夏去秋来，落月穿云之时，锻锤之声，时时惊破人们的浅梦。这样，转眼三年已过。一天，里长家的白狗，突然狺狺狂吠，里长走出一看，一个长发蓬松的人，站在门前，在他那静谧的脸上，浮现着一股精悍之气。里长不由招呼道：“呀，久违了，正藏老弟！”

王爷府中的庭院里，绿树成荫，山石错落有致。正藏在里长身后，恭恭敬敬地跪着，伺候在那里，他神情有些紧张，眼中噙泪。王爷悠然地坐在济济一堂的武士正中。现在，王爷正在从刀

鞘里抽出近侍呈递上来的宝刀。只见，刀锋乍露，寒光射目，果然是稀世罕见的利刃。这王爷，从刀扣看到刀尖，又从刀尖一直看到刀柄。果然宝光闪闪，刚中带柔，刀身泛青澄之色，净若秋空，“银花”泛采，“雾光”缭绕，刃口亮如霜雪，刃尖晶莹，利可贯珠。视片刻，但觉刀上云生潮涌，恍如春雪散落鹅毛，恍如星影荡漾水底，乍现乍隐，活灵活现，真乃稀世之珍品，疑为神龙之化身。王爷看得意迷神摇，半晌说不出话来，茫茫然如醉如痴。随后，他右手持刀，欠身而起，说道：“正藏，果然打造得好！打造得精致。不过，外形过美，反而令人放心不下，到底锋利程度如何？”王爷的语音刚落，正藏勃然作色，不待王爷说完，一跃上殿，猛地叉开两腿，砰地敲了一下他那便便大腹，大叫道：“砍吧，朝着这儿砍吧，一定能一刀两段！”

（根据幸田露伴的《一口刀》编写）

## 民间传说（三则）

### （一）

大和国某村里的一个男孩和邻家一个女孩，两小无猜，青梅竹马。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男的和女的逐渐疏远，相见时都觉得难为情了。然而男的非此女不娶，女的也一意钟情于这男子，父母们向他们提出别的亲事，他们一概拒绝。

有一天，男的咏了这样一首诗送给女的：

“当年同汲井，身如井栏高。

久未谋汝面，井栏只腰深。”

女的立即答复他一首诗道：

“当年发及额，今日过肩身。

此发由谁结，天下惟有君。”

两人终于称心如意地结婚了。

时光流逝，女子的父母先后去世，生计日见艰难。女的无可奈何。男的以为自己身为七尺男儿，不能和女的一起打发清苦的生活，便到各处去经商。他在经商过程中，于河内国的高安里又与第二个女人相恋。

结发之妻虽然知晓了此事，但对他并未怒形于色，每次总是周到热忱地替他准备行装，送他出门。男的反而起疑心：莫非这女子有了外遇，所以对我出门丝毫没有依依不舍的神情？有一天，他装作去河内，却偷偷潜回家躲在庭院的树荫里窥探情况。但见这女子浓妆艳抹，愁容满面地站在门口向远方眺望，口中吟唱道：

“立田山下朝夕寂，

暗夜夫君踽踽行。”

男的听到女子吟唱为自己远行牵挂不已的诗句，觉得这女子哀婉可怜，此后就尽量不到河内去了。

有一次，男子又来到河内高安里相好女子的家里，但见她不像从前那样打扮得整整齐齐，而是无精打采，头发胡乱卷起，邋遢不堪。由于埋怨这男子长久未来看她，面孔拉得长长的，自己拿着勺子把饭盛进碗里去。男子见此女子这般模样，觉得她已变得令人讨厌，此后不再到她那里去了。

于是这高安里女子遥望大和方向，悲苦地吟道：

“欲登生驹山，遥望大和国。

山雨携云至，山迹隐形无。”

她以泪洗面地等待，盼望这大和男子再来相会。她满心欢喜地等待，但每次都是一场空欢喜。于是又吟诗曰：

“盼君夜复夜，不见君影踪。

满怀空欢喜，依依待日斜。”  
但她终于再也没有等来那个男子。

(二)

有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两人情投意合，恩爱无比，两人之间毫无芥蒂。但不知为什么，因为一点儿鸡毛蒜皮的感情冲突，那女子便觉得夫妇生活很痛苦，决心摆脱家庭的羁绊。她临行时在家里留了这样的一首诗：

“人言出走太荒唐，  
闺房隐恨谁知晓。”

然后就离家出走了。那男子看到了她遗留的歌，埋怨她为什么要这样，左思右想，无论如何也想不出子丑寅卯来。他十分忧伤地走到门口，东张西望，不知道她会跑到哪里去。没有办法，只得回到屋里，题了这样一首歌来排遣自己的忧思：

“怅望相思空自苦，  
莫非怨我有离心？”

接着又咏一首歌道：

“离家是否仍恋我？  
倩影长留拂不去。”

此后这女子一直没有音信。但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女子大约是忍不住相思，咏了这样一首歌托人送来：

“久别旧梦终日思，  
勿叫忘草君心长。”

那男子就就急忙回答她一首歌：

“悉闻卿心无忘草，  
浑忘旧怨盼卿还。”

这女子很快就回来，夫妇之间的感情比以前更浓更深。但两人之间再不像从前那样毫无隔膜，那男子咏歌道：

“又恐卿将我遗弃，  
悲愁更胜昔离居。”

那女子回答他一首歌，诉说她的心思。歌曰：

“惟我化身云海里，  
销声匿迹免君疑。”

但两人感情的裂隙终于未能弥合。不久，两人各自另外找到了意中人，再次分手。

( 三 )

在一个偏僻的乡间，住着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男的要到京都入宫求职，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妻子，出门去了。此去三年，音信全无。女的苦等三年，已经不耐烦了，这时候有一个人趁虚而入，对她嘘寒问暖。这女子被他的诚意所感动，便同他订约：“那么今晚我们相会吧。”可就这天晚上，她丈夫突然回来了。丈夫敲门，叫道：“把门儿开开！”但因为另有一个男子在家，女的不开门，咏了一首歌塞出去给他：

“苦等三年音信断，  
如今另抱琵琶弹。”

男的回答她一首诗曰：

“弓有千种弓，人有百色人。  
请君爱此人，似往我爱卿。”

她丈夫想走了，女的答他一首歌曰：

“不管他人恋我浓，  
我心自昔只慕君。”

但男的头也不回地走了。女的满怀悲恸去追他，也没追上，在小溪旁跌倒了。她就咬破手指，用血在小溪边的岩石上写一首诗道：

“不解余心苦，离家岁月迁。”

痴情不留君，惟有死君前。”  
这女子就在那地方悴然而死。